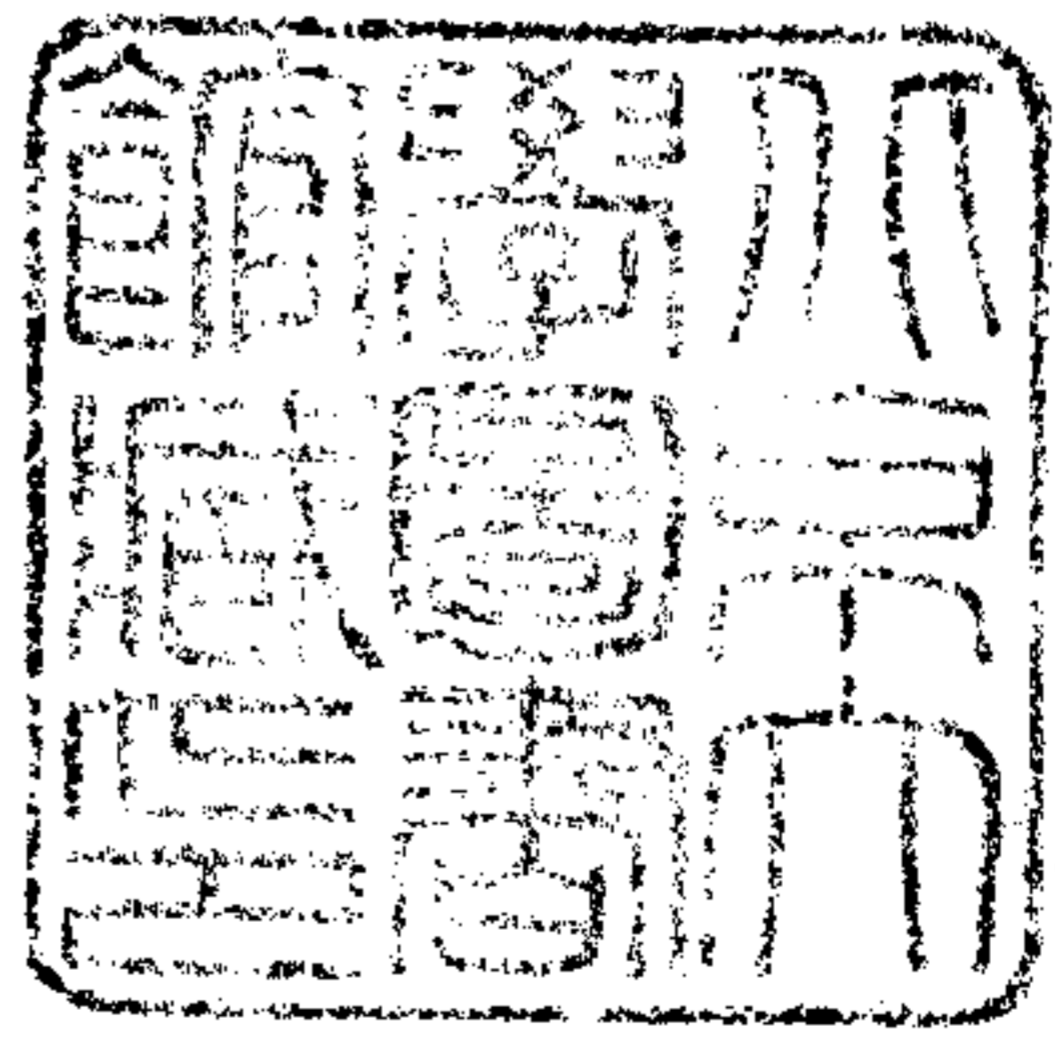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四二・子部・儒家類

性理指歸二十八卷

〔明〕姚舜牧撰

.....一

王門宗旨十四卷

〔明〕周汝登輯

.....二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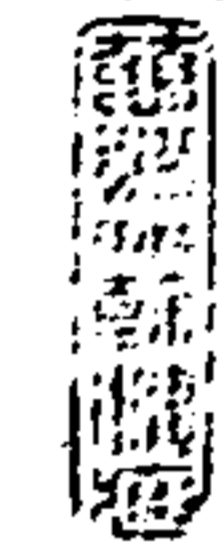
南阜鄒先生語義合編四卷

〔明〕鄒元標撰

.....五六九

2118/07

自叙性理指歸



自古皇王碩輔所為創開治統  
聖賢君子所為講明學術並垂  
訓於萬世孰非自所性中出哉願  
所性作用由身心以及家國天下  
莫不粲然其有強在是圖焉也  
所以不可易者自此理不明於天下人  
如俵然其何之即有僥倖莫能  
具天地聖賢之情乃有猷為星  
能識帝王經治之略者不勝一  
而治率於者亦無怪其然矣我  
成祖文皇帝體道經世

命儒臣編性理一書治示來世其

甄陶造就豈不深且遠哉唯此  
編卷帙浩繁讀者苦不能悉且  
其中無收象數語或更入奇秘  
讀者粹不能解以是覽輒廢  
卷愚少讀是書稍窺其際矣  
今更編閱經史乃識所性之理人  
志具人皆可希賢聖人皆可  
佐帝王特患不得其指耳其  
指則知矣其歸固人所宜自奮  
者先哲何人甘遜而不思榮及哉  
回取是書略刪象數語浩繁而



獨揭其精蘊者以成出使後監子  
 者一覽即知其大指好焉而不已  
 習焉而不厭而各完其所性乃天  
 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寧不有成  
 位乎其中哉書曰是彝是訓于帝  
 至訓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是極是  
 指歸之說也愚請以是語為當興  
 作人者頌又請以是語為今世奉人  
 者勗

萬曆庚戌孟秋之吉

烏程後學姚舜牧謹書於芳  
 實軒

性理指歸卷之一

道統

烏程後學姚舜牧次訂

朱子曰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界乃  
 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  
 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  
 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  
 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領要當特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  
 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界其孰能與  
 性理指歸卷之一

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  
 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  
 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  
 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  
 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  
 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濂溪周子奮  
 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  
 獨心得之河南兩程先生親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  
 於世士之請於其說者始得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  
 惑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蓋三先生有功於當



世於是為不小矣

黃勉齋曰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克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克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

性理指歸○卷之一

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陳北溪曰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繼天立極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王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天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濂溪不由師傳提綱啓鑰具在太極一圖與羲皇之易相表裡而下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闡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使斯世之英

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斯文洋洋與洙泗並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純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李果齋曰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寥寥千載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

性理指歸○卷之一

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于異端者有矣朱子考訂訛謬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探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真西山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



會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  
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  
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靡秦以後學術  
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  
而於淵源之正未究其極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  
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我宋大儒繼出以  
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  
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  
視增予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為  
性理精歸卷之一

聖賢總論

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  
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一切涵容覆載  
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  
萬物而不尸其功○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  
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  
因是人有可怒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  
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

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為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  
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聖人濟物之心無窮  
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聖人之  
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  
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聖賢之處世莫不於  
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  
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  
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為花設色  
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  
性理精歸卷之一

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  
賢之分也○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  
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又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  
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  
其心  
胡五峯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  
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  
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  
○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然憂  
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二者氣象如何曰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  
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  
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無我無人無作為  
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天運時刻不暫停  
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

孔子

性理指歸卷之一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  
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  
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  
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又曰聖人無不可為之  
時孔子當衰周時知時君必不我用然聖人却無此  
心逆料其用我與否據陳恒弑君沐浴請討之時是  
獲麟之年聖人猶欲有為也○問據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  
聖人做作又自不同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

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  
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  
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  
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  
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有若無實  
若虛犯而不校抑可謂大勇矣○顏子作得禹稷湯  
性理指歸卷之一  
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  
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  
本心者衆矣顏子則簞瓢由是萬鍾由是○問顏子  
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  
張橫渠曰顏子雅意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  
理只是心籠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籠  
問顏子天資明睿而學力精緻於聖人之言皆深曉  
默識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否朱子曰是如此○問  
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  
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然無痕迹



張南軒曰顏子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馬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籠如何陳潛室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渣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渣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籠

會子

性理精歸卷之十

程子曰會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後人雖有好言語只彼氣象早終不類道○會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易箕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

朱子曰會子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真積力久而得聞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本○會子說話盛水不漏○會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

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會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楊龜山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會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陳子曰會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獨得其傳到子思也無地剛毅孟子也無地剛毅方性理精歸卷之十一

始奏合得着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楊龜山曰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



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思以道援天下其自任可謂至矣顧當時恃強挾衆而驟語以仁義動逆其所順宜其迂濶而不用然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設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誠然哉

尹和靖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子知言

性理指歸卷之一  
之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胡五峯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孟子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答林擇之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常於極險處方與一

幹轉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問孟子露其才豈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張南軒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其去也又遲遲而不行只爲其有好勇之資難爲棄之耳

孔顏曾思孟閔諸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言而化孟子則露其才時然

性理指歸卷之一  
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愷

悌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宣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

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行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也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顏子具體顧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生理指歸○卷之一

人不出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謝上蔡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恁地禮數聖人是也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閑閑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替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

不自勉強做出來氣象孟子說大人則藜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駮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孟子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視着非恁地手脚也撐杆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所以未至聖人地位○顏子擴充其學孟子能為其大

或問古來誰好學尹和靖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直者馬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生理指歸○卷之一

者其次莫如顏子○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

胡五峯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希孔子欲罷而承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承天意下憫斯人丁寧反覆三思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孟子軻氏閉先聖之道見齊梁之君開陳禮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



也

朱子曰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相似○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柱

陳潛室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已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餘饒雙峯曰顏子孟子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暖雲人皆可效仰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扳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象之有異故也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真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

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楊龜山曰觀其死不忘結縵非所養素定何能爾耶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闢濼離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性理指歸○卷之一

知其非義而苟為也○子張資質是箇務外底人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不來底面目出來○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模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子夏後來大長進○子游生於吳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



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訓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為者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

姚舜牧曰孔門諸弟無庸論矣孟門豈無其人哉惟理指歸○卷之一

公孫丑萬章之徒固皆碌碌若桃應設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之問豈其無關於世教哉又若夷之舍墨而歸儒聞一本仁孝之說無然自失謂孟子之命我與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者何以異又若樂正子之善信推之可至於美大出之可優於天下豈其不及宋儒之門弟哉編此書者何致詳於漁洛關閩諸及門而踈畧于亞聖大賢之親炙者也

丙申季冬曾孫男淳起校補

性理指歸卷之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或謂牧曰吁叙道統於太極圖說等書之前似矣然既始道統應即接諸儒胡撓入諸子也牧曰道統繫在聖賢何可一日斷絕無柰老墨輩並生于聖賢之世而好異以立論也有老墨則有莊列有申韓有荀楊等不一其人非不言性而實戾於性非不言道而實叛于道倘不致辯於大聖大賢之後則何以知道統之幾絕而諸儒之仰繼哉且宋儒之著述本漢儒之訓詁為性理指歸○卷之二

多如戴如毛如伏生等之訓詁其人雖未必皆賢然要亦聖賢之徒也况董仲舒學貫天人其言其行未必即媿於宋儒即唐之韓愈雖功名之士然原道一論佛骨一表豈其不及宋儒之門弟哉特其時無若宋儒之倡學者從游者相與聚講於門牆以明聖賢之指歸以紹聖賢之統緒耳然在當世可無其人哉即宋諸儒而上可即斥董韓而不紀哉獨恨編是書者不加評品混董韓於老莊申韓之列無以服後學者之心耳牧今若是其次第正慨道統之所以失其



傳也正推尊諸儒不同於諸子而可以仰紹先  
聖之道統也豈敢自立意見混淆後先諸賢而  
無別哉高明君子請細覽而加釋焉

諸子

老聃

程子曰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  
人不仁以萬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  
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老子語道德而雜權  
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

性理指歸○卷之二

二

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  
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  
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予奪  
翁張有是理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  
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

朱子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  
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  
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恃其  
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  
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

極難常見畫本老子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  
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山無  
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  
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康節嘗言老子得易  
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  
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  
體用也存心養性克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闖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  
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

性理指歸○卷之二

三

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  
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  
書曲折○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着事也不挽前去  
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自家徐出  
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去僻靜處坐任其如何  
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着定是  
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  
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  
若畏四隣儼若容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  
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



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  
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  
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  
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  
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如言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  
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  
用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  
○豫芳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遊于說話

性理指歸○卷之二  
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茲不要與事物接如治  
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  
樣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  
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反  
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  
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  
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  
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  
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  
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太史公將他

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儉德  
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  
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  
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  
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  
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不有所損失而  
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  
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  
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李樂菴曰夫物不一而各  
理指歸○卷之二

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  
露之滂澆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  
是以清淨無為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  
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  
下正亦只是這個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  
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  
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淆好惡取舍不相負亂天下  
自然而治  
或問黃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  
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若陳



潛室曰纔無情便無恩意麻如此

列禦寇

朱子曰列子平淡疎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此豈于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剝掠之端云

莊周

程子曰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

死一章最佳○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

性理指歸○卷之二

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個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胡五峯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

朱子曰莊周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絨而不得已和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和雲者

為雨平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

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

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數語後來人如何及得

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因論庖

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

所見無全牛○又曰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

最善○又曰莊子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

以為經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故衣背當中之縫亦

性理指歸○卷之二

七

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但唯

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循中以為常蓋依阿於其間

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或曰

然則莊子之意與于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于莫

執中但無權耳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

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于莫比矣蓋

即其本心實無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

巧較計深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賊德之尤者

○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

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



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

真西山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及也陳頴嘗遺王導書云老莊之俗傾惑性理指歸○卷之二

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所宗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使胡羯氏羗腥薰俗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茂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

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此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統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談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談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辯

墨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云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性理指歸○卷之二

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未知其於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仲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者者恐未必曾著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管時行事言語之類著



之弁附以他書耳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陳潛室曰自霸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交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強國其政豈在於民乎特假內

性理指歸卷之二

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其巧於用詭固如此

孫武  
朱子曰鄭厚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綉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荅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

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云云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辯但其薄三王罪孟子以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大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坤不審

性理指歸卷之二

十一

或問史記云申子甲甲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荀况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厭而欲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后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個同曰異須求其真個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性理指歸○卷之二

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則謂禮之偽謂性之惡宜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

董子 名仲舒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

毛公楊雄 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

天下國家事業悉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董子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委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

真西山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

性理指歸○卷之二

幸

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嘆哉



姚舜牧曰董仲舒可並列於諸子哉道之大原出於天漢儒以前曾未有識此者即漢儒以後識此者幾人若正誼明道之論分明孟子何必曰利之真傳彊勉學問行道之言分明孔子因知勉行之遺旨使若人者得聖門為依歸豈不可附於游夏之末哉乃後儒或惜其學之流于災異也或疑其施展之未必得也嗟乎彼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豈終惑於災異之說乎彼謂正心以正朝廷豈不能大其施展乎無柰世之莫宗而一腔經濟僅見於天人之三策耳然兩相驕主而非禮不行時

性理指歸○卷之二

高

方取容而正身率下卒老子家無愧無作跡其行豈遂不及宋之諸儒耶且不獨董子也若大小戴毛公申公伏生輩豈皆不及伊洛之門人耶偶生宋時則並列於諸儒偶生漢世則並列於諸子且有棄不及收者可勝嘆哉愚故欲特摘董子附孔孟絕學之後以待後世之興者使不泯湮沒於荀楊之列也高明者幸虛心一評焉

楊雄

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

虞以保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聯於易真屋上架屋牀上疊牀○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校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詎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朱子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

性理指歸○卷之二

孟

真西山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為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德隆則器星星隆則畧德畧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

文中子王通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朱子曰仲淹於大本領處不會理會縱有一二言語



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如小兒豎瓦屋○問仲淹視  
荀楊韓氏優劣如何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  
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故託空文以自見  
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  
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  
之所及者然考其生平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  
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  
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  
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  
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性理指歸○卷之二

六

韓子名愈字退之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  
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  
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  
語不及此又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  
氏序詩其名理皆善○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  
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特許大見識尋  
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語非  
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杜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楊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日得千餘年後豈  
能斷得如此分明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此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  
不精然皆實大綱是○韓文公第 義是去學文字  
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韓文公  
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從裏面流出

真西山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  
十篇皆與衍閣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  
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  
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  
性理指歸○卷之二

七

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  
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  
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  
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  
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  
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  
與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  
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  
行乃始以日月為杻槽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  
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



分不離父... 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此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祭然復... 者韓子之功也

總論

朱子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韓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做事業底人如韓退之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

性理指歸○卷之二

太

這心○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個規模自有個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下而工夫都空疎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致于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

恒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勇決如其為人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

歐陽子名修字永叔

蘇氏賦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

性理指歸○卷之二

花

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德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楊龜山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和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  
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  
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未叔却言聖人之教  
人性非所先其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  
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  
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  
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蘇子名軾字子瞻弟轍字子由

性理指歸○卷之二

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  
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  
○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蠲  
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蘇子由  
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個物事不  
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  
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個物  
事看○答程允夫書曰來教謂洗垢索癢則孟子以

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  
知也孟子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癢可索今欲掩  
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謬所以彰之耶○或謂  
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  
氏以蘇氏為縱橫以其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  
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  
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  
○又云老蘇辯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  
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遁形骸離  
世底模樣面垢身汗似所不郵飲食亦不知多寡要

世

性理指歸○卷之二

之卽此便是放心辯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問  
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  
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  
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敗了  
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  
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比取契丹可也  
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  
兩截底議論  
姚舜牧曰凡議論須持平可信後世子瞻在當時  
雖似豪放然節槩未見喪失安見德行不如介甫



也且介甫之德行安在哉以子雱之恣蕩不能一  
檢束他可知已若子瞻初年論生財用兵或亦有  
之然見介甫做壞便知不是倘其初年見用於特  
做得狠狠未必不知悔改也豈若介甫執拗做到  
極狠狠處反引兇類禍國戕民而不恤耶子瞻只  
緣初與洛黨爲仇故洛之黨共詆之一脉傳言必  
攢斥之而不與耳敢與一伸辯焉

性理指歸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諸儒

周子 名敦字茂叔號濂溪

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  
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專於求  
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婢妾陋  
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明道曰自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又曰茂叔意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

般 性理指歸卷之三

李延平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  
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  
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  
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  
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  
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  
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超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



或倘祥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  
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寫以濂溪之號○孔經甫  
嘗祭以文曰公年盛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  
傾○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  
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張南軒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著太極  
圖與通書道學之傳實在於此○自秦漢以來言治  
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淪於  
異端空虛之說皆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學者不  
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濂  
性理指歸○卷之三

溪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  
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  
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  
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  
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魏鶴山曰周子奮起南服闡明聖道曰誠曰仁曰性  
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處列分限曉然學者  
始有所準的○濂溪著書闡發幽秘二程親得其傳  
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  
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

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為不小

程子名顯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  
粹如精金溫潤如玉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  
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測其蘊  
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  
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自十五六時聞汝  
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反  
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  
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謂孟子沒而聖學不  
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  
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  
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  
而不足以開物成務醉生夢死不自覺悟是皆正路  
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也先生進  
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而皆未及其言平  
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  
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  
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  
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

性理指歸○卷之三



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  
心醉

呂藍田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  
躬行力究極其所止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  
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  
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  
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  
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  
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  
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

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  
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

游廣平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  
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  
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  
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  
下一人看楊龜山曰固是

謝上蔡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學者須是襟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嘗作雲

淡風輕詩其襟懷直是好與魯點底事一般

邢河間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其思索妙造精  
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  
者若先生是已

胡武夷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  
別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  
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拳拳在天下國家  
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張范陽曰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  
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  
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朱子曰某自十四五時讀程明道定性書至今四十  
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  
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

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贊先生像  
曰賜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  
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程子名願字正叔號伊川

司馬光曰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願之爲人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願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使在朝廷必為國器邵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胡安國曰士學宜師孔孟然其道不傳久矣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于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惟理指歸○卷之三

本

張范陽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總論二程

晁嵩山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

胡武夷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曰伊川見處極高

馮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

惟理指歸○卷之三

本

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



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問明道可比顏子伊  
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  
未能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  
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  
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  
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  
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  
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  
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  
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

性理指歸○卷之三

人

張南軒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  
事取其書反復讀之可見得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  
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有地二者蓋互相發  
也

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  
成有多少病在○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孽食  
便不美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  
皆宗之神宗卽命召見問治道首以復三代爲對他

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不助  
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  
若與人爲善則執政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  
有不能執政嘿然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  
實○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極力苦心之象而無  
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  
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  
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

性理指歸○卷之三

光

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藍田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初喜  
談兵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  
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  
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是也於是又訪諸釋老  
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及而求之六經嘉祐  
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  
日益久學益明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  
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



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其欲進而自得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尹和靖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朱子曰橫渠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贊先生像曰早脫孫吳晚近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積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頌之訓示我廣居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全蓬草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

○卷之三  
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諲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羣然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謂同純明白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



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語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中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

性理指歸○卷之三

主

謝上蔡曰堯夫直是豪才○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云一起於乾富云一起於震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尹和靖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蹇牖讀書其中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

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至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

性理指歸○卷之三

主

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也○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嘗有詩云雪



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又詩云天向一  
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又云日月星  
辰高照耀帝皇王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或問康  
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斤鈞  
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贊先生像  
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鳳  
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程子門人

程子曰某嘗窺呂與叔閒屋中必儼然危坐可謂敦  
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程子指歸○卷之三

書

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不逮於  
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  
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  
庸矣○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  
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為切問近思之學其才  
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良佐記問甚博曰  
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  
便是惻隱之心○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  
有守也

楊龜山曰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此壯

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  
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  
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  
無敢忤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  
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  
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謝上蔡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  
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尹和靖曰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  
室未嘗窺牖勿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顰蹙遂娶  
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獨此事○

先生晚年顯道來見先生謂焞見顯道試問此來所  
得如何焞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感

今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焞具以告先生曰  
其見得他亦是如此

胡武夷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於遺經  
以倡天下而升堂觀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

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龜山亦

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

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



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嘿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氣自不形也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龜山先生與謝君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

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

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朱子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文定又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

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是謂其意

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闢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

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

張南軒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不知救正得磨不磷



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

真西山曰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

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尹

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宰○呂和叔質厚剛正以聖

門事業為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

疑畏故識者方之○子路○謝顯道在書局不謁政府

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崇寧中禁元

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

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馬時中

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

理指歸○卷之三

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

何憾况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

引而進之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

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

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

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

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李延平曰羅先生少從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

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

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

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楊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

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

圭角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開泰自然

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

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君子亦

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

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

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人若着此利

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

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

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胡安國 字康侯 號致堂 胡宏 安國季子

謝上蔡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

然獨秀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侯河東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若書立言格君而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而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之古人又淺○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倜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

張南軒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踈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峯知言一書乃其平日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朱子講學字仲晦號晦菴  
李延平與羅博文書曰元聯極穎悟力行可畏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

話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平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懼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黃勉齋曰先生自少勵志聖賢定學自韋齋得中興獻之傳聞河洛之學雅明聖賢道意相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源仲自水劉致源山劉彥冲在入吾友也學有淵源源斯敬畏吾輩

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居敬主一嘗為箴以自儆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



閉庭之間內外斬斬而恩義之篤怡怡其祭祀也必誠必敬死喪之際哀戚備至賓客往來無不延遇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永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亦畧可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者如親見聖賢而固命於易與詩則求本義於數千載

性理指歸卷之三

三

之上見諸傳註於書於春秋於禮於樂亦嘗討論本末得其大旨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目張如指諸掌若周程張邵之書亦必研窮剖析而使盛行於世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樂與之友講磨辯難務求至一之歸其於從游之士必與講論經典商畧古今委曲開論未嘗厭倦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樞永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敬慕其道嗚呼是殆天相斯

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哉蓋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非先生吾誰與歸

李果齋曰先生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棗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者又倣通鑑編年之體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日紀其詳褒貶

性理指歸卷之三

三

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足為史家之軌範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故可也  
陳北溪曰先生立言平正溫潤清切的實徹人心洞  
天理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  
今悉該且備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掃千百  
年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  
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  
隙漏尤可想見於詞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  
而益明所謂至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魏鶴山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



任先覺之責而非一人之所能成也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地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後君師之材移於孔子則又有顏曾冉閔諸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月揭萬物咸覩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往往孤立寡儔唱焉而莫和至國朝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氣質曰天理

性理指歸卷之三

南

人欲曰陰陽鬼神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腫陋莫知其說者脫然如沉疴之開大夢之醒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昧者衆也朱文公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愛學李延平先生毅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凡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追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

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猶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

性理指歸卷之三

南

朱子曰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長往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自警策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故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重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



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故其所自為者鮮不  
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曰功利焉  
而已爾自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胡文定公  
誦說遺言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  
洞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所謂千載而  
一轍者敬夫忠獻之嗣子而從學於文定公次子五  
峰先生之門故於義利之間毫釐之辨洞然於胸次  
而無一毫功利之雜○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  
於何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  
乎其致注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屹屹乎其任道  
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固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  
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林山立之姿  
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諸尚漸以十其見伊  
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  
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於  
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塵  
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跡矧是丹青難  
形心曲惟審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

之可續而已

真西山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  
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  
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憊以一太府丞  
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  
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  
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又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  
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不可無議論○問告子不得  
性理指歸○卷之三

某

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又  
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是  
他尚不及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  
不動○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  
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吾儒與釋氏  
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虞邵菴曰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得朱子而屬之百有  
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所謂集  
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  
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相發明學者於焉可以



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

姚舜牧曰子靜見處亦高即其砥行持論亦大有不可磨滅者在但其平日不滿朱子朱子因是特不與之觀此編所載朱子語錄十三段二千餘言並無一語見許則可知當日之意矣牧竊不平特錄虞邵菴一段見當時亦有此儒且聞朱子與辨於白鹿洞意氣兩無所芥胡此編之一不錄也

###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

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又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又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廖德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

聞而願為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擾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蒼藤不斷○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方賓王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

### 黃勉齋曰

聯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

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真西山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吳篇與傳微辭遂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我易學曰沉汝宜演我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李士英曰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業一以聖賢為師其水父師之託稟德篤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



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之用心徃徃有先儒所未及者其著洪範皇極內篇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合數與象直究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若仲默者真不愧父師之託哉董氏謂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

識高遠非人所及

卅

真德秀 字希元號西山

黃勉齋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虞邵菴曰大學衍義之書本聖賢之學明帝王之治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

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了翁 字華父號鶴山

虞邵菴曰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書而集其成一特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方是時臨印魏華文奮然倡其說於權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倦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惟理指歸○卷之三

卅

許衡 字平仲號魯齋

姚牧菴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於家中而及於人故于魏于渾于秦振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  
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路○先生天  
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  
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  
之建光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  
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  
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歐陽圭齋曰先生告世祖治天下之要唯曰王道及  
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故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君民  
僅理指歸○卷之三

為已任至下身之進退則樂若萬夫之勇晚年義精  
仁熟體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  
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沛盈草木甲拆此四  
方聞之而知敬親之而知愛也

吳澄 字幼清 號草廬

虞邵菴曰先生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  
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  
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  
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  
得其傳當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

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  
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  
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于朱子集數子之  
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  
其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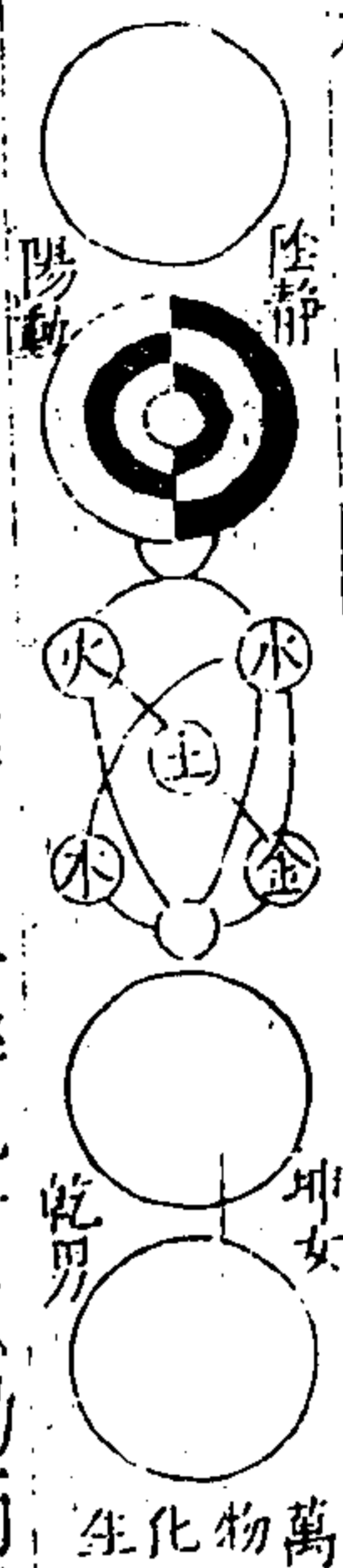
文敏公程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  
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指歸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太極圖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

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水火土金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左火陽盛故居右木陽稊故次火金陰稊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水火土金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

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水火土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

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水火土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肆和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又曰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不言



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啻  
太極則太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物之根只此  
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  
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直  
古直今極撲不破○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  
一太極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萬彙之根  
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動極而靜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  
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  
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  
者所乘之機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  
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  
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  
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  
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蒲山青黃碧綠無非是  
這太極○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  
黃勉齋曰太極隨陰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  
而見其生如蟻在磨上一般磨動則蟻亦動磨靜  
則蟻亦靜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  
動靜

吳臨川曰乘如乘馬之乘機猶弩牙機動則弦發  
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  
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  
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  
金水而木火陽也水金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  
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  
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  
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  
有所虧欠間隔哉



黃勉齋曰五物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大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

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大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大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大極也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大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萬物之生同一太極也而物物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

黃勉齋曰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為一大塊依舊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



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  
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  
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  
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  
獸不遠矣

張南軒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  
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何者五  
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  
矣所以為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  
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汨之矣雖汨之而未之  
理者歸○卷之四

本然者固在也故貴澄之以復其初人雖流於惡  
其本然者亦豈遂亡此聖人所以有教也

姚舜牧曰朱子於太極圖說可謂殫精以發其蘊  
矣後學何知敢置喙其間惟偶有見不得不一評  
以效其忠蓋太極陰陽五行化生人物無二也唯  
人得秀而最靈大別於萬物然形生神發之後五  
性感動不無善惡之分而萬事以出然所謂善惡  
之分者謂本太極生來本皆善而無惡而聲色臭  
味不覺有溺於中者是惡也實分辨於本善者而  
要非太極陰陽之所自來也故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使人皆歸於至善全太極之  
本體耳故下文緊接君子修之吉二句正見修此  
太極陰陽之本來則得吉而恃之則得凶也豈其  
形生神發後五性感動即有善有惡之對待如所  
謂男女之分者哉此前解善惡男女之分句愚不  
敢信為是也敢正之高明○又曰五性感動即禮  
記禮運篇五聲五色五味由五行而來者也本來  
皆善而溺於其中者惡隨以分此云善惡分正謂  
善與惡從此是個分路故在聖人立其極在君子  
則修之吉耳若謂陽善陰惡如男女之分則皆性

理指歸○卷之四  
之所有矣此豈可以無辯哉○又曰陰陽本太極  
來本皆善而無惡而有不善者別于其善是所謂  
善惡分非陽善陰惡又以類分也此間大須明辯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  
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  
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



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李果齋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盡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

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陳北溪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為體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性理指歸○卷之四

只是這二五之氣听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為徒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拂

姚舜牧曰陰陽剛柔仁義盡天地人之道矣然此道自始至終初無間斷故原始反終則可以知三才之變化可以知萬化之生成故兩引易詞而終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見易無方神無體誠具在吾人而君子知所修者不可不全體以造於聖人之立極也陰陽剛柔仁義安可分終始於其間哉若分陽剛仁為物之始陰柔義為物之終則始



可無陰柔與義終可無陽剛與仁哉此理人所易  
曉朱子當日著述甚多或未及改正耳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  
指豈不深哉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  
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  
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  
條而共貫哉○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

性理指歸○卷之四

七

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  
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  
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  
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  
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  
內○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說出人不敢說底  
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  
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國史中有濂溪  
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  
者於此爲有功○西銘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達於

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  
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問濂溪作太極  
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  
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  
學者所當輕議也○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  
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謝氏方叔曰伏羲先天之易爲萬古斯文之鼻祖及  
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周  
未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發揮  
於禮樂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寔遠

性理指歸○卷之四

七

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  
之習甚至薄餽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喪天理滋甚  
更千百有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本易  
有太極著爲一圖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  
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  
動而明聖人之立極皆指太極之在造化品彙者言  
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  
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故終斷  
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



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為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本義啓蒙諸書蓋太極圖說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於周子二書解尤終其身焉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則栗論不合得効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偽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

性理指歸○卷之四  
其知先生苦心云

三

性理指歸卷之五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通書

朱子曰此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性理指歸○卷之五

誠上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和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不正曰邪不明不達曰暗且塞

誠幾德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  
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  
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  
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不待學問勉強而

性理指歸卷之五

二

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故謂之聖復者反  
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者  
也故謂之賢若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  
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故以神名  
焉

姚舜牧曰此幾字昉于尚書著于周易而解在孔  
子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字下曷嘗  
有凶字哉而漢儒妄以為闕後世因相踵而成訛  
蓋未深究尚書周公孔子之六耳周公係屯三爻  
云即鹿無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幾屬於

君子正見唯君子為能見此幾也非善惡兩岐之  
幾也孔子於乾三爻辭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正  
見唯知天理之至必求至之乃可以與幾亦非與  
善惡兩岐之幾也若繫傳云夫易聖人所以極深  
而研幾也則其義尤晰蓋幾者吉之先見正其辨  
介於凶處研得此幾則有吉而无凶故可以成天  
下之務耳再按尚書一日二日萬幾惟時惟幾惟  
幾惟康無以劍冒貢于非幾則通主善一邊說更  
晰何者聖君宰幾務于朝堂有不從善而從善惡  
之兩岐者耶唯善原天下之一故曰惟時惟幾惟

性理指歸卷之五

三

幾惟康耳若云兩岐其何以語時其何以得康哉  
且無以劍冒貢于非幾可云冒貢于非善惡之幾  
哉今周于是書乃云幾善惡蓋信漢儒補凶字之  
誤而未加考正耳或亦謂辨此幾之善介於其惡  
而非謂幾之有善惡也再驗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長是動之微也知皆擴而  
充之則可為天下之孝子可為天下之悌弟可為  
天下之仁臣義士可為天下之元人善孰有大於  
是吉孰有大於是凶與惡安在哉孟子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孔子繫傳又曰變化云為吉事



有辨可証此幾是善端之發也善祥之兆是所謂  
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安可以善惡並時以並論  
哉愚末學無知妄議周但從周公孔子尚  
書之說似見義字頗真不得不一辯以正千古之  
謬耳

聖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  
曰聖人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  
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其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廓  
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

或問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直為義為斷為嚴毅為  
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暴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  
弱為無斷為和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宜教俾人自易其惡自正  
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

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

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  
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  
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  
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  
思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  
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  
寵為事也故曰去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  
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



其用無窮矣

順化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惡

愛敬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壞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如此

性理指歸卷之五

樂下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而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道公溥庶矣乎

公明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

厥彰厥微匪靈非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此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顏子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性理指歸卷之五

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



聚不亦樂乎

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入弗瀟然飾也况處筆乎

性理指歸卷之五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情之美則斐斐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始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是也

乾損益動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休莫遷過聖人之旨

性理指歸卷之五

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懲忿窒慾而已動可不慎乎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疾

家人睽復无妄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媯內舜可禪手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



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富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性理指歸卷之五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重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所施非斷則

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

公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也

孔子下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子乎

蒙艮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馬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

童蒙來求於我而我以正道果決其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蒙者既失



其靜而清之本體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友  
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時中者教當其可之  
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  
不決皆時中也  
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  
也深乎

通書後錄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  
處所樂何事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  
性理指歸○卷之五  
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  
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  
喜心乃知果未也○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  
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程伊川見康節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  
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  
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  
須要復其初  
胡五峰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

孔子述三王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  
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  
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  
功蓋在孔孟之間矣  
朱子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  
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  
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  
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  
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  
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  
性理指歸○卷之五  
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虚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  
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性理指歸卷之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姚舜牧曰編性理者於周子載太極圖說通書於張子載西銘正蒙於邵子載皇極經世於朱子載家禮易學啓蒙於蔡子載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內篇是矣二程夫子所著亦博胡獨闕然不載於篇首也且明道定性一書何亞於通書西銘哉伊川易說春秋說及他著固不能盡錄然論顏子好學一篇固作聖之正範也胡併不載於是編耶愚因覽近思錄而得之將二書分載於通書之後使後性理指歸○卷之六

學知周程張朱所以繼絕學於往聖聞羣蒙于萬世者固各有可見者耳若二程夫子固不以是編之載不載為重輕也

定性書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性理指歸○卷之六

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其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真西山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



物而往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  
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  
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  
性也若以定與寂為是而應與感為非則是以性為  
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  
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  
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  
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易者性之本哉知此則知事物  
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顏子好學論

性理指歸卷之六

三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  
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  
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  
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  
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  
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  
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篤則行  
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  
如是顛沛必如是出處語默必如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  
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  
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  
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  
相法一息所殊至者守之也非此則其好學之  
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人生  
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  
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  
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以至健位乎上父道也地以至順位乎下母道  
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  
而位乎中子道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渾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兩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氣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入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通乎性者也

性理指歸○卷之六  
道生之中又爲同類而通乎性者也

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物則得義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吾人之心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與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

性理指歸○卷之六

六

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下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性指歸卷之六

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替臆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

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

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

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奉厚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違也



孝子之身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公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以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止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總論

程子曰西銘一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善養親之論同功○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西銘指歸○卷之六

九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見不可謂不是也○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楊龜山曰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法界觀樣

朱子曰天地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

西銘指歸○卷之六

十

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枵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此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入下碁○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



何而可強借耶

饒雙峯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

性理指歸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姚舜牧曰後學者亦知覽性理一書矣但看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則樂為講解至正蒙則師不能解弟不能領輒廢卷併其後俱不覽是可嘆也愚因摘其中易簡不難知者載于編而極力苦心之語卒難領會者姑置勿錄庶後學可無廢卷而張子之所為張子者亦畧可見於數條固不必其悉備也

橫渠自言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蔓

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

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

正蒙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姚舜牧曰孔子曰無而為有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曾子曰有若無有無二字聖賢言之多矣子厚乃曰無無無是釋氏語渠學原向釋氏來故

贊之者曰晚逃佛老即此語看來尚逃佛未盡也

不可以不辯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大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

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操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  
 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  
 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  
 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性理指歸 卷之七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眾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之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  
 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唯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關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海水凝則水浮則漚然水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姚舜牧曰論氣於海水曰水曰漚足以明聚散之歸太虛矣於水曰才於漚曰性却甚費解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性理指歸卷之七

六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

性理指歸卷之七

七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狹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性理指歸卷之七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

姚舜牧曰此物我二字極佳天地與我皆物也我不能成其為我則非物矣中庸云不誠無物是也其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乎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斯可稱以道體物我乎道體可以物我豈不至大斯語當加深省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未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水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

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

不能究所從也釋氏謂眼為色根耳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性理指歸卷之七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

則止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易無思無為受命乃

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

而告之

教人者必知至道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知至道之難

易知德也知人之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

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者以此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衆推之天下施之無窮必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愛有常心則物被常

愛也

大海無潤因賜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

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

為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滑諸

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

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象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人文王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

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

顏子龍德而隱故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好學也已矣

仲由樂善喜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君子論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狗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慤而後智

能者不慤而多能者之豺狼不可近

大易不言介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陳潛室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主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九時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東銘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世行子部卷之二





性理指歸卷之八

烏程

姚舜牧次訂

皇極經世書

邵伯溫雍之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  
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  
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  
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  
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於  
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和正之迹以人事而  
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

性理指歸卷之八

七

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  
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  
以為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  
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  
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  
篇謂之觀物焉

蔡西山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為先天之學  
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為一家引  
經引義別為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  
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貫通然後有得若

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體而  
之用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  
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用而之體  
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  
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者太極也所謂  
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  
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  
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  
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寸  
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

性理指歸卷之八

二

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  
故其畫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  
寒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  
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  
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  
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邵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  
經至變之謂世大中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  
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  
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為物物化而為道由



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觀物內篇 邵伯溫解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二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性理指歸卷之八

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入之入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入之入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

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

性理指歸卷之八

四

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故曰聖人與昊天為一道昊天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春夏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



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

性理指歸(卷之八)

五

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柳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爲姦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君人宜有以辨之。學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

則至於竊國弑君，嗚呼！自非聖智，其孰能辨之哉。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王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昔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

性理指歸(卷之八)

六

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也。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微迹也。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



士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人與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饗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

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乎晉

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

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餼羊徒有虛名故欲去之

聖人用心深遠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謂禮雖廢

而羊猶存安知後世不有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

故晉文有尊王之名聖人亦取之也或曰好名之

人矯偽不情愚獨不然矯偽為善豈不賢於矯偽

為惡者乎為人君者能知堯舜之名為可好則莫

不願為堯舜為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為可好則

莫不願為稷契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為可好

則莫不願為孔顏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

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堯舜稷契孔顏而已嗚呼名者治世修身之具也烏可一日闕於天下哉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

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

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

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

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

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

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亦以利楚之好

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

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

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

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亦共

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於善

惡而已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

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

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

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

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



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性理指歸○卷之八

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凡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位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

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萃疑乃亡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夫天下將治則人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性理指歸○卷之八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



無心過何難之有。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

理指歸 ○卷之八

上

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又况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

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何討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

理指歸 ○卷之八

三

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隱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於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間矣。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霸一變至於王矣。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其於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



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  
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  
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  
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  
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婦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  
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  
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  
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  
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能有無世而能一其風俗者

性理指歸○卷之八

畫

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侯化之必洽教  
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士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  
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  
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  
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  
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  
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  
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

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  
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  
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  
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  
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  
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  
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  
我於其間哉

觀物外篇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闢關

性理指歸○卷之八

畫

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  
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  
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主其始而享  
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  
君子貴中也  
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  
而家道成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  
有四肢是以指節可以知天  
掌文可以察地天地  
之理具乎指掌矣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  
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

象生則言著言著則  
意顯象數則筮蹄也言意則魚

兔也得魚兔而謂必  
曰筮蹄可也舍筮蹄而求魚兔

則未見其得也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  
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  
而未嘗辯乎是蓋天地萬物之

理盡在其中矣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性理指歸○卷之八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

哉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

也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

善惡形於其中矣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於人應物皆餘事也

刺劇者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

不可闕一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

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性理指歸○卷之八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

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

所不能為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

也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哀皆不妄為鄉相為匹夫以至

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

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日踰四顧孔子觀吕梁之水日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性理指歸○卷之八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刺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君子處畝畝則行畝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

故無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漢儒以及經合道為權得一偏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性理指歸○卷之八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

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寡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

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

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

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紀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

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

者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

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

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

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

五霸固不及于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

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

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

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魯

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魯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

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

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

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

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

量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華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蕩

世治亂之迹無以逃矣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陰之下有動物



焉豈非龍乎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蓋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

性理指歸卷之八

况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

太羹可和玄酒可滴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滴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為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漁樵問對

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

神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川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

之多未始有維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

心而致之矣非予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

性理指歸卷之八

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

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

物曰以我狗物則我亦物也以物狗我則物亦物也

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

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

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

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於人乎况

於物乎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

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

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附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



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惟神與  
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  
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  
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  
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  
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  
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  
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  
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唯恐其  
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

性理指歸卷之八

三

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  
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  
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  
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  
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  
附天豈相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  
得魚曰六物具也豈出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  
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  
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釣也餌也一

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  
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  
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  
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  
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  
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  
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  
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為善而遇禍有為惡而  
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

性理指歸卷之八

四

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遯乎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  
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  
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  
魚與吾交戰欲棄之而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  
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豈直有身傷之患耶魚  
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  
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  
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之貪薪乎樵者  
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損益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性理指歸○卷之八

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觀其面矣拜

謝而去

###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生理指歸○卷之八

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



其詩口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出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誦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

在理指歸○卷之八

七

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千層室大千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

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以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

在理指歸○卷之八

六

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謝上蔡曰堯夫易數甚精明道曰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爾恁聰明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畧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



其知康節者未矣○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關書齋  
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  
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  
道理如此精明

魏鶴山曰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  
味歸毋寧使魯哲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沐浴已矣秦  
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性理指歸卷之八

性理指歸卷之九

易學啓蒙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  
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  
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朱子曰  
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  
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  
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性理指歸卷之九

○太極圖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子而後千載不  
傳邵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  
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

家禮

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  
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  
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  
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  
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



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喜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又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敷本實以編自附於

性理指歸卷之九

二

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

小補云

姚舜牧曰細閱家禮一書朱子究觀古今典籍因典禮之不可變者加損益於其間其大本在於謹名分崇愛敬而其要在畧浮文以敦本實士大夫家日用其何可闕唯是儀節不可不講而禮意尤其所先者後學誠知此禮意則儀節自然可通不則驟語以儀節後學將厭且棄而廢不復講矣

故愚於冠昏喪祭下但取先儒開說禮意之易曉者著于篇儀節槩不敢及蓋家禮儀節朱子自有成書學禮者異日更可講求也

祠堂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陟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考焉呂汲公家祭儀曰古者小宗有四有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所以主祭祀而統族

性理指歸卷之九

三

冠禮

人後世宗法既廢散無所統祭祀之禮家自行之支子不能不祭祭不必告於宗子今宗法雖未易復而宗子主祭之義畧可舉行

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相知禮義然



後冠之亦可也

昏禮

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其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教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而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襁褓童幼之時許為昏因亦有藉贖為昏

性理指歸卷之九

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仕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又曰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誓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駟駘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

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摠其忿往往結為仇讎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勿與為昏姻可也

程子曰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

喪禮

程子曰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自

性理指歸卷之九

五

日期年禱某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罵經造像修塔廟云為死者贖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到燒春磨受無邊波咤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于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到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然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盧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

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



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人  
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  
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  
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  
者亦可哀已且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  
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  
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  
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以下論葬  
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  
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  
性理指歸卷之九

六

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  
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為術又  
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  
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  
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  
露而自求其利邪悖理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  
慮患深遠恐淺則為水所汨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  
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  
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何公曰子游問喪其夫子  
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

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  
哉昔蘇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  
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苦枕塊益  
憫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柰何舍之出遊食稻  
禾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沒於遠方  
子孫火焚其柩收殮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  
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况子孫乃悖謬  
如此其始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  
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  
齊其子死葬於廩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若也不能  
性理指歸卷之九

七

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  
程子曰十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  
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塿其  
地而枝葉茂理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  
此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  
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  
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  
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  
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不為道路不  
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也



下論碑銘所謂五惠者溝渠道路避村落並井室。以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大勲德勒名鍾鼎藏之宗廟其  
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  
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  
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千  
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爲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  
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  
其誰肯信且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于壙  
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  
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徒與人  
性理指歸○卷之九

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  
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祀  
甚不可也其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  
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秋祭先祖季  
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  
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

性理指歸 卷九

義

朱子嘗書戒于塾曰吾不孝爲先公瘞捐不及供養  
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其有垂  
戾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  
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  
謹戒凡祭肉簡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  
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

張南軒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  
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  
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且義理不  
性理指歸○卷之九

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  
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亦  
爲矣

劉氏瑋曰夫死之後葬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  
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  
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之墓祭雖  
禮經無文世代相傳浸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  
禮下達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友徧滿皂隸  
庸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丘隴馬醫冥陞之鬼無不  
受子孫追養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貧富不貴豐腆



貴在修潔整極誠慤而已事亡如事存祭祀之時此  
心致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  
之誠而歆我之祀乎

姚舜牧曰細閱家禮一書朱子所以教天下萬世  
之有家者至矣第內外男女之防似為有闕敢取  
易家人一卦細釋其義以列于左

家人卦本風自火出文王只係利女貞三字謂風  
化之所自出莫要於此也乃周公於初爻即係開  
有家三字開從門從木門有樞木內外始有關防  
二爻隨係无攸遂在中饋之辭申利女貞之意然

性理指歸○卷之九

十一

大綱却在男子身上故三爻係家人嗃嗃悔厲吉  
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固似太嚴然嗃嗃豈稱家節  
世言婦則責在夫言子則責在父是不可不身任  
其責者知是始稱是家故四爻係富家以志順五  
爻係假家以志愛然又須誠實而威嚴可以常保  
得故上爻係有孚威如之辭象申反身之謂反身  
者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此非所以感假有家之本  
哉凡處家者請三復於此卦云○易曰家人有嚴  
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不嚴不可以闢家故愚謂  
處家者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必若君為臣綱而後

可○又婢僕一節所繫於家庭者不小覽近思錄  
得程子一條論議所關極大敬附于左

程子曰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  
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  
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  
可學耳

律呂新書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  
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  
未有異論也迨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

性理指歸○卷之九

十一

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  
及及後世意為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  
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黜涅之  
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  
神人之憤猶有未摠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  
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為意者則已甚  
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  
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遺積之累年恍若冥  
莽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續



密而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  
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  
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  
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  
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  
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  
固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聲以生尺則尤  
所謂卓然者

又曰蔡神與名發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  
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  
性理指歸○卷之九

之論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  
書教子爲事季適生十年即使讀西銘稍長則示以  
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而語之曰此孔孟正  
居也季適亦厭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  
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擴然一新而迥其源流皆  
有成法是亦足以顯其統於無窮矣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發子元定孫沉於斯文可知也  
而盛世遠隱三世一轍

律曆原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

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  
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  
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  
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  
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  
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  
由是而損益焉

按黃鐘九寸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蓋以十分爲法  
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  
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而取  
性理指歸○卷之九

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  
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按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鐘不復爲他律後所用  
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  
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  
鐘獨爲聲氣之元

按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商角  
徵羽聲各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  
律也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  
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易以道陰陽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螻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寓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性理精歸○卷之九

古

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於黍之縱橫古錢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易正也

皇朝會要云黃鐘萬事根本言尺有長短生於黃鐘之長量有多少生於黃鐘之容權衡所以權輕重生於黃鐘之重

太史公言黃鐘始於聲氣之元班固謂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官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是古人制作之意

漢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聲舞八風監八方被八方以人終天地之功  
張橫渠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廖子晦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鳳鳴而生六律六呂之序然則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錫疇同功况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衡運生規規生圓圓生矩繩直準平至於定四時興六樂悉由是出故曰律者萬事根本學者詎可廢而不講哉

性理精歸○卷之九



性理指歸卷之十

烏程後學永菴姚舜牧次訂

理氣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

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

形○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

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

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天地間人物草木

性理指歸○卷之十

本

禽獸其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生出這箇都是

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

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問天地之間有

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常不足大德必得祿名位壽

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豈非氣使之然耶

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

而隨於理春秋戰國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

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雖是所感不

同亦是元氣薄了

黃勉齋曰天地生出人物如大芋頭生出小芋頭大

抵有理與氣一下生出無限小底却都傳與他去

太極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

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

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

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

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

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太極非

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

性理指歸○卷之十

二

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

太極

朱子曰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運旋于外此天地

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

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

運順天左旋其所繫是象隨之稍遲則及移徙而右

偏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然也

程子曰天地之化一息不常其速也然寒暑之變

其漸也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

其漸也



天地從虛中來○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  
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  
一而已○造化不窮蒸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  
氣見屈伸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反不必將既  
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凡物  
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  
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乎此氣終始開闔便是  
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  
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  
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  
性理指歸○卷之十

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  
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  
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  
有始有書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闢荒田則其收  
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有盛衰故也若東  
西漢以來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  
生得來如此○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氣之厚薄異  
也○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乎曰然純氣為人繁氣  
為物乎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曰

然

胡致堂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  
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  
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  
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  
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  
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  
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

許魯齋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  
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  
性理指歸○卷之十

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敵者也

天度  
第一曰天地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一日一周  
天而常過一度起度端終度端故此天道常不及一  
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  
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  
日月之度耳○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黃道赤道  
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  
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日  
月皆隨黃道而行故合測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



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在外亦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入峇可見

曆法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閔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因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

生理指歸○卷之十

五

差者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

或問曆四曆日朱子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

陸象山曰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為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為中分中即氣也

陳潛室曰曆家推上元大初謂前曆已盡都無絲髮

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日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

張橫渠曰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虧盈之驗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

生理指歸○卷之十一

六

白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回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沈括曰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方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始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



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傍日月而望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或者謂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

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為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性理指歸○卷之十

推筭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星辰

程子曰此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其星為最尊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極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禮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

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耳

雷電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性理指歸○卷之十

為雲而非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靈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而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戶雨調寒暑正

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胡致堂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所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是鼓火懶怪誕之難



信也故其言曰陰氣疑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疑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

性理指歸卷之十

九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蛟蜃之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雹者陰陽

性理指歸 卷一〇

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朱子曰雨如飯饑有益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飽不益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趨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

性理指歸卷之十

十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

九一



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  
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  
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早梅冬至  
已前發方一陽未生其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  
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根自有一箇榮枯分  
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  
息惟其消息所以不窮至是

胡五峰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  
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起陰之生不是陽

性理指歸○卷之十

退了又別有個陰生○陰陽做一個看亦得做兩個  
看亦得做兩個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個看  
只是一個消長○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  
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許魯齋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  
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五行

問金木水火體屬土曰橫渠說得好水火氣也故炎  
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  
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水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

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  
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  
待而不相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  
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  
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李希濂曰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  
氣言則互為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  
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  
而默運於冥冥之中者其氣也非混然而無別也故  
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  
性理指歸○卷之十

木金以陰陽之稊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探  
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  
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  
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  
固相須以成造化者也

四時

朱子曰天地只是一氣發生之初為春長得過便為  
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起渾  
然只是一個發生之氣  
地理

一第 九二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矣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干闥二萬里于闥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闥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燃失則崑崙也○崑崙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處自崑崙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崑崙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着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統海島諸山亦皆相向河南遠直至泰山嶽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

安而盡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者傷人物多是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阻便際海道里長短與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濼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上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性理指歸○卷之十

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着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以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呂東萊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陳潛室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一自河南入為間道一自蜀入為險道關中雖號天險



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  
 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  
 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荆  
 州武侯首陳取荆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  
 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  
 而失之况得而都之邪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  
 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吳臨川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  
 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為最遠惟中國  
 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  
 惟理指歸○卷之十  
 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  
 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  
 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曰潮之漲退海  
 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性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  
 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手東西  
 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  
 於月陳潛室曰此說亦似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  
 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

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  
 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鬼神  
 程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  
 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  
 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問鬼神有無曰為爾言無  
 則聖人有是言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  
 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  
 古來聖人所制皆是體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子  
 惟理指歸○卷之十一  
 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  
 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  
 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  
 也未能力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鬼神死生之理  
 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  
 此等處且莫妄理會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  
 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  
 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  
 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



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將使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惑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矣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天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熾其性理指歸○卷之十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其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

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妄談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信者邪此言極善○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的故入之心病自相感通耳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張子曰世俗論鬼神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聞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眾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楊雄王通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何亦不見其略言耶  
朱子曰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



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于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個道理○鬼神禍福吉凶等事此亦只是以

鬼理指歸○卷之十

莊

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于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個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橫渠所謂物怪神竅不必辯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劉元城死

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然薨矣他是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自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温温之氣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此皆百物之精既死而散也○長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張南軒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爾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過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

惟理指歸○卷之十一

什

而有所聲氣自為聲於人何與又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竟其無聲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此與前篇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甚切此與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其非陰陽如氣陽血陰麻陽體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目之寐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



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為魂陰為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性理指歸○卷之十

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聖神之靈豈不昭昭乎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考之氣亦只是一個氣所以感必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此神底意思以我

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祇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上蔡說鬼神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只合當祭如父母祖宗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上蔡云祖考精神便是自家性理指歸○卷之十

精神蓋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為祖考者蓋具于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昧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又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故古人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



非類民不祀非族。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儀不誠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耳

性理精歸卷之十

三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祭則祖考之神魂魄亦不至於遠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久而未易格則喪言所受祖考之精神交祖考之精神自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論祭祀神祇

朱子曰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大地

定是有個天有個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個門行戶竈中蠶。問祭天地山川而有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焉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有氣類焉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

性理精歸卷之十

皆

其氣類亦可想。陳北溪曰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繫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比日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埋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先生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



浸益四十五而後完今年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無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耻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人死時只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許魯齋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個不死寧有是理

性理指歸卷之十一

性理指歸卷之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性命

程子曰天所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

朱子曰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天就自然者言命就流行

性理指歸卷之十一

而賦於物者言性就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理就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合而言之則天即命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問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



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陳北溪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如就氣說却又有所般一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性理指歸○卷十一

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一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不可謂非命也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命猶令也天無言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李延平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

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朱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原只是善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亦只是這理○橫渠心鏡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亦離此四字不得○韓持國云道無真假見譏於明道○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

性理指歸○卷十一  
人物之性

程子曰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斷喪處極多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上天道與聖人

朱子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



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程子言性即理也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張子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李樂庵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雖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鷦鷯有朋友之性指歸○卷十一

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為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氣質之性命字附  
程子固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水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木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

疾清用力緩怠則滯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張橫渠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與  
陳北溪曰若就人品類上論天所付皆一般而人所值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

性理指歸○卷十一  
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為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之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氣稟得不長所以天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



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蓋底銀花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亦可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蓋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性理指歸○卷十一

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温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其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義理發他更發不上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物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氣來衝物了如泉脉出來其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又或道巉岩石頭橫截衝激壞了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

肖者多

游廣平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所以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者吸者呼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楊龜山曰人資稟固有不同若論其本則無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者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然氣不和則為其常也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其常矣常者其性性理指歸○卷十一

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夫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未清之義歟  
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亦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畢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論做氣質耳○以人



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發得不善底  
也有發得善而為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  
樣明道說水處甚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  
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  
之多者有濁之少者只是如此說○孔孟言性之異  
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  
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  
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  
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  
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  
性理指歸○卷十一  
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  
得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  
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  
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張橫渠云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程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二說極有功於聖門○  
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  
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  
後諸子之說始定

張南軒曰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  
必反之蓋其氣稟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  
反也

陳北溪曰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  
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  
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  
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  
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  
性理指歸○卷十一  
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  
論氣質之性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  
與相雜為言耳

葉平齋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  
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  
其質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  
者元不相離而二之則亦非矣  
吳臨川曰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  
性字之非所以為大有功○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  
以水之清喻性之善極是以上論命與才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微倖不可謂之命程子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性理指歸卷十一

十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朱子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無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職此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無氣稟食言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程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

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心

程子曰人心即天地之心○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與天為一○人心作上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為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然不可強把他來制縛司馬君實自謂得術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矣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為之問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性理指歸卷十一

十

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則得之矣○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以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言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人心不得有所係○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為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朱子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個翻車每學教學者自做個主曰敬而已○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是道心○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真性理指歸○卷十一

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程子指天地變化草木蕃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件事也

北溪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饑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個氣往來於脉息之間木絕耳○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欲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欲盡得個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也○心至靈至妙可以為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所主不同何也陳潛室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性理指歸○卷十

謂之實也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

此西山曰此辰常不移故能為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



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饑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與

吳臨川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外物所性理指歸○卷一一  
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本子曰人心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大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與○問心性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殺種其仁其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

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明道定性書曰胸中滯出如有物在後回過逐他相似皆為不潔然實落下手處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程子曰莫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學者為氣性理指歸○卷一一  
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庶老而貪何為其然也曰志不立為氣所使故也

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為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  
陳北溪曰論語云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真西山曰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極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

許魯齋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呂與叔嘗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

性理指歸○卷十一

去

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許魯齋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斷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性理指歸卷之十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謝上蔡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性理指歸○卷十二

一

胡五峰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朱子曰鸞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道即理也以人所共出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個道理一儒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個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一個舜之所說也只是這一個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一個又如詩中



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個便若桀紂之

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個道理

陳北溪曰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

無一處欠缺于思言為飛魚躍上下察證見其昭著

分曉在上則為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個

道理程子謂此于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

緊云者只是緊切為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是真見

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

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

如此說

性理指歸○卷十二 二

陳潛室曰天下事事物物與一家一身凡日用常行

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在故道即路之謂也才無

路便是荆棘草莽墜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

走道不待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窕冥冥探

索深遠如此為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饒雙峰曰道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

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

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

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

到也

理

程子曰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

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是也○天地萬物之理無獨

必有對皆自然而非有安排也○天地生物各無

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或

問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

自虧欠他底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

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父

須慈為子須孝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

性理指歸○卷十二 三

莫非理之流行也○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水

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

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

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鑿做金用便無此理

呂東萊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

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許魯齋曰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讀史傳事實

已往相迹其中亦有理在如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

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

迹而不知變化耳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朱子曰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個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

陳北溪曰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

仁

性理指歸○卷十二

四

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期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雞鳴犬吠可觀仁○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皆備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苟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

以為仁之方也譬書言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謝上蔡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也推性理指歸○卷十二

五

此仁可見矣

程子曰論語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見伊川問曰其以仁唯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唯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德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



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  
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  
天地之心者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  
而足論人心之妙者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  
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  
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  
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  
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  
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  
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

性理指歸○卷一二

本

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  
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  
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  
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  
心何心也在天地則油然而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  
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仁者心之德  
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  
水之源○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  
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  
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萬千若春陽之溫洗乎

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問觀雞雛此可  
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學  
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故此心聖人亦只教人  
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  
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

直西山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  
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  
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言仁是人之生理亦不  
性理指歸○卷十二

七

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  
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韓文  
公因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  
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  
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  
者言仁非止乎愛性中既有是仁發出來便是愛如  
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  
可故又曰心之德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  
為心是以上乎愛也此六字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  
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利欲易染利則惟己是營不知有義矣觀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存意橫生莫能自克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變也正塗之莽莽與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個心發生皆從此出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

性理指歸○卷十二

八

之中有所謂不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此故○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存生意雖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為利祿所沮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為刻薄則生意消亡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為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

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木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為外物耳人無私意之害則

性理指歸○卷十二

九

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痺痲亦自然相關雖小疾苦此心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吳臨川曰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唯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予嘗執此觀天下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



仁義

程子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定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朱子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登臺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性理指歸○卷十二

黃勉齋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摠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徂而非仁義也○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

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致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性理指歸○卷十二

仁義禮智

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朱子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歛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個便是一個渾淪看只是一個陳北溪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即天之有元亨利貞仁在大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為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與美所會聚如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是一個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無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程性理指歸○卷十二

皆收斂矣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而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燃因而熅之若水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萬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克之矣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哉此四字出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性理指歸○卷十二

朱子曰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上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







無便是信只是一個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陳北溪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直至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已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性理指歸○卷廿二

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信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益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上字下得實有力

忠恕

謝上蔡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

性理指歸○卷廿二  
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陳北溪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也

真西山曰忠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



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乎已盡乎已而本乎心者其實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于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姚舜牧曰忠恕字皆從心中心如如是如是是性理指歸○卷十二 太

謂忠恕皆在此心內自見得朱子將忠恕分內外亦是不若真西山釋恕字曰如心之謂較為明快痛切即忠信二字亦是中心誠實而言行從之已爾似不必分內外以為言也敢問高明

恭敬

朱子嘗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主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皆處恭

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則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陳北溪曰身謂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木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恕相關一脈○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着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性聖者歸○卷十二 北

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性理指歸卷之十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日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像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曰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性理指歸○卷十三

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賢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不徒教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是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令人既無木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泪董百方措置思

索反以害心○曲禮云衣毋揆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

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兒時讀書終身敗口不得故教小兒讀書者當依古註解以粗義○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這是做人的樣子○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小學小事中便有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性理指歸○卷十三

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頗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提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



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  
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學洒  
掃應對之事然後可以語上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  
越諸子

真西山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  
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于寢不側坐不邊立  
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  
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  
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妊于之時必慎所感感於  
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  
性理指歸○卷十三  
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總論為學之方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  
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  
守不疑○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次序常愛杜  
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然後為得也○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  
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養其耳目舞蹈養其血脉者  
今人都無只有個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今之學  
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潤澤及到峻處便凌越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  
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  
所造者極也○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  
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  
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人皆可以為聖人而  
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  
皆自棄也○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  
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于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準○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  
性理指歸○卷十三

明明則有功○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  
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

張橫渠曰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  
藜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  
求新益更須得朋友之助○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  
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謝上蔡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

楊龜山曰學者必以孔孟為師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闢靡以資見



聞而已故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為哉

胡五峰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學道者正如學射維持弓矢必先知的志不在的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與○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以性理指歸○卷十三

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李延平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無所不包及其充廣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人須以聖賢為己任○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

入聖○為學不進只是不勇○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嬉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煨熬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于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溫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性理指歸○卷十三

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開闢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如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如刻削則當涵泳振作氣象○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虎心以從善○虎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世間萬事須更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聖人千言萬語只



是教人做人○為學只要志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

性理指歸○卷十三

北

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會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由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及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一理會必使抑心下首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基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

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論至近至易即今便可用力論至急至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

性理指歸○卷十三

八

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聞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大段和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



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到只是

性理指歸○卷十三

九

要人做得徹○學者皆云致中然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明日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未

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方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

張南軒曰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聖人之言化工也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學者如果有志蓋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也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為已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辯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辯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者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自然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理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盡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差抵越有是理哉為孝必是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

性理指歸○卷十三

十



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酒掃應對進退為先焉  
惟夫弗措之為貴也○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  
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  
溺心之患為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  
弊也考聖人之教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  
不知所用力耳○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  
古人之學只是為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  
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于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  
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為善也

性理指歸○卷十三

七

陸象山曰學者大病在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  
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  
聞于耳畢熟于口畢記于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  
呂東萊曰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  
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若有人則作無人  
則檢此之謂為父母先生勤學非為己修終無所得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  
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哉處此  
有道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耳善者以為法是  
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

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于  
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  
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一善則  
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黃勉齋曰學者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  
得分明則此心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  
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則雖強加控制此心隨所  
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  
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  
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

性理指歸○卷十三

七

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  
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  
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  
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  
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  
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淆膠擾無益於己見窺于  
人甚可畏也○為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  
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  
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証多端則亦須對証而謹擇之  
也○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畏



慎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猥  
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  
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

真西山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  
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  
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  
而存養焉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陳潛室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  
皆從實地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

吳臨川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立乎遠大而用功  
性理指歸○卷一三

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  
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  
之治河必自下流始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  
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規乎大德是  
舍源而尋源者也○勉生於不足昔之聖賢兢兢業  
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  
勉也敏不如騷驚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  
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  
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

學則事半功倍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  
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  
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  
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  
面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  
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  
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  
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

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  
夫是之謂不動心○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  
坐馳也○今人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  
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  
不可惡也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  
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問存心尹和靖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  
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聖賢千言萬語  
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若須心有主  
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未有心不定  
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今人心發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者  
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  
庵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  
庵一息不存即為病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  
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  
消去其庶幾矣哉○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  
性理指歸○卷十三 五  
升則羣和自息○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以上總論  
存查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  
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  
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  
恭而天下平矣○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  
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  
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

敬以山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張子曰學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  
有不敬而能立者不立安望其有成  
謝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

尹和靖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  
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  
親切○加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歛  
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歛  
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曰欽明日溫恭曰聖  
性理指歸○卷十三 六

敬曰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敬乃聖門第一義徹  
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  
明天理絕人欲人性本明知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  
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聖賢之道如一室  
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  
爾○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益心  
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  
光明處轉光明只在緝熙二字耳○敬且定下如東  
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  
流則如昧目橋樑上十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



庸智皆由是出。問敬中有誠立明道理曰然。○特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嚴恪勤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如是加切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張南軒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性理指歸○卷十三

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到底交互出來。○朱子合陳北溪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上恭所謂常惺惺說得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才在這裏則萬理森然于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蓋人捧一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者奉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真西山曰伊川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性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性理指歸○卷十三

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至於誠則達乎天道也。○秦漢以上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往昔有聖相傳敬一之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夾驟軼於奔馳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



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于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魏鶴山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擎蹠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說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以上論持敬

性理指歸卷十三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因指面前水盆示門弟子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緣着物便搖動

李延平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是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

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持敬則此心虛靜然須先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須將黑底虛靜換做個白淨底虛靜則入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得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以上論主靜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知之○尸居却龍見淵然却雷聲

性理指歸卷十三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晏安醜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張范陽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干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干竟是以君子慎其獨也

陸象山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草草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



吳臨川曰夫易以潮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若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遠且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四公真能慎獨者也



性理指歸卷之十四

烏程徽學齋卷姚舜牧次訂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馬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及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人之為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人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不去用力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該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問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



密譬如一物懸空中右仰則左昂左仰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黃勉齋曰問學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至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與○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一着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德盛者言博文盛者言亦傳○凡諫說於君論辯于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伊川常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只取他長處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予不見鐘鼓乎夫鐘鼓

扣之然後鳴鏗句鏗人以為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

李延平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然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性理指歸○卷一四

三

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聲疎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空闕始得相應

吳臨川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闊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闊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



可偽哉

致知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王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性理指歸○卷一四

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可以觀天地○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謝上蔡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鎗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楊龜山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世之人未有蹈此

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此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此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日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

性理指歸○卷一四

五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理不是在前而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鈇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東坡志林云坎離交則生分則死誰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虎者鈇也氣也力也出於心真人曰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用出而而水上行火為木既熱必從人所謂龍從火身而而身外騰清而騰足輕常卷舌上欲懸離久則身下入日熱透直至用日久則化為鈇所謂虎向水中生也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



事○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渴漸  
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力行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謝上蔡曰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

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  
頭更進始得

刑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  
理會其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只多

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六

朱子曰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  
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如最

下底層不會理會得○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  
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亦須

逐責效驗也

張南軒曰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  
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是

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多  
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

謝上蔡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  
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

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  
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

問近思者也

胡五峰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怨已  
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

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卒遇彊敵只得  
注理指歸○卷十四

七

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人有目畏尖物者  
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

不利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許曾齋曰克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人  
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

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  
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

之庶幾無失

司馬公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善人或曰之而不  
能徙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



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  
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  
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  
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平居無事當存祇畏警懼  
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真西山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  
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  
性理指歸 ○卷十四 八

過則頌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  
不識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  
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  
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特別為不善方  
謂之惡也○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天下之至是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  
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以上論改過  
程子曰克勤小物最難又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然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  
而能不變則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

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  
天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  
今日萬鐘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  
義所在○利害者人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  
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賢者唯  
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人於  
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若  
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  
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君子不  
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

性理指歸 ○卷十四 九

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  
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立則怠惰事無由立  
謝上蔡曰懷國讓自欺之心長虛驕自泰之氣皆好  
名之故  
胡五峰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  
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李延平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  
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



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快  
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  
氣惟於性理說語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問避嫌  
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皆是合避處○學者須要有庶隅牆壁便可擔負得  
大事去如子路云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世間  
病痛都沒了此大者立也○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  
者○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  
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  
性理指歸○卷一四

十

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  
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  
戒哉 呂氏雜志曰人嘗受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  
侯問之擊節贊賞○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  
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  
鐔在前萬鏃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  
理不見那刀鏑萬鏃○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  
當為處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  
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識明氣勇無所懼  
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問事

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  
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  
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  
得道理分明遇事上自有一個道理易曰探賸索隱  
賸是紛亂時隱是隱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  
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張南軒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  
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  
其正矣

呂東萊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  
性理指歸○卷一四

十

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  
者實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  
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  
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真西山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  
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  
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  
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所累事也

許魯齋曰士君子當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  
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墮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



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  
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其于貧賤者無入  
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  
由己的有不由己的由己的有義在不由自  
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汲汲焉母欲速也循  
循焉母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間皆當  
如此乃能有成○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  
命者則為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  
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  
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耶○有不虞之

性理指歸○卷十四

十一

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  
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  
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  
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各故難處名美器也造  
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無實而得各者以一節論  
處心正事

程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所謂  
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  
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  
為利○君子所見者大且遠小人所見者小且近君

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  
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遷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  
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侵  
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  
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  
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  
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消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  
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  
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君子與小人處也必前

性理指歸○卷一四

十一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其則其言是計窮力屈才短  
不能管書耳若稍動心則其言是誠知義理  
之樂於利欲也其

尹和靖曰君子之心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胡五峰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

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且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



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

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

初學者則要牢割定脚根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學者似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

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性理指歸○送一回

會錯用工夫○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明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天地間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

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

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澁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

蚓瑣細如蛾虱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性理指歸○送一回

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一涉於有所為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

類斯善端過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不可得矣豈非邦行以望及前人乎此非特學者治已所當知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者在乎此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分引義利深切

著明此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陳潛室曰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

一書 續修四庫全書 第 0 頁



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耳

真西山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朱子謂南軒此語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恤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白理指歸○卷一四  
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以上論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出處

程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已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尚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孟之屑為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問家貧親

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為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楊龜山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射名秩家貧既召入禁神宗欲優厚之令燕數局庶幾俸給可贖其家夷甫一切

性理指歸○卷一四

受之不辭及止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知至亦使之燕飽職則固辭蓋常公之仕為祿也程公之仕為道也然後世進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無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馬東平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愧於人馬東平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善其身之淺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而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而物不能嬰哉○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張南軒曰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特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跟定黃勉齋曰士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也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性理指歸 卷一附

於我何與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禮為義為智當然不覺也功名而已耳利欲而已耳汲汲於求善於人慮人之不已用又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侈然以為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許魯齋曰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行為處則有守夫大當如此出處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

性理指歸卷之十五

教人

烏程後學承菴性理學人訂

程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斯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以書傳道與口相傳道下出于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積善之家必見聖人○胡安定在湖州置治事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言劉彝善性理指歸 卷一五

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與水利有功○降公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之心則一也

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道性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教人數又曰教小童亦可取益糾已不出人○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至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取情四益也



謝上蔡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而入何故不同游廣平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祕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

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曰謂至足必欲如孔門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性理指歸○卷一五 二

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于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俗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呂東萊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勿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守畫之

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走趨進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開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不能自克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于思孟子說得方詳○聖人

教人有定本舜使執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

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穎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

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性理指歸○卷十五 三

書教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外居處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其嘗喜那鈍廢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

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性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謂諸生愛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其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未嘗有一於



學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如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性理指歸○卷一五

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者喪至矣今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有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肯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

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學以成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性理指歸○卷一五

可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儆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為人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成其身而已祿爵之不在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講蓋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先生質問不得放過



所聞語常切思省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凜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情慢言語須要停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譎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杜理指歸○卷一五  
六

力改故習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借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文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傳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性理指歸○卷一五  
七



黃勉齋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大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饑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論其切也○學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能成箇人物

人倫

真西山曰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

張橫渠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親之性理指歸○卷一五

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計身之有無然又復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斯子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似也言兄弟宜相好不要斷學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程子曰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耳○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釋勢而從則惡

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人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程母侯曰子之所以不肯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故慈愛極至而教之之道不少假願兄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為其陰持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又問

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問婦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為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其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



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呂榮陽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蚕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事不若已所自親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于無形性理指歸○卷一五

聽于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問人不幸處

繼母異父兄弟不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黃勉齋曰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性理指歸○卷一五

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之屢嘆也邪

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醜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許魯齋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令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如吳越居雖同



室迹若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真不肖之尤者

師友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未至也○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已可無自辱○明道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

程子語歸○卷一五

十一

師禮曰為我盡述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此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范華陽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謝上蔡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

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尹和靖曰學者雖是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侯河東曰朱公掇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存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姚舜牧曰孔門諸弟嘗從游舞雩之下矣亦嘗侍坐侍側矣未聞弟子立而師瞑目至雪深一尺者

程子語歸○卷一五

十一

宋儒大都立異示人其師其弟有並失之者立雪一尺何如坐春風中三月哉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

李延平曰某問之天上有二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

陸象山曰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嘆唯本朝聖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楊子



雲韓退之雖不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于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苦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爲侶

性理指歸○卷一五

古

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饒雙峰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梓寬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王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

之感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徒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信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設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礱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

性理指歸○卷一五

古

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大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益助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雅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四海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上庶民者不絕於時能使大義既平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



辨異端

程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其於楊墨  
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  
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  
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經孟  
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  
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  
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  
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  
去四大者大戾於道也遠矣○佛有一箇覺之理可

惟理指歸○卷一五

二

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  
亦不是○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彼固曰  
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  
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  
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程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  
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  
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  
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  
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

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  
是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  
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  
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  
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  
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着如  
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  
自信後便不能亂得○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  
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若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  
一例看大小猶言多少也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

惟理指歸○卷十五

七

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  
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  
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  
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  
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  
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  
者與聖人同乎○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  
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張橫渠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  
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



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  
大語小流道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  
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  
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  
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大易不言有無言  
有無諸子之陋也○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  
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  
人乎天人一物轉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  
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  
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  
性理指歸○卷一五 六

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涉此其  
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  
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  
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  
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  
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  
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  
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  
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  
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  
性理指歸○卷十五 九

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  
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  
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  
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知語真際捨真際而談  
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以上論釋氏

有語導氣者問明道先生曰石亦有術乎曰吾嘗夏  
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然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  
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



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術異也聖人能為此  
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賦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  
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性理指歸卷之十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  
句之末則無所用也○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  
人手舞足蹈時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每見  
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楊龜山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  
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

性理指歸○卷十六  
書言象意之表

尹和靖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  
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  
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  
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  
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  
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  
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據依○  
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



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  
旨喪其平易無窮之味也○讀書須優游玩味徐觀  
聖賢立言本意庶可得之若以先入之說橫於胃次  
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  
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謂况又義理窒碍亦有  
不可行者乎○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  
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  
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學問就自家身已切  
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已是第二義○古人讀書與  
性理指歸○卷一六 二

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個書  
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  
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  
會一物不理會這裡便闕此一物之理○山谷與李  
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沈濫百書不  
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  
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  
茫然其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舊見李先生說  
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  
二字下得極好○學者理會文義只要先理會難底  
性理指歸○卷十六 三

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  
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  
觀書須靜着心寬着意思沉潛反復將久自會曉得  
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前過口頭轉心頭運○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心去理會切不可籠心若曰  
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未見  
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  
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  
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籠心大氣不得○  
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

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  
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  
堅不知道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讀書只恁逐  
段仔細看積思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  
不會讀得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  
提掇得此心醒則着愈有力○讀書須是徧布周滿  
其常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道上理  
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



與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如川兵相殺者爭得些兒小可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至極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至極處○讀書須是看着他那縫隙處方尋得道裏透徹若不見得縫隙無由入得看見縫隙時脉絡自開○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纔把書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着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

性理指歸○卷十六

四

是甚麼朝廷大興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使來不知一撞百碎○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意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東坡教人讀書小節○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方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做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

同日而語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故胡說亂說耳○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此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讀經

性理指歸○卷十六

五

朱子曰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孟子曰博約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自有次序不可踰越○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又曰



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禮智於世關道理沛然若大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看文字當如大纛高編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纜離小港便着淺了濟其事黃勉齋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台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塔驚人如此揚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性理指歸○卷一六 六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

以酷見傳其餘則不然無聞如漢唐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書者多然其見書者率纒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劉元成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口班氏特怨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性理指歸○卷一六 七

固軀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以謂三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上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併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左傳鄭良霄子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于產謂是有所歸可不為懼乃立公孫洩良止以上



之公孫洩于孔之也良止良重子也子也  
 子也雖不為厲亦立之蓋伯有以非立後非義也  
 德感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西其  
 為厲耳 ○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  
 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如風行水  
 上出於自然所以為妙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  
 簡則失之矣其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  
 舊此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太史公書踈  
 爽班固書密塞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乃  
 性理指歸 ○卷十六 八  
 伏羲神農見易大傳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  
 之祖不知史遷何故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  
 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耶 ○孔明治蜀不  
 會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  
 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正業之急不暇及此 ○古史  
 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  
 之失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於為善如火之必熱水  
 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  
 語最好 ○問綱目主意曰十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  
 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魏公乃云其年某月諸

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  
 呂東萊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絲  
 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  
 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  
 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  
 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  
 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  
 公議所在不得畏耳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乃止言封  
 禪禱祀神仙方士等事他全未及何也陳潛室曰史  
 性理指歸 ○卷十六 九  
 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  
 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  
 風可也  
 讀史  
 程子曰其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  
 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  
 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  
 成者然有不是敗者然有是底 ○凡讀史不徒要記  
 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  
 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



學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訖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許魯齋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

性理指歸○卷十六  
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吳臨川曰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昂煥是固不可以罪揜其功也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載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科舉之事

性理指歸○卷十六

七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嘗論科舉非是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之一應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陳北溪曰聖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於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



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可用之實也  
陳蔚室曰應舉求合程變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  
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  
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  
子

論文

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  
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  
始類併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  
好○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  
惟理指歸○卷十六

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  
有剪裁為之者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  
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韓退之作琴操有  
曰臣罪當誅乃天子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  
後文人道不到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  
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亂世  
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楚漢間文字真是奇  
偉不易及○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  
國○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

易傳序春秋傳序○歐公文字鋒刃利議論亦好嘗  
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  
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歐  
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  
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  
也然後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  
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  
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  
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  
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

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  
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  
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  
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  
非文也如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  
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  
為六經而垂萬世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莊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  
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  
許醫齋曰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



可貴以叔放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  
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  
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其素不作  
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邵堯夫  
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  
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  
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楊龜山曰作詩不如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  
雅理指歸○卷廿六

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  
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  
諷而延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人故得而罪之若伯淳  
詩爾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襍飲詩  
云木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  
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  
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  
非着力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關雎鳩出在  
何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

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  
淡據其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  
相者是評荆軻一篇○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  
不可當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  
聖於詩者也○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  
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  
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却又不去學好底不  
學六朝又不學李杜

張南軒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  
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元有芷兮禮有蘭思公子芳

性理指歸○卷一六

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  
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真西山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  
關雎備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為時  
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和招惜惜之語禦焉為  
之弗寧詩之感人如此於後斯義寢亡凡日接其  
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  
而淫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風弔古多矣斷烟平  
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之往往慨然以悲工  
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牧之介甫高才遠



韻藻通絕出其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

理指歸卷之十七

唐虞三代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堯舜禹湯文武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太虛爾

張南軒曰禹之為聖本由學而成是其工夫至到者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

武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放假夢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稽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楊龜山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紂罔有悛心賢



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徒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周宣王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性理指歸卷一

伊尹傳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

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官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

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張子曰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性理指歸卷一

范華陽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管蔡之弟如象則當如舜之封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之誅舜處其宜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胡五峰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縶我之



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  
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許魯齋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  
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  
已子之不肖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  
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木紂聖人遇變而通之  
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管仲

程子曰崩贖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  
性理指歸卷十七

而不與其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  
從父則義矣

胡五等曰欲撥亂與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  
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  
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  
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  
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  
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

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熈也既熈矣  
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  
用賢也

司馬公曰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  
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  
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  
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為天下為莫已若  
也朱紘而鏤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氏  
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  
之矣

性理指歸卷十七

荀息

司馬公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  
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  
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  
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  
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  
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



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意所以貶荀息而菲所以爲褒也

狐偃 趙衰

真西山曰狐偃趙衰晉文公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子餘之言論風

性理指歸卷十一

趙文子

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裏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真西山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情形焉其視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年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

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攀養敗於戕賊未耄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產

真西山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惟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奪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翰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輒動以激其變惡之既極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

性理指歸卷十一

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儆自子產遂予若死廉潔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導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兵賦鑄刑書見讓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蓋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者者至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人治秦民後來言令使陳潛  
室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  
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  
行法始末

毛遂

陳潛室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  
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兄棄於人安能以有激  
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一時致身將相快平生  
之憤醉風昔之願往任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  
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  
談笑而取秦柄其警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  
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  
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養養之餘而生平之  
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

陳潛室曰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  
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知之  
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  
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

多謂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  
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  
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  
主不知之耳○又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  
趙括為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為之也蓋當是時秦  
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  
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  
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  
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祖計之術耳夫秦日夜勞  
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  
惟理指歸曰第十七

魯仲連

陳潛室曰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  
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  
嘯於山林其頭顱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  
受人之羈繫而秦養於鞞圍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



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養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如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欲故不受人之羈縻甘人之養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蘭相如

楊龜山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性理指歸卷一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蘭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併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壁睨柱示以必死蓋亦磨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雌雄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壁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壁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壁存可也亡可也

初相如捧壁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壁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壁終不可得而欲傲倖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壁為之祟也然則全壁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甚矣方趙廷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性理指歸卷一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義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備焉初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與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

廉頗

呂東萊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致武襄君



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人烏可又邪

蘇秦 張儀

呂東萊曰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遺儀莎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

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

司馬公曰穰侯相秦秦益彊卒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也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許庸齊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性理指歸○卷一三  
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枚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於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鄒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



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  
竊以為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  
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彞國政一壞而  
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當是之時陰陽  
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  
天下為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眾或者  
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  
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則王疑我矣張范陽  
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  
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  
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  
常既已淪斃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  
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  
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何也  
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  
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

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  
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  
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  
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  
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皆盡要起而亡之  
也卽有仁義如何守得

茅焦

陳潛室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  
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  
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  
性理指歸○卷十七  
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  
產皆道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  
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  
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  
能沐與濟俱沒與泗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  
士耳若夫潢汗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  
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  
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  
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

陳勝



陳潛室曰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何也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略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姓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秦又用以興朱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孝公因性理指歸○卷十七  
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疆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以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

性理指歸卷之十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攻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劉元城嘗與馬永卿論圍棋曰其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其嘗見高棋云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着耳若低棋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跳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

性理指歸○卷十八

七

後着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為先着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棋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棋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與良平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



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朱子曰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彊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惟心問舜棄天下猶救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翦暴秦滅彊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為沛公素寬大長

性理指歸○卷一八

二

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與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可乃服三軍之衆為義帝編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六十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之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宏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

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為

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耻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為平一聽之誤為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焉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

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矣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

性理指歸○卷一八

三

之雖有斐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為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陳潛室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益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



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為懷王為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天下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性理指歸○卷十八

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軍編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天也○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啣之為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為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

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曹輩嘔啣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彼其仁心仁聞出于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其刑溥哉○問漢高祖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問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性理指歸○卷十八

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



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個輕那個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楊龜山曰文帝以賈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張南軒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觀史云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方遠近矐洽乃修性理指歸○卷一八

代來功則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則知忠信可行於蠻貊也其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爲奪辭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蒙傑也見其推誠如此則又少一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之子爲諱則佗敢以越吏爲歎哉若吾以驕辭益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

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此天資之美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灌絳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俊卒亦不見庸故以帝之賢僅能爲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至即位既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問漢文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性理指歸○卷一八

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忌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時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節節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與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與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景帝

胡五峯曰漢景以郅都崔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



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游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愛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為治之正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痼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更得個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錯從那邊去了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

性理指歸卷八

八

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舉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詞蓋真知悔者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為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托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補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

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

陳潛室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

性理指歸卷八

九

崇德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無有哉○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



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也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其後遂為故事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為相後之為儒者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茲盡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為相雖漢之陋規然而非軍功性理指歸○卷一八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歎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目為恩澤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拳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之可畏而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於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

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之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宣帝羅豫章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邪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張南軒曰宣帝為漢家雜霸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性理指歸○卷一八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平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其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霸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霸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致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霸之下者桓文之



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濶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偽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其綜覈者安在陳潛室曰刑名術數性理指歸卷十八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

元帝

司馬公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寶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審何哉詩云匪而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項羽

司馬公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

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弒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楊龜山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斷

性理指歸卷十八

十三

藍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匆匆秦稻梁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遇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



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  
又將如何陳潛室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  
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  
耳

性理指歸卷之十九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漢

董公

許庸齋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  
大機括者誰與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  
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  
稍知義者其從順夫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  
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  
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  
董公力也

蕭何

楊龜山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  
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  
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  
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  
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汗以是媚  
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  
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  
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路



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可惜矣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陽六月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

性理指歸○卷十九

二

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私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張南軒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

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可罪也矣

性理指歸○卷十九

三

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陳潛室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于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



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  
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  
也願大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  
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  
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  
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  
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  
以興也三人者狐偃趙衰賈佗也

韓信

楊龜山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  
性理指歸卷十九

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強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  
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  
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  
馳入壁卽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  
未之知也此其禁防濶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  
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  
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與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個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  
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

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  
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楊龜山曰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  
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  
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旣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  
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  
以菹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  
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邀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  
蹤雖寄身朝市而條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  
矧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或言正叔云人言  
性理指歸卷十九

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會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  
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旣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  
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  
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  
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及此曰此論亦未  
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  
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  
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  
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



良以韓王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併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生理指歸卷十九

六

問子房孔明人品朱子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縱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

張南軒曰子房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讐之義其狙擊羸政非輕舉也其復仇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

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益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

生理指歸卷十九

七

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母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陳潛室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



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着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上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申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

性理指歸卷十九

八

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感楚之效同此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講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更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幡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性理指歸卷十九

九

彭越

楊龜山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與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鬪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



秦項之爭復構矣方漢收民於百戰凋瘁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而菹醢隨之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強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攷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性理指歸○卷十九

取代什趙勝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陳潛室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楊龜山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強

驚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天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亡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性理指歸○卷十九

代宗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楊龜山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為冒頓在固為子婿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母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婿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周勃 陳平 王陵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為漢伊周何邪陳潛室曰周勃處事然有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行陳潛室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日從起豐沛二日從入關中破秦三日從定

性理指歸○卷十九  
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張南軒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祖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過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

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主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少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違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過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採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輿劫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頌之謀

性理指歸○卷十九  
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狗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斬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口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為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狗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



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  
母子天性為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然其所  
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  
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  
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叔孫通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羣臣拔劍擊柱若從兩生  
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楊子雲獨以大  
臣許兩生如何陳潛室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性理指歸卷十九

七

為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  
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  
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  
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朱子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  
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則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  
一處四皓想只是個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便  
見得

趙堯

楊龜山曰予讀漢史至呂威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  
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  
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  
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  
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  
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已而已不以社  
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  
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  
詩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季布

性理指歸卷十九

七

楊龜山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  
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  
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見鉗奴辱於朱家非有  
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  
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  
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  
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劉章

楊龜山曰予讀高帝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  
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



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中則後雖有為也尚何及哉。

鄒寄

楊龜山曰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鄒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

漢

張釋之

楊龜山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辯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性理指歸卷之二十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衛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與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呂東萊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考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說



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陳潛室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可柔不如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胡五峯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賈誼 董仲舒

楊龜山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有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賸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吾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恻然耶此讒慶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

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不召禍雖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宜有之

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性理指歸卷二十一

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董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袁盎

楊龜山曰淮南王之驕恣其稔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



象放之有庫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誚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益仁心為質誤矣

賈山

楊龜山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誚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

楊龜山曰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頗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

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鄒陽 枚乘

楊龜山曰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

田叔

楊龜山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難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侍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胡五峯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

晁錯



楊龜山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拔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

性理指歸卷二十

六

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髮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為黯者乎張南軒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為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

其才謬平生參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為都統如何做得

齊嬰 灌夫 田蚡

楊龜山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肯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叔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辯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

性理指歸卷二十一

七

其臨况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驕勢藉力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十式

陳潛室曰漢方事匈奴而十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眾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



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窳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常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問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問所由姦人也

劉元城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迎合人主

性理指歸卷二十一

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為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睡毗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也應之曰不然

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饗餐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歷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歷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歷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替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

性理指歸卷二十一

霍光

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於是光顯於後彌歷末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謂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累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何其温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為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惟聖歸○卷二一

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為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

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益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為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畜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陳潛室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惟聖歸○卷二一

汲黯

楊龜山曰周勃起布衣蓋樵村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致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疏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



乏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  
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  
後悔可自見得若不去避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  
直之士

魏相

張南軒曰魏相所有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  
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說過獲  
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可取者四方有異  
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  
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

性理指歸○卷二十

十三

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  
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愛者而  
相獨知愛之亦樂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  
以正也

趙充國

張南軒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  
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  
不敢以遽而以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  
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

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  
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  
而不詢百姓也充國任關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  
慮要使百姓安邊圍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  
將非戰國以來權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  
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  
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  
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  
皆當在其下風耳

丙吉

性理指歸○卷二十

十三

司馬氏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羣盜格鬪死傷橫道過  
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  
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為不然夫  
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  
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  
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  
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耳此豈庸人所能致哉當  
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  
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  
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



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口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與昔上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足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

陳陽陽陽固可坐而講耶  
張南軒曰古深厚不伐德厚可稱其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性理指歸卷二十

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劉向 本名更生 蕭望之

楊龜山曰漢武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匡衡張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淫祠復

興豈不信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初孝宣循武帝故事詔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

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性理指歸卷二十

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枝蔓遠非可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張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



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莽世踈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逐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踈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性理指歸○卷二十

十六

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汗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子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益不

知學之弊也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

司馬公曰王莽慕龔君實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辯之者也可不大哀歎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性理指歸○卷二十一

十七

尼猶稱之日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况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洿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讓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乘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尊何以異於犬羊之尊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諛辭曲對若薛方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實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王莽

陳潛室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為險異之行以熾燻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再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又辭新野田性理指歸○卷二十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刻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張南軒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

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抗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自強於德性理指歸○卷二十

勝嘆哉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東漢

光武

張南軒曰光武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性理指歸○卷廿一

師期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寇讎賈復則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私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責固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首責為憂抑亦未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

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乾綱舉無過事何耶陳潛室曰光武再造於僮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未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鄧禹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

如鄧禹廿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

性理指歸○卷廿一  
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吳漢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三國時人任吳封永安侯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者後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難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入越要謹密未聞粗魯濶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張南軒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耶考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

性理指歸○卷十一

三

黃憲

楊龜山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李固 杜喬

張南軒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日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為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為首相質帝忍死有

以被毒之事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固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雖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

性理指歸○卷十一

四

已為冢宰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順逆之理冀決無以道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亦制命於冀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



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蔡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塔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

性理指歸○卷十一

五

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黃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任人直尋而可為欺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

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者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賈武 何進

楊龜山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賈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桴柝耳豈不易哉然而

性理指歸○卷十一

六

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吹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



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陳蕃

張南軒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閭二也宦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本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

性理指歸卷十一

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走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滅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纏綿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皆孚信以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

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感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給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性理指歸卷十一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楊龜山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自之歡則雍丘之圍



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奸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亦豈不量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總論

或問審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餕賂醫薄醜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

性理指歸○卷十一

九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艱險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雍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苟施陳蕃漢代人蒙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已任非人倫莫相鄰也幸以謀疎見殺亦

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常愚者比于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哉朱子曰所疑審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審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

性理指歸○卷十一

十

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靳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靳乎殉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中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



推尋學問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攷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

性理指歸卷十一

十一

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索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狡並起肥脫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

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忠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孫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嗑枯

性理指歸卷十一

十一

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



操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之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官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性理指歸卷十一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陳潛室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

臣光武臨往事而

功臣

性理指歸卷十一

十四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二

烏程後學 承菴姚舜牧次訂

後漢

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  
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  
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于盜竊之計  
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  
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曹操 孫權

性理指歸○卷廿二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  
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  
理會魏武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  
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  
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  
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耳且  
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  
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  
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  
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

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  
破之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  
圓枕啜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 蓋皆此意也操之  
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 以誑時人使人無  
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朱子曰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 亦是其勢不得不合  
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 操然此兩人終非好  
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 纔得荊州權便遣呂  
蒙去擒關羽

諸葛亮

性理指歸○卷廿二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  
之無私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  
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若劉表子將為曹操所并取  
與劉氏可也○孔明營五丈原司馬懿言無能為此  
偽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  
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諸葛亮近  
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之才 何為僻守一蜀而不  
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 年欲取魏幾年定天  
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 孫覺曰諸葛武侯有  
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雖



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又曰孔明庶幾禮樂

劉元城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未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

性理指歸○卷十一

三

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武侯方隱隆中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譬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棋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

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中慚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才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羅豫章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未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

性理指歸○卷十一

四

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弘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處



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  
 時全不成舉措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  
 個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  
 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  
 有班駁處○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  
 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  
 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  
 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問孔明興禮樂如何  
 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  
 張南軒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

惟理指歸○卷十二

五

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  
 也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  
 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  
 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  
 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  
 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  
 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天理之正則雖有天  
 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  
 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

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  
 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  
 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  
 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  
 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  
 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管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  
 所謂大丈夫非耶○馬謖議論與孔明略相似其才  
 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才

惟理指歸○卷十二

六

孔明使之領眾為先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  
 何也陳潛室曰叔孫通人物汗下故兩生御之孔明  
 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謂有忠慮  
 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  
 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  
 於主簿楊顛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  
 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  
 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



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于國邊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顛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性理指歸(卷二十二)

荀彧

楊龜山曰議者謂曹操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操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心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知由後則不忠不智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

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於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有見其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性理指歸(卷二十二)

晉

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張南軒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







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與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鑿蔡護等皆以為不可何也張范陽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羣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不智知而許之則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矣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

性理指歸卷十二

十一

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鑿等拒之以絕其議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個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

王儉是已敗關的謝安謝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

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不善耳因問范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安果可當仗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大節在那裡

張南軒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

性理指歸卷十二

十一

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策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



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性理指歸○卷廿二

廿三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温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陳潛室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坐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符堅

程子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泥水而決矣

桓温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潜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云○張

性理指歸○卷廿二

廿三

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據其忿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埒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倦倦如此是以



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嗤笑之資耳

魏鶴山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則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

性理指歸卷廿二

十五

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慢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吳臨川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拔授俾得

公用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始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于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何如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

性理指歸卷廿二

十六

子房然却學得子房獸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胡五峰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陸象山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遠



般處皆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吳臨川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

讒跡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

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為秦

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

報仇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

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

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

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

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三

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

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

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

之情往往發見於詩益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

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唐

高祖

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而卒無成何

也張范陽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

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

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

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

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

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驚於外果何益

哉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

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陷父之罪脅以起兵是矣

乃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

夷滅况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為此必無以

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陳潛室曰孤

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吊伐



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誦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

性理指歸○卷廿三

二

張南軒曰致堂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謂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

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鶴突曰當此時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

玄宗

劉元城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甚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其任胡宰

性理指歸○卷廿三

三

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誣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甚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此誠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



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僥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仇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力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陳潛室曰開元之世乃无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无性理指歸卷十三

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此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蕭宗

胡致堂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蕭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

朱子曰蕭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拚可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馬周

性理指歸卷十三

楊龜山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鑿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足以堯舜其君乎

良

張南軒曰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良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



寺取才人入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狄仁傑

楊龜山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之武后其瀕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倖事之成乎

陸贄

楊龜山曰陸宣公當撥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朱子曰陸宣公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理會來此都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

有以養素自重耶

呂東萊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永叔不取陽城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此論似為近厚楊龜山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曰女壯

性理指歸○卷廿三

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張巡

司馬公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殺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曖曖者邪

性理指歸卷十三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儒術鑿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仗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富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

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為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為所致也

劉元城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

性理指歸卷十三

九

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辯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胡五峰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



者然後能行之矣

羅豫章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七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  
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  
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  
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  
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  
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  
豈不相寥絕哉○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  
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魏巍巨

性理指歸○卷十三

十

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  
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本而言之故人主欲  
懲二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  
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  
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  
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  
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  
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  
李樂菴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  
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

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

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  
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  
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  
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  
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  
借義以行其私○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  
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  
皆老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

性理指歸○卷十三

十一

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  
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  
會得事堅不受○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  
說唐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  
着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  
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  
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東漢時都  
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  
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  
黃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



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也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個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穎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個亦自定矣此說是

呂東萊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性理指歸○卷卅三

智裝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汗蹇淺也

陳潛室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個帝王器度本不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又身為之戰何以反不及高帝也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為將而善

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並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

許庸齋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性理指歸○卷卅三

而間失之踈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五代

後唐明宗

胡致堂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個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業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仇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仇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性理指歸○卷十三  
十四  
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司馬公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目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羣臣羣臣猶愛死而忘其君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擾攘人主

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性理指歸○卷十三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宋

太祖

劉元城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

性理指歸○卷十四

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曰這部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謂民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諭之謂本與他無仇際乘昏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其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

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恨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帖貼於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其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常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

寧宗

寧宗即位踰月留撥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容如此

楊億

朱子曰楊億工於織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



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知釋氏之道死  
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方丁謂之逐萊公以他事召  
億至中書億恐懼至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  
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  
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  
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其為超遷  
其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  
性理指歸○卷廿四

三

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  
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  
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  
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惓然相得戮力  
平賊之語公之子克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  
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克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  
得更重其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遺之  
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  
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  
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

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  
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  
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  
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  
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  
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  
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其向謂  
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  
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  
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  
性理指歸○卷廿四

四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  
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  
舉耳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  
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  
上蓋亦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  
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與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



又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其為相歐陽未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

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性理指歸○卷十四

張南軒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光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汁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資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庶寧未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

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又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官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辭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張南軒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

性理指歸○卷十四

呂公著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憚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謝上蔡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眾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

王安石

司馬公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耽事而喜逐非致忠直踈遠讒佞驅騖敗壞百度以至於此



楊龜山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問之乎永

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則衆論

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

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

必思有大於此者天子者天之子今天變天之怒也

性理指歸卷十四

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

祖宗不恤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耶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

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

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口

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

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本心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

可乎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實直也程子曰君子

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楊龜山曰曾子問不以顏色言語假借人其慎重得

大人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圖恢復之計無所不

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

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

勢駿駿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

歸京城汪黃又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指

性理指歸卷十四

所為○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

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

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

有亦日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

者往往接連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

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

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

其愛君愛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

世之偉人矣

汪伯彥 黃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送他去廣使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

性理指歸卷十四

趙鼎 或問趙忠簡公張南軒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

忠簡始除

胡五峰曰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充之以

學須做成十分

洪浩

真西山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緡田宅副馬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浹廷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宗然武不幸見柳於崔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

武之見柳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遣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却浮於博陸也

張浚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猶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且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

秦檜

性理指歸卷十四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後來會之做出大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權用之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秦倫敦壞遺



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賦害患良樓  
人之功以為已有又不與也

胡銓

張南軒語門人曰胡澹菴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  
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  
陳上云朕只是一個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如  
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個誠又問對官  
類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  
性理指歸卷十四

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總論

程子曰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綱大  
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嘗觀自三代而下本綱有超  
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  
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羣臣此皆  
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唐主開基  
規模自別○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  
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中公位卿監以清  
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

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  
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  
明邵先生知

明邵先生知

胡武夷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  
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  
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  
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  
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吳臨川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

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

性理指歸卷十四

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  
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  
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  
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  
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遊時雖異易地皆然故朱  
子稱其為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五

烏程後 舜牧次訂

君臣總論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也。正不貴權。胡五峰曰寡欲之君然也。與言上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首。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諉其臣以富貴。臣于其君以又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源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范華陽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性理指歸○卷廿五

元首叢勝哉股肱惰哉萬事隳也。此舜臯陶所以慶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教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山夷典禮。樂與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禹作六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終百官自稷以一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得其序。則不勞而萬

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力不足矣。故廿六臣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而待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朱子曰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王聖明。程子云。文王豈不知紂無道。却如此說。看六小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差。我處。

呂東萊曰。畢公弼。亮四世為周。又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康。公益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者。艾廢也。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又曰人主當以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止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



循之論所遷改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也然愚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或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而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訪求儒學之士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切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益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怨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已則其道狹○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性理指歸○卷十五

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性理指歸○卷十五

楊龜山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焉則彼不為用矣○或問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范華陽曰人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  
苟不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  
之所及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泄之虛已以  
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易  
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  
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  
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清御下是自行詐也何  
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  
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記曰王中心無爲  
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  
禮記指歸○卷廿五 五

豈不約而易守哉○范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  
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  
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誣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  
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  
人主任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  
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侵其上若爲上而  
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  
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胡武夷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  
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

施於林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  
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  
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胡致堂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  
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  
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  
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  
天道乃可謂之天子也○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  
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  
禮記指歸○卷廿五 六

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軌道不知軌道是不知  
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  
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  
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  
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  
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  
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  
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  
避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



謂一心心一天下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然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性理指歸○卷廿五

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故常拒諫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附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性理指歸○卷廿五

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合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奇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出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二臣者雖然並進爲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羅豫章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



正棟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

性理指歸○卷廿五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微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

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官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

性理指歸○卷廿五  
是裁之則聖心洞然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故不得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出於正益不惟其實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得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勅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于



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然邪正之驗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後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雅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盈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然後發號施令進賢退姦紀綱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然且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故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

性理指歸 卷二五

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張南軒曰人主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性理指歸○卷二五

國子民此言極是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為天當求之視聽言動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震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真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箴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



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

魏鶴山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惛瘖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講工師誦詩御替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警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慎也蠱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就路寢日中而考政夕而紉度天刑日入而絜奉乘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枹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生無一息有肆欲也夫

雜類指歸卷廿五

十三

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晝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闈四方文書非替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于前豈惟溷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

許晉齋曰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所昇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彙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滅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

雜類指歸卷廿五

十四

家之視一鄉之衆同刻之誼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夫天下之災非民之舉事有萬變自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况夫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取容悅誰肯以兢兢業業修身為本導其君哉此人主不踐言之難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



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言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  
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  
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  
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  
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  
使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  
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  
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  
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  
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性理指歸○卷廿五

君德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  
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  
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范華陽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  
宗曰嚴恭寅畏太王王季曰克相抑畏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  
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  
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

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  
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真西山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  
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  
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  
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  
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勿敬二則曰  
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  
惟不敬厥德乃早隆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  
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

性理指歸○卷廿五

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  
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  
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  
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  
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  
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  
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混觀古  
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偏於柔者為  
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



之為道可以參天道贊化育其功川大矣然求其用力之施不過曰无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其矣何謂无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實者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終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廷廣眾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生埋指歸○卷十五 十一

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於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唯慎獨可以行王道○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為

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歷觀前古成統幼主莫備於周公為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縱末虎賁之賤均以為戒豈有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

范華陽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性理指歸○卷十五 十八

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胡武夷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撥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考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胡致堂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有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書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真而後



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滯于觀于逸于遊于政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羅豫章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

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

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一心故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莫不欲以正心

爲本○舜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告

顏淵旣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

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手聖相傳心法之

真西山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詭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在誠正修齊以爲出治之本非徒調鏤詞藝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

儲嗣

司馬公曰古明王教養太子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

居處無非正道

胡五峯曰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

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承

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此三代之君所以



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僚屬具負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許曾齋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生理指歸。○卷廿五。廿一。為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也。

臣道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之計。○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人臣身居大位。功蓋

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也。亦其次與。

張橫渠曰：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尹和靖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經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

生理指歸。○卷廿五。廿二。

廿二

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胡致堂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強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



消治可立安可保矣

胡五峯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弼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忘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沒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性理指歸○卷廿五

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在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

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正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如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

性理指歸○卷廿五  
張南軒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克舜心便愧耻民有不獲是為已辱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

陸象山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格君心者蓋若心未格則一邪黷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汚人牙頰間哉  
真西山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



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  
 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與公  
 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  
 明故動以聲色遊說為藥石之劑古之人有行之者  
 周公是也奸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  
 政幾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  
 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憺夫壬人之所甚  
 不便者也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  
 肆昏荒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  
 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  
 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  
 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迺至於此者由不  
 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  
 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  
 道亦不許故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  
 盛猶臣遠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  
 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  
 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  
 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

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  
 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性理指歸の卷廿五

廿六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治道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必有關雎麟趾之心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而三者復以立志為本○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紀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于創立制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聖王為政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以民力為重○聖人為戒

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未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池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衆凡有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自古泰寧之世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容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略詳審養

事理而人安之然狃習安逸因循而然必漸至于衰替自非剛斷之君莫烈之輔不能挺持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泰之九二曰包荒又曰用馮河益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羣蟻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之心行純王之政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養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澤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後世



極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耆老饑寒轉死者往往如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髮髯於三代

性理指歸○卷廿六

三

張橫渠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

范華陽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楊龜山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

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從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用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今人只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不管百姓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伯淳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嘗有愧此四字觀其用

性理指歸○卷廿六

四

胡五峰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華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溢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



率也無交易之侵牟則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羅豫章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學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

性理指歸○卷廿六

五

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謇戾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

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古聖賢之治必以仁善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故為是迂濶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實受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者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而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

性理指歸○卷廿六

六

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燦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出于一○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舉其衆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也非斷自聖心警勅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性理指歸○卷廿六

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清切非虛語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皆讓更張○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曰莊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維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歌詠其勞苦此實正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

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休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維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興也與故誦服之無敬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

性理指歸○卷廿六

陳潛室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得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許魯齋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衆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



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皆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

王霸

程子曰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三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性理指歸卷十六

九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行異端不能為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由也况下於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待天下者霸道也

楊龜山曰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包茅不貢其言則是其意豈為楚不勤王但欲楚尊齊耳○自後世觀之管仲之功不可謂不大但使孔孟

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作處則管仲自小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小而流近

張南軒曰學者要須先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真西山曰義信禮為國動必出之非有所為而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霸純粹之異其不以此

禮樂 程子曰學禮者考文必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節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節○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

性理指歸卷十六

十



賈曰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教人者委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教之敬讓而爭自息

張橫渠曰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更無道○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學○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咏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作樂之意蓋盡於是○聲

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氣極盛商金之氣衰如春木方盛金氣不衰便是不和與天地之氣不相似

朱子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是將聖人已行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六經之

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因為禮之綱領至其義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注疏耳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

陳北溪曰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個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戾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

親義序別便如此○人徒見升降揚棄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其間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魏鶴山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



宗法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亂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

性理指歸卷十六

為之古人有花樹草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橫渠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同今驟得富貴者上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家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

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陳北溪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春秋書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金賸絕亦皆一類然立同宗又不可泛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若以女子之子為後氣類雖近而

性理指歸卷十六

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諡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若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諡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厲世風也

胡五峯曰昔周公作諡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



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若不以天道奉君父是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為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性理指歸卷廿六

十五

胡五峯曰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蓋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

朱子曰柳子厚謂公天下自秦始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是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惜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大抵立法必有獎其要在得人若是個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

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

性理指歸卷廿六

十六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學校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益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上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史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誅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性理持歸○卷廿七

今以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學校之

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谿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真西山曰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鷄鳴風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動小物者其敢或遺

性理指歸○卷廿七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為先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及得傳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圖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挺然以天下為己任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



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當之者循常以圖自安耳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天地生一世入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劉元城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

性理指歸○卷廿七

三

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勅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奸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聖賢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莽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凶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

終莫能用此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惑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感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卒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性理指歸○卷廿七

四

范華陽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  
羅豫章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



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等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慮慮之所不及乎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顛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性理指歸○卷十七

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

陸象山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

呂東萊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棊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勝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魏鶴山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某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吳臨川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乎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性理指歸○卷廿二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思其稟質不美思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凡宰相是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



出焉一入焉才低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劉元城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

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且且

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

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

楊龜山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豐

廉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

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候乎道德之實凡耳目

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

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

性理指歸○卷廿二

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搥毒相吞噬者

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

其謀衛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聞天下之諸

侯歛為已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

而高皇帝起布衣戶伍之中呼而有天下慢而侮

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耻者多歸之雖

秉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縲縲而不知去

况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

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

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

謝事丘貉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改輟脫猶不忍改

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

垂髮而不絕者亦眾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

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怱然如秦人視越人之

肥瘠也而晉從以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哀治亂

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正道西漢之

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

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爭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

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

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

性理指歸○卷十七

若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

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

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

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邪蓋古之士雖

一介之賤屬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

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

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僇非其

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

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頗與利欲而不知有

貴於已者故守道循理之事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



伺候公侯之門弁以形勢之途有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入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却出來可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呂東萊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鵠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傅大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有非常之才自然有非常之舉也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性理指歸○卷十七九

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

已

揚龜山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

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與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必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出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舉牒試於有司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若投牒乞試糊名騰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依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悖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胡五峯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姓理指歸○卷十八十

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真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使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而謹



論庸取舍不眩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上  
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  
者也○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  
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術鬻而求

薦  
呂東萊曰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  
朴故也

論官

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道之教  
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保治  
性理者歸○卷十七

而不知正君知規諫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  
踈矣保身體之法後無間焉其以為傳德義者在乎  
防見聞之非節略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  
宜有敬畏之心且官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遠持義之方則應時諫止  
○禮院備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  
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治獄之官苟能充其  
職則一郡無冤民矣○採察求訪使臣之人務○四  
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  
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

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劉元城曰左右之吏紀人君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  
莫比非器識端方上下相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  
不虛授也

范華陽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  
於此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職不可易也人君  
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做周官未見其可也

吳臨川曰子開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之  
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  
患所及最速也而舉世督督莫知其任之為不輕專  
性理者歸○卷十七

務已罷遣惟民務察閭閻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  
之氣滯滯兩兩以至上下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  
聚事而面數之以一狼恣其噬食何辜斯民而至斯  
極於斯之時後有人焉慰悵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  
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  
見不明則為吏所殺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  
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  
又縱其下漁獵躡躑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  
短於制役徒有仁心而民不獲其澤仁而不能故也  
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



視能而未公故也縣令今此五善難矣哉

治政

程子曰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會  
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韓村國嘗思在下者多欺  
口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  
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呂進伯任河東伊川  
問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  
為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  
法而可以有為者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問歸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賦  
性理指歸○卷廿一

正已以格物○職事不可以巧免

朱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  
不可起一妄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  
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  
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平易近民為  
政之本

張南軒曰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  
錯○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胸庵為政寬則是猛  
則是胸庵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癩子相  
似以其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

若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  
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  
則常平矣

呂東萊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  
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  
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  
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  
彼不能平且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  
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  
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設心處事又當  
性理指歸○卷廿一

戒之在初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  
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憲論云與  
其巧持於未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  
事之大法也○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  
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  
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  
不盡也○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  
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  
其益多矣○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  
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不可不



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  
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後生少  
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髮而  
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  
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  
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  
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惟待  
者詳審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亦不能中  
傷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  
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  
性理指歸○卷廿一

不苟者得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  
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當官處事但務  
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  
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盡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  
奸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或不如  
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忍之一字  
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  
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諺有之曰  
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  
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

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  
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  
更無別法也

諫諍

伊川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  
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者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  
告君也○答人奏疏藁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  
某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憫  
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即事勢  
亦宜爾○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  
性理指歸○卷廿一

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  
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  
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許直強果者其說多忤  
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廢是其所蔽  
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  
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  
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  
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  
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  
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術故其受命如響



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范華陽曰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  
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  
皆能存焉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  
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  
乎言路而已

問伊川折柳之諫朱子曰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  
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  
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

張南軒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勿不可見上

性理指歸○卷廿七

七

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自  
唯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  
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  
得仗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  
能望其仗節死義乎

呂東萊曰為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  
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  
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正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  
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  
不究故言之不行也

真西山曰君子心純乎義得位將以行其道小人心

純乎利得位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  
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  
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惟  
恐其君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不拒諫彼小人  
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  
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

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  
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  
已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為救已之

性理指歸○卷廿七

六

過而不以為形已之短以為愛已而不以為輕已以  
為助已而不以為與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許魯齋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  
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只當論義理可  
不可當不當為是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八

烏程後學承恭姚舜牧次訂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

性理指歸○卷二十八

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

楊龜山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刑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劉元城曰觀人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安而特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警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

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重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朱子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義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其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也

賞罰

性理指歸○卷二十八

范華陽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胡武夷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呂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為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

田賦

張橫渠曰治天下不由非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胡五峯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義懸屬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以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范華陽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

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併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理財

楊龜山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節儉

劉元城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若世謂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個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己不好之則不川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其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錦繡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紵破漆唾壺



胡五峯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自然取給於民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愛人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許魯齋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

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劉元城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稍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畜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

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也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常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加謹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始時湯劑必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傷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陸象山曰社倉因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

歲闕乏時又無以為賑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拆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

禎異

或問鳳鳥不至河石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程子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已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



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才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

胡五峯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

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親是宜以自省也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陸象山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壽

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于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故也孔子善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真西山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孛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何者秦苦

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已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



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張橫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豫備而不敢忽焉

程子曰兵以正為本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用兵以能聚散為上○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

性理指歸○卷十八

九

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人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楊龜山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

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刑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取

性理指歸○卷十八

十

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未



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緩急何以應  
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  
呂東萊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公一書無與比者  
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  
下兵善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  
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魏鶴山曰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爲域民國國之道然  
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程子曰君子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  
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  
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  
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古人則知  
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  
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楊龜山曰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  
赦則在右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  
其仁心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  
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  
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

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意不得已  
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  
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  
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  
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  
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此說甚  
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開後世人主  
殺人之端矣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  
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  
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  
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  
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  
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者哉天下後  
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袞爲戒  
朱子曰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治道之本根也  
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  
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皆在于  
此故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然後論輕重測淺深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  
愛者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雖或  
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  
然不敢肆意於為惡是乃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  
之性也後世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  
者既無足論至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  
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  
不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反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獄  
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皋  
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三法而已其曰惟明  
性理指歸○卷廿八

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  
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  
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  
惡大慙而反忍於御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  
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  
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  
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  
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  
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官刑

之辭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  
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  
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  
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  
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  
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  
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  
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  
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  
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  
性理指歸○卷廿八

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  
如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  
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  
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  
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恠之不  
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無是四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  
其庶矣乎

陸象山曰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



有罪不得不然... 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 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 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 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度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 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與其殺不辜寧... 夫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 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 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 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 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 性理指歸○卷廿八

禦夷

或問禦夷猶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 明大義以攘卻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 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 華夷之辨... 劉元城曰中國與夷狄為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隣居... 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牆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 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 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牆

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 邊然後當用兵也

楊龜山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曠武玩... 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 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于... 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 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薶... 而難捕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 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性理指歸○卷廿八

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 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國親附... 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 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 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 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



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明以是知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真西山曰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強其國若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變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

許魯齋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但勝者不能正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

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常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

詩

復卦

邵康節

冬至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玄酒不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月夜吟

大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觀物

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生里百景○卷十八

達元物

張南軒

遺經付紉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感興

朱晦菴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化動靜體無遠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靜觀  
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唐經  
周九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



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又

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  
戒。葵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

谷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春有  
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丙申季冬曾孫男淳起校









王門宗旨序

王門宗旨者錄明先生語也先生語難去取而間有所擇者揭其要也要語在論學而奏疏行移等具存者徵學問之實用也旨稱宗者明

千聖之嫡嗣也數門人語川見而槩系之王門者統於宗無二旨也蓋自赤石陳公視學兩浙以理學化導諸生過會稽謁文成祠問先生書謂宜與孟濂洛並行因有是

命以履山陰今瑤圃余君轉授予予不敏敬受筆札之役而太史石簣陶公實訂校焉殺青既竟或有問予先生之旨宜人人尊信而猶不免一二致疑者何予曰先生致良

知之旨本無可疑者也乃或謂知落情識難以明性若疑語未徹上又或謂知太徑截濶畧工夫又疑語未該下予竊謂不然心性有兩名而無兩體知是知非之謂心不識



不知之謂性似有分矣然而  
不識不知非全無知識之謂  
即知是知非而不可以知識  
言也此知通乎晝夜寧有間  
時方其是非未萌無是非而  
知則非無及其是非既判有

上門宗旨

周序

三

是非而知亦非有知而無知  
無知而知是之謂良知即心  
即性而謂之未徹乎上不可  
也不能離知言性則不能離  
知言學無離事物之知則無  
離事物之致良知之提示辟

之於行路者諭之足力非行  
何以顯足外足亦無行矣又  
辟之嗜味者諭以舌根非嗜  
無以顯舌外舌亦無嗜矣故  
功夫莫密於良知須臾不離  
也莫親於良知舉念即真也

王門宗旨

周序

四

莫嚴於良知毫髮難昧也莫  
要於良知二三莫雜也莫備  
於良知萬行俱談也一日用  
力可以取足而亦終身積累  
究竟難窮樵夫稚子可以與  
能而亦上知高賢了徹不易



不假文字及觀即得而實博覽遐稽必資見聞求之未發親聞不着而實檢束持循不離日用蓋本末俱通初終具備無踰此旨而謂之未兼乎下不可也故曰先生之旨本

王門宗旨

周序

五

無可疑者也然或者未得先生之意于言而予又求先生之教于身先生從萬死一生中幾經磨練參求而豁然透悟乃始拈出既而顯道救世身位俱忘自不厭不倦而後

王門宗旨 序

見此心行鋤強討叛聲色不煩有用道學形於聖主之贊嘆自却來墮都而後見此作為兩軍對壘弟子雲從制府轅門即為師壇講院自陳蔡絃歌兩階干羽而後

王門宗旨

周序

六

見此氣象慎儀有伊川之整肅觀書有朱子之研窮反己有日省之勤遷改有喜聞之勇諫每批鱗而不以節顯清携琴鶴而不以廉聞大哉先生可謂希聖而聖集羣賢之

二五九



大成凡所願學而依歸者舍先生無之矣尚何疑哉昔孟子言稱堯舜而推尊孔子以為生民未有蓋堯舜之道須孔子而明不知孔子何由知堯舜故尊孔為法堯舜地此

王門宗旨 周序

七

孟子之真稱堯舜也孔子而後人尊濂洛予以為濂洛之道至先生而大明蓋良知所以善發太極致良知所以善體識仁欲逝濂洛必自先生夫以先生之有功于濂洛則

謂自孔子以來未有盛於先生可矣登寡昧未能盡先生之大而蚊蝱飲海畧預其味且仰見陳公之表章嘉惠余君之同心鋟梓皆服之誠而為後學之慮也切故敢昌言

王門宗旨 周序

八

之以副其指若先生則奚待予言宗旨具存自然彌久彌尊百世俟聖人而不惑也萬曆己酉冬吉同郡後學周汝登頓首撰





王門宗旨序

陳督學長卿謁新建公祠以正學訓諸生  
媿媿既思曰先生功在西江顯著學以西  
江人傳且信顧海宇于先生學疑情未斷  
則不旨于味之過敬托少叅周公繼元大  
司成陶公周望于先生學操其大旨令諸  
人士望的而趨德意甚盛二公竭日夜力

王門宗旨

序

一

于先生片言有關學脉者必錄如徐曰仁  
王汝止汝中錢德洪為先生高足者言必  
載書成名曰王門宗旨山陰令余君有志  
斯道走使屬元標一言引其端元標謹拜  
手言曰夫今以良知為出自王先生者誣  
也夫子及門之士如由非所稱聞善必行  
者乎呼而告之曰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

曰知德者鮮孟子在戰國一則曰不慮而  
知者良知曰見知聞知以知為教是自孔  
孟時已然竄後諸大儒出曰學在知其所  
有朱考亭氏釋格物亦曰人心之靈莫不  
有知諸儒先何嘗不諄諄以知開示父老  
顧當訓詁沉溺之後先生抉此二字以覺  
羣迷若謂先生獨創也者不知非先生臆

王門宗旨

序

二

言聖賢所已言也古有單方父塵故牒有  
俛得之持以活人者羣醫輒詫以為我輩  
百方試之良苦柰何一匕有餘有聞而喻  
之曰方以治病病已方可除識者以為名  
言良知者度世之一筏既度無事筏矣竊  
嘗謂先生之學直接陸子或者又謂陸子  
與先生學皆禪不知知禪者然後知先生



學知先生之學斯能知禪倘未嘗以身研  
兩家情狀先以意見橫入曰此禪此儒以  
自闕闕人禪與儒兩寬亦并以自寬于先  
生學無損元標生也晚猶得聞及先生門  
者警歎竊竊然疑之廼任其僻愚自尋任  
竇叨天之靈庶數十餘年始知先生言備  
嘗艱阻直證天德與近世剽譚者霄淵故

王門宗旨

序

三

嘗有言曰予初不信良知者乃所以信良  
知也良知即乾知大始之謂本自皜皜本  
自慥慥不以識識不以知知非剛健必墮  
于欲非篤實必二三其德體乾之健法恒  
之久殊可與入而世以詭譎辨博圓融遷  
就沉溺欲海為家舍是良知蠢賊先生而  
起掩耳何疑嗟乎學無門可入則苦茫蕩

有門可守亦屬藩籬子不云乎曰無知也  
由茲門至于六通四辟無宗而無不宗斯  
又善會王門之旨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行且分孔氏庭何論王門天下萬世寧無  
其人乎予與前諸君子日望之矣是亦長  
卿使君傳宗旨意也

王門宗旨

序

四

萬曆庚戌歲孟秋月吉旦吉水後學鄒元  
標爾瞻甫頌首拜撰

直承世宗





王門宗旨敘

王門宗旨者不佞校士會稽時求陽明王先生與其高弟遺書書多散佚因請之少叅海門周公銓次其師弟論說而萃為一編者也首先生語次徐曰仁語次王汝止錢德洪語而王

宗旨序

乙

汝中語終焉曰宗旨者亦昔人云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之意也書成太史石簣陶公手訂之不佞獲卒業因屬山陰余今君刻之先生祠中而叙其意曰自宋儒先倡道以來其於張皇渺緒摭抉微言以揭示承學者可謂

至矣主靜定性明其本用敬致知舉其功今其遺書具在可覆也然當時及門之徒已不能盡守其師說而愈遠愈離甚至以盡性之旨而為溺心之資詞章訓詁沉錮已極後雖一二崛起之儒潛悟超契心知其謬而不

宗旨序

二

能救也至陽明王先生良知之說出冥善惡一動靜泯照妄徹終始外內總天地萬物之變而攝於人心之精靈易簡直截一洗語言文字之陋當時聞者如夢而覺如醉而醒如亡子而見父如行人之反其舍家傳心印



人闢悟門昔去之萬里今遇之跬步  
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先生所直指  
者人心本來之靈而人亦惟自見其  
心之靈而已先生之學初亦泛濫於  
詞章出入於老釋自謫處窮荒困衡  
動忍蚤夜參求忽一夕大悟寐中不

宗旨序

三

覺呼躍始信聖道吾性自足伎倆見  
趣一無可倚而其為教則初言存天  
理遏人欲繼言知行合一萬物一體  
及江西定難以後始揭致良知為真  
聖門正法眼藏故先生每自言三字  
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誑語也夫先

生為學者言之似易而其自得之實  
難學者欲自得其知不啻難而得之  
先生則甚易於是其以不思不慮之  
旨而流於弄精魄以無善無惡之解  
而藉以長恣睢者矣此豈先生之教  
使然也哉夫博學詳說本以反約而

宗旨序

四

支者離本直指頓造本以見性而誕  
者蹈虛古語所以有還珠之誚程門  
所以發扶醉之嘆也自曰仁而下語  
各言其所得錢氏守繩墨二王多超  
悟然於以發明良知則一致無枝指  
也嗚呼學者誠得海門公所謂宗者



而契之持以讀是編則幾矣

淳梁陳大綬撰



宗旨序

五

王門宗旨總目

卷之一 陽明語抄一

語錄 七十五則

卷之二 陽明語抄二

書 三十一首

卷之三 陽明語抄三

奏疏 七道

卷之四 陽明語抄四

奏疏 七道

王門宗旨總目

卷之五 陽明語抄五

奏疏 三道

記 三

卷之六 陽明語抄六

公移 三十八道

卷之七 陽明語抄七

禠著 十六篇

卷之八 心齋語抄

語錄 六十三則

序 十首

詩 五十九首

書 三首



論 一篇

歌 六首

附 二篇

卷之九 日仁語抄

語錄 四則

附 三篇

卷之十 緒山語抄

語錄 三十三則

說 一首

書 三首

序 二首

禠著 二篇

卷之十一 龍谿語抄一

王門宗旨 總目

二

會語 十六則

卷之十二 龍谿語抄二

會語 九則

卷之十三 龍谿語抄三

答問 七則

書 三十二首

說 三首

卷之十四 龍谿語抄四

禠著 十二首

序 四首

題辭 五首

記 二首

詩 六首

祭文 二首

王門宗旨 總目

三

總目終



王門宗旨

王陽明先生語抄目錄

卷之一語錄 七十五則

卷之二書 三十一首

答顧東橋

答陸原靜 二

答倫彥式

與唐虞佐侍御

答鄒謙之 二

答友人

答魏師說

與馬子莘

與毛古庵憲副 二

與黃宗賢 二

王門宗旨 目錄 陽明

答以乘憲副

與戚秀夫

寄安福諸同志

與王純甫 二

答王天宇

寄李道夫

答徐成之 二

答儲柴墟 二

寄楊遂庵閣老

答方叔賢

與安宣慰 三

答人問神仙

卷之三奏疏 七道

諫迎佛疏

申明賞罰疏

攻盜二策疏

橫水柏岡捷音疏

泃頭捷音疏

辭免陞蔭疏

江西捷音疏

卷之四奏疏 七道

擒獲宸濠疏

乞寬稅糧疏

水災自劾疏

四乞省墓疏

徵糧稽遲疏

赴任謝恩疏

報思田平復疏

卷之五奏疏 三道

自劾不職疏

邊方關官薦才疏

王門宗旨 目錄 陽明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序 十首

別三子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別湛甘泉序

別方叔賢序

贈周瑩歸省序

山東鄉試錄序

重刻文章軌範序

送閩人邦允序

送林省吾序

送黃敬夫序

記 三首

從吾道人記

尊經閣記



象祠記

卷之六公移 三十八道

選棟民兵 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兵符節制 批韶州府留兵申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瀕頭巢賊

議處河源餘賊 優獎龍縣丞牌

告示在城官民 牌仰沿途慰諭軍民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王門宗旨 目錄陽明

三

告諭軍民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糧呈

褒崇陸氏子孫 批邵提學乞休呈

南贛鄉約 旌獎節婦牌

興舉社學牌 議處官吏廩俸

申諭十家牌法 頒行社學教條

告諭頑民 批瑞州府告病申

批南康府勸留蔡教授申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申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經理書院事宜 咨六部伸理藝元亨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牌行保昌縣禮送故官

犒獎儒士岑伯高

牌委趙指揮留剿餘賊

緜柔流賊 告諭村寨

王門宗旨 目錄陽明

四

卷之七雜著 十八篇

見齋說 書東齋風雨卷後

竹江劉氏族譜跋 諭恭和楊茂

書樂惠卷 書佛郎機遺事

客坐私祝 書王一為卷

書張思欽卷 書黃夢星卷

徐昌國墓志 方節菴墓表

瘞旅文 祭楊士鳴文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策三問



詩五十九首

憶諸弟

贈陽伯

和湛元明八首 有序

憶別

泛海

觀傀儡次韻

山中示諸生五首

淦陽別諸友 有引

與沅陵郭掌教

別余縉子紳

次樂伯子韻四首 有引

太息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重遊化城寺二首

王門宗旨 目錄

五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重遊開元寺

睡起偶成二首

啾啾吟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別林汝桓二首

夜月二首

夜坐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誅良知四首

示諸生三首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別諸生

中秋

復過釣臺

西安雨中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寄及之

長生

夢中絕句

王門宗旨 目錄

六



王門宗旨卷之一

古刻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一

語錄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

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

王門宗旨卷一

乙 蕭山徐字為朱刻

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

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

將聖人所畫摹倣臆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

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

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

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

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辯却是如此是以與

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

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

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

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

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

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功夫學

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思事變之不能盡曰

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

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

王門宗旨卷一

二

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

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

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

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

人安能豫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

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

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

必別尋箇上達的功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謂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有  
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  
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  
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  
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  
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  
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  
爲主未必能循理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  
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  
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  
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  
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  
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倒看得  
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  
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及

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  
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  
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  
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  
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  
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  
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  
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  
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  
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  
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  
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  
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



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唐認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

王門宗旨 卷一

五

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

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熱處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

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

過不及便是私

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

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

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

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為道止若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

王門宗旨 卷一

六

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

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

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

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

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

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

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

皆不得其職



陶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乎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

王門宗旨 卷一

七

冲漠無朕者一之父母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

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

王門宗旨 卷一

八

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若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



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會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埋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

王門宗旨 卷一

九

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埋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憲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王門宗旨 卷一

十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



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蕭惠問曰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為已之心方能克已能克已方能成已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已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已先生曰且說汝有為已之心是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已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為得箇軀殼的

王門宗旨 卷一

十一

已不會為箇真已先生曰真已何會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已也不會為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已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

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纔是為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為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若是那

王門宗旨 卷一

十二

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已這箇真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



汝若真為那箇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箇真已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已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鍼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鍼這纔是有為已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為已之心不能克已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

王門宗旨 卷一 十三

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箇真要求為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

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人胃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理倒了人若知道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王門宗旨 卷一 十四

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于中國裳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胃中皆傷食之病也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水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這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關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

王門宗旨 卷一

十五

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辟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

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

王門宗旨 卷一

十六

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愛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未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會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粘帶始得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

王門宗旨

卷一

十七

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

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

王門宗旨

卷一

十八

善雖如此說亦無太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



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

王門宗旨 卷一

十九

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聖人只是一能之耳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闔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王門宗旨 卷一

二十

問知譬曰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



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

王門宗旨 卷一

二十一

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卽有二了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係何以化民善俗今

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某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取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

王門宗旨 卷一

二十二

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未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未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管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



何處取得准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饑其流必歸於文過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

王門宗旨

卷一

二十三

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

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

王門宗旨

卷一

三十四

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八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義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



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常做箇義皇已上人

薛尚謙鄭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歎先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為朱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

王門宗旨 卷一

五十五

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曾次使天下之人

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

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悅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為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

王門宗旨 卷一

二十六

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人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夫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



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等意思都要說與諸公知道我這裏言格物自重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功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

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會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大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兩之見性常在 之心神只在有觀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觀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視不聞

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之。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功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以在外者之間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爲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

非道無往而非功夫

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浪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湯湯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

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會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功夫 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安帖若纒下



得些功便說

是為情

一友自歎私意

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

他即去先生曰你為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

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命功夫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

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

且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

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閉

不得了

王宗伯

卷一

二十九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

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

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

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

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

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聞人是天地的心曰

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

天塞地中間

箇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

隔了我的靈明

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

我靈明誰

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

俯他深鬼神

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

祥天地鬼神萬物

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

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

却天地鬼神萬物亦

沒有我的靈明如此

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

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

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

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

王宗伯

卷一

三十

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

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

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

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

言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

而傲必不孝為臣而

-3 534 45 884" data-label="Text">

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

-66 534 108 884" data-label="Text">

故象與丹朱

-129 534 171 884" data-label="Text">

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

-192 534 234 884" data-label="Text">

生諸君常要

-255 534 297 884" data-label="Text">

心本

-318 534 360 884" data-label="Text">

天德之理

-381 534 423 884" data-label="Text">

而精明



明無纖介卷一  
無我而已曾中不可  
有有即傲也  
入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  
而已無我自能謙外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  
魁

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  
諸掌乎且入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  
少文理却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  
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  
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

王門宗旨 卷一

三十一

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  
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  
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山陰王應選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二

王門宗旨卷之二

古刻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二

書三十一首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

王門宗旨 卷二

乙一

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  
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  
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  
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  
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夫非以為制事之本  
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  
易於明白者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  
此其所以道在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也



孟子云夫道若豈難知哉人病不以其良知良能愚夫愚婦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以此為學而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

王門宗旨 卷二

二

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

人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

儀節而遂謂之能知則凡知君之當可謂之能致其仁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執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上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待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

王門宗旨 卷二

三

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人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上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

王門宗旨 卷二

四

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一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

以貫之使誠在於多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耶一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豈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辭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

王門宗旨 卷二

五

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夫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空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



知行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

王門宗旨 卷二

六

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璧雍諸事似尚未究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璧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資於二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審其為

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十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耳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璧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璧不泮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

王門宗旨 卷二

七

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行



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惑則是後世曲知小  
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  
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  
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耻之大者  
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  
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  
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  
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  
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

王門宗旨 卷二

八

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  
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  
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  
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  
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  
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  
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  
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  
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

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  
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按本塞源之論也夫攻  
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  
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  
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  
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滄於後嗚呼危因以  
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  
下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  
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

王門宗旨 卷二

九

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  
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  
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  
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  
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  
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  
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



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

王門宗前 卷二

十

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

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視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

王門宗前 卷二

十一

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自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



之聖人之道途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

王門宗旨 卷二

十二

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昏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

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決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

王門宗旨 卷二

十三

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



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疾衲弊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向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後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

王門宗旨 卷二

十四

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陸元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安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安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安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

之學矣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為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其以循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

王門宗旨 卷二

十五

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為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

一五 卷二 王門宗旨 卷二 王門宗旨 卷二 王門宗旨 卷二



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

王門宗旨 卷二

十六

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

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

王門宗旨 卷二

十七

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安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安心則在安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安心亦照者以其本體



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與陸元靜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

王門宗旨 卷二

十八

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

答倫彥式

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固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六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

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

王門宗旨 卷二

十九

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

與唐虞佐侍御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未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八



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

王門宗旨前

卷二

二十

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

寄鄒謙之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是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已

王門宗旨前

卷二

二十一

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工夫當益精明矣

又

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



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謂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

王門宗旨 卷二

二十二

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國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為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

及者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途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謬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

王門宗旨 卷二

二十三

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者矣

答魏師說

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良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



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  
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  
雖皆知何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  
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  
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  
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  
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

王門宗旨 卷二

二十四

未信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  
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  
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  
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  
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  
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甫中故多賢國英及  
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  
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  
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

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  
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

與毛古庵憲副

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  
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  
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  
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  
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  
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

王門宗旨 卷二

二十五

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

答毛憲副

昨承道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  
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  
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  
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  
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  
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  
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



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似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

卷二

二十六

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黃宗賢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

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魑魍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耻意氣不能陵軋得

卷二

二十七

人為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



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  
瘵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  
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  
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  
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  
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  
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  
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

又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  
在活水平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  
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  
者皆無源故耳。

答以乘憲副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  
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  
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  
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

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  
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  
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  
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  
朝夕者鄰村之農觀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  
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  
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逼室  
人老幼亦交徧歸譴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養暮  
不糴則無以為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

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  
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  
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譴乎要在深信弗  
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

與戚秀夫

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  
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  
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  
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為問乎



寄安福諸同志

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與王純甫

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

王門宗旨 卷二

三十一

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

相與販歎

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

王門宗旨 卷二

三十一

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又

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

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



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于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徇於後世之訓誥。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

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

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

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

答王天宇書

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



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字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

寄李道夫

王門宗旨 卷二

三十四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為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為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江西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為天下倡彼依阿僂爾之徒雖多亦奚以為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為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為執事喜然又甚為執事憂也學

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為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耶

答徐成之

王門宗旨 卷二

三十五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辯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菴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為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菴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末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辯其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曲者得而伸其情而獲伸者亦其責則



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空虛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

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

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

兄息未定之爭各及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為舍胡兩解之說而細釋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及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及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



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

王門宗旨 卷二

三十八

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致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

王門宗旨 卷二

三十九

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為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合胡兩解而陰為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衆皆以為非苟求



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烏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所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

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砭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

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應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

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大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議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



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友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

王門宗旨一卷二

四十二

之又從而為之辯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當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僕之論將有不待辨

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却殊快快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膠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

王門宗旨一卷二

四十三

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入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



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干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不所不胥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

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會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

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友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矣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

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于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偃偃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



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而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世略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

王門宗旨 卷二

四十六

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果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一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

者益發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王門宗旨 卷二

四十七

又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燕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願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法者非可



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嗚乎  
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  
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  
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  
誠知已之性分有意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  
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  
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欲得是不得已人與人  
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從時僕與王寅之  
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

王門宗旨 卷二 四十八

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  
僕每歎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  
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  
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  
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  
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瀾風靡為日  
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  
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  
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

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  
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  
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  
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  
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  
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  
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與齒

王門宗旨 卷二 四十九

序論之哉

寄楊遂菴閣老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  
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為猶甚  
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  
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  
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  
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  
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



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  
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  
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  
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  
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  
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航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  
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  
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  
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

王門宗旨 卷二

又四九

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  
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  
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  
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  
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  
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  
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  
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  
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校

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  
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  
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  
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  
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  
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  
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  
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  
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

王門宗旨 卷二

又四九

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  
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  
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  
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愛國之君子  
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  
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  
逮幸甚

答方叔賢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自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



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

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著木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

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懇恕

與安宣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烟颺則其所宜故雖風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仇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庶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

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君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又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



閒問及之不謂其途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

五門宗古 卷二

五十二

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

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闕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曰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又

五門宗古 卷二

五十三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旣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 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



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  
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  
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  
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  
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  
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  
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  
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  
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

王門宗旨 卷二

五十四

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  
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  
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  
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  
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  
愛懼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  
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  
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  
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

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文  
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隙孰不欲  
起而伐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  
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  
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  
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  
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

王門宗旨 卷二

五十五

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  
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  
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由丈之外又常  
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  
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  
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疑道和於  
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  
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百歲而不衰李  
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



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  
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  
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謫怪奇駭  
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  
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  
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  
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  
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  
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

王門宗旨 卷二

五十六

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  
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曾  
中酒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  
也妄言不罪

山陰王應遼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二終

王門宗旨卷之三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堃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三

奏疏七道

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

王門宗旨 卷三

乙

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  
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  
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  
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  
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  
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  
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  
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至矣至不徒好



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纂故事就文敷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

王門宗旨 卷三

二

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四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

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弊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先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

王門宗旨 卷三

三

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非



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嚮，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與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

王門宗旨 卷三

四

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歿，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亦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堯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

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尤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恠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

王門宗旨 卷三

五

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入  
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  
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而果能以好佛之心而  
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  
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  
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  
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  
又非臣之謬為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  
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

王門宗旨 卷三

六

日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  
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  
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  
不知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  
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 嶺北道副使  
湯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 軍事條領兵

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  
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  
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  
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  
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  
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  
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  
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  
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

王門宗旨 卷三

七

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  
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  
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  
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  
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  
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  
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  
世襲不願者賞伍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  
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



典雖備然爵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鬚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

王門宗尚 卷三

八

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履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查三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小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

倍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因是為一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

王門宗尚 卷三

九

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警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



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細載歸

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誦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

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

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



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匿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催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

王門宗旨 卷三

十二

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

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眾草賊但係有名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于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眾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闕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

王門宗旨 卷三

十三

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



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效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萬一

攻治盜賊二策疏

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

王門宗旨 卷三

十四

勢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聞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

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見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

王門宗旨 卷三

十五

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弱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科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禁戢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



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卷查先准兵部咨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

聖旨是

王門宗旨 卷三 十六

徑自拏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着得林桂等處與廣東江西所轄岳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誠必遁散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行剿期進兵等因奉 聖旨是

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期夾剿又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依恁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官會兵征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

聖旨是

王門宗旨 卷三 十七

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剋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鞏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眾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為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



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  
橫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  
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橫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  
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為必須先攻橫岡  
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  
而師期尚遠且以為必先橫岡勢必觀望未備今  
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  
移兵而臨橫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  
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

王門宗旨 卷三 十八

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  
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  
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  
郊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  
千餘 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敷率兵千餘自大  
庾縣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  
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馥候各兵  
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  
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

王門宗旨 卷三

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監督各  
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  
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  
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為諸賊不虞官  
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為分投  
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  
壘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  
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  
柵開塹設堰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

王門宗旨 卷三 十九

濟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  
各與一旗齊銃砲鉤鐮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  
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藜茅為數  
千竄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  
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  
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  
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  
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  
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壘石我兵乘勝驟進

三三三



呼聲震天地指揮謝烈巡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脚嶺巢破菴替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燭障天銃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

王門宗古 卷三

二十一

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郊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鼈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敷破上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填谷云

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竅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踏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

王門宗古 卷三

二十一

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峻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爲并巢知府季敷守備指揮郊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



清攻破朱雀坑巢柯頭坑巢黃竹均巢觀音山  
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  
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  
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  
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馥兵  
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  
馥攻破柘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馥又破朱坑  
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李敷  
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均巢二十七日

王門宗指 卷三

二十二

守備指揮郊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  
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  
賊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  
議得桶岡天陰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  
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  
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  
卒竟以招撫為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  
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  
穿巖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上坐發礮石

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  
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  
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固  
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  
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  
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  
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  
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者乘  
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

王門宗指 卷三

二十三

義官李正嚴督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  
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  
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  
集眾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  
復遲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  
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  
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馥入葫  
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  
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



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擒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知之兵自涇戩右懸崖而下遶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兩齋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勝之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

王門宗首 卷三 二十四

大巢破枋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郊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礮頭縣

林何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李敷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叅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剿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星巢十一日

王門宗首 卷三 二十五

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溪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



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李敦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峰寨苦竹坑寨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於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李敦擊賊於朱雀坑巢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

王門宗旨 卷三

二十六

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賊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

王門宗旨 卷三

賊徒賊屬牛馬賊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皇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熾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嘗夾剿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唯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

王門宗旨 卷三

二十七

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筭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兔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 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為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勤宏領兵都指

三二七



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鄭文知府刑  
珣季敦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  
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叅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  
姚壘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  
詣黃文鸞朱瑒陸璣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  
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  
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  
將來伏願 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  
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

王門宗旨 卷三

二十八

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涑頭捷音疏

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  
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涑頭桶岡諸巢則連界  
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聚而勢散恃山谿之險  
以為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  
以相援臣等遵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  
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未乃與廣東會兵徐  
國涑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

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涑賊乘虛出擾  
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利害  
使報効生員黃表義民周神等往諭各賊因皆賜  
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會長黃金巢劉  
遜劉粗眉温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  
首池仲容即池大鬚獨憤然謂其眾曰我等做賊  
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為憑特  
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為  
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

王門宗旨 卷三

二十九

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  
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籍其眾五百餘悉以  
為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  
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  
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  
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眾立効意在緩兵  
因而窺覷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  
臣進攻桶岡使領其眾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  
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



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剿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謫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熾愈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

王門宗旨 卷三

三十

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為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為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逼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會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

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涇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實有為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

王門宗旨 卷三

三十一

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偽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謀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為爾等擅兵讐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其狀謂將



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侯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涑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為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

王門宗旨 一卷三 三十三

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賚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及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

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涑巢恐搖諸賊則別賚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為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為拘捕其屬不復為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

王門宗旨 一卷三 三十三

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為樂信以為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



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郊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敦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泷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泷先是賊徒得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

王門宗旨 卷三

三十四

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遂北遂克上中下三泷各哨

大巢已破

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郊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敦兵遂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

王門宗旨 卷三

三十五

袍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均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合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郊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敦兵破新田逕巢古池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均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



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

王門宗音 卷三

三十六

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避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

村知府李敦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均諸處各哨官兵復黏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平下平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均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李敦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

王門宗音 卷三

三十七

日守備郊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為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詎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寬宥隨遣知府邢珣



住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撫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

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賊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賊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

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剽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

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



有加於昔何哉實由 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  
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收臣以提  
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  
事或牽徃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  
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  
賊先破膽奪氣浴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  
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  
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  
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

王門宗旨 卷三

四十

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  
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  
賀伏願 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  
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  
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郝文知  
府陳祥邢珣季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  
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  
獎擢庶示激揚以為後勸臣本凡庸謬當重任偶  
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

分途沾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  
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  
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為此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臣題該  
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  
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 勅獎勵欽此  
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冰  
淵切念臣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

王門宗旨 卷三

四十一

錄於檟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間散之中授  
以巡撫之寄其時臣已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  
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  
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事之  
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  
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務必致傾僨謂  
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  
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  
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



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  
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  
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  
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  
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  
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  
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  
復舉又一鼓而破三利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  
籍兵無挫刃分遣官屬賫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

王門宗旨 卷三 四十二

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  
始促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  
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  
能紀綱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  
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  
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  
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  
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  
而至百里人見其誇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

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蹄或十  
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  
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  
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  
伏候 允報度幾生還獻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  
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耻苟得其如 朝廷  
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  
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  
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

王門宗旨 卷三 四十三

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  
度分者獲途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  
切祈望之至

江西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與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育  
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  
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有從之徒又六七  
萬人虐陷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



驅進乃退保吉安如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會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監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

王門宗前 卷三

四十四

叅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叅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開任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為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而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

宗王儀賓內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惟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夾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為一

王門宗前 卷三

四十五

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為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吳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王暉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襲傍攻夾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汭臣乃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



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繩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襟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

王門宗旨 卷三

四十六

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叅政劉斐叅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百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

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一 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土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朕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 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履宗滅族

王門宗旨 卷三

四十七

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避邀賞之嫌乎

山陰王應遴叅政



王門宗旨卷之四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四

奏疏 七道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王門宗旨 卷四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  
勦之卒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一面督率吉安  
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  
義勇之士奏留御史約會鄉官相與激發忠義移  
檄遠近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臣晝夜促兵以  
本月十五日會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徑下攻城  
城中倒戈退奔城破擒其居王拱條及偽太監等  
千有餘人寧王眷屬自焚及一百分兵四路追躡  
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

外當於本日據謀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  
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  
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  
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  
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  
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  
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  
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  
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

王門宗旨 卷四

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  
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  
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關安慶之兵僅  
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  
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  
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  
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  
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  
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



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商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併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煽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徬沮我若先

王門宗旨 卷四

三

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

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謀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

王門宗旨 卷四

四

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璉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



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瑛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位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併力盛氣擄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燦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

王門宗旨

卷四

五

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儒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

羅璜丁贖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屍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

王門宗旨

卷四

六

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



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

王門宗旨 卷四

七

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丞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

王門宗旨 卷四

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輩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 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目

王門宗旨 卷四

八

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隲 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

三四一



人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勅臣以及  
不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  
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  
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  
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  
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變矣之  
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  
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  
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孺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

王門宗前 卷四

九

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  
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  
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  
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  
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  
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併力共收  
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  
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

史張鯨山郎中 劉藍進士郭  
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  
劉昭等仗義與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  
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為難得况  
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撻其鋒而各官激  
烈忠憤捐身殉 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  
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  
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  
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

王門宗前 卷四

十

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  
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  
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  
甚臣等幸甚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  
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  
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  
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



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兩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鑿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兩賜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

王門宗旨 卷四

又十

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 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

王門宗旨 卷四

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再整狡徒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洵洵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

王門宗旨 卷四

十一

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允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間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

三四三



又從而脫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及有追征之令闕然與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詒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

王門宗旨 卷四

十二

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恠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勞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鬻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

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 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

王門宗旨 卷四

十三

固慮禍變之可憂乞 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年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刁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令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 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



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

### 水災自劾疏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

王門宗旨 卷四

十四

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

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昇之俸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

王門宗旨 卷四

十五

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苛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撥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



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  
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  
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疴羸衰耗視息僅存以  
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  
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  
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  
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  
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  
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

王門宗首 卷四

十六

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四乞省葬疏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  
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卽  
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  
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  
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閩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  
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  
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

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百為  
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疴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  
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苦廬臣今扶病  
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  
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  
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  
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  
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

王門宗首 卷四

十七

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捨獲哀控不知所  
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  
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  
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  
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  
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  
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聖廟室戒等  
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  
之若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



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  
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  
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  
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  
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  
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  
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且暮惶惶延頓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  
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

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  
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 國事  
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  
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旣以許之又  
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  
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  
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  
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

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卽當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  
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  
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鼎  
齎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  
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  
疾日亟呻吟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  
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  
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

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  
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  
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  
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然旣辱於禽獸則生  
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則一人之  
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  
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  
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 國難時則君  
臣之義爲重今 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



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危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自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追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工部宗前 卷四

二十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將該年稅糧盡行

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一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為趨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允准錢糧交允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允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悉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

工部宗前 卷四

二十一

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為地方極疲速賜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允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



允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傳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允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允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

王門宗旨 卷四

二十二

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煽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唱之免租

王門宗旨 卷四

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 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為言百姓眴眴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

王門宗旨 卷四

二十三

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振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

三四九



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迺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

王門宗旨 卷四

二十四

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操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

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王門宗旨 卷四

二十五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紆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轄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以典拆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暖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通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



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 奏者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 旨而

王門宗旨 卷四

二十六

為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耻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王門宗旨 卷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寬免其蔽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命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耻矣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腐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

王門宗旨 卷四

二十七

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裏賈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

三五



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步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 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徭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里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

王門宗旨 卷四

二十八

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焚籠之以詐而術愈窮

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始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壤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

王門宗旨 卷四

二十九

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



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悻心焦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狂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會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警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

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解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以失之巧達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會者之罪開其自新

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會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最爾小醜乃與之爭憤

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聞才繆庸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



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  
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  
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  
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  
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  
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  
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  
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  
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

宗旨 卷四

三十一

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  
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  
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  
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  
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  
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  
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  
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  
憂勞徵發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

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  
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  
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 朝  
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  
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  
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  
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  
山絕谷皆徭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  
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

王門宗旨 卷四

三十二

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  
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  
遵照 勅旨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  
見不敢不先為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  
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  
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  
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玉黃陳羅寬戴慶



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

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  
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  
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  
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歸順州界蘇等俱各  
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  
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  
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避當被擒斬其餘幸好  
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

王門宗旨 卷四

三十三

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  
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悉  
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  
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  
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璋又差人促令邀  
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  
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  
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  
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

水山內急病身死屍

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  
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  
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  
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  
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  
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  
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  
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

王門宗旨 卷四

三十四

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  
乞憫念生靈革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  
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  
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蘇關黃  
容盧平章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單鑑潘成等  
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  
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奈緣小人冥頑不諳  
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 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  
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 又 兵征勦田州要



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避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革命更望俯

王門宗旨 卷四

三十五

順夷情仍復日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為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鏞等督兵進剿隨該各官奏稱岑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

撫臣舉措失當姚鏞等懷夷無策輕信寡謀圖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

王門宗旨 卷四

三十六

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為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為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為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紆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兵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麒與姚鎮事同一體姚鎮已着

王門宗旨 卷四 三十七

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未麒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鎮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

王門宗旨 卷四

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濬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

王門宗旨 卷四 三十六

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會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

三五七



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

王門宗旨 卷四

三十九

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會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僧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逆死之遺孽

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山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去易息遠近相煽盜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

王門宗旨 卷四

四十

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踏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



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  
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  
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犴狴之  
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  
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  
之田以資犴狴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  
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  
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  
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

王門宗旨 卷四

四十一

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  
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  
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  
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  
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  
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  
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  
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

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  
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  
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  
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  
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  
事外顧此夫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  
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  
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  
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途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

王門宗旨 卷四

四十二

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  
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  
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犴狴外  
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  
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  
官軍免蹈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  
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  
夫進兵行動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  
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



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頗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去入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一且於上皆甘心焉

王門宗甫 卷四

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

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

王門宗甫 卷四

四十四

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言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爾等更生之路非獨



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途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

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爲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權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

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

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



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以論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

王明宗前 卷四

四十七

上至孝遵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 盛明豈勝幸甚

山陰王應遴參校

王明宗前卷之四終

王明宗前卷之五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五

奏疏 三道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

王明宗前 卷五

乙

怨積而不聞臣等會無一言是甘為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萬姓仰德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

瑾竊弄威柄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之靈俾張

永等早發其奸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復

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苦天下莫不懽忻鼓舞

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鼓

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民獲天復妖孽遂與



二年愈覺愈橫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節以紓  
患害撫心反已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充  
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  
以出政政以成事 陛下每月視 朝朔望之外  
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  
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 聖顏而不獲則  
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  
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  
嘗有意剪除而各肆猖獗夫昧爽臨 朝不過頃

王門宗旨 卷五

二

刻 陛下何憚而不為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  
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 陛下是其大罪一  
也 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  
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  
將卒之事兼非 宮禁所宜況今 前星未耀  
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  
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  
勸 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  
為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

王門宗旨 卷五

德涵志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以  
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  
游洋渙以與古先神聖為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  
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矣  
暇遊戲之娛乎今 陛下自即位以來 經筵之  
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  
不能備陳至樂以易 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  
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於三  
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若漢唐之季臣

王門宗旨 卷五

三

等死有餘罪矣伏願 陛下正臣等不職之罪罷  
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  
皆知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  
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  
所騷擾躬修 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 聖嗣  
以定天下之危疑動 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  
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  
春寇盜自消若日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 祖宗  
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懼

三六三



勝激切待罪之至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  
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  
但凋敝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輯況兩府設立流  
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  
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  
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

王門宗甫 卷五

四

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  
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  
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  
多遷轉去任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未到任  
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  
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  
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  
事足為循良而置之邊方豈非 聖朝之鄉則其稟  
質稍弱不耐崎嶇易三

臣看得為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忠忠節才既有為  
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  
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  
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  
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為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為  
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  
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  
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  
該臣看得化州知府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

王門宗甫 卷五

五

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  
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卧病  
呻吟牀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  
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  
為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貫籍  
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  
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  
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  
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



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二者

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二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携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

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故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者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

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



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棄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當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

王明宗南卷五

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邊遠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塞斷藤峽稔音疏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濬廣

西按察司分巡江左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下珺張縉千戶劉宗本求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奉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叅將張經都指揮謝佩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

王明宗南卷五

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下珺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承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



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  
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圍  
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  
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  
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  
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  
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四大有彭輔等督  
率自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  
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

王門宗旨卷五

顛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  
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  
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  
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顛初五  
日復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  
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顛俘獲男婦牛隻器械  
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積石江邊因追兵緊  
急爭渡覆溺死者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  
勇追殺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

十五名顛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  
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  
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州府住  
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  
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寅夜仍前分布各哨官  
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  
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  
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  
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

王門宗旨卷五

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  
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翁如風雨各賊雖已奪  
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克惡尤甚各該  
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  
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顛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  
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  
結寨當蒙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  
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  
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



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叅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猺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錫濤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女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自兵及官

王門宗甫 卷五

十一

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自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章貴等自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剿入寨稔惡猺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時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斫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賊寨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首級薄午四遠各寨驍

賊聚眾二千餘徒各執長鏢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

王門宗甫 卷五

十三

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叅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



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  
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  
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思恩  
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  
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  
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  
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

王門宗旨 卷五

十四

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  
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  
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干貴王  
俊等督領官兵於野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  
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  
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  
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  
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

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  
覆浮泊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  
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  
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厓谷之間  
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  
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  
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禾米大  
雨之中饑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  
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

王門宗旨 卷五

十五

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  
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  
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  
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  
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  
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  
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  
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  
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



奏請兵誅勦乞西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  
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  
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  
先將進兵路道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  
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  
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  
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  
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  
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

主門宗旨 卷五

十六

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  
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  
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  
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  
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  
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  
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  
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濤  
吳天挺參將張經

遵照軍門成等分

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  
巢穴獲功解報間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家奉本院  
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  
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避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  
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  
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  
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  
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  
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

主門宗旨 卷五

十七

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  
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  
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  
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  
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  
稱八寨徭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  
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  
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  
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



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  
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  
撤回彼必以我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  
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  
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  
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  
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  
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  
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趨路前

王門宗旨 卷五

十八

到南寧回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  
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  
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  
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  
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叅將張  
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  
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  
還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彙錄由造冊資  
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剿

王門宗旨 卷五

順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  
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  
勦入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  
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  
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  
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  
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  
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叅照斷藤峽諸賊連絡  
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

王門宗旨 卷五

十九

惡流劫郡縣鄉村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  
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  
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  
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  
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  
不如意輒復猖獗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狠戾  
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教化近年以來官府剿撫之  
計益窮各賊殘毒之言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  
矣至於入寨諸賊尤為

三七一



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剿一無所獲及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徭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

王門宗旨 卷五

二十一

方略密授 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權騰皆以為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之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阻險不敢不竭力効命但僅遵奉方略文能仰贊一等照得宣慰彭

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剿匪顛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為地方除患嘖嘖稱

王門宗旨 卷五

二十一

歎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剿匪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征合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為利室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



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 欽依  
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卽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  
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  
可以計破難以方攻欲俟再行奏請 命下然後  
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  
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當  
撫則撫可剿則剿及便宜行事理一面密切相  
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六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  
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今

王門宗前 卷五

二十二

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  
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入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  
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  
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  
征勦所不能克果已實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  
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  
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  
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  
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

一洗萬民之寃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  
略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  
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  
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  
同協贊惟 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  
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  
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  
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以能  
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

王門宗前 卷五

二十三

不然則兵耗財竭凋敝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  
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  
彭九霄官勇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  
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勇彭  
蓋臣者亦遺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  
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  
義奮發略無悔息卽其一念報 國之誠殊有所  
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賞實能舍死效



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史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佩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營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据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

王門宗旨 卷五

二十四

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驄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喻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

廟堂功勳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 國之義士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明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樞密近諫謬蒙不世之 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

王門宗旨 卷五

二十五

深慮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見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序十首

別三子序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  
訓詁文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  
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逡巡而不  
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  
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眾  
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為之二人  
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眾焉雖有易成之功其

王門宗旨 卷五

二十六

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  
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  
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  
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  
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  
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日仁於餘姚之馬堰日  
仁予妹婚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日仁之溫  
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  
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

王門宗旨 卷五

而為之謫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始欲假予  
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  
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  
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洒然  
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  
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  
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為三子喜而先  
以失助為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  
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

王門宗旨 卷五

二十七

之心歟曾點志於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  
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  
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  
欲也使遂不進而歸咏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  
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  
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  
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  
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非其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

三七五



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過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躬成者始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衰而衰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衰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焉為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

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來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闕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

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別湛甘泉序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子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盛行今世學

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辨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



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 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 八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

王門宗旨 卷五

三十

始迺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仕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子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焉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

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別方叔賢序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水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

王門宗旨 卷五

三十一

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贈周瑩歸省序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思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曰曰先生

王門宗旨 卷五 三十二

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十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于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

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

王門宗旨 卷五 三十三

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



用應職途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

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

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

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



執事則已具列於錄矣

重刊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興不止于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輦相與捐俸廩之資錄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

王門宗旨 一卷五

三十六

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賢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

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

王門宗旨 一卷五

三十七

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



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

王門宗旨

卷五

三十八

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輯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以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

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逾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不下矣當是時八寨之徭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私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

王門宗旨

卷五

三十九

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室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鈎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



復曾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决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於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

王門宗旨 卷五

四十一

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為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為省吾道之哉

送黃敬夫先生命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為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

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嶺海嶽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為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

王門宗旨 卷五

四十一

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已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



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

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案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

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記三首

從吾道人記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嘯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

王門宗旨

卷五

四十四

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敝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小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

門則發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矣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

王門宗旨

卷五

四十五

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卒歸於兇頑鄙倍故



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侯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

王門宗旨 卷五

四十七

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鬚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真哉蘿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

王門宗旨 卷五

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

王門宗旨 卷五

四十七

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旣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三八五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  
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  
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  
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  
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  
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  
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  
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  
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

主用宗前 卷五

四十九

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  
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  
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味性情之發焉則謂之  
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  
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  
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  
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  
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  
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

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也  
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  
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  
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  
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  
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  
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  
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  
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

主用宗前 卷五

四十九

和平而詩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  
正而時施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  
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  
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  
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  
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  
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  
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  
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



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誥傳記誦沒溺於淺文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

王門宗旨 卷五

五十一

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濂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旣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宜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

王門宗旨 卷五

五十一

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爲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旣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鰲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



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侯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

王門宗旨 卷五 五十二

善雖言其善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石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山陰王

王門宗旨卷之六

古剎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冒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六

公移 三十八道

選棟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

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為民患本院謬當

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為職欽奉 勅諭一應軍馬

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

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

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

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靡卒

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

以每遇盜賊猖獗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即

情狼狽生反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

情狼狽生反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

一 卷五 五十二 6



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魁魁潛形會無可勦之賊稍  
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執之羣良由  
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  
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  
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  
縱烏合勢急適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  
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  
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  
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

王門宗旨 卷六

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  
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  
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  
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  
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膂力出衆之士每縣  
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  
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  
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  
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

王門宗旨 卷六

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賭罰等銀支給各  
本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  
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一就  
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  
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  
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  
劄別選素有膽略各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  
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  
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聞

卷六

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卽  
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已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  
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  
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  
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  
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  
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綸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  
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  
期拯弱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卽便舉行或有

三八九



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為選發先  
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  
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  
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  
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  
毋懷險譎事責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曾見有  
溫良遜讓早已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

五刑宗師 卷六

四

狠會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鬪訟之人  
爭利而未必得和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  
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子孫何苦而為  
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蓋  
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  
子弟毋忽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自得兩省  
捕事宜設施布置頃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

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  
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筭機宜旬日頓  
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為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  
既久兼有海滄浦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  
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  
併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  
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  
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穿設械以禦我  
師其為奸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為持久

五刑宗師 卷六

五

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  
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  
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  
意在倚重狼達士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  
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  
以下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  
機候正可奮怯為勇變弱為強而猶執其持重之  
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  
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



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  
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  
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  
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  
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  
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  
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  
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  
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叅拏决不輕貸其軍馬

王門宗旨 卷六 七

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兵符節制

先據該道具呈議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  
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項  
補各縣選退機兵通判贛城操演以備徵調已經  
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  
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  
議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  
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

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  
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  
一陣陣有偏將二十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  
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別選材力優  
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  
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  
尉偏將偏將得以尉營官營官得以尉哨哨長哨長  
得以尉總甲總甲得以尉小甲小甲得以尉伍衆  
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王門宗旨 卷六 七

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  
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  
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  
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  
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  
凡遇徵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其諸緝養訓  
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  
以文成續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



遣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指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

聖門宋南 卷木

八

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一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比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徇於因循

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

聖門宋南 卷木

九

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况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其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耻



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瀕頭巢賊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為職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即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

王門宗旨

卷六

十

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與我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為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

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佛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為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

王門宗旨

卷六

十一

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恣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



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

主門宗甫 卷六

十一

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警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革吾今只與良民一繫看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

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狹遠西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為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

主門宗甫 卷六

十三

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議處河源餘賊

看尋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



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勸導今復極呈看得賊勢  
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  
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  
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齊執告示  
榜文惟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  
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  
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  
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  
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意掩其不

王門宗旨 卷六 十四

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  
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  
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諭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  
民不安生窮苦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  
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  
愈長羣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  
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  
得徒使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  
論文武無功功罪要時時來整齊各切是備不得

王門宗旨 卷六

致有疎虞

優獎致仕縣丞龍翰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翰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  
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  
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  
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  
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  
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是  
亦有司者之耻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

王門宗旨 卷六 十五

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副掌印官親送  
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  
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  
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  
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貧  
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并措送過繳牌

告示在城官民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怒法所必誅在城宗  
人郭王護官等皆受通官如鍾寧王無罪則

三九五



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懼宗族或恐家傾產  
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隨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  
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  
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  
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  
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  
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  
首或及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  
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

王門宗音 卷六 十六

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牌仰沿途各衙門慰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  
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  
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  
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  
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  
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潞水  
自盜本院親行無論尚未能息殊不知 朝廷出

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  
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況今寧賊已擒地方已  
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  
深為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  
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或未知寧王已就擒復合  
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  
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  
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

王門宗音 卷六 十七

近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  
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  
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  
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  
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原  
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  
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  
此等事阻滯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  
自盜本院親行無論尚未能息殊不知 朝廷出



業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通判曹國烈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開奉 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與兵作亂看係 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質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

王門宗旨 卷六

十八

外隨聞 大駕南征禮幣解赴 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 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 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 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 欽差總督軍務鈞帖馬太監張奉 及佳 欽差總督軍

王門宗旨 卷六

務亦總督軍門鈞帖日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 駕臨恐涉遲誤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 欽差提督督督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 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官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

王門宗旨 卷六

十九

軍門定奪等因為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 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一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闕省撫巡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恐死暫留為牽制攻討之圖候 命帥既至地方稍靖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亦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

三九七



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少伸息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 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頌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

聖門宗廟 卷六

二十一

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疋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快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轉解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來

告諭軍民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遠道終萬里遠來皆爲朝廷之事

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倒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況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室家之苦務救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 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

聖門宗廟 卷六

二十一

奈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雖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允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川推決要行所屬先納兌作欠及京庫折銀次及兩



亦深賭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  
即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  
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  
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為便各府州縣  
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如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  
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  
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  
心慘目汗背赧頰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

王門宗旨 卷六

二十二

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仍備  
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  
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自  
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  
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憫恤之所  
冀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焉  
之令由下布謹并之

王門宗旨 卷六

之苦已加... 如此有司何以奉行...  
何所取信夫為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  
雖死亦甘為之今日所行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  
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苦地方之災縱  
使總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為況旬月之  
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  
徒爾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為巡撫不能  
為 國為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  
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

王門宗旨 卷六

二十三

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與  
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  
事兩月之後亦未為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  
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  
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  
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  
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

三九九



切憂備部堂計公非無恤民之心但身司國計不  
得不以空乏為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月  
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股削  
一時忍痛併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  
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  
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  
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  
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  
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

而國用終亦無損

二四

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

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 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

據撫州府金谿縣二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  
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為吾道之  
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  
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  
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  
川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

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其依  
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  
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任文定挽留懇至曲盡  
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未歸  
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  
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為國惜賢使皆覲頽在位則  
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

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

三五

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  
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  
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  
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  
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  
而

南贛鄉約

谷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少在尼



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此乎  
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  
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  
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  
本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勵之不行  
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偽相殘故遂  
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  
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  
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

王門宗旨 卷六

二十七

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  
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  
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  
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已則昏爾等父老  
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  
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  
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  
吾言毋忽

旌獎節婦碑

有古水縣民人陳文...  
妻會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  
大稱歎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公應旌獎以勵澆薄  
為此仰府官吏即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文給  
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  
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是巷  
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鄙仍備述各婦節操  
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  
志施行

王門宗旨 卷六

二十七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實否尚多淆雜是以詩  
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為此牌  
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詢  
擇務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  
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  
崇勸其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  
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習為偷薄自取愆咎

議慶官文牌



近來... 以賦問革者能望而自犯... 家口衆多日給不足... 減削又後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 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 自守者往往狼狽繼繼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 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 精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 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

三門案前 卷六

二十八

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 義免其內顧然後可以盡心職業... 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 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 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 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 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 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 雜職吏胥等俸米餘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

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卸若干應否復舊或量... 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論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 為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 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 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 丁若干必查某丁為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 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替或有某殘疾

三門案前 卷六

二十九

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 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 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 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換報甲內平日習為偷竊及... 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 狀官府為置合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 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境... 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換緝若係甲內漏報... 乃并台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論流沿

一五〇二 丹書 卷六 反五



門曉諭覺察如此自如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

王門宗旨 卷六

三十一

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為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勝寒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

矣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為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重資勤苦已經稟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教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為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

王門宗旨 卷六

三十二

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未有光矣仍行該縣備案驗事理撥置各學未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以備巡檢追汰於頒給合就查發為此牌仰本道府即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今日就廢弛

告諭頭尾



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  
本院方事勦平閩廣湖邇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  
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 朝廷復有  
兼撫是方之 命隨因 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  
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 詢三司府縣各官及  
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  
在必誅無赦夫 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  
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

王門宗前 卷六 三十一

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勦捕顧其  
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  
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  
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  
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  
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  
首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誘  
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悉爾等  
中間或有維恐之怨恤仰不平之情亦宜爲之

或懲或戒使得其平若爾輩化前名曰  
宜爾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勢一切惟事  
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免租債遂從  
而貸其通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  
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復倒  
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  
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  
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會有一言開諭爾  
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

王門宗前 卷六 三十一

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硬化皆未曾編查  
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  
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  
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迨  
日撫州同知陸倅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  
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倅親齎本院告諭往諭  
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  
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  
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盡



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糾粒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殺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一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為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為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

王門宗旨 卷六

三十四

滅之如虜疋雛爾輩縱頑梗克悍自視以為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壘粉爾輩如机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教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

則不然不免爾租稅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不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值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為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與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為大抵

王門宗旨 卷六

三十五

能絮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批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克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克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况職主白鹿當朱儒倡道之區豚據屋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與掛冠之請似違奉



初之心仰布政司備行由康府等印官以禮勸  
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  
儒之意繳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參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  
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  
興諒振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  
之功况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  
化之餘尤須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

卷六

三十一

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即行起蓋務為  
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開數繳報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  
感懷德歲改月化自然不敢為惡乃為善策雖鵬  
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  
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  
亦未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  
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已若舍舵

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為多寡軍門原  
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  
仰違 勅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  
行繳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媮風教不  
振近該本院久駐南寧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  
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

卷六

三十一

院既去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出耳聞其說合  
行委官通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  
縣丞陳近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  
委除行本官外為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  
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  
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污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  
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  
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  
不得元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



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水之類仍該縣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勉諸生就行兼著該縣印信

###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媮風教不攝近該本院久住南寧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導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進兵前往賓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

王門宗旨

卷六

三十一

主簿季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已成物之心即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即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扣算程期臨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 經理書院事宜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將南寧城東西二壕花利通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銀修理仍置教官私宅號房以為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無成規難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

王門宗旨

卷六

三十一

學行端方堪為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之設為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違錯此繳

### 咨六部伸理龔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龔元亨忠信之行孚于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特因



本生素性愿恪初不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  
遣使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  
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  
其叛逆遲速之機度可密為禦備本生既與相見  
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  
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  
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  
突徒新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為發奸擒伏之圖則

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

本職起兵攻勦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  
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  
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憤且本  
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其  
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  
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會不一及而獨  
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  
說行道之人皆能印者且當事之人不加詳察

漸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受事向之義  
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兇惡潛消奸  
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  
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為叛賊泄  
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為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  
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為之具  
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為既釋  
或以為候 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  
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

玉石不分竟為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

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  
痛恨為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  
持分辦施行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  
論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  
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  
事以驅勢迫是謂以火齊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



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  
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  
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  
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  
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  
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  
愈於博奕之為賢乎為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  
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  
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

王門宗旨 卷六

四十二

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  
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  
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  
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  
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  
為無補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心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  
自持賢勞茂著鄒魯之中實為魁然今不幸病故

使人檢其行囊蕭然無以為歸殮之資殊可傷情  
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  
殞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  
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  
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略無所辨也為此牌仰本府  
官吏即於庫貯無碍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  
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  
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  
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

王門宗旨 卷六

四十三

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  
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精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歷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  
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  
前來勘處是固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  
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 威德而旬月之  
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  
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



默導以會合專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  
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  
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  
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  
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  
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  
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 朝廷之德下宣本院  
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  
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

在月未前 卷六

四十四

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  
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  
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  
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  
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  
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  
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 勅諭  
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  
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卹免其雜泛差

徭明 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海國之遠所以  
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其後本生志求  
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  
等衙門知會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  
寨稔惡徭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  
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  
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

在月未前 卷六

四十五

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  
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寨  
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  
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  
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  
則欲為爾等立功一則欲為地方除害心雖不忍  
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  
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力毋得欲速一  
持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廣州本行



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綏柔流賊

據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為患乞調歸順土官岑嶽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

王門宗旨

卷六

四十六

九

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警警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警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為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自欲廣揚兵

王門宗旨 卷六

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海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出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

王門宗旨

卷六

四十七

九

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王也方利害為久遠之圖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

四一一



心術而惟事補綏撥指支吾粉飾於耳外以苟幸  
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今就通行計處  
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  
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  
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  
敷以德恩喻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為其稔  
惡不俊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  
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為彼  
所扇惑搖動從而為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為會長

聖門宗旨 卷六

四十一

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緩來調習使  
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  
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  
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  
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  
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 所之  
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喻  
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  
相引來投者亦實心撫安招來之口果給 米

之紀紀生業亦為之選直官長 有法守令  
渙散一面清查侵佔田土開立甲口以息日後之  
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  
植嘉禾而去其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  
勤誠無情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  
日表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  
而推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  
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  
抵塞真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

聖門宗旨 卷六

四十二

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  
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  
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  
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  
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  
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  
施行於永久者勢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詳  
欲散撤雇倩機快等員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  
近防守一節區區 頗當然以三千之 而常在一



為一班每兩箇月日百更一次若不應勦等項然  
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  
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  
而為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  
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  
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  
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  
專在濰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

王門宗旨 卷六 五十一

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  
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  
患地方欲為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  
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  
言而必務為細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  
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  
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  
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照而行之發去

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 告諭村寨

近因牛勝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  
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為  
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  
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  
為彼所煽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  
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  
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

王門宗旨 卷六 五十二

言爾等各寨為善為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山陰王應選叅校



王門宗旨卷之七

古刻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七

禱著 十八篇

一見齋說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

王門宗旨 卷七

七

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

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在在可見謂天終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措之而無所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

王門宗旨 卷七

七

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譬導轉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觀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書東齋風雨卷後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  
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  
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  
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  
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  
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  
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味  
嗟歎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  
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窻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味

王門宗旨 卷七

三

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  
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  
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曠昔之懷當與今日  
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耶  
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筮  
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  
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王

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  
不及於定王見素子巨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  
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  
則魯三桓之屬是矣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  
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  
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  
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  
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

王門宗旨 卷七

四

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繁縷  
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  
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  
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  
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兩至其亦  
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  
齋之孫南峰公又以清節文  
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



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以真沙之為重也夫

諭泰和楊茂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

王門宋南 卷七

五

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首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恚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問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問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

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問是非省了多少問煩惱你比別人倒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首指天躡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

王門宋南 卷七

六

之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恭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於前倚於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為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前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



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免予罪。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裝糧從。道有者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罵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忠。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愛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於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佛

王門宗旨 卷七

七

郎機私誅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佛郎機誰所為。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長弘之血。豈不足睚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為。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翰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違。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

與定議。期雍歸。則陰募賊。具械裝部。勒以俟。予檄長到。而期雍又發。故當濠之變。外授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耳初。予嘗使門人某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憚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某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

王門宗旨 卷七

八

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 客坐私祝

但願溫恭直諫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



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

書王一為卷

王生一為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于聖不傳之秘也。一為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

主門宗旨 卷七

九

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張思欽卷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

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耶。抑亦以他人為之銘耶。思欽感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

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顙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主門宗旨 卷七

十

書黃夢星卷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惟其



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  
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  
涉若是乎夢星跪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蒸聖  
賢之道而無所從來人既乃獲見吾鄉薛楊諸子  
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  
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  
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  
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未  
為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亦

王門宗旨 卷七

十一

不許若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  
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我  
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  
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  
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  
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之哉  
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  
人來訃云處士歿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  
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

則亦共非笑語以為怡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  
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  
已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  
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謂  
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  
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  
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  
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  
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遺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

王門宗旨 卷七

十二

夫世之為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  
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徐昌國墓志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  
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  
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  
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  
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若  
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於其身耗勞其神氣矣



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魁魁以夜出涼風至而  
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  
易槁芝榮不踰旬莛草難而益繁鴟梟虺蝮遍天  
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觀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  
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  
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弊  
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  
得歎曰敝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

龍門宗甫 卷七

十三

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  
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  
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  
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仙  
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  
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  
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  
而不應迺曰吾竊融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

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  
子以予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  
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  
埽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  
形也謂吾為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  
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  
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  
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

龍門宗甫 卷七

十四

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  
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為之性者可以冲於  
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  
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  
起曰命之矣吾且為明甲吾且為流漸子其然然  
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  
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  
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  
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驗月忽有人來



昌國趙矣王泚二子馴性哭盡衣因商其家事  
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  
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  
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  
字餘途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  
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  
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  
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親老求改便地爲  
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

王門宗旨 卷七

十五

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  
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  
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  
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  
迺謝棄脫滓垢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  
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  
琢豈方頑儼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  
斯誌

節菴方公墓表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  
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  
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  
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  
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  
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  
之碌碌者乃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  
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  
賑饑乏 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

王門宗旨 卷七

十六

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其配朱竭力農  
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  
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  
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  
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  
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  
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  
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  
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



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禹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為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騫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

王門宋南 卷七

十七

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耻工賈夷考其貫射時罔利有其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說辨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始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之論者之云耳翁既歿葬於

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

王門宋南 卷七

十八

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斧鋪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惘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部邑爾為平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



其猶遊宦不踰千里吾以京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幸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十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愁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感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霞露板屨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因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

王門宗旨

卷七

十九

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壅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以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空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

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

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官竟兮竟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駉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嗷啼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偃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

王門宗旨

卷七

二十

今

祭楊士鳴文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于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



此其易其果出於俄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海南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頽頽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叔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為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

王門宗旨 卷七

二十一

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朱順寶靖士兵文

維湖廣朱順寶靖二司之士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

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 委附總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冤鬼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羗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

王門宗旨 卷七

二十二

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為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痛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  
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屍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  
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屍之言矣嗚  
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  
爾等游蒐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  
等其收爾游蒐歛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  
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  
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  
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

王門宗旨

卷七

二十

為民除患豈不生為壯烈之夫而歿為忠義之士  
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  
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  
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 策三問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  
備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  
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  
舊制則亦不過苟且目前以承近世之陋習

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  
太祖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  
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  
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

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  
見於經乎聲容之為備而郊祭之舞去干戚以  
為容雅頌之為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  
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為之者然而治化之隆  
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

王門宗旨

卷七

二十四

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  
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  
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為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  
以為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  
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為之節文是以  
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  
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禮樂之文者能



道作者之詳聖述者之詳明故夫創始者聲羽禘  
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  
也置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旋禘饗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  
於鐘鼓干戚簋豆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  
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之言禮樂者  
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  
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  
鐘呂紛爭於柷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

聖門宗旨 卷七

二十五

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  
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乎傳曰禮  
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  
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  
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  
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  
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  
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曼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

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詔者雖  
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  
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  
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  
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

太祖 太宗之所以為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  
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 祖宗之治化功德蕩  
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  
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

聖門宗旨 卷七

二十六

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  
故嘗以為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 祖宗治化功  
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  
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為九  
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  
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  
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  
泰圻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



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耻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

王門宗旨 卷七

七

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

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耻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

王門宗旨 卷七

七

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闕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耻之故願諸子深辯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肯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予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為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為異端譬之穴中之鬪鼠是非孰從而辯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為

平明宗甫

卷七

三十九

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為物猶之水火菽粟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為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為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為之徒者之罪也夫予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為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

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為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為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修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為心也以為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歛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為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

平明宗甫

卷七

三十九

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子方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為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為同身進而無耻貪鄙為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耻者曰吾夫子固汲



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為好則亦以其師之說而為好傾亦奚為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若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若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為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為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

王門宗旨 卷七

三十一

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執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為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汗世即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其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為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

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為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所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

王門宗旨 卷七

三十一

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為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筆歌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歎而稱以為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為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



以... 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 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畝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

孟子卷七

三十一

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為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辨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為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為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為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為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

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豈何有于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為之乎柳宗元以為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為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為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為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

孟子卷七

三十四

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為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為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者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其北孰不知越之為南而冀之為北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曾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為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以非禮而實為禮者矣其



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辯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已復禮而為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處所照既已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已判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明以察其幾有至建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

卷七

三十五

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箴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為顏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為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箴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為仁能慎獨故能克已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

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忤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間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為僭而教之也

王門宗旨

卷七

三十六



詩子十九首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兩覺不枕簟涼諸弟在何  
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日歲如轉蓬拂衣從  
此去

贈陽伯

陽伯即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  
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謬矣三十年于今吾  
始悔

宗前 卷七

三十七

和湛元明八首 有序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  
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味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  
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辯黃

鐘音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遠  
遊譬彼桃與李不為倉園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

馬求

泐嗟予不量力跋蹙期致遠屢興還屢作喘息  
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牽羣問萬里  
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決徒法

此心還此理寧論已與人千古一嘘吸誰為歎離  
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為俗  
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  
解以淪

宗前 卷七

三十八

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謂窮索篇於子既  
聞命如何園中士空谷以詩靜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  
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  
與窮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因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  
械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其致度幾終  
不漸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



爲期  
爲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  
珠重美人意深秋以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  
重看骨肉情何限  
況復斯文約舊深  
賢聖可期先立志  
塵凡未  
成謾言心移家便住  
烟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胃中  
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  
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王門宗旨 卷七

三十九

觀傀儡欠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  
何須傀儡夜登堂  
繁華過眼三  
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  
穉子自應爭詫說  
矮人亦復浪悲傷  
本來面目還誰識  
且向尊前學楚狂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  
野人扶病強登臨  
同遊仙侶須  
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  
鳴鳥遊絲俱自得  
閒雲流水亦何心  
從前却恨年文句  
展轉支離歎陸沉  
淞流亦沂水  
童冠得幾人  
莫負味歸興  
溪山正暮

春

桃源在何許  
西峰最深處  
不用問漁人  
沿溪踏花去

池上偶然到  
紅花間白花  
小亭閒可坐  
不必問誰家

溪邊坐流水  
水流心共閒  
不知山月上  
松影落衣斑

滁陽別諸友

有引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

王門宗旨 卷七

四十

甫汝德詩反送至江浦少留居俟予渡江因書

此但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淞之水入江流  
江潮日復來  
滁州相思若潮水  
來往何時休  
空相思亦何益  
欲慰相思情不如宗令  
欲見見泉水隨處無  
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  
遠相即君不見堯美與舜  
墻又不見孔與賤  
對面不相識  
逆旅主人多慇懃  
出門轉盼成各人

與沅陵郭筆敘



許得者耶寺匿雲松林水榭日為禪師生問業  
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  
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烟花此送君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携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  
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  
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

子門宗旨 卷七 四十二

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  
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  
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總欲吟詩即亂思未會性情相  
冰地二南還合是滌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  
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歎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漸  
瀝蒙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脉丈夫貴剛腸光陰勿  
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  
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  
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子門宗旨 卷七 四十二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  
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  
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  
冥餘濕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  
礪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人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



此外票藥精粗齒頰俗學未堪期老衲昔曾取  
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爲妻孥守  
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  
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  
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遊  
意山水間淨名于我亦何有

睡起偶成二首

王門宗旨 卷七

四十三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  
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惺惺縱今日暮醒  
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惑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  
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  
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東縛如窮囚千  
金之珠彈鳥雀腐土何煩用焉讓君不見其

參以虎患虎夜入室強其頭此豈以爲不  
竿驅虎如驅牛痴人微墮途廢食愚者畏溺先自  
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自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峰巒尚憶衝  
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高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  
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  
爲主自髮從他自滿頭種果移花新事業茂林脩

王門宗旨 卷七

四十四

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洲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  
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  
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  
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  
物是吾身無端理學紛紛義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  
點瑟回琴日夜清  
絕調迥隨流水遠  
餘音細入晚雲輕  
洗心真已空千古  
傾耳誰能辯九成  
徒使清風傳律呂  
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為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  
何處高梧有鳳鳴  
星漢浮槎先入夢  
海天波浪不須驚  
魯郊已自非常典  
騰肉寧為脫冕行  
試向滄浪歌一曲  
未云不是九韶聲  
喪葬人人學可齊  
昔賢斯語豈無稽  
君令一日真

丁酉集首 卷七

甲午五

千里我亦當年苦  
舊迷萬理由來吾  
具足六經原只是  
階梯山中儘有閒  
風月何日扁舟更  
越溪

月夜二首

萬里中秋月正晴  
四山雲霧忽然生  
須臾濁霧隨風散  
依舊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  
從他外物豈能撓  
老夫今夜狂歌發  
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  
不知何處亦羣英  
須憐絕學經千載  
莫負男兒過一生  
影響尚疑朱仲晦  
支離羞作鄭康成  
鏗然含瑟春風裏  
點也雖狂得我情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  
乾坤何處更閒人  
高歌度與清風去  
幽意自隨流水春  
千聖本無心外訣  
六經須拂鏡中塵  
却憐擾擾周公夢  
未及惺惺陋巷貧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  
幾人今夕此登臨  
白頭未是形容老  
赤子依然混沌心  
隔水鳴榔聞過棹  
映牕殘月見疎林  
看君已得忘言意  
不是當年只苦吟

朱良知四首示諸生

宗甫 卷七

四十六

箇箇人心有仲尼  
自將聞見苦遮迷  
而今指與真頭面  
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  
煩惱場中錯用功  
莫道聖門無口訣  
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  
萬化根原總在心  
却笑從前顛倒見  
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  
此是乾坤萬有基  
拋却自家無盡藏  
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示諸生三首



之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  
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  
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  
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為堯舜莫把辭  
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及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  
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  
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王門宗旨 卷七

四十七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  
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  
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為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  
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別諸生

能辨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海濶無  
際盤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  
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  
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圓  
圓未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從過釣臺

應自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

王門宗旨 卷七

四十八

赴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  
足抵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  
當如此

西安兩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

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榜關鷗鳥破踪跡水雲  
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  
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



又聞天頂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迳蒼峽瀉雲  
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  
無緣

長生

長生徒有蒸苦之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賢生  
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  
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  
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  
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

王門宗旨卷之七

聖九

良知乃吾師

夢中絕句

此子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

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皤雲埋銅柱雷

轟拆六字題詩尚不磨

山陰王應遴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七終

王門宗旨卷之八

王心齋先生語抄目錄

語錄六十三則

書三首

答林子仁

答朱思齋明府

答劉子中

論一首

明哲保身論

六首

王門宗旨卷八目錄

樂學歌

大成學歌

示學者二首

次先師答人問

次答友人

附二首

泰州王心齋墓志銘

趙會吉著

重刻心齋先生語錄序

周汝登著



王門宗旨卷之八

古刻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心齋先生語抄

語錄 六十三則

大學是經世完書與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

正是止至善

王門宗旨 卷八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未治者不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

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

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纔著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國

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

萬物者謂之遺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

志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顏淵

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

有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

常行故也

王門宗旨 卷八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

無過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

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僅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

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

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

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

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偽故偽字從人從爲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  
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  
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  
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

皇朝經世一書

卷八

三

三

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  
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鳶飛魚躍同一活  
潑潑地則知性矣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常云學  
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致  
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

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  
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功夫做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  
之意同故喟然與之只以三子所言爲非便是

他在處譬之曾點有家當不會出行三子會出  
行却無家當孔子則又有家當又會出行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  
心者害心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

皇朝經世一書

卷八

四

四

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愛之有我同天何懼  
之有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  
則不然攻已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已者忠

告善道之可也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  
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

不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故曰大人造命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愧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聖門宗旨 卷八

五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欄柄在手白沙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學者指摘舉業之學正與會點不取三子之意同舉業何可盡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處便是這學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是家常事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於上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此二爻皆謂之大人故

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製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子夏篤信謹守為已切矣但不免硜硜然言必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為小人儒

聖門宗旨 卷八

六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







夫百姓不知何物失同志惕然有省  
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聞多不信先生指僮僕  
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處不假安排俱是  
順帝之則至無而有至近而神惟其不悟所以  
愈求愈遠愈作愈難謂之有志於學則可謂之  
聞道則未也賢智之過與仁智之見俱是妄一  
時學者有省

文德入山習靜作書招云略曰只心有所向便  
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

王門宗旨 卷八

九

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停停當當不  
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  
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之道然必明師  
良友指點不然則恐所為雖是將不免於行不  
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僻乎肯  
出一會商確千載不偶愈得書即出山受學  
徐樾復來學先生一夕步月下指星文與語樾應  
對間若恐失所持循先生厲聲曰天地不交否  
又一夕出遊至小渠邊先生顧謂樾曰汝

亦放輕快些樾持齋謹若遺一物  
從前孤負此翁為樾費却許多精神

道州周良相涇縣吳標王汝貞南昌程伊程俸先  
後來學初汝貞持學太嚴先生覺之曰學不是  
累人的因指傍斲木匠示之曰彼却不會用功  
然亦何嘗廢事

南野公常講致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  
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以日用見在指點良知  
自是甚相契黃洛村弘綱常講不欺先生曰兄

王門宗旨 卷八

十

欺多矣洛村愕然請示先生曰方對食時客及  
門辭不在非欺乎洛村謝過先生笑曰兄又欺  
矣洛村未達先生曰通變而宜此豈為欺乎

撫州樂安董燧自金臺來學留三月一日燧瞑目  
跌坐先生臨其旁不覺先生撫其背曰青天白  
日何自作鬼魅燧醒起豁然

洪覺山訪先生與論簡易之道覺山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斯其旨何也先生曰此是對樊遲語若  
對顏淵便謂一口克己便禮天下歸仁如何等



簡易

吉水羅念菴洪先造先生廬就榻傍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為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萬物欄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却不過一節之善明日復見因論正已物正先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已未盡善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已

朱子宗指 卷八

十一

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念菴謂東坡曰余兩日間心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已物正處却令人灑然有鼓舞處

書

答林子仁

來書所謂真實二字足見切實工夫但其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答朱思齋明府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

朱子宗指

卷八

十一

無人為意見叅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答劉子中

來書云簡易工夫只是慎獨立大本此是得頭腦處又謂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不能除去此學者通思子中只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即此充實將去則仰不愧俯不作浩然之氣塞乎兩間又何遇境搖動閒思妄念之有哉此孟子集義所生四十不動心者也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閒思妄念便是告子不集義先我不



動心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子中當於明師良友處求之

論

明哲保身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

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以之一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下則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至

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爲氣稟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已害人入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若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故君



子之學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已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成已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為大孟子曰守身為大曾子啓手啓足皆此意也古今之囑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人未忠者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瑤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於天下後

聖門宗尚 卷八

十五

世之相別者也是為別言

歌

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大成學歌寄羅念菴

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為相知十年之後我

聖門宗尚 卷八

十六

亦病君期枉顧亦如之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為善誰同之堯舜之為乃如此芻蕘詢及復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

示學者 二首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  
錯

其二

能無爲今無弗爲能無知今無弗知知此道今誰  
弗爲爲此道今誰復知

次先師答人問良知

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  
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

次答友人

若得吾心有主張便逢顛沛也無傷寸機能發千  
鈞弩一柁堪驅萬斛航動靜云爲皆是則窮通壽  
夭只如常願期學到從容處肯爲區區利欲忙

附二

泰州王心齋墓志銘

趙貞吉著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  
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良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  
先生汝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  
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  
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  
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  
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額修臞安豐俗負

鹽無宿學者先生遺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卽邈焉  
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  
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迺痛哭  
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爲  
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  
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  
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求禮爲儒者以經徵  
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  
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



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其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右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譬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鵠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說曰此絕論

王門宗旨 卷八

十九

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兩

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詣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吟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間諫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吏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

王門宗旨 卷八

二十

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絕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進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悌為實以太虛為宅以古今為且暮以明學啓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英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可不易也卒配越中為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兩牧  
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  
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寢配湯氏生  
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  
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  
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  
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  
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序 周汝登著

王門宗旨 卷八 辛

心齋王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何以知之陸子  
曰千百世之前千百世之後與夫東西南北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聖則無弗同同則無  
弗聖矣先生自信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同此心同此理斷斷乎其不惑也豈  
不既聖矣乎或者曰此心此理人無不同人人同  
豈人人聖乎曰人人本同人人本聖知而信者誰  
信則同不信則異聖凡之分也千金之子舍而賈  
賤不信已富也信之則千金握中矣侯王之子

言徒不信已貴也信之則侯王刻下矣或  
言信則修爲已乎曰不爲烏信不信烏爲千金  
之子而欲自信則必稽基業所自寶藏所存侯王  
之子而欲自信則必邇統系所承符券所在此爲  
以求信非漫信也信自千金則常守此富有自然  
之料理信自侯王則常守此貴有難忘之制節此  
信而後爲非盲爲也不然而有漫信者基業統系  
不知來寶藏不入眼符券不在手則千金妄度侯  
王妄號而已矣不然而有盲爲者業負取則曰吾

王門宗旨 卷八 辛

以致裕焉儘其積累終身負取之雄而止已  
事胥徒則曰吾操勵以階進焉極其操勵終身胥  
徒之良而止已嗟乎此聖學俗學之所以分也聖  
學不明凡幾百年而陽明先生作繼有先生又有  
龍谿先生共將此心此理昭揭示人一時三王可  
謂千古奇遇吾觀先生初過闕里便奮然太息正  
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何等信入乎力行孝弟  
體驗經書行住語默俱在覺中此何等修爲乎如  
先生者真以一窶子而千金以一匹夫而坐



仙侯王宴然當之毫不驚怖陽明子曰此真為聖人者也真為則真聖矣又何疑哉三王之書流行於世皆世間一日不可無者越中二王先生之書多而先生之語寡真方療疾一味與眾味同効真金亦人一鎰與百鎰同精固不必以多寡論也不肖嘗過先生之里拜先生之墓而修先生之祠今十五年矣先生之孫之垣重刻先生之語而命子元鵬千里走乞不肖序其首以不肖於先生仰止特深不肖固願為之言而且喜先生之有後也敬

王門宗旨 卷八

三十一

四

齋沐書此嗟乎人而不欲希聖則已苟有志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為聖合三王之言無由入先生之言與越中二先生之言而已矣千聖一而已矣

王門宗旨卷之九

徐曰仁先生語抄目錄

語錄 四則

附 三首

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又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壽徐橫山夫人五十序 錢德洪著

王門宗旨 卷九目錄

一

四



王門宗旨卷之九

古刻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徐曰仁先生語抄

語錄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

王門宗旨 卷九

乙

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虛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仰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遠

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聲欬或先慳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王門宗旨 卷九

乙

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歛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



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

王門宗旨 卷九

三

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愛因未

今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

王門宗旨 卷九

四

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



等緊切著實工夫如今苦著定要說知行  
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  
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川愛曰  
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  
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  
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  
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己自有行在只說  
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

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  
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  
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  
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  
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  
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  
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將知行分作兩件  
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  
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

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  
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  
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  
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  
只是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  
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處  
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  
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

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論似亦見得大略  
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  
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  
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友求諸已篤信固亦是  
然不如友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徃於  
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  
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  
說昭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  
附會非其本旨精一之學博約是約之功曰仁



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

王門宗旨 卷九

七

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

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

王門宗旨 卷九

八

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附

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昔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為是

王門宗旨 卷九

九

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耶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望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為體物計先生了事而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此乎吾今縱歸陽明之

王門宗旨 卷九

於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卒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漸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

王門宗旨 卷九

十

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四五五



又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今十年于今葬茲丘今宿草  
幾青我思君今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  
今宵嗟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今日來臻君獨胡  
為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今歛歛焚椒醑兮松  
之陰良知之說今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  
明而異心我歌白雲今誰同此音

壽徐橫山夫人五十序

錢德洪著

孔門七十子獨稱顏淵能發聖人之蘊夷考六籍

王門宗旨 卷九

十一

載孔門之言者莫詳於齊魯論而孔顏授受微言  
不少槩見又惡據以徵其善發耶夫顏子雖終日  
如愚退省足發喟然之歎千古聖道之微徵焉如  
見立卓其在竭才之後乎是顏子發聖人之蘊者  
身也言論非所與也吾十七八歲時讀傳習錄聞  
師門有橫山子者今之顏子也後十年侍師於越  
橫山子已遺世五年矣當是時四方同志日進吾  
師每歎曰孔門得一顏子而門人益親吾於諸士  
安得起曰仁之遊乎而日聞吾師訓言皆囚人答

固能根極理要者或寡矣有觸其機如川流淵  
源端緒略見則又愀然作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  
言之年來不易及也同門退而竊歎者亦曰是意  
也吾嘗與曰仁侍幸聞之年來不易及也噫是橫  
山子之聞於吾師者非聖道之微者耶已而聞諸  
其家孺人王少寡而無子門內之政肅肅門外之  
政雍雍橫山厥考古真翁在堂孺人躬具晨羞寒  
暑靡變曰此吾先子之遺戚也四方同志登其堂  
言門者御事惟恪曰此吾先子之與遊也有遺言

王門宗旨 卷九

十二

輯而成書梓惠同志曰此吾先子之遺志也孺人  
者冢宰海日翁女吾師之妹也貴而不驕富而有  
制茹蔬服浣人皆難之則又曰此吾先子之遺矩  
也古真翁得少子采孺人慈鞠若母嚴迪若師曰  
徐嗣庶其賴乎噫是橫山子之徵於家者非皆私  
省之實也耶吾聞聖人之道無二而中行獨難高  
明之士超悟頓覺若可與言聖道之微矣然其凌  
虛簡脫微諸變理往往疏略而不究謹厚之士刻  
意行若可與履聖道之實然了悟未真之



化渣滓盡透精要則又見二而未融斯二者皆非  
得於中行者也橫山子遠矣吾雖不及與遊然其  
道至今未墜想見其為人如和風煦日冥悟道真  
而又日見於行事民瘼物則謂如也噫身發吾師  
之蘊如古之所謂中行可與者非耶信乎橫山子  
者今之顏氏子也孺人今年壽五十七月六日寔  
惟誕辰采遺書曰先生知吾兄者也采生也晚大  
懼吾兄之澤日湮敬徵一言以圖不朽且將以為  
嫂氏壽予曰橫山之道刑諸家孺人既足徵矣然

王門宗旨 卷九 十三

要諸久遠信於後世使必傳而無疑非采其誰望  
耶是在吾子

山陰王應遶叅校

上門宗旨卷之九終

王門宗旨卷之十

錢緒山先生語抄目錄

語錄 三十三則

說 一首

陽明先生文錄叙說

書 三首

復楊斛山書

與趙大洲書

復袁文輝屠淳卿高國重屠義民書

序 二首

王門宗旨 卷十目錄 一

賀程後慶序 略

賀黎蛟池序 略

禱著 二篇

計告同門

書徐調元卷



王門宗旨卷之十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錢緒山先生語抄

語錄 三十二則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

王門宗旨 卷十

乙

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為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而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善之地耕稼陶漁不妨其作聖然則人稱無暇者非學妨人人自棄於學耳諸君坐中有為師長用功久者有為子弟相携而

至者亦有聞風而至者且各將此念究竟原從何處發來若真從要明心性還復真元以植立天地只此一念便與堯舜三王孔顏相接從此無間就時時在堯舜三王孔顏路上便是參天兩地瞬息千古矣若尚有別念憧憧在內便是立志未一縱在此講說不過長得知見於心性何益此道昭察人人具足百姓日用即是此道只是不知仁智所見即是此道又住於見了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

王門宗旨 卷十

十一

吾人要入聖賢堂室須認取聖人真面目佛家設法常教屏息諸緣吾為汝說學者志道果肯屏息諸緣此心全體已是惘然吾人自性自明本來具足只因諸緣積習流注覆蓋本來真面目不得發見流行當下屏息諸緣此便是回天續命的手段更有何法可得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網得網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得而天下之理得矣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



窳於目為明窳於耳為聰窳於口為又窳於四肢為禮窳於心思為變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於此一得造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

王門宗旨 卷十

三

是諸君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為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懂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今既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問知所先後曰吾人只是信此先後不及所以道日遠今人在天地萬物中自統體而言謂之天下國家自耳目口鼻四肢而言謂之身

之主宰而言謂之心由天下國家約入身豈不是天下國家的本由耳目口鼻四肢約入心來心豈不是身的本如樹之根要枝幹條葉暢茂條達須從一根上培壅一心之微天則自然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儒之所以為儒聰明聖智皆由此出當下信得及只在此下手天下國家更無有欠缺處若信不及且枝枝葉葉在聞見上求在窮索上得聞見益多窮索益密於本原之地益遠只信此一根不過失却

王門宗旨 卷十

四

先後次第去道之所以遠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言循循者循其見之所及未嘗過為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子之言皆非真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真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而言非真也筌蹄可以得魚兔魚兔真而筌蹄非真也然得因失而後名原其自性本然則得亦無得是得亦非真而無所得之為真也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為而發情未協若同衆



則徇俗違衆則傷情如何曰此只在良知上求  
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則同之不可同則違之此  
亦不在事上

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矣微之顯誠之  
不可掩也堯舜禹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  
庸不睹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  
一微字

問人生而靜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非其體矣  
良知隨覺隨消固是格致之功而保任此念無

主明宗甫 卷十

五

有動處日著日察亦格致也此意如何曰此是  
有意求靜執知見為保任非格致實功也致知  
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証心體自能無欲不  
必言靜自無不靜不必言初念自無初無終不  
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後世儒者只為讀書能益知見一生遂以此心寄  
頓在冊子裏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  
非以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體悟有得於心住  
於見者見即為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即見

其於本體猶隔一層真性上豈容加一  
容毫髮比擬纒着比擬猶畫工傳神形色種種  
非不具在終是影子欠却本來生氣

諸生讀傳習錄先生曰讀傳習錄有綱須知至善  
者指吾心之本體也即所謂良知也天下國家  
身心意知物只一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  
只一功也此師門之所雅言聖學之規範也悟  
此可與入德矣

何謂正念曰無念曰何謂無念曰正念之念本  
常寂纒涉私邪慳慳紛擾矣曰亦有正念  
發不當時如何曰念不當時皆起於意必之私  
即是私意

主明宗甫 卷十

六

張元問功夫在良知上用如主人翁端拱中堂百  
務就理有賊入即覺毋容窩縱是否先生曰賊  
亦只是主翁自做

元問至誠無息先生曰中庸言至誠與天地相配  
汝能合下承當否對曰不能曰何謂不能曰吾  
身渺然與天地參心至此心慳然故不



承前先生又顧座中諸友曰諸君俱能承當否  
衆起對曰不能先生歎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  
人心至誠又與天地參二元曰人能終天地之  
功理誠有之但恐須聖人在天子位先生曰學  
者小視其心自喪其真耳今且試與諸君言之  
爾目盡萬物之色目之明與天地有窮盡否耳  
盡萬物之聲耳之聰與天地有窮盡否心思盡  
天地古今之變爾之智慧與天地古今有窮盡  
否人特自間於形體與天地不相似耳曰堯舜

王門宗旨 卷十

七

三王孔子皆至誠之聖堯舜之光格于上下三  
王文命訖于四海格天配地誠有實事孔子箴  
箴卒老無揀於世雖孔子亦有所不能矣今一  
書生遽言配天配地恐爲徒思如何先生曰堯  
舜三王之政於今安在孔子之教數千年來宛  
如一日孔子亦一書生耳元曰聞先生之教至  
此所患不誠耳至誠功業配天地此亦理之常  
耳先生曰以功業論配天地是尚以成功而言  
未究天人之原也曰何謂天人之原先生曰古

人說配命合德合明以此合彼尚猶二之其實  
人與天地一也吾心靈明爲天地主宰天地無  
吾心則地不見其博厚矣天不見其高明矣古  
今不見其悠久矣而天地亦幾乎息矣諸君自  
盡求誠之功又何疑於配天配地乎  
椿問日來功夫覺只見病痛不見本體如何曰本  
體有何可見覺處即是本體  
拱極問良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覩不  
聞而入但纔說不覩不聞卽着不覩不聞之見

王門宗旨 卷十

八

矣今不着此見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便是是  
非非無容毫髮欺蔽是否先生默而不應明日  
又問致知之功須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  
之間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如何  
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默體良知廣大高明  
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是失却廣大  
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如何先  
生又默而不應拱極固請先生曰功夫略見  
倪正好用力必求此心真信真



已淺矣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為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矣誠可懼也

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為

王門宗南 卷十

九

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為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為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

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

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為然也

王門宗南 卷十

十

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



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久能全之聖人之全之也全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

聖門宗旨 卷十

十一

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

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為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

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微動靜通物我且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體勿使間於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

聖門宗旨 卷十

十一

慮焉萬物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

問心體多往來起伏何如先生曰只是未信良知良知時止時行此體常寂有何往來起伏丁行問每念覺處常疑未是真體纔見得又恐不能保守曰你見明目者視色還自疑非真否又怕此明不能保否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先生曰只這一操字



千百年論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所是心持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單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此心嘗覺凝滯未能神觸神應何如曰學者不為勝心習氣障蔽則為知見纏縛如何得神今日工夫只將勝心習氣知見等項一齊除却便得良知精明神觸神應百姓與聖人同何待求

卷十

十三

問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說超脫異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脫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事便是心之超脫非是離却事物守箇空寂以為超脫也

問學問在人情物理上做能於人情無拂便是功夫否曰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自是人人所同若只求不拂人情便

已

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已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懂懂往來

問順境逆境曰眼前所遇何為順逆順逆俱從心生農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矣心有意必何處非逆

三門宗旨

卷十

十四

本體上着不得一物恐懼好樂憂患忿懣自是人不能無但有了便是本體之障如鏡本虛明物來自照若鏡面有了一物便是鏡之障礙物來俱不能照矣聖人之心只是鑑而不納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為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為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已之過

問鄉愿翫然媚世孟子從何處勘破曰從他譏狂



得之言見之行者行不掩言正與他忠信廉潔  
相友狷者不習不潔正與他同流合汚相友鄉  
愿看得其道最大忠信廉潔以立已同流合汚  
以容衆故君子小人無處不合故自以為是但  
狂狷學問雖未透本根不壞故可與裁鄉愿却  
攙入世俗心腸雖忠信廉潔只是要人稱好將  
本根已掘拔壞了故曰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王門宗旨 卷一〇

十五

說

陽明先生文錄叙說

先師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為次使後世  
學者知吾前後所學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  
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  
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為此耳  
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  
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先師之  
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詞章

王門宗旨 卷一〇

十六

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  
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  
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  
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  
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  
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  
命之流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  
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友  
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洪自辛巳冬始見



先師於姚再見於越於先。教者。恍可即然未  
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投光相僧  
房。閉門凝神久之。倏覺此心真體如出。部屋而觀  
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川。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  
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着。馳以告先師。曰。吾昔  
居滁時。見學者徒為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  
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  
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則指點致良知功夫。  
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澈。是是非非。莫非

在門宗旨 卷十 十七

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  
致實功。不落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  
何也。良知原無間於動靜也。洪既自喜學得所入。  
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  
于正德辛巳年。蓋先師再惟寧藩之變。張許之難。  
而學又一脊証透。故正錄書凡三卷。斷自辛巳者。  
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核本  
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  
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為一決。先師嘗曰。吾

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  
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  
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  
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  
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  
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  
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  
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  
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

在門宗旨 卷十 十八

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善

復楊斛山書

系教承舉無善無惡與感物而動二言之疑如兄所辯更復矣詞竊意先賢立言各有所指於人所不疑之中發其疑端正欲使人反思而有得耳千古聖賢立言人各不同夫豈不欲相襲成說以一人之聽聞大抵皆因時設法自不能以盡同耳雖曰因時設法此心之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以苟一時之效也以兄之高明少離成

王門宗旨 卷十

十九

說精研此體於湛寂之地必有超然獨悟沛決江河而莫之能禦者矣如以辭而已矣則如所舉數條前人論說既詳信而無疑矣又何必為是殊方之論以起紛紛之辯邪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為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

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為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為之則邪抑

王門宗旨 卷十

二十

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邪目患不能明不患有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其感也無常形其應也無定迹來無所迎去無所將不識不知一順帝則者虛靈之極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之後已滯入於納交與譽之私矣然則



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滂入之私  
豈非蔽於擬議之後邪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  
憂休惕惻隱之不足邪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  
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莫  
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夫所謂廓然者不蔽  
其虛靈之謂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  
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  
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  
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

孟子宗旨 卷十

十一

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已  
百人十以至已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  
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  
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  
俛俛焉求索於外假借影響測憶之似自信以為  
吾心之真得是矇其日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  
憶天下之聲影響測憶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  
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  
也益遠矣鑑之照物而天下莫逃以妍媸者以其

能辨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  
蓋天下之善而不可先在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  
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暉靈網縕何物不有而未嘗  
一物為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  
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  
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

孟子宗旨 卷十

十一

下之塗而同歸一攸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  
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  
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  
思萬慮雖謂之何思何慮亦可也此心不可先在  
乎一善是至善之極雖謂之無善亦可也故先師  
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  
為先乎善者立言也特因時設法不得已之勢耳  
然至善本體本來如是固亦未嘗有所私意撰說  
其間也告子以性為無善無不善蓋其認義為外



誠性... 守其空寂之虛體... 不動以連... 之效... 內外兩截已失至善之體矣... 非先師立言之... 肯也... 感物而動之動即動於欲之動非動靜之動... 也... 動靜二字之義有對舉而言者亦有偏舉一字... 而二義備者周子主靜之靜是兼動靜而言也其... 自註曰無欲故靜夫無欲故靜是有欲即動也動... 則失其至靜之體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 靜一言已盡夫性體寂感之理感於物而動是動... 則失其至靜之體涉於欲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靜

王門宗旨 卷十 十一

已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矣... 其性於... 既動之後非性之真也故靜之一言實千古聖學... 之淵微然非精凝湛寂自得於神領獨悟之中者... 未易以言說窮也洪之得於所聞者若是然先師... 去我久矣亦不知昔日所聞者果若是否邪姑據... 此心以求正耳幸賜裁教不吝往復至愛至荷

與趙大洲書

洪昔幸侍未盡請益繼遭罪難頗覺有所省悟思... 出而就正左右兄又先代遠去久忽於歲月會昭

斯耿耿中夜何有窮已洪賦質魯鈍向來習... 未除誤認意見為本體意見習累相為起滅雖百... 倍懲克而於此體終隔程途無有灑然了徹之期... 擔閣歲月渾不自知上天為我憫念設此危機示... 我生死真境始於此體豁然若有脫悟乃知真性... 本來自足不涉安排徵之於事始覺無處可罷始... 覺有才可竭昭昭哲訓不我誣也但舊習尚熟或... 時怠緩便會攙入從此兢業保持日消月化庶可... 免於大惡耳向承指示想只在此洪愚未能領受

王門宗旨 卷十 十四

今亦不能記憶正有可質人遠日疎安得不切寤... 寐也邪吾人雖出處殊時南北異路皆謂了此大... 事出世望諸兄大振法門主張道脉以幸斯世更... 望時賜教言啟我雖索顯俟顯俟是月陳明水來... 自臨川會於天真龍谿念菴南山鹿園俱從荆川... 期會舍弟行併此附告

復袁文輝屠淳卿高國重屠義民書

獅巖夏會諸君書來見朋友雖不能如期身聚其... 中二三君子向裏真切問辯詳審若此則知葉落



根存生意凝固種而後生條肄預可想也喜慰喜  
慰學問功夫只求自盡朋友聚散未足為憂但自  
已一人志定功勤同志自相觀而起况二三諸君  
已同德乎覺即是善不覺即是利此是千古夢覺  
關人於一日之間雞鳴而醒目即見物耳即聽物  
心思即思物無入不然但主宰不精恍惚因應若  
有若無故遇觸即動物過即留雖已覺與猶為夢  
晝見性之人真機明察一醒即覺少過不及覺早  
反亟明透之人無醒無覺天則自著故耳目聰明

聖門宗旨 卷十

十五

心思睿知於遇無觸於物無滯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善利之辯此為未知學者分辯屏頭良知既  
得又何擬議於意象之間乎此中機緘愈密則愈  
微愈精則愈徹總著擬議便涉安排毫釐間隔千  
里殊途在諸君默而識之言語非所及也

序

賀程後臺序

三代而上無講學之會師友之道寓於君臣父子  
昆弟夫婦之間其為教也素明甘 學也有本故  
自灑掃應對以至詩書禮樂 亦教自順親敬  
兄以至經世贊化無時非學自閨闈衽席比閭州  
黨以至宗廟朝堂無地非會故雖無講會之名而  
有講會之實後世士之所趨日流於富貴聲利之  
習而道德性命之理日微任道者憂之乃出而綱

聖門宗旨 卷十

十六

紀道脉指悟人心而四方同志翕然歸德故鄉卷  
濂洛而降天下始有講會之名矣吾師倡明大學  
宗旨數十年來四方同志講會日博有司之良任  
風化之責者又能為厚稟饋廣齋舍以作成之夫  
學莫難於虛已教莫切於身率道莫大於同善後  
臺率具三者以先多士又豈待勸之而後進令之  
而後行哉充是不懈雖使師友之道浸入於比閭  
山谷靡不孚被可也觀於鄉而見王道之易易學  
為此生大快也邪



賀黎蛟池序略

世之論學者謂學非敏穎則契悟不速非篤實則操履不堅二者毋病于不能兼此中行之所以難也噫此以氣質言性非性之真也性也者維天之命人人之所同知而同行者也其體也虛而寂而未嘗離乎人情庶物之感也其用也順而則而未嘗不本於念慮之微也故自蒸民之不識不知而帝則昭察焉故不事契悟而常自明自孩提之愛親敬兄而仁義達之天下焉故不事操履而常自

王門宗旨 卷十

二十七

行在知性者順而率之無間於欲焉已矣彼恃敏穎以為知者執言詮為了達是以知解見性非自然之良知也恃樸厚以為質者執持守以為功是以刻意為行非自然之良能也故美質可幸而不可恃至道可得而不可聞噫非古之知性者其孰能辨之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迴巖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廣嶺間之且喜且疑即日迎至蘭溪傳聞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為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南舟弗能前相向南望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

王門宗旨 卷十

二十八

生如傳草棘新何益于世胡不使我直身以臨而頽委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莫能興除父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天實為之奈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乎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 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升則未盡之志當更展矣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漸蝕天道之秘既以其人而發世之又旋而撲滅之手適觀孔孟以莫



不使大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石也今有君父而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為究極其說由是退與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蓋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執意嚴灘遂為終身未訣地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為

聖門宗前 卷十

二十九

生耳何使吾人情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于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于此焉吾何以生為哉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為哉嗚呼命也天實為之奈之何哉所幸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有文錄有詩錄有政事錄亦是皆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

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譚吾夫子遊竟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侄子姓及我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夫子之志尚望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為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無他亦以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及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能必

聖門宗前 卷十

三十

居三年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徧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復遣人一哀使夫子教言不至漫逸且以驗朋友之進足為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以陳告惟同志憐念

書徐調元卷

楚人有夢獵者誤入虎牢機發檻落四閉如錮



囚僂聳伸踏不掉外有豺獠叫哮之恐內有陰  
鬼瞞之恠憂愁偪抑不知所出乃大呼而覺夢也  
噫吾觀今之求富貴聲利者非皆夢寐也邪憂愁  
偪抑覺笑有焉夢不覺則寤不出覺則無夢無寤  
無夢無寤與自夢自寤相去奚遠哉覺與不覺之  
間耳不求而自得者天之性也富貴聲利四者非  
性也定命於冥漠其來儻然也其去儻然也一入  
於意務求必得是役智於無益攫情於妄希挾其  
所本無者以累其所本有者寧非大夢也邪徐子

王門宗旨 卷十

三十一

調元嘗從東廓子遊札其晤語以歸有曰富貴聲  
利者居庸關也過則夏不過則夷徐子歸棲於震  
澤之陂三年得夷夏之辨焉尤思居庸之未過也  
後見緒山子而請其方曰嘻子豈夢居庸關邪居  
庸能限人南北乎哉子夏人也又奚以夷憂母亦  
自崇其壻自列其限以自寤已矣壻不崇限不列  
則關不夢夷奚有焉徐子力學有年嘉其夢之將  
覺而或未之知也故又示以楚人夢寤之說

王門宗旨卷之十終

山陰王應遂叅校

王門宗旨

王龍谿先生語抄目錄

卷之一會語 十六則

王門宗旨之十一

天泉證道紀

冲元會紀

三山麗澤錄

擬峴臺會語

斗山會語

道山亭會語

滁陽會語

水西同志會籍

婺源同志會約

宛陵會語

松源晤語

金波晤言

王門宗旨 王門錄 龍谿

七

周潭汪子晤言

觀復樓晤言

水西精舍會語

龍南山居會語

卷之二會語 八則

王門宗旨之十二

東遊會語

蓬萊會籍申約後語

慈湖會語

穎濱書院會紀

天柱山房會語

南遊會紀

斗山書院會語

興浦菴會語

卷之三合問 八則

王門宗旨之十三



答梅純甫問

答張子蓋問

答南明汪子問

答存齋徐子問

答五臺陸子問

過豐城答問

自訟答問

書 三十三首

答李克齋

與李克齋

與潘水濂

與陶念齋

答趙尚莘

與茅治卿

答羅念菴

與羅念菴

王門宗旨 目錄 龍巖

十一

答耿楚侗

與馮南江

復顏冲宇

與沈鳳峰

答王鯉湖

答李漸菴

與劉疑齋

答劉疑齋

答王敬所

與莫中江

答孟會源

與張陽和

與李見亭

與林益軒

答宗魯侄

與魏敬吾

與李見羅

與殷秋溟

與林介山

與吳中淮

答程方峰

與周順之

與吳從本

與鄧子和

卷之四說 三首

王門宗旨之十四

不二齋說

悟說

天根月窟說

襍著 十二首

孟子告子之學

艮止精一之旨

格物問答

致知難易解

王門宗旨 目錄

三

致知議略

調息法

九龍紀誨

若賁

趙麟陽贈言

別言贈周順之

別會見臺漫語

池陽漫語

序 四首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精選史記漢書序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題辭 五首

法華大意題辭

葦航卷題辭

題顧海陽卷

題陳中閣卷

題同心冊卷

記 二首

太極亭記

三教堂記

詩 六首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卷西天目

八山居士三首 有序

王門宗旨 目錄

襲封行 有序

祭文 二首

祭陽明先生文

祭唐荆川文

王門宗旨卷之十一

古刻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龍谿王先生語抄之一

會語

天泉證道紀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為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  
 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  
 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  
 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  
 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  
 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  
 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  
 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  
 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



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二

三

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

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又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

四

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為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于一云

冲元會紀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談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說只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分上說須用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議者或以致良知爲落空其亦未之思耳

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不覩不聞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蓋工夫不離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四

三言卅四

本體本體卽是工夫非有二也

今人講學以神理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盤桓其中只是口說縱令宛轉歸已亦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性命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處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汚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粗的是極精的學問精粗粗其機甚微

其真實用工之人不易辨也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工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內外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爲典要雖終日變化二爲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吾人學問自己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語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想入者感動人處至意想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解悟而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五言九

止若能離此數者默默從生機而入感動人處方是日新以機觸機默相授受方無止法此顏子所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跟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個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惟心體上淡得下便無許多醞釀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爲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



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  
做與孔門闇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三山麗澤錄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  
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即學有厭處成  
已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  
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庭謂之道心之  
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  
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真語也若于此

悟得及始可與語聖學

遵巖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誠  
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  
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即致知也  
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  
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  
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  
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  
知在天下國家

無知如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  
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  
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矣

先生謂遵巖子曰吾人學問未能一了百當只是  
信心不及終日意象紛紛頭出頭沒有何了期吾  
人且道如何是心如何是信得及心無所用則為  
死灰不能經世纔欲用時便起煩擾用不用之間  
何處着力日月有明容光必熒變化云為往來不  
窮而明體未嘗有動方不涉意象方為善用其心

有諸已始謂之信非解悟所及也

遵巖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  
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  
方為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  
必藉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  
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  
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  
神和暢充周不動于欲便與靜坐一般况欲根潛  
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全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



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

遵巖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八

耳文

納鼻有呼吸唯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爲超脫借路悟

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必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纔涉空寂便以爲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僊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卽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九

耳文

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其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其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



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日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為已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各義以氣魄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十一

撫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諸生執簡以請曰撫為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本心以先立其大為宗逮朱陸同異之議起晦且數百年及陽明先師為之表章陸學始顯于世茲遺言具在請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宗說俾吾黨知所歸向惠孰大焉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象山先生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

子事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殊然參也魯也豈能望顏子之精蘊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先生曰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扃達乎無轍之境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為有一之可守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十一

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纔涉意見即屬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即非道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為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見得大處千古聖學只有個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卽是泛問卽是異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世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師嘆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十一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脉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爲典要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于世是謂迹似情非所以大壞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淺深輕重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卽是支離之學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踐履未能純一習氣未消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非悟入者不能先師亦云如舟之有柁一提便醒學者須得柁柄入手方有主腦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爲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十一

須舍得性命無些子可湊泊處方是刀鋸鼎鑊工夫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朋友相資湏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外卽非也

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人不好淡却只好鬧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皆鬧熱心也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章義



爲證爲靠

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刀捨不得性命所以牽引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爲姑容便是入微功夫

獅子捉兎捉象皆用全力

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方是發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須知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却用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十四

十三

征誅精神方是全力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排否

此卽是良知無思無爲自然之神應學者於此識取便是入聖血脉路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人生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師

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以聽是乃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虛心矣所以導之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五

十三

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其用是乘其用也見入井之孺



子而慚隱見嗉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  
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  
是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  
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  
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  
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  
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  
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以解學者之惑務

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

### 斗山會語

夫學一而已矣而莫先於立志惟其立志不真故  
用功未免間斷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於牽  
纏是未可以他求也諸君果欲此志之真亦未可  
以虛見襲之及以勝心求之須從本原上徹底理  
會將無 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着種種奇特技  
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  
中立根基自此生天生地生大業方爲本來生生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十六

五七

真命脈耳此志既真然後工夫方有商量處譬之  
真陽受胎而收攝保任之力目不容緩也真種投  
地而培灌芟鋤之功自不容廢也昔顏子之好學  
惟在于不遷怒不貳過此與後世守書冊資見聞  
全無交涉惟其此志常定故能不遷此志常一故  
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發  
之中始能者是也顏子之學既明則曾子子思之  
說可類推而得矣夫顏子歿而聖學亡諸君欲學  
顏子須知顏子所學者何事若舍身心性情而以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十七

五八

勝心虛見求之甚至以技能嗜好滑之未見其善  
也昔者秦越人醫之神者也直藥童子服勤既久  
頗能傳其方間以語諸人人服頗有効而此童子  
者則固未之能也予不官何以異於是諸君深信  
其方務加修服以去其病而不以重不肖未能之  
疑吾道幸矣

### 道山亭會語

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畧有三曰實功名道德是  
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品高下而論之要無



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  
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蠡是也所謂富  
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  
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  
矣功名則務為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  
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使天下  
之諸侯有從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  
世方且以大丈夫目之要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  
絕士鮮克以豪傑自命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十九

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  
爵祿否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否乎是未  
可知也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  
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  
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  
鄙攘竊自比於乞墻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為  
者而甘為之所趨益已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  
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  
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於此時而倡為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  
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  
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  
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  
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氏有  
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  
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  
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  
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之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十九

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  
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  
淵而列晷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魘  
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  
辨諸此而已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  
取友所以傳習而論學者自專且久而無有異物  
之遷是猶爭名者之樂趣於朝爭利者之樂趣於  
市勢使然也不然則日講時習適以增其假竊之  
資亦口耳而已矣於身心竟奚益哉



滁陽會語

先生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如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為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為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結洞天精廬日夕勤修鍊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子

三十五

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徵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逕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亦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雞覆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疑至融

王門宗旨 卷一一

結不復知有其他顏子不遷怒貳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皆其統體耳一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早者或苦於未悟高明者樂其頹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動玩弄疎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自滁留以後乃為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救之而入者為主未免加減迴護亦時使然也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益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十五

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源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真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明覺是本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遠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

四八五



得益化信而從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蓋後儒之學泥於外二氏之學泥於內既悟之後則內外一矣萬感萬應皆從一生兢業保任不離於一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即一爲萬即萬爲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師平生經世事業震耀天地世以爲不可及要之學成而才自廣堯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自謂良知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王

二字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鉄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煎銷習心習氣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今日未免傍人門戶徒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

煎銷積累保任工夫又復如此其疎徒欲以區區虛見影響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鼎而即望其時夜不務養珠而即望其飛躍不務煦育胎元而即望其脫胎神化益見其難也已慨自哲人既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見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爲學又無先師許大爐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有違而擬議上度攙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而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誨之迹而未究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王

其所悟之真闕然指以爲禪同異毫釐之間自有真血脉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實與所得之淺深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水西同志會籍

有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求諸已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已在昔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子



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無所不知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知之次也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知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稱頹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爲庶幾夫庶幾者幾於道也頹子心如止水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不待遠而後復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攫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觀其貨殖干祿已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

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也頹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習淪浹于人心髓亦千百年于茲矣良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于二見之外能轉識爲知者何足以與此

書婺源同志會約

或者曰婺源爲紫陽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於有異同蓋諱諸子曰隱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公

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於異同者乃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爲聖人則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析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水孰從而和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爲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五

功知行一也旣分知行爲先後故湏用敬以成其始終先師則以誠卽是敬旣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幾於綏已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爲先後中庸首言慎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爲存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其可乎哉晦翁旣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觀不聞爲已



所不知獨爲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夫既分中和位育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孰從而二之此不待知者而辨也先師則以不覩不聞爲道體戒慎恐懼爲修道之功不覩不聞卽是隱微卽所謂獨存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翁隨處分而爲二先師隨處合而爲一此其大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

主門宗甫 卷之十一

末

也良知者不由學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已也知識者由學慮而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爲性體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體用一源常人喜怒哀樂多不中節則可見其未發之中未能復也夫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譬如北辰之奠垣七政四之效靈四時由之以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未停而實未嘗一息離乎本垣故謂之未發也于聖舍此更無別路可循古今學術之同異尤不容

不辨者也然此特晦翁早年未定之見耳逮其晚年超然有得深悔平時所學虛內逐外至謂誰已誑人諸凡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載在全書可考見也學者蔽於舉業無暇討求全書徒泥早年未定之見揣摩依依傲瑕瑜互相掩覆使不得爲完璧待晦翁亦甚矣夫晦翁平生之志在必爲聖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太山喬嶽一毫世情功利不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此也吾人未有必爲之志未免難於故習行不足

主門宗甫 卷之十一

末

以孚於人而嘒嘒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隋和之寶不幸綴於窶人垢衣之內人孰從而信之雖然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學者不因其人之窶而并疑其寶之非真斯善學也已

宛陵會語

近溪羅侯守宣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侯離席問萬物皆備



于我與孔門一體之義何所當予曰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蔽蔽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末

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強以推之知周乎萬物以達一體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安勉之異其求復吾之虛體以應萬物之變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

一川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于聾且瞶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師生于絕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學者苟能不泥于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于萬物之感當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屑屑于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目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是故致良知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末

之外無學矣

松原晤語

予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與荆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今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念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卽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



者亦幾于自欺矣蓋兄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斂  
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  
發難道工夫不得力然終是有制之功非究竟無  
為之旨也至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  
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  
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  
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  
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  
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

入者即本體為功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  
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為累所謂性之  
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  
除雜念以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  
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  
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樣子仲弓  
居敬強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  
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  
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

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  
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  
時時服食者也常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  
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  
祛除欲根益有慨于吾道之衰蓋禪宗期于作佛  
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于成僊不留形住世  
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偽為聖賢與人同而  
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其世間功利之習  
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為知學不亦遠乎甚矣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

荆川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

金波晤言

問良知知識之異先生曰知一也根於良則為本  
來之真依於識則為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  
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體識有區別譬之明鏡  
之照物鏡體本虛妍媸黑白自往來於虛體之中  
無加減也若妍媸黑白之迹滯而不化鏡體反為  
所蔽矣鏡體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謂良知也  
變識為知識乃知之用認識為知識乃知之賊回



之學所由以分也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道  
君子小人之異先生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爲己  
皆是爲義若有爲利爲人之心何足以爲儒子夏  
處文學之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  
敢有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個硜硜小  
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  
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魯子之自反而縮  
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  
信之學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

三

### 周潭汪子晤言

君子之學在得其幾此幾無內外無寂感無起無  
不起乃性命之原經綸之本常體不易而應變無  
窮譬之天樞居所而四時自運七政自齊未嘗有  
所動也此幾之前更無收斂此幾之後更無發散  
蓋常體不易卽所以爲收斂寂而感也應變無窮  
卽所以爲發散感而寂也恒寂恒感造化之所以  
恒久而不已若此幾之前更加收斂卽滯謂之沉  
空此幾之後更加發散卽流謂之溺沉與溺

王門宗旨 卷一一

所趨不同其爲未得生幾則一而已

### 宛陵觀復樓晤言

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齋  
心坐忘不爲意見所牾故能屢空不遠而復蓋得  
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  
而後中學術之弊漸染積習蓋千百年於此矣故  
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不能靜以  
貞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能  
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尚以爲好意見不可無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

三

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爲異學真所謂認賊爲子  
溺於弊而不自知也

### 水西精舍會語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會周潭汪子次集  
所與答問之詞執簡以請先生乃於條次款下  
加更轉語  
生生之謂易生生卽天機一念萬年無一息非念  
寂感皆念也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仰是安排

四九一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故曰千古聖學只在慎獨

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

後世學術多端始提出心性之學來說破

陽明先師云凡看古人書只提掇良知二字畧為轉語便自分曉且如精義入神以致良知之用也利用安身以崇良知之德也過此以往良知之外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番 五十七

更無知也窮神知化只是良知到熟處德之盛也何等明明白白如好仁不好學學個甚麼蓋好仁而不在良知上學其蔽為愚六者皆然可不費詞說而自明矣

良知是貫串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註脚若以知識為良何啻千里

纏繞的要脫洒放肆的要收斂方是善學

信得良知及時時是脫洒時時是收斂方不落

對治

人生知安行却用困勉工夫今以困勉之資合下要討生知安行受用豈可得乎

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

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

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

作意矜持如仰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機盎然出之方不矜矜持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番

顏子欲罷不能非是不肯罷直是無厭乎古人說箇疑命疑道疑字極可玩味此是真切稽累工夫如此行持而真機不透露者未之有也

古機透露即是凝若真機 豈前有箇疑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似為有見之言曰是尚未免認氣為道若以清虛一大為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

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不滯於氣惟體道者



能知之

有生於無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無聲無臭原是萬有之基

一友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是多一照也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即照何更索照照而不隨何待於返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知應物亦然此無內外之學

龍南山居會語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六

定宇鄧子將北上渡錢塘訪先生于會稽會宿龍南小居陽和張子康洲羅子與焉中夜鄧子擁衾問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為知失其本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非譬之明鏡之鑑物鏡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為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端即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渾然真體

本無分別見此方謂之見性此語門宗旨也曰

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

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咲

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卑法

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今三者都不做

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

深則稅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

立於千聖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

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子可謂見其大矣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七

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為而我無為冥權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



塵勞心遊遂古一以為龍一以為蛇此世出世法也非子之狂言無以發予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滯泄若言之不已更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

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為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此後儒訓解閱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子懽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十八 三十八

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非後世所能及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為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次日解維而別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湏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疎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

方為自信也鄧子復書曰讚向往左右非一日矣夜半倒陳所見以聽可否而翁慰我曰可故遂輕於別去及今思之殊覺未竟尊旨竊為恨之千里而求事孰為大願草草哉生之意但欲此稅常行而不往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真種子而習氣所牽言語威儀猶未免做作落在第二義竊自知之矣蓋人所謂密而我輩以為疎人所謂固而我輩以為漏者也承諭知門下愛我過矣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敢不拜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十九 三十九

命

山陰王應遶叅校



王門宗旨卷之十一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以梓

龍谿王先生語鈔卷之二

會語

東遊會語

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

王門宗旨卷之十一

十一

學脉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

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

子提出箇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

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為害尤

甚不得不嚴為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箇義字非

義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

晉而下老佛之教淫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

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為教執禮便是宋

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修運也流傳既久漸

入支離至分心理為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

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

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言若人殊其

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先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氣

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

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

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

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着喚醒人心

王門宗旨卷之十一

二

十一

尤為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楚侗子曰僕于陽明之學初間不惟不信反加

訾議所以興起信心全在楚倥舍弟舍弟資性

拙鈍既不能讀書又不曾理家苦苦在山中靜

坐求箇出頭致成血疾一旦忽然開悟留中了

然無滯礙凡四書六經未嘗經目之言與之語

當下曉了多世儒所不道語家君平時守此繩

墨行些好事舍弟皆以為小齋曲謹未免陪奉

人情與自己性亦無有干涉深信陽明先生之



學為千聖的傳人無知者僕因將遺言體貼在  
身分上細細理會簡易明白愈尋究愈覺無窮  
益信舍弟之言不我誣也故信之獨深

先生曰楚倥子此悟不由文義意識而得乃是心  
悟非依違解悟也

楚倥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  
如

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上  
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

主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

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  
却在本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  
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  
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  
耳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  
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  
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  
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

主門宗旨 卷之十一

四

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  
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  
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  
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  
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  
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  
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  
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為  
非是不思不為念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

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  
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  
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  
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  
外此者乎先生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  
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  
騁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  
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  
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



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

楚侗子問造化有無相生之旨何如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于有化者自有而歸于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于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于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

自不容已矣

楚侗子曰僕于一切交承應感一毫不敢放過不是學箇小蕪曲謹惟求盡此心而已固非以此爲高也

先生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蕪曲謹名似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吾盡精微功夫蓋一些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畧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嘗有一毫外飾要人道好之心此是古人致曲之學從一根生意達之枝葉

自然平滿者也世間小蕪曲謹却是不從根本上充去未免在枝葉上打點周旋有箇要人道好之心到底落在鄉愿窠臼裏此學術真假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

楚侗子曰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義何如

先生曰蒙亨蒙有亨道蒙不是不好的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攙次其中默然充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

焉故曰童蒙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鑿開混沌之窻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愈遠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屏絕從混沌立根不爲七竅之所鑿充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脉路蒙之所由以亨也

楚侗子曰吾人工夫日間應酬良知時時照察覺做得主臨睡時應酬已往神倦思沉不覺填



目一此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夜而知

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睡時神思恍惚氣魄全靠不着故無可用力處古人云德修同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入微公案罔覺之覺始為真覺不知之知始為真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撐此中須得箇悟人處始能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清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思昏倦夜間夢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七

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即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有二云學須當下認識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

先生曰此可兩言而決頃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

此頓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修或脩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實悟修須真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轉泊皆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模擬皆是泥象而求非真修也實悟者識自本心如啞子得夢意中不了了無舉似處真修者體自本性如病人求醫念中切切無等待處悟而不修玩弄精魂修而不悟增益虛妄二者名號種種究而言之致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八

良知三字盡之良知是本體於此能日著日察門是悟致知是工夫於此能勿助勿忘即是修但恐吾人聽得良知慣熟說得致知容易把作尋常話頭抹過耳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

先生曰當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日挨來挨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楚侗子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個真正藥方  
但少一個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  
這個引子致知工夫方不落小家相

先生曰這一箇引子是良知藥物中原有的不從  
外得良知是性之靈原是以萬物爲一體明明德  
於天下原是一體不容已之生機非以虛意見承  
當得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  
各誠意正心以修身各親親長長以齊家之謂也  
是將此靈性發揮昭揭於天下欲使物物皆在我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九

五十五

光明普照之中無些子昏昧間隔即仁覆天下之  
謂也是舉全體一句道盡纔有一毫昏昧間隔便  
是痿痺便是吾仁有未盡處一體故也

楚侗子送先生至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  
爲別

先生曰子常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  
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  
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  
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影象中

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

楚侗子躍然曰得之矣

先生謂白石蔡子曰此番見兄氣魄儘收斂精神  
儘沉寂與從前衍溢浮散大不同亦因近年在京  
師鬧場中經歷鍛鍊一番念中有得有失境上有  
逆有順人情有向有背覺得世緣陪奉苦無意味  
欲尋箇歸根路頭所以有此一番操持此正吾兄  
入悟之機敢以究竟一言與兄酬之天之生人精  
神氣魄如兄有幾從前世法好事皆是障道因緣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十

三十三

願兄將從前種種談說種種文辭盡情拋向無事  
甲裏只當從前不曾會的一般只將自己一點靈  
明默默參究無晝無夜無閒無忙行立坐卧不論  
大衆應酬與棲心獨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  
有失此一點靈明不爲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  
點靈明不爲境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  
爲情遷緣此一點靈明窮天窮地窮四海窮萬古  
本無加損本無得喪是自己性



目一些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夜而知

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睡時神思恍惚氣魄全靠不着故無可用力處古人云德修同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入微公案用覺之覺始為真覺不知之知始為真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撐此中須得箇悟人處始能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清明夜間亦安靜日間神思昏倦夜間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七

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即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有云學須當下認識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

先生曰此可兩言而决頃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

此頓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修或脩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實悟修須真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轉泊皆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模擬皆是泥象而求非真修也實悟者識自本心如啞子得夢意中不了了無舉似處真修者體自本性如病人求醫念中切切無等待處悟而不修玩弄精魂修而不悟增益虛妄二者名號種種究而言之致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八

良知三字盡之良知是本體於此能日著日察門是悟致知是工夫於此能勿助勿忘即是修但恐吾人聽得良知慣熟說得致知容易把作尋常話頭抹過耳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

先生曰當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日挨來挨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一曰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齧齧凡人見入井之  
孺子而怵惕行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  
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  
充齧齧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  
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  
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敬庵許子曰語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說  
者謂孔子因子路強不知以爲知故誨以知之  
之道此義何如濂濱子謂知之爲知之固是致

良知不知爲不知不強以爲知亦是致良知於  
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到功夫後自有箇無  
所不知時在非謂只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  
變便可了得聖學

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於人心事光明一毫不  
自欺信未過處連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強  
知以爲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爲知  
知爲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  
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

就過去若見在知不得的要湏滌去去智還他不  
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攪攪過來只此兩言  
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問禮問官之  
類爲不知知得該問便是知之間過便是知了皆  
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畢竟不能知或  
畢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之  
內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深  
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能嘗  
能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滯鄙

譎詐之習賢者所不道甚至堯舜之知不務徧物  
變契之事不求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於此求  
之又有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語非誨由本旨也  
學者惑于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之說畧於其所不  
可不知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少  
閒浪蕩精神幹了多少沒稔臭勾當埋沒了多少  
忒聰明豪傑一毫無補于身心可哀也已

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功夫  
先生曰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辟之真陽發於重



泉之下不達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才就是性之能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頰子至健以致其决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

一友問致良知工夫如何用

先生曰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為典要觀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雖曰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柰取舍此子不得然此不是玄思極想推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十五

測得來湏辨箇必為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此一點靈竅久久純熟自有觀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一友問學是學於已問是問於人内外交養此意何如

先生曰學問是不可離的喫緊話頭纔學便有問纔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如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岐路頂問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岐路恰似說夢

後世講學正如此無岐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是一事不是内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為求放心道學問只為尊德性外心外德性另有學問即是支離

一友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為内外交養何如

先生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辟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枝葉不暢不茂便是根不得其養在種種培壅灌溉修枝剔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十六

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為存心以道問學為致知取證於涵養湏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為内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有以誤之也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雞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卵上含覆煦育無此子間斷到得精神



完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也

先生曰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知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心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蓬萊會籍申約後語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十七

右申約六條因彭山會長所立舊規畧爲分疏以見此會不爲虛舉若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處尚有向上一機不可不煞理會古人以人有五幸幸不爲禽獸幸生中國不爲夷狄幸爲男子不爲女人幸爲四民之首不爲農工商賈幸列衣冠生于盛世此是天地間第一等人不可不自幸既爲天地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非待外求即天之所以與我性命是也吾人若不知學不幹辦性命上事雖處衣冠之列即是襟裾之

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即是能言之鸚鵡與禽獸何異夷狄氣性兇暴無信義無親戚上下之交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義自閑與夷狄何異女人所處在閨闈房幃所事在米鹽醢酒所欲在服飾玩好所係念在兒女玉帛丈夫志在四方若朝夕營營無超然之興與女子何異士與商賈異者以其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尚不肯空食吾人飽食終日安於素餐或莘莘於刀錐之間較量盈縮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十八

商賈何異若是而齒衣冠處盛世亦幸生而免耳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幸致若自己性命人人所固有求之即得無待于外世人於功名富貴不可幸致者念念不能忘情於自己性命固有者多舍之而不知求亦見其惑也已陽明先師拈出良知兩字乃從生機中指個靈竅與人使知有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爲不孝不弟則怫然而怒可見不孝不弟之人良知未嘗亡也甚至做賊之人指其爲賊則忿然而



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做賊之人良知未嘗亡也堯舜之時指為孝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孝弟堯舜之時指為不孝不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不孝不弟可見千萬古上下良知未嘗亡也吾人若真發心為性命信得此件事及只隨事隨物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臾離者也世人以致知之學為迂可無事于講者但求之思耳凡我同盟有踰七望八者有踰五望六者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覷見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十九

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真成當面蹉過可惜也已且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來定知不免古云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嗜慾好醜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須全體放下將精神打併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縱有拘牽束縛謂之天刑前已畧言之然真假毫釐辨之在早不可不自考也諸君果能如武公之好學愚也敢忘矇瞽之

箴交相警勉使人已皆獲其益始足以先細民始信此會之不為虛耳

慈湖精舍會語

緯川馮子葺慈湖精舍集鄉之同志每月六會先生至會馮子叩闡師門宗說先生曰知慈湖不起意之義則知良知矣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鑿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不起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不起意則本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十九

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用固自若也其覺為仁其裁制為義其節文為禮其是非為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未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未嘗有所起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滅意何如先生曰非也滅者有起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不起惡意



何如先生曰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爲至善起卽爲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爲義襲誠僞之所分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何也先生曰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辟之行路初學則馴習步趨於庭除之間未能遠涉聖賢則能縱步千百里之外雖遠且險亦無所阻生熟則有間矣然庭除之步與百里之步未嘗有異也此入聖之微機也馮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二十一

子曰或以慈湖之學爲禪何也先生曰慈湖之學得於象山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說者因晦庵之有同異遂闕然目之爲禪禪之學外人倫遺物理名爲神變無方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象山之學務立其大周於倫物感應荆門之政幾於三代所謂儒者有用之學也世儒溺於支離反以易簡爲異學特未之察耳知象山則知慈湖矣衆中復舉慈湖疑正心清心洗心皆非聖人之言何也先生曰古人垂訓皆因病立方世人心

溺于舊習不能無邪無濁無垢故示以正心清心洗心之方使之服食以去其病病去則藥除矣所謂權法也先師謂慈湖已悟無聲無臭之旨未能忘見象山謂予不說一敬仲常說一此便是一障苟不原古人垂訓之意一槩欲與破調則不起意三字亦爲剩語矣或問大學之要在誠意意既不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二十一

不識不知故能順帝之則纔有知識卽涉于意卽非於穆之體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纔起于意始昏始塞始滑其良此千聖學脉也慈湖於雙明閣下舉本心爲問象山以扇訟是非荅之慈湖恍然自悟澄然瑩然易簡和平匪思匪爲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度是非之心卽良知也致知者致其固有德性之知非推極知識之謂格物者格其見在應感之物非窮至物理之謂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致知



後者誠意之功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率其良  
知之自然而一無所作是謂王道無作則無起而  
意自誠正心修身達之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無  
遺矣大學之全功也言之若易而為之實難視之  
若近而探之愈遠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  
矣

穎濱書院會紀

先生赴新安六邑之會績溪葛生輩追謁於斗山  
叩首曰某等深信陽明夫子良知之學誓同此心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二十三

以此學為終始惟先生獨得晚年密傳竊愿有以  
請也先生嘆曰有是哉苟能發心求悟所謂密在  
汝邊凡有所說即非密也三生因請問致知格物  
之旨先生曰此是吾人須臾不可離業次但此件  
事須得本原方有歸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是  
學者最初所發大志願吾人原與天地萬物同體  
靈氣無處不貫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  
各誠其意各正其心然後為至只是此箇靈氣充  
塞流行一毫無所壅滯顯見聖訓一毫無所間隔

所謂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天地萬物即已分  
內事方是一體之仁不然只是獨學只成小家當  
非大乘之法也然工夫須有次第非虛見所能襲  
取浮氣所能支撐欲明明德於天下須先明于一  
國欲明明德于一國須先明于一家欲成齊治平  
之功非是體面上湊泊得來須從修身始修身便  
是齊治平實下手處欲修其身非是軀殼上粉飾  
得末湏從正心始正心便是修身實下手處身心  
原是一體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修身所以勿處却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二十四

在心身之靈明主宰謂之心心之凝聚運用謂之  
身無心則無身矣無身則無心矣一也心無形象  
無方所孰從而正之纔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正  
心之功只在誠意上用心無不善意方有善有不  
善善真好惡真惡謂之誠意意有善有不善孰從  
而辨之所以分別善惡之機在良知意之所用為  
物良知是誠意之秘訣物是意所用之實善良知  
自有天則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此是精  
密不容紊之節次懇切不容已之功夫於此實用



其力不爲虛見浮氣所勝方是與物同體之實學  
孔門之學專務求仁顏子四勿是爲仁實用力處  
子貢博施濟衆便不免虛見浮氣承當孔子告以  
欲立達之旨正是不容已真根子使之近以取辟  
爲仁之方也諸生最初所發願力有此事終始  
保任亦只是保任此而已此方是深信良知方是  
孔門家法到得悟時更當有印証處非可躐等而  
求也

天柱山房會語

王門宗旨卷之十二

二十五

先生會宿山窩子克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曰  
精神保合血氣安和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爲貴  
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神困憊夜  
間靠此一睡始毅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爲後天  
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  
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思慮  
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  
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與虛空同體是與虛空同  
壽始爲壽徵也孟軻氏指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

力之方平日清明之氣不使爲日晝之所牿亡蓋  
幾之矣若夫生死一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  
超生死者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如  
晝夜知晝則知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平時一  
切毀譽得喪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譽  
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死  
務求長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  
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况久  
生乎應緣而生是爲原始緣盡而死是爲反終一

王門宗旨卷之十二

二十六

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而  
已矣至於超生死之說更有向上一機退以爲進  
冲以爲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不局之  
鑰啓乎無轍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死而無死  
死不知悲一以爲厄言一以爲懸解悟者當自得  
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良知虛寂明通是  
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生本無死以退爲進者  
軋之用九不爲首也以冲爲盈者消損益謙天之  
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是無緣之慈聰明睿



智以達天德是為不殺之武無局鑰可守無轍迹  
可循曠然四達以無用為用也千聖皆過影萬年  
如一息又何生死之可言哉

子克繼實疏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  
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  
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  
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  
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  
至矣不肖亦豈不自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二十七

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為事又成辜負矣時常處家  
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  
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  
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  
究與朋儕酌荅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  
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  
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學相長  
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  
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同己性命則是衆中

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  
方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  
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  
益原是已分內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  
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閉關獨善  
養成神龍虛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  
心予非不能蓋不忍也

南遊會紀

全椒訪南玄戚子之廬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二十八

書院先生舉戚子嘗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  
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  
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與大衆相別多年所作何  
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况色界與  
無色界乎衆中聞之惕然

兩峯孟子問大丹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  
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螭螂轉丸丸中空  
處一點虛白乃是螭螂精神會聚而成但假糞丸  
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螭螂化去心死神活所謂



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作可謂愚矣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請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二十九

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何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即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爲必不能盡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葱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昔香嚴問馮山父母未生前意馮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證悟

始禮謝曰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言義實難孔相傳之學脉儒得之以爲儒禪得之以爲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遊也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二十九

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出故曰因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真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良知階字範圍三教之宗



良知之凝聚為精流行為氣妙用為神無三可佳  
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為聖人之學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離  
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即見在一  
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為身故有生死相一  
念偏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  
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來飄若一念  
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為四大所拘管本無  
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負丈夫為此一大事

出世一番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諸  
已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那些  
不是良知覺照所在應感上致此良知便是格物  
一時不致良知視便妄視聽便妄聽喜便妄喜怒  
便妄怒便不是格物之學推之一切應感食息動  
靜出處去就無不皆然良知即天良知即帝領天  
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一世只  
有這件事得此欄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

聖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以  
時言在虛庭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微是  
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使之著  
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即落聲臭非天  
載之神矣吾人之學湏時時從此緝熙保任方是  
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  
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求得也

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一

王門宗旨 卷之十二

二十二

何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為  
之主宰人生在世有閒有忙有順有逆毀譽得喪  
諸境若一點靈明時時做得主宰閒時不至落空  
忙時不至逐物閒忙境上此心一得來即是生死  
境上一得來樣子順逆毀譽得喪諸境亦然知生  
即知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本未嘗  
有生未嘗有死也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或問操存之義先主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



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乃操  
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如何執  
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不爲旦晝所  
梏斯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亡昨在華陽與諸生論  
及曾以操舟爲喻今復請以操兵爲喻動於九天  
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  
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此操兵之法也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  
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謂與非以操爲入舍爲出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若執定則爲典要不可以  
造變矣

或問生死輪迴有無之說先生曰此是神怪之事  
夫子所不語力與亂分明是有怪與神豈得謂無  
但君子道其常此等事恐惑人故不以語耳大衆  
中尤非所宜問亦非所當答諸友請叩不已先生  
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崇也念有往來  
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  
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

王門宗旨 卷一一

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  
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  
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  
輪迴識變焉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  
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  
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  
足以語此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者以其有形有色  
故不能免於污壞所謂器也夫子是從無處安身  
立命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  
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  
微矣

或問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於義何居先生曰  
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得於天而異於禽獸者  
惟存此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率此則謂之道  
修此則謂之教其應於天也耳自能聰目自能明

五一一



遇父自能孝遇兄自能敬無他物也以時而出天則自見洒掃應對是其致用之時也時過洒掃不疾不徐時遇應對不阿不激循其則而不過是為制事之義宰物之神皆靈明之妙應也此易簡直截根源譬之空谷之聲自無生有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古今無內外炯然獨存萬化自此而出天以之清地以之寧日月以之明鬼神以之幽山川草木以之流峙開落唐虞以之為揖讓湯武以之為征誅六之為仕止進退小

王門宗旨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之為食息動靜仁人之所憂智士之所營百姓之所與能盡此矣所謂一點靈明者良知也精義入神者致其良知之用也外良知而知謂之鑿舍致知而學謂之蕩其概存乎一念之微聖狂之分罔與克之間而已是為虞廷精一之傳孔門退藏之旨千聖之學脉也譬之眼際之毫只緣太近所以不見可謂至微而顯者矣

興浦庵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於興浦山房因置榻園中

共修靜業沈子蓋儒而近禪者也適世友王子泗源訪予山中慕陽和高誼思得一晤乃相與拉張子太華放剡曲之舟夜抵浦下與陽和相慰勞唯關蓮池出近坐丈室錢子正峯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禪家察與觀之旨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泗源謂察念不離乎意如滌穢器須用清水若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為宗性與意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堂以智慧觀照自性

王門宗旨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止可初學竅路非本原實用處也蓮池謂察即觀也察念始不落空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無託空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墮虛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慎也辨久不決陽和請為折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揚所以有落空之疑辭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而黑白自辨此即觀以該察也因黑白之辨而本體之明不虧此即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道



真觀者也盥而不薦有孚顛若乃形容觀法氣象  
故曰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即是以此觀  
出教化也西方不思議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  
輪乃觀中漸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  
精竟然蓮池所舉察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觀  
無從入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即誠  
意觀即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體當無有一  
毫固必之私非有二也

山陰王應遼恭校

王門宗旨卷之十三

王

王門宗旨卷之十三

古刻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華校梓

龍谿王先生語抄卷之三

答問

答梅純甫問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

王門宗旨卷之十三

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  
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  
則以爲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只  
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  
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  
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卽爲中行矣狷者雖能謹  
守未辦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  
發開展以入于道知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  
不爾初問亦是要學聖人只管



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  
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  
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  
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  
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  
非心靈開齊天聰明之盡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  
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為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  
求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  
疆鄉愿惟以媚世為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

王門宗旨 卷之三十一 二

故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  
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  
習淪泆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  
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  
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為是陷于鄉愿之  
微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取聖人殼  
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真鄉愿猶有可救可變之  
機苟能自返一念知恥即可以入于狷一念知克  
即可入于狂一念隨時即可以入于中行人者

主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擇而安于  
其所思者不安于其所思者亦獨何心哉

與陽和張子問答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  
本然之善恐未為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  
此是良知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即良知  
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  
于知善知惡處為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必求自慊而後已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

王門宗旨 卷之三十一 三

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恐鶻突無可下  
手而甚者自信自是以妄念所發皆為良知人  
欲肆而天理微矣請質所疑

先生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相對待之  
義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性有  
所感善惡始分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  
之知去惡而為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  
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  
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所作偽



也真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偽其心便滿假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體有功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是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爲難不知未嘗不知爲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底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爲良知未嘗復行爲致良知以知爲本體行爲功夫依循是先後之見非合一本旨矣不思善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四

三

不思惡良暢之說予嘗有書商及此事今述其大畧以請彭山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不以鏡惟水亦然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對聖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水鏡之論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無迹過而不流自妍自媿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也着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磬

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息嘗以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主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自然之用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直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五

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變化意根於心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無有起作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忝玩得其警惕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辯而釋然矣

問孔子教人每每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之使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



之傳自下而上無間也今良知之不一不  
人而語之吾道不幾于蕪乎且使學者棄規矩  
而談妙悟深為可憂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手應心之妙不出規矩  
之外存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  
規矩孔子自謂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  
信為主本以此立教亦以此徵學然孝弟忠信夫  
婦所能及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費而隱也孔子之學  
務于求仁今日之學務于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

卷之三

亦

下

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  
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  
不復知有本心之明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  
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非而  
良知無是非知是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  
得其巧即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  
在乎此夫良知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  
有所加損也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  
嘗不在于一及門之人篤實莫如曾子穎悟莫如

子貢二子能傳師教故于二子名下標示學則以  
見孔門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  
曾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  
恕即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性與天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  
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學之病非良  
知之教使之然也

答南明汪子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

玉門宗旨 卷之三

七

無思無為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  
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為良則思為無益矣  
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  
乘不可思議即一念起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  
孟之指同歸而詩書繁矣吾道一而已矣即佛  
氏亦以不二為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  
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為職而得失係之故  
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庸也



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顧川中哉然則  
易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與詩書語  
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決之疑案學者將何  
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  
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曰却好用功則已  
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  
纔被鬼神覷破便咎以為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  
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  
所慮一出於自然而未嘗有別思別慮我何容心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八

三十五

焉辟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畢照日月何  
容心焉既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而一致此即伊  
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言也無思者非不  
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也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通微則不能無不通感而寂也此即康節所謂  
未起之思慮起即憧憧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  
而義益明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簡易曆之謂也良  
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思能曰不思  
等不思惡却又不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

門也若躡輪則為聲聞之斷見矣夫良知不學而  
知即一念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  
鑒於詩書者也會湏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  
疑而析毫釐之辨也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後  
之戒慎恐懼死然祖述憲章顧孔氏蔬水忘憂  
顏子簞瓢不改即曾子春風沂水獨當聖心益  
其樂也漁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  
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九

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  
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則懼得則樂之淺  
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  
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乃今專事戒慎恐懼法  
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  
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自活潑本自脫洒本無罣礙繫  
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  
此體不失此活潑脫洒之機非有加也戒慎恐



是初述憲章之心法孔之蔬飲顏之簞瓢之春風沂詠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慎恐懼非是矜持卽堯舜之兢業不覩不聞非以時言也卽吾心之本體所謂修道也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是合本體功夫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懼與樂非二也活潑脫洒由于本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于戒慎恐懼之無間樂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樂至于忘始爲真樂故曰至樂無樂濼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十一

指明道爲飛魚躍與必有事同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耶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者何異豈以纔言善便有不善未免滯于一偏故混言爲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有所不得已而姑爲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

無不善者同也然否

二十述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非專爲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爲至善非慮其滯於一偏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性無善無不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爲善爲不善似指作用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爲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群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十一

言各家各得一端不能觀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三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于直指本原徵于蒸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指爲性善說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爲救弊之言也而諸子之議乃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可以言惡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論若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爲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性也



而別於大同子何已之善心也

與存齋徐子問答

徐子曰鏡體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為塵垢所蔽須用力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工夫苟執非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終無益而即其談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汨沒於識而不自知矣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工夫不落想像推測若我公見教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不是

王門宗旨 卷之三

十一

便休然須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塵埃可惹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體若此外加一毫幫補湊泊終日勤勞祇益虛妄而已

徐子曰見教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體甚善蓋工夫本體原非二物故無二用若以工夫可無則本體畢竟不可復而當應用之時不免求助於幫補湊泊矣

先生曰其不是謂工夫為可無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

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答五臺陸子問

萬曆庚辰春先生遇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謂曰八十老孺生死一念比舊較切究明此學共證交修同心之願也陸子因舉大慧謂若要徑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一念子碎

王門宗旨 卷之三

十一

地折爆地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將妄想顛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為拄杖不得將心等悟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上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躲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不得颺在無事甲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之無聊賴時莫怕落空能知得怕者是誰心頭熱流流轉覺迷悶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歇提



提撕來提撕去忽然因地一瞥便見創斷也此是大慧老婆心切拖泥帶水破生死之利刀舍此更無可用力處先生曰予舊曾以持話頭公案質於先師謂此是古人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此法門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般若所謂智慧也嗣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及達磨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從前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頃在八識田中如嚼

王門宗旨 卷之三

古

鉄酸餽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奏泊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未嘗有實法與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扣陸子看話頭與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曰若要了生死必須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再得八九十年也了不得先生曰此是苦心也今將先師知之一字作趙州無事話頭日用處心不昧此一點靈明不作知解想不作道理會亦不礙上躲根亦不作玄妙領畧此便是了了當知宗派否陸子曰

公舍不得致良知四五十年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承且了世間法幹經世事業若要了生死出世間事必須看話頭方是大超脫公當二者不相和會君請擇於斯二者先生曰世出世法本非兩事在人自信自悟亦非和會使之一也若教誨我致良知功夫欠誠一真切未免落知解涉義路未能脫得凡心尚以分別為知未曾復得無知本性不敢不自力若要會致良知另看箇無事話頭真是信不及且持話頭只為要見般若若本覺真心良知

王門宗旨 卷之三

古

即是智慧無有二法若教會了良知所持又何事耶陸子因請問致良知功夫先生默然良久曰子信得良知未深不會在一念入微切已理會故以為有二法且子自信看話頭果得專精綿密無滲漏否今年已六十亦該着緊時候可得時刻堅持打成一片精神融結無間斷否一切凡心習氣之萌能以無事話頭頓放在何處若以為功夫未熟還須從根上究竟光明種子以求全體超脫未可專以熟不熟為解也金剛楞嚴有四相有四病安



認四大爲我相。則我相。作爲人相。所憎爲衆。所愛爲壽者。相有作有止有任有滅。爲四病。四病不出。人我愛憎四病不出。有爲能所。凡動氣時。皆是我相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虚空。爲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良知兩字。是從萬死一生中提掇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善學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莫過於濂溪明道。只在人天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爲初。色界爲二。禪無色界爲三。雖至非非。想天尚住無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六

色界內四禪。始爲無欲。阿羅漢始出三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亦是假名。摠歸一念心。忘念慮。卽超欲界。心忘境緣。卽超色界。心不着空。卽超無色界。出此則爲佛乘。本覺妙明。無俟於持而後得也。先師謂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指則別。蓋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太虛太虛中。豈容說無說。重自生。小別子既爲儒。還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其究良

知宗旨以篤父子以嚴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紹隆千聖之正傳。儒學明佛學益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息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季子。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謁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通適。可平謂時常應感。行雲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蕩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七

二境受病。然不同。正好相資。爲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機偶定。非是寂然之體。須見得寂體。是未發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平原從見上承領過來。未曾理會得寂體。真機行雲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茫蕩。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篤恭氣象。原是吾人本領功夫。此處得個悟入。方爲有本之學。不然只成弄精魂。故吾至請曰。亮最初從事養生術。後聞同志講



良知之說始有至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  
未免依傍而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更落茫蕩時  
時照管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如何則可  
先生曰此總是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已謂  
信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  
為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  
何嘗不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  
忌憚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纔為道義名節  
所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

聖門宗旨 卷之十三 十九

不得真小人為善而近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信  
得良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節獨往獨來如珠  
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養生家不超  
脫則不能成丹吾儒之學不超脫則不能入聖子  
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省趣歸聞先生已入省復  
亟趨南浦相會自陳日來用功請正先生曰吾  
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眾人瑣瑣伎倆自不  
同但未免為氣魄所勝功夫未能時時入微相別  
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漸細膩既得魏子諸同

志相觀相慶互相鞭策一日千里當有聲也若  
相未忘到底不忘照管永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  
直下承當若撒不得手捨不得性命終是承當未  
得在試相與密叅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自訟問答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蓄為外物不以動心似矣若  
累朝誥軸列祖神厨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  
乃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  
也予曰然 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

聖門宗旨 卷之十三 十九

敢不貴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滋益恭發祥  
於孔子孔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乃其世德之積  
慶未必專以三命存亡為輕重也於此輕一分便  
是慢君之心於此重一分便是微龍之心此可為  
知者道也士夫告身冀以傳後子孫不肖不能自  
守至有鬻為衣食之資者所貴果安在哉神厨被  
燬誠為不幸古有造室新主之禮宗嗣苟完奠上  
妥靈亦以違不孝之罪也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  
集亦誠一初灰散固為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



「固哉況別有用心處非復守書冊記故事之  
時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  
所讀何書魚兔苟獲筌蹄可忘於此忝得透放得  
下得其不可傳之秘六經亦糟粕已耳先師墨寶  
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爪也愛惜之意豈與人殊因  
念至人心畫原從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不能  
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有得其  
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能其髓何惜其他  
徒以爲墨妙襲而珍之則與玩器等耳奚足多

王門宗旨 卷之三

三

三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  
言爲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術不明交道日衰  
世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爲善  
者懼可爲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迹未嘗判迹亦  
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士人謗先  
師以爲雖講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先師聞之曰  
此士人非謗我乃見稱也古之人志於功名則不  
動心於富貴子雖曰講聖人之學少有不謹墮落  
富貴之念或時有之況功名乎蓋其心尚有所未

能信也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  
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  
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不肖  
今日自反亦若是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  
豈敢以爲謗而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  
未免以彌縫毀譽爲是非故近易疑交道日衰相  
與者不肯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此誠可  
爲世道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  
爲貪謀事不中而不以爲愚戰敗而不以爲怯受

王門宗旨 卷之三

三

辱而不以爲無恥蓋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哉  
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不敢  
以此望於人人也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爲言殆爲常人立教  
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爲而爲恐不專以禍福爲  
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  
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  
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



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為福以貧夭為禍以生為福以死為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為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天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蘇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無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為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為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三十七

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默然哀苦中悟得自已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着況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透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各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

居族詞些便宜換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個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籠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此覆藏無此陪奉方有箇字恭收功之期吾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于天下須從自家信起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己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討世間便宜鬼神會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己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譬之身入鮑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三十八

魚而欲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肖賴天之靈偶然得箇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為千古絕學庶幾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己真有個悟入處雖盡將先師口名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與人說祇成剩語誰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得於已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為虛妄只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箇關捩子默默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欲承當此件事



啓之懦夫擔負九鼎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 與李克齋

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湏一毫着念認爲已物方是超外物大丈夫公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是爲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的老師一脉僅存如綫望兄出頭擔負從心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與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五

吾黨作榜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 與潘水簾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各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致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疑玄作潛虛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

行時中不待念慮不待消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時懽於心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

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克行不著習不察未爲聞道以其未悟也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詭口周孔身章縫而行商賈是之謂偽德詭與偽之過而遂以爲學可不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其行無聞是之謂蔽問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爲躬行君子安於小成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茲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五

四者病雖不同其爲無得于學均也陽明先生云心之良知是謂聖揚出致良知三字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捷徑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爲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是簡廣大天下之能事畢矣某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脉的然在是不可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者矣

### 與陶念齋

吾世丈深信先師良知之學一切應感能直心以功不作安排否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心



入微處討真假一念神感神應便起八世之極說  
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懃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  
解纔有奏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體皆是  
義襲王伯誠偽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  
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為窮理循  
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倣將一  
生精神寄填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說伯  
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其非矣  
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  
宗傳也邇者撫按連疏申舉先師從祀已蒙平泉  
宗伯題請荷 聖旨俞允會議近今未見題覆吾  
世丈既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為之時會湏明目張  
膽一陳昌言使此學境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益  
堅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獻誠慢者  
致恭所謂萬代瞻仰清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  
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  
口生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明善所然誠心通顏

之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  
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  
以蓄德德根于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  
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者子貢子張一  
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  
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  
門傳經訓詁註述之徒所謂庶孽者昂然列于庶  
下而為宗子者尚泥于紛紛之說不得並列于俎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宜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  
向來臺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  
從祀說者為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為是而陽明尚  
有議而非之者又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  
定矣何待于又若以是非之有無為高下恐非所  
以上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入  
人失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為是非其所非非其  
所是容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云  
不知仰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



世有目認宗傳以庶易嫡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流  
血以爲證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真滴血也  
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  
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污隆此在當局諸  
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尚莘

所示日來工夫想見兄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  
參究此中正好商量嗜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已

王門宗旨 卷之三 天

句道盡若其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  
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  
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  
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皆  
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  
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癡泊支持下  
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  
墮落兩邊只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其未得應手

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即

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齊戒神明洗心退藏  
此也所見彌近然亦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摹擬  
只今日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  
何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漢言下  
便湏了徹才涉商量劬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  
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  
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  
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于格物

王門宗旨 卷之三 天

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  
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也  
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  
理則真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  
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反在事物上求  
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  
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

答羅念菴

讀來教知日來于此事件殺有著落吾道何幸但



此中不可生證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全知覺非  
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  
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于  
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之實未  
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圓融雖精神著  
到而不著一物然纔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  
便是放失之因此之流轉馳逐雖有不同其為未  
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  
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龍護珠終  
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捉執而  
自固迺忘于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  
存此可以自悟矣

與羅念菴

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不落格套誠經綸之  
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  
對尚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  
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  
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這些子病若不打破千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三

三

古之術主腦毫釐之辨關法不小故復以請正于  
兄當在所諒察也

答耿楚侗

謂喜怒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不  
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  
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  
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  
為本體與已發相對則成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  
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為從無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三

是無非中來以標未視之使天下胥至于惛惛懂  
懂也不肖之意亦非欲入極深一步領會不識不  
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抑揚而  
論也不達此一關終落見解分疏終未歸一辭諸  
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箇  
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  
矣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園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進



其清厥輪豈不過一時遺物累之且吾人所  
謂有托而逝焉者也南山顧以此病兄過矣弟之  
所未滿于兄者即不在此夫天生吾人不徒浪生  
亦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  
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  
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  
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  
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  
脚跟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五

毫不使營絆胸中始為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  
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攻  
頭換面作障緣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得  
覺果何如密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  
也悟入處不為無見然尚涉於億說未免開圖度  
也辭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沉和翕  
歛發散多從作意為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  
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  
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過

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滿歸於人動忍  
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量於聖  
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因  
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奉拳所以注  
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怨乃止若是是以隋  
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于鼯鼠也豈  
不重可惜哉

復顏冲宇

所論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五

文清之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  
似曾點千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超悟文清  
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先師龍場一  
悟萬死一生中磨煉出來轟轟地一根真生意千  
枝萬葉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脉世謂點之  
學不如由求亦此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  
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  
真生意非待作為而後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  
是堯舜氣象由求亦詎可同日語哉顏子後而聖



學上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再尋茂  
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脉也愚謂我朝理學  
開端還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然  
為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于先師所  
悟入處尚隔毫釐此湏面証然識非言說可盡也  
學以見性為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存  
乎心悟而已

與沈鳳峯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語

三

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  
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  
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具如此道  
根未能超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  
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  
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  
水到渠成時候

答王鯉湖

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强制之而後念又復

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不如  
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  
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辟之清淨本地  
不待洒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  
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  
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即是廓然順應之學  
悟得及時雖日酌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  
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摩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任麼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語

三

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

答李漸庵

吾人此生幹當無巧說無多術只從一念入微處  
討生死全體精神打併歸一看他起處着他落處  
精專凝定不復知有其他此念綿密道力勝于業  
力習氣自無從而入雜念自無從而生此是端本  
澄源第一義所謂宗要也若持念不堅散緩浮動  
道力為業力所勝強勉支持禱念遣而愈增習氣  
廓而愈擾所謂泥裏洗土塊更無有清脫時也然



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儀存乎一念覺與不  
覺耳不覺則非昏即散纔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  
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暮年行持於此頗  
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而已

易曰貞吉悔亡悔生于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  
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辟之日月之明自有往  
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即為憧憧萬起萬滅  
衆欲相引而來是為朋從爾私非自然之往來也  
試於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

王門宗旨 卷之三十一

入微處決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  
承履而得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  
有所未盡也吾人生於天地間與萬緣相感應有  
得有失有好有醜有稱有譏有利有害種種境界  
若有一毫動心便是臨時動心樣子一切境界有  
取有舍有欣有戚有一毫放不下便是臨時放不  
下樣子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非有  
二也于此參得透方為盡性方為立命方是入聖  
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

外以為貴飾雖使動心作大難事若世間  
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  
涉處也

與劉凝齋

此事非難非易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忘懷固不  
可含糊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迷真醉醉變化自  
有天則駿譽順逆之未能如風之過樹一不動心  
之夢之與覺能一如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  
動靜二見否直僥透諸關猶是色身邊事與本

王門宗旨 卷之三十一

深而目前開一塵不出五陰區宇此是究竟語幸  
密參之

答劉凝齋

吾人以經世為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  
其身作自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  
化育一毫無所倚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此學庶  
也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  
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師門良師之  
學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



真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執妍媸黑白以為鏡體則靈知反為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因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揮頭聞發便入法門展轉玩釋便是大慧一語法語得神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林為不以德山臨濟只為賣弄此是呵佛喝祖伎倆

夫

請也豈管教千百言有契于衷與未契者皆以請幸裁教之兄謂自來學道者瞞人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拶始知從前意解盡屬情識夫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真有偽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益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干心是為誠意情歸于性是為至情識變為知是為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誠意去情而離識本去欲而歸虛妄耳皆瞞人

上自明也况謂知之一字云云如妍媸黑白之門如不自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然誠然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尋淨淨無瑕不可汚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過緣而生若以為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者以為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于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亡以無為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為無則水中捞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塗惡道皆緣應也自其不

夫

言之凡即為聖自其隨緣言之聖即為凡冥樞密稜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物不可不慎也兄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為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汚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為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答有思可得列為六經散為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察所



謂纏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尋不可汚染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于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兄謂三十年盤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捨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真實語不肯敢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善才在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行門尚被迷失辟之良馬之履康莊方是起脚第一步過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甲

三六

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豈然自信視千里爲咫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因地一聲全體放得下全體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爲實得耳兄謂佛陀百千義海教門正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漏逗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剩語

矣見教不肯八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我誠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撒手同行披襟一咲直出天地之外登瀛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非拏雲壘電手不足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着悟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肯亦曾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紅羅扇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甲

三六

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僊人手中扇且道與艷辭是同是別請細參之

### 與莫中江

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藉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况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窳終涉皮膚即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真



的路頭姑舍所已得者務未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于師門庶為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

答孟會源

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脉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拈此兩字以為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真頭而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為王道錫民之極平且虛明

王門宗前 卷之三

聖

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慎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慎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于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中和則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

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為先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為無頭學問將何所藉而從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于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拆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寂恒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

王門宗前 卷之三

聖

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即是格物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真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兒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張陽和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較明切皆從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覓空中之華道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默契



之可也

與李見亭

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閑隨忙學學切切以發明此學為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眼前前勘得破不為逆順稱譏所搖脚跟下割得定不為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醞釀主張討討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着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絕學無為本色道人一人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吾丈

王門宗旨 卷之三

三九

此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不疑不進僻之行路既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三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途而廢必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之期也吾人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順盜賊之縱橫即次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

堅衝前冒險求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纔遇些小苦境便生退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兄既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窠座快恬受用內翰清高無苗無難亦易養壞人有志者當生懼心必瀆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苦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察泊方能

王門宗旨 卷之三

三九

而有諸已而信不然知解籠統而已受此大苦轉展磨礪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假借而已舉千鈞之鼎者非為獲不能勝區區於丈日有望焉學問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渴此生可與性命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勲業格天轉眼便成空華若真為性命只默默自修自證以畢此生當不以此而易彼也

與林益軒

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往復商究若有契于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即夫有心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為世情功利所



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擔荷只是無志揔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些好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志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譽好勲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為聖人之志所以為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是適道之基辟如有志要到長安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聖

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脚跟下站得定不復為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牆傍壁放步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墜而仆者幾希矣雖

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為天下裂謂無不可為聖人事故問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足學孟子以為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為典要即有方所意見

王門宗旨 卷之十三

聖

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滿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于火以為之用非徒無益其為害有甚焉者矣蓋不知淺深生熟是謂凌亂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離行之有惟造術自權始非至于終而後有作亦非用也



亦別孔子之于三子始終條貫可以默識矣

答宗魯姪

辱翰惠遠及良感不遺展讀云晨起披衣暮乃入無有餘力及於學問此意流傳殆千百年似是而非不可不早辨所謂問學乃見在日履不論閒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大禹八年在外三過門而不入勤勞如此亦只行所無事不鑿於智便是禹之問學

王門宗旨 卷之三

突

其學空不改其樂便是類之問學若外此別有所學忙時是着境便生厭心閒時是着空便生怠心又何得為同道耶昔者有司問先師之教以爲好但爲簿書期會所絆不得專業躬領先師云于聖學脉不離見在古曰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格物者體其感之實事非窮至物理之謂也自聖學不明儒者溺于所見不能及身陷於支離而不自覺正是今學術同異所征

與魏敬吾

吾兄於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漠傑無思無爲不是聖諦受用乃是吾人入聖第一著行徑日行月邁兩無相虧惟有此而已惟不能自信未得個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

王門宗旨 卷之三

况

與李見羅

良知本無知如爲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唯涉精采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着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與殷秋溟



開近處毀譽之衝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否乃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被勘脫便是功行有滲漏處所謂卽此是學非徒挨排遣適而已也古有任生死超主死者死生只在眼前眼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一不來處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淨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生

王門宗旨 卷之三

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教所能拘限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湊泊惟在默契而已

與林介山

古人云天下何事最苦眼前不明大事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直證實悟了得此一着大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何異風之過耳尚足以動念哉

與吳中淮

曰暮年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畏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開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見老師所傳究竟一味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謬悠也

王門宗旨 卷之三

答程方峯

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下真種子知雖頃悟行則漸修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恭德聖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相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定期必放寬便近於忘則必又近於助要之皆在



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操擇其在一  
萬年方是變識爲知方是師門真血脉路世丈謂  
區區妙悟神契獨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益嘗折  
肱於此偶有所徵耳竊念世丈種種行持只幹解  
此一事知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脫種種會  
養此良知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  
所疑不爲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會  
更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脚忘

卷之十三

意志見處幾得之

與周順之

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賣  
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人被蛇所傷只好  
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況吾人  
于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自  
視履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  
如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王門宗旨

此學無奇特相無些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  
另有出世勾當即是異學

與鄧子和

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  
脚跟下不肯着實地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  
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等或談論譬一  
一器先受鳥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爲毒  
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沉注已非一  
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貼地不起以

王門宗旨

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狠徒長勝心未見有分毫  
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無巧法須將此器  
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寧可一生冷然寂寞  
不在世情上討些子便宜良知本天面目始有十  
分相應處方爲不負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  
共勉者也

山陰王應選恭校

王門宗旨卷之十三終



王門宗旨卷之十四

古剡周汝登繼述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龍谿王先生語抄卷之四

說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為千聖傳心正

王門宗旨卷之十四

一

卷

法能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掃景玉山房以  
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志可謂  
勤美或者疑其命名之義質於子曰不二理宗也  
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去談不二衆謂一  
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不二一者  
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故名不二一者悟  
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不二文殊以無說證  
之維摩以默表之是為深入不二法門今陽和子  
結宗也命名若是蓋所謂有所托而遊焉非邪子

曰子何以其名為哉亦突其實而已中庸盡心之  
言孔氏家學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齊物不二  
故生物不測性一而已是為未發之中發之則為  
喜怒哀樂之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和  
以位以育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因  
有同於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  
而遊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方是哉  
忤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  
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情一數語外惟

王門宗旨卷之十四

一

卷

此最為邃密旨哉其言之也子曰然哉此四言者  
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拆以乖其實究而言之  
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博而求  
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  
師於善為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為反諸己德以事  
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德支離繆裂并虞廷精一  
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端不可以不辨也陽和  
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龍養珠目注耳疑念念  
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脫以為忘然無相忘未



能會而通之則如之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事  
在蒲團上討活計須從人情事變上深處極處收  
攝翕聚以求超脫確乎不為所動是為潛龍之學  
只此便是養之之法吾儒與禪家毫厘不同亦在  
於此良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照以  
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墮物古人謂之疑道  
謂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即道良知  
即命若不知疑聚則道終不為我有命終不為我  
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亡不知所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三

以養或借禪家活計而不從人情事變煅煉超脫  
即為養之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  
養深則迹自化恍惚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  
時即此知是本體即此知是功夫固不從世情嘗  
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  
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  
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  
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為有物皆屬二見  
皆為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歛

王門宗旨 卷一四

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為典要口為  
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為至善無常無  
無常是為真常無迷無悟是為徹悟此吾儒不二  
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說  
經亦須理會此印說法也惟以統萬行慈以濟羣  
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為白衣嚴持律  
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失靜業  
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助法弘教也乞食  
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眾病而不捨入眾魔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四

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  
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于芻蕘况出世之大士乎  
陽和子因取是經誦之憬然若有所悟復書謂予  
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抗不隨恐與人同歸於善  
即遭疑謗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景  
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遷到不肖自量罪  
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  
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  
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子所耻如

五四一



云云則意最當既幸有聞則亦不敢不勉一念  
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維摩為榜也  
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自證自悟始見徹頭果  
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儒之異端不惑於臆  
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與禪毫厘之辨亦可以  
默而識矣陽和子請說於子因以傳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  
三者從言而入者有從靜生而入者有從人情事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簡悟簡發即正未  
離言詮錄之門外之寶非自家珍得於靜坐者謂  
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濁水初澄濁  
根尚在纔遇風波易於淆動得於動者謂之徹  
悟磨礪煅鍊左右逢源譬之湛體冷然本來晶瑩  
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誠  
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  
不迷所以為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  
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志也學至於志

其究矣乎先師之學其如... 已而後...  
中取證及居夷處困動然... 益其悟始徹一切經  
綸變化皆悟後之緒餘也亦本玄珠索於罔象深  
山至寶得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者可以自悟  
矣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  
底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  
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為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天根所謂復也乾過巽為月窟所謂姤也震為長  
子巽為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  
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  
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  
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本主發生鼓萬物之出統為  
主閉藏故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  
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  
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  
動也



陰之靜也一靜一動曰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即謂之復成之者性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于悔所謂復也此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來也姤者陰過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滅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充大所謂九即師門所謂良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七

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即天根也萬物備于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商曰堯夫之學似即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爲然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中養所得五十以後自謂無復渣滓可去閒往間水謂之間道人蓋從靜中得來亦只受用得靜中些子光景與兢兢業業學不厭教不倦之旨異矣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

此意也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爲苦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地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內營聲利外泊逐境流注常失于動而不自覺不得已教之靜坐遣慮息緣使精神漸知何裡窺見本來虛寂之體而後道可幾也吾黨肯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從事於德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因對病之藥也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八



禱語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個不動心學者只是學個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則自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九

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求個正當處先師煮空鑄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告子之病在於善養功長所謂對病之藥有為之言若知致良知之學時時求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於道又

妄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於許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決昭若指掌目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道變寂而通感于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徇典要涉思為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闕然指以為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伯繼之不為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十

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為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為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皦皦集義也雖震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為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為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誼明道即是集義謀利計功即是義襲自



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洽於人之  
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  
偽求慎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  
行過好事轉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  
窠臼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  
學之門牆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  
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  
大樞括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  
乎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十一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真艮子艮止  
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用皆  
在于面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耳之于  
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逸皆自然之  
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盡性也目之  
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  
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爲聲所引而聽止于  
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

交不和則不交艮止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  
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  
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無  
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  
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絕應二  
乘禪學也應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  
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  
皆爲之輸故曰益於背是以無用爲用也知無用  
之用則知無知之爲知矣艮之大象復以思不出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十二

其位發之其背九微艮之爲卦上下皆山故有兼  
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  
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艮非  
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職也位  
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不出位之  
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  
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  
不根於心則爲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  
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慮慮作而故曰思



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于無謂之沉空  
着于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  
而感于聖學昧也虛為良知心之良知是為聖知  
是知非而實無是非知是非者應用之迹無  
是無非者良知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  
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為明奚管  
千里夫萬物生于無而顯于有目無色然後能辨  
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  
味鼻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

正門卷前 卷之十四

十三

十一

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涉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或問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也  
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謂之  
不睹不聞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一  
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不能使之著  
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即墮聲臭滯睹聞非虛廷  
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  
順帝則也若曰不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  
所以文也禮曰儼若思微德之形容動靜通有

無聖學之要也或以時言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  
疏之淺之乎其為解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  
知不知之樂乃為真樂古人之學視於無形聽於  
無聲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  
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  
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與非也叩兩  
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  
空柴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

正門卷前 卷之十四

十四

不受命以多識為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  
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並舉而進之弗如  
之與予欲無言之誨所以微之者屢矣賜終疑而  
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  
為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顏悟如子貢亦不  
能使之悟也濂溪主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  
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揚明先師生于百年之  
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邇濂洛以達於鄒  
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



一為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為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為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為神也虛以通變不為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為是即顏氏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為昧夫虛寂之體及闕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格物問答原旨

格物之物是意之用處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物之說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必須用持敬工夫以成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十五

其始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終大學將此用功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年後方纔拈出多見其不自量也已夫實心之謂誠誠則一心之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說誠意則不須復說持敬而敬在其中矣故曰合之以敬而益綴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傳致知格物非有缺也誠意之好惡即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即是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慎獨即是致知慎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

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焉是寂感相求之極也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知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補之以傳而益離格物是聖門第一段公案致知在格物謂不離倫物感應以致其知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感應之實事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倫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矣且之謂格物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十六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庵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據狂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必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爽然以為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充然以為天成念庵子懼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為收攝保聚之說以抹之此念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



原不容以人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休  
傷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  
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  
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  
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  
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  
其知之成功一也

致知議畧

夫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空實千里同一知也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十七

如是則為良如是則為識如是則為德性之知如  
是則為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  
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  
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  
矣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  
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  
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  
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  
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為未得良

知之宗則一而已

獨知無有不良不睹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體用通  
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  
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  
也知體本空着體即為沉空知本無知離體即為  
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竅  
為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  
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十八

備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統天之學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為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寂  
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  
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人知幾覽  
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  
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為忘幾不及則為失幾志



六腑走氣其然不以成務均也

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即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為體空空即是虛寂此學脉也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為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

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

能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姿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為假息後為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為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樞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為有意調為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合煦停育心息

命之蒂也一念微則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旨儒謂之無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樞也以此微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九龍紀誨

或叩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個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亡而悅所謂禮義之悅我心也悅者人樂之機人直

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樂

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遊世而能之學之大全也

若贊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強才于于而若拙識混混而若藏處世若汗若繁聞道若存若亡即其見若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充其量若將俯視萬物而不異於尋常虛丘幻身若且示之天壤方臯神相若或眩於塵黃



趙麟陽贈言

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尚依識神融解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得生死毀與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執殺之本無譽執毀之本無潔執污之本無榮執辱之直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二十七

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泉溥博是真融解恂慄威儀是真莊嚴是非獨往獨來超然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丹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為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視其竅不出于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命辟之明鏡照物鑒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欽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

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

別言贈周順之

粵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秋順之裹糧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偶舉教典名利行道四不住之說若有以啓予者夫不住於名利者豪傑之所能不住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倡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為千百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為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二十七

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求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况於行乎而又况於道乎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即而非以形求若可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求則為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為忘知之知非以力強則為忘力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况於住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熒熒蒸滯乎心體循景



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之際未免矯揉持飾顧忌調停出於有所爲而爲者皆習染之爲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爲則以遣累爲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遣累之說亦筌耳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七

真醒諸夢將自除又何習染之足累乎

別曾見薑謬語摘畧

見臺舉念菴子收攝保聚之說以爲孩提愛敬乃心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繼之而後爲全體孩提之知辟諸昭昭之天達之天下之知辟諸廣大之天收攝保聚所以達之也予謂昭昭之天即廣大之天容隙所見則以爲昭昭察廓所見則以爲廣大是見有所特非天有小大也齊王敝棘堂下之牛特一念之昭昭耳孟子許其可以保民而王

此豈有所積累而然哉克而至於保民亦惟不失此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惟在不失之而已非能有加毫末也但以爲近來講學之弊看得良知太淺說得致良知功夫太易良知萬古不息吾特順之而已其所存照有所修持皆病其爲未悟良知本體然則聖人之兢兢業業終身若以爲難者果何謂耶予嘗爲之解曰易者言乎其體也難者言乎其功也知易而不知難無以徵學知難而不知易無以入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七

擊非難非易法天之行師門學脉也

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也亦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槁矣克念謂之聖妄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妄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池陽湯語示丁惟寅

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



對神明此是眞實不誑語若從眞傳流行不法安  
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眞規矩既入些子方圓之  
迹尙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尙隔幾層公  
案其可對鬼神尙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密符天度  
也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二十五

序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夫言者所由  
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  
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  
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則  
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  
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  
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二十六

夫吾黨之從事於師說其未得之也果能有所觸  
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  
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  
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  
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  
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  
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胡子重刻是錄  
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  
之意荒矣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伏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執海日翁手書至情溢發大義激昂雖倉卒遇變而慮慮周悉料敵從容條畫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已然者而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于紛紛之議亦獨何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雲烟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櫻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為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中

見人情洶洶入請于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憲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個良知豈無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濠始事張樂高會調探往來且畏師之搗其虛決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比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駕馬戀芻豈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者

皆謂歸師勿過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於濠氣焰雖盛徒恃焚劫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動煽惑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出未旬日輒返衆心阻喪辟之郊鳥破巢其氣已墮堅守待援適以自困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而擊之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謀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厭俘閉門待命一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來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衆謂兵革浩穰日給不暇或以為迂師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係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而已今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及係天下



安危只如人疑我與與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  
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齏粉何待今日動少不慎  
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  
等苦心只好自知辟之真金之遇烈燄愈煅煉愈  
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真知此處格得方是真物  
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自經此大利害大毀譽過  
來一切得喪榮辱真如颿風之過耳奚足以動吾  
一念今日雖成此事功亦不過一時良知之應迹  
過眼便為浮雲已忘之矣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

聖門宗旨 卷之十四

二十九

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  
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真血脉路吾師一生任道  
之苦心也畿既讀是書并述所聞綴諸卷端歸之  
嗣子正億服膺以為大訓是豈惟足以祛紛紛之  
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只規其微矣繼述之大  
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

精選史記漢書序

嘗聞之古文之與時文其體裁相去若甚遠而其  
間同具之概不能以寸要皆於虛明一窺發之非

明者莫能辨也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吾  
爾讀者悟夫作者之意而不失其用虛稽實紆徐  
縱閉變化之態時文猶古文也不得其意而徒辭  
之徇句句而研之字字而校之模擬摘實如優人  
之學孫叔敖造足以來明者之一噉而已予友荆  
川子嘗讀史漢書取其體裁之精且變者數十篇  
抹點裁以為藝文之則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  
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為機軸而不相沿襲  
殆師其意者非也子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率

聖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三十一

而整方之武事子長如老將用兵縱橫蕩恣若不  
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則遊奇布置不爽尺寸而  
部勒雍容密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  
之子長得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絕藝也荆川  
子是編自謂深得班馬之髓而於漢書尤精蓋所  
謂得其窳者也昔有關中士人嘗持所作請證於  
陽明先師先師謂曰某篇似緊辭某篇似周誥某  
篇似檀弓某篇絕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論之曰十  
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唾偃偃非不儼然



似也而見者笑之何者以其非其老人也童子  
子飭衿肅履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矜然不敢以  
幼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嘗以語荆川子荆川  
深領之謂可以爲作文者之法且夫天下萬事未  
有不從虛明一竅中出而能得其精者也因述所  
聞而爲之序其端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昔者孔門言志由求赤志在得國而治斯斯于兵  
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序

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在彼豈  
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  
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主于  
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于道  
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爲主出者爲  
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小大故有無之迹乘之見之  
小者泥于有見之大者超于無斯固點之所以爲  
狂而異于三子者之撰也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  
墨伸紙奔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真

工畫者也夫知工畫者不在于吮墨伸紙而在于  
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十幅共  
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  
室之用人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爲有也  
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爲用也而世  
之儒者未免溺于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  
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  
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  
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畧知二者之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序

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  
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  
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  
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  
無相因以應于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爲經綸無  
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  
法也宛溪子志于儒者之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  
一切張弛操舍以政爲學練兵稽賦崇飭禮樂之  
教盤根之所割大竅之所批聲光風采矯然振于



一時不可謂無所事事矣是辯有所待與否何如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轍之塗動于靡闕之門而裁于無苟之鑰優閒容與童冠詠歌出于注措經綸之外隱然若有當于古之狂者所謂以無用為用殆庶幾乎非邪三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行且有日夫儒者之效聞然不見于世許茲于茲山東夫子之鄉沂雩之遺風猶有存者而茲行適當暮春之景浴于斯而風于斯俛仰千百年之上下可以陶然而詠美

聖朝宗音 卷之十四

三十三

題辭

法華大意題詞

吾人讀書為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既得然後細微可從而理若著意精微墮在瑣碎窠臼裏與義相離大處友失非善於學者也孔明讀書惟觀大旨曾點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雩之間古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以啓予者太虛為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間其詞近而旨遠意在掃去葛藤欲人於言前薦取向上一機以悟為則可謂全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泉月泉讀而珎之經凡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品略為全補付玉徒刻布叢林而索予題詞以道其所因予惟經中大意須從言外悟入辟之因指見月非執指以為月也白沙嘗贈太虛有云年來雖闡蓮花教只與無言是

聖朝宗音 卷之十四

三十四

一般亦善名狀若復向疏中覓取大意非惟失却經旨亦增葛藤矣一以為人天眼目一以為鬼神茶飯讀者善取証焉可也



蕭航卷題辭

達磨泛重溟入中國投梁不契折蕭渡江處於魏  
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既曰廓然無聖所證  
又何果耶達磨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珠破六  
宗具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了義則前  
所說之法尙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參之神光服  
勤九年覓安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勤矣  
尚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  
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三十五

陽和二君歲晚遊戲叢林至虎跑時蕭航講師演  
華嚴鈔發明空假中三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  
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  
道惟一乘三種者禪律講也心悟爲禪身證爲律  
口演爲講或依實施權或乘權顯實著應羣品皆  
屬建化門般道則一而已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即  
空即假即中即一即三即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  
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曾說着一字猶如  
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

繁去道愈遠祇增紛紛葛藤耳二君皆有偈乞予  
一言弁首號表蕭航始有取於折蕭之義故述達  
磨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書顧海陽卷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人  
也束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寡聞  
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  
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  
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三十六

志舉足便有三義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  
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即所謂質諸  
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即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  
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爲學之端緒也吾  
人爲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  
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  
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  
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  
志然聖人往矣觀看從何而學人人有個聖人



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  
絮絮淨淨不為功利所滑擷不為見解所湊泊使  
是學聖人真工夫考三王侯後聖而不繆不惑信  
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  
已舍此皆是私智設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  
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  
孟軻氏舉鄉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見鄉黨  
自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謂豪傑踏  
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

聖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三十七

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為完行矣不知正墮在  
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  
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為自有天則  
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  
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  
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胥中  
光明特達無此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脉路尚友  
千古意味超然豈暇區區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  
不同如九牛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理  
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  
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謂釋主  
空明老主斂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絕恐未足以服  
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二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  
誠有之釋老尚指為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指空  
明未嘗不普照斂聚未嘗不克周無住而生其心  
原未嘗惡六塵並作而觀其復原未嘗離萬物吾

聖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三十八

人今日未須屑屑與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  
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  
頭自能徹隨方可研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  
始可得而辨若自己不能究明此事徒欲從知解  
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恐同者未必同異  
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葛藤祇益紛紛耳吾儒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  
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工夫則不可得而有  
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



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  
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脉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  
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放心無從收而  
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林  
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  
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真脉路若因世人口談無  
實并其學脉而疑之是因噎廢食之過也白沙翁  
靜中養出端倪自是白沙入路亦便是他受用處  
與聖門動靜合一宗旨微隔一層白沙終身學堯  
而得也

書同心冊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謁假歸省侍膳之餘時  
處雲門山中修習靜業期予往會商訂舊學間出  
京邸諸同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  
翁聚之旨或申求仁一體之義或究動靜二境得  
失之機徃復參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謂回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三十九

四十一

心之言矣張子復斷予一言爲之折衷以輔成所  
志姑述所聞予自取正焉夫主靜之說本於濂溪  
無極所生真脉路本註云無欲故靜聖學一爲要  
一者無欲也一爲太極無欲則無極矣夫學有本  
體有工夫靜爲天性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  
也知而曰致翁聚得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工夫  
也良知在人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  
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  
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四十一

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  
功不如是之疎也辟諸天地之化貞以啓元日月  
之運晦以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而始有非貞晦  
則運化之機息矣貞晦者翁聚之謂所以培其固  
有之良達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  
出泉夫山下之泉本靜而清濟其源疏其流順則  
達之滑則澄之榮養之正聖功也翁聚所以爲養  
也故謂爽然盎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昧  
夫天機之神應非所以稽聖謂作用情識所以



為致知而忽夫翕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徵學善學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主靜之學在識其體而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為萬化之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是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根也體之不遺者與物為體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中易至頽墮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蕩搖

主門宗旨 卷之十四

須就靜中攝養或謂久涉塵勞慮其逐動而易於淪沒久處山林慮其耽靜而易於枯槁須動靜交參始不滯於偏見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中交參譬之地中生木但得生意不息和風旭日固所以為煦育嚴霜凍雪亦所以為堅凝以漸而進惟求有益於得及其成功一也此權法也聖學之要以無欲為主以寡欲為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為而無不為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

亦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竊念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為己任伊尹先得吾心之同然非意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最初立志便分路徑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外此便是小成曲學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吾人欲為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為心欲為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為命吾所謂心與命者果安在乎識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實學所謂太

主門宗旨 卷之十四

丈夫事小根器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席不煖轍不停若求亡于於道豈其得已也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非過於自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飲動息混迹隨時只是世間項輩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出天牖與人為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己亦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此志出頭擔負其臻大業務各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求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功程



了此一事何事不辦真不係今與古已與人也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四十三

記

太極亭記

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解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畧為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同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粵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

王門宗旨 卷之十四

四十四

學以有為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為典要有可循守若以為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胡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為宗仁義為幻禮樂為贅并其典章法度而棄之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為無極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攣繆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弊也久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見二者之弊建圖立說揭無極太極之



旨以救之說者以為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箕子相傳已叙皇極之疇皇極即太極之義孔子特從而衍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即無極之義周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太極而主靜即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分仁為陽之動

聖門宗旨 卷之十四

四十五

義為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也支聖人本之于靜眾人失之于動而以時屬之其失也妄支與妄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于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知是非知非而實無是非無中之有有中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

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為要以無欲為至以寡欲為功而其攬存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悖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

三教堂記

三教之說其來尚

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

聖門宗旨

四十六

佛氏曰寂聖人之 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為異端亦未為通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為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問諸老聃云未嘗以為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空空即虛寂之謂頹子善學孔子其曰庶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



儒者以儀文度數為學昧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濁而還之淨國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椎乘耳洎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嘗以某為儒某為老某為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靈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不涉思為虛實

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滅

四十七

也與百姓同其好也倫物感應而聖功微焉學必佛者苟能以復性為宗不淪於幻妄是即道神之儒也為吾儒者自私自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枕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髓非言思可得而測也凡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祇為二氏之所夷亦見其不知量也已

詩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已較遲

登西天目

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今雙足健不怕萬峯

八山居士

之麓玉芝上人往扣以

王門宗旨

四十八

偈相酬答

人借浮峯子叔學生訪

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

數語呈八山與玉芝共參之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奈爾何

其二

謬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其三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即成波佛即應如吹山

饒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襲封行 有序

襲封行爲吾師嗣子仲時承襲封爵而作也吾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在人心荷蒙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旂常向爲忌者所阻身後錫典盡行褫奪天下所共冤邇者

新天子紹統興戎 率求治元宰洎諸執事

仰承 德意 江洲撫按百口一詞交

軍論列以暴其冤得 賜俞允遵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莫不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固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錄往勅來亦見功德入人之深愈久而不能忘也襲者仲時謁選北行予嘗

有言致贈大畧謂子思子夏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終篇尙綱

之云惓惓於君子小人罔然之辨而歸諸

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其實質其道之本乎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華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孔子身任傳道之責乃志於從先進而求之於野其曰忠信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所謂尙綱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自漢而下世教益衰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蓋千百年於茲矣吾師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薄

回之良知 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

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幾遍海內信

者益衆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賴焉吾子曾慧而好修有志於學則

其所至知其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無疑也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聲色易於移人口體耳

目一溺於所好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向者謁選之行尙以世味染習爲懼况今承襲圭封衣

麟腰玉所接者道當貴游所習者紛華盛麗



色之...人尤其貴不期後一有所濟則人心  
夫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之在力言于其務私  
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母嫌逆耳之言母泥從欲  
之好友諸獨知之良去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  
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綱之意淡薄冲素寧過於  
野無寧過於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  
信傑然如翹之在楚一毫不為世類之所溺是  
謂善於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道  
惟子思子之憂

王門宗旨

卷一

五十一

不失望於海外 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  
苦心忠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  
思之為之歌曰

鳳闕新恩湛露濃冠重襲禮時封伯禽合致  
東方昨召虎應酬南國功憶昔真人駕箕尾四  
十年來只如此冢上誰憐築室心山中徒抱存  
孤義悠悠天壤屬何人嬰日傳來今幾春  
強覆寒樹傲駕馬寧辭峻坂輪浮雲作雨  
變一朝日出浮雲散有如種火開重光又似

其發新幹元功...人共免百道封章啟  
天眷玉帛春圍麟繡全金書畫剖龍之半須臾上  
殿拜分符

天子親呼是某孤過臣盡效靈靈...壯士都懷麟  
閣園嗟君自是神明...海內...亦厚洞中  
鴻寶世所珍好與緘藏莫輕售...貴中人如酒  
醉淡薄由來見真味若無道脉作根基...爵雖  
崇亦虛器贈言此日臨岐路回頭莫失邯鄲步  
一生還擬... 亦可謬統...我亦師門

王門宗旨

原缺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  
泰脉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輕矣胡察脉而真見  
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裳之主  
下皆倉扁之臣宜其願攝參于玄化蒸蒸乎翊斯  
世而感春太和既降札厲相循異端衆岐蛙蟻簞  
鼓使愚者懵懵其莫之知者又沉醉沒溺於怪誕  
之流斯道之不絕

王門宗旨 卷七

五十三

是六氏則誅亂賊

則正陽明矣韓退之氏

則曰佛老矣二程晦翁尤峻閉崇術而悉力以艾  
刈乎荆榛彼數聖賢之於道孰不謂其療良心於  
既死續正派於將湮而詎知先覺不作淫邪漸熾  
大中至正之矩日以圯塞而淵淪卓哉先生英靈  
絕倫解脫株局頓悟本真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  
於蒼蒼嗟嗟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生陳之胡先  
生再發其旨而舉世驚駭咸皆以循夫周禮以功  
利之害深入於吾人淪肌浹髓也

狀者容色體膚起居飲食雖無變常度而岐黃亦  
扁獨遠望而憂呻彼不惟諱之不吐也反忌良醫  
之憂之過至如詆詈而相噴嗟嗟先生諱目而視  
洞照厥因喫緊及覆靈拂衆議而不忍斯世之批  
塵故畿嘗以為孔氏誅亂賊孟氏距楊墨薛與程  
朱相繼闢佛老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遏絕功利  
砥劑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旨昭昭可視而  
識者乃以先生為異端玄寂既不覺其不見之霄  
壤至徒以文章事之

王門宗旨 卷七

五十四

望比海之津嗚呼

夫功利之障日盛月新

矣得所良知之旨者揭之以醫斯世之沉痾庶免  
三五復作直與之壽域而同臻畿甸雖嚮學長而  
無間間有論說祗取咲於效顰惟傾仰止以斯文  
蕭庄院宇敬妥靈神聞風而起實賴我多士之彬  
彬

祭唐荆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生  
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宏也



于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也或前奄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騏驎之困于糾纏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香齋膏燼或以爲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于時才不能以盡履或格于勢智不能以獨全是豈知兄救世一念根于天性與金石而同堅生死出處不離乎是吾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爲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六大聖大賢尚不埋于衆口彼嗷嗷者烏

王門宗旨

五十五

足以紫乎輕重而足如兄之出處係汚隆生死關益衰倏聚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于深惜者夙有心盟出乎恒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爲乎中道舍我而遊孑然孤立無與其究夫此學之全學自辱交於兄異形同心往返離合者餘二十年時唱而和或什而興情無拂戾而動拘牽或助造而倘佯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之涉危嶺或

或聯袂而並出或枕肱而交眠或兄爲文予爲持筆或予乘馬兄爲執鞭或橫經而折我或觀象而窺纏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予有小悟兄爲之證或兄有孤憤予爲之宣或探罔象示以攝生或觀無始托以迺禪于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藉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茲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兄爲詩文煒然名世謂予之學海啓其鑰

王門宗旨

五十六

謂丁論學頗有微宗教之傳每予啓口輒俛首而聽凝神而思若超乎象帝之先嘗戲謂予猶少北面四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渠之勇不得專美于前嗟嗟荆川予不見兄兩年于茲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竟在我愛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閉于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犧鱗肯其不願爲才兄於精神亦大濳撒不能副其所心未可專委于造物之迷運嗚呼痛哉同予力以復歸于無



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在不隨  
萬物而化遷日具月虧天道且爾自以聖賢孰能  
止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蛇而又何惜乎荆川嗚呼  
荆川已矣荏苒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于一  
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荆川予復  
何言

山陰王應遴忝校



南臯鄒先生語義合編序  
爾瞻鄒子時與門弟子論學門  
弟子隨時隨地筆記之未彙為  
一也近王生輩取而類次之以  
所答問者曰會語說經者曰解  
義總之曰語義合編是編行而  
學者可以一覽得其全矣剞劂  
既竟問序於余余曰孔門授受  
有真血脈路後來迷失學者紛  
馳外逐蒙昧無主幾如長夜之  
闇陽明氏作闢乾坤而揭日  
月學始復明一時及門諸賢交

南臯先生合編序

南臯先生合編序

相推演語句昭垂憲與微言表  
裡後歆循濂洛而溯洙泗者斷  
不能外是他求夫何傳之未幾  
意見紛持爐竈各起非惟昧厥  
所宗甚或操戈相指其究將使  
後人耳目復眩天地重昏衛道  
者切隱憂焉今以讀鄒子諸語  
則文成之道不孤至聖之宗不  
墜主持有人又何懼羣言之淆  
亂哉鄒子蚤歲困衡動恐增益  
不以大節自限不以完行自多  
心研身體獨証旁參一旦豁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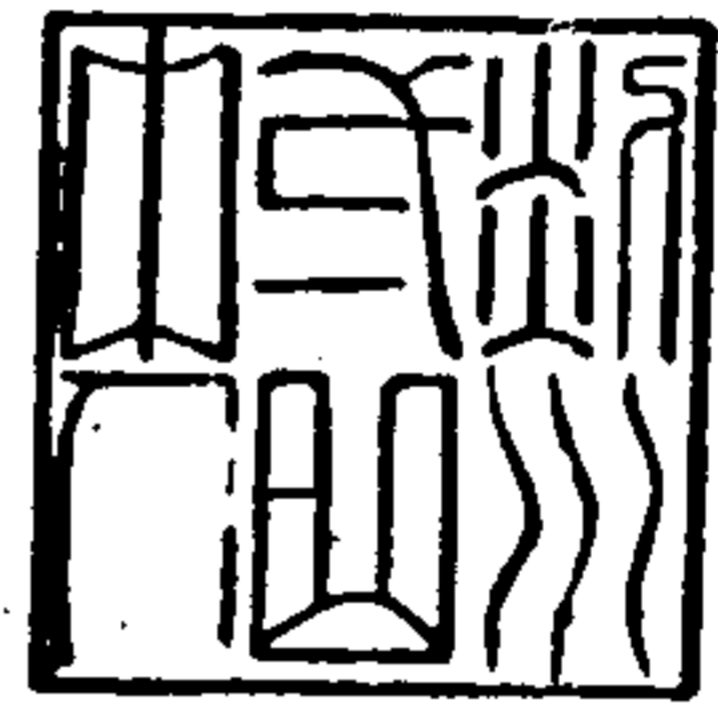
直窺聖奧故所吐露語、歸宗  
其答問也隨機指點當下拈提  
示之庸行庸言而實不學不慮  
雖農人樵子皆可與能即慧士  
聞人難以意測其解經也一本  
已靈代宣聖胞如珠走盤不出  
南皇先生合編 序 三  
不滯摠之皆孔門真血脉路非  
口耳皮毛而已者陽明而後復  
有鄒子吾道常明詎不在茲也  
耶或者曰陽明子不能使人盡  
信而鄒子之語果能通之人、  
乎即子知之又誰能信子之知

言也余曰聖人真脈相傳即陽  
明子所謂認祖宗之滴骨血雖  
經千百載猶能滲入豈與之爭  
是非於一旦哉子思子曰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孟子曰聖人  
復起不易吾言其所期待之遠  
南皇先生合編 序 四  
類如此故吾謂陽明之語必與  
庸孟俱傳鄒子之言必與傳習  
並著茲言以俟後聖當不易也  
余推尊陽明或有譏余阿者余  
曰道之所在烏知其他今於鄒  
子之語亦道所在也於是乎言



時

萬曆丙辰夏仲之吉刻城年弟  
周汝登撰



南臯先生合編

序一

五

讀鄒南臯先生語義合編

承燦誦法孔孟而竊窺聖賢立教之意  
意總之不離當機者近是故一貫之  
示寧有兩途或直提於未唯之先或  
徐語於非與之後非一貫之有後先  
而聞一貫者之有後先也是以性道  
文章夫子何日不行生於宇宙而神  
機相逼聞文章即聞性道境悟未臻  
聞性道亦止屬為文章矣蓋器有利  
鈍而教無開遮機有淺深斯語分上  
下知此者可以讀先生之語義合編  
矣是編先生與同志及門之士所講  
德論道者皆萃於此片語微詞直捷  
簡易逗機合拍啓贖振聳夫幽室而

南臯先生合編

序二

一



燭以晞陽甘泉而酌之酷暑有不豁  
 然舒眸而爽然沁入于肺腑者非愚  
 則狂疾矣然承爍因讀合編更有感  
 于世教焉楊子雲曰聖人之言遠如  
 天賢人之言近如地伯淳氏起而正  
 之曰雉之言非也聖人之言遠如天  
 近如地賢人言道如秉燭以照執如  
 南臯先生合編 序 二

意以指物也可謂明矣聖人日照而  
 手指者也故賢人之言近聖人之言  
 尤近明道其知言乎崇之何學者學  
 一先生之言而竊其餘也吹簧轉轂  
 如媒妁之行詞拾有據無類巫師以  
 嘖咲試令反而自求其立言之意亦  
 且茫然不得其解此其故在隨人若

夫避階級俱指之說乃不為動靜互  
 密之功畫脂鏤冰搏虛吹影了無一  
 語可以實體常行此其故在自昧夫  
 設教者機平而執正始適道者境實  
 而途清故自滯邊見而墮語後之機  
 備重玄而托妙門之鏡者皆司世教  
 者之所深憂也尹亦有言予將以斯  
 南臯先生合編 序 三

道覺斯民也夫豈取諸尹之所有者  
 而覺之哉明之乎斯道實斯民之道  
 而尹之覺即民之覺也然則先生之  
 立教意在斯乎讀是編者得其覺民  
 之意則可矣

丁巳清和後五日後學祁承爍識  
 於一貞亭



鄒先生語義合編序

蓋邦華弱冠從吾師鄒先生遊而竊窺先生之學之大也已浮沉仕籍每奉先生教而竊窺先生之學之日化也比謝事歸而先生之講義語錄爲門墻士所彙集而合梓者已哀然成帙矣華不侍先生臯比十餘歲纔開

南臯先生合編

序三

卷如涼風生而腋徐讀之如遊子萬里尋家而忽望其舊國邑也乃作而嘆曰有是哉先生振世覺民之心之無窮也今天下宗門之盛筵踰姚江姚江良知之指會其真諦可以直證元本溯其影響終至墮落坑塹說者謂姚江學脉伸於吉州不知吉之先

輩率從收攝葆聚中多所自得而矩

矧罔尺寸軼故有功於聖統而不必示異於姚江謂姚江合符吉州可謂吉州自爲吉州亦可乃若先生天授奇穎志銳而力厚自憂患備嘗悟門轉超故其學以透性爲宗而以生生不息爲用以一掃葛藤直窮無始爲

南臯先生合編

序三

二

歸而以規員矩方慥慥皜皜爲鵠顯微動靜融爲一致內外體用會爲一原其精實嚴密伊川紫陽無以加而其超脫直截寧惟比肩濂洛臨汝諸君子卽晉而伯仲顏孟揖讓於闕里之堂顧不優哉是以海內學者或以流浪決性命之防而先生有範圍在



或以膠執增本來之障而先生有鑑  
錘在然則先生何必宗良知何必非  
良知譬之耕者有美種焉姚江植之  
荆棘林莽中亭然獨秀而世顧多認  
取未確一切含蓄基捐灌溉以任情  
爲直養而不知根荄盡斲先生擇此  
甚精葆此甚固疆畝之陳修稂莠之  
翦除秩然森然以故發榮鬯茂天下  
始共知有大美而不疑是姚江之學  
藉先生乃行而先生之學固已包孕  
姚江俟百世而不惑矣讀語義者其  
尚知先生之功在斯文如此其鉅矣  
乎雖然道不可以言言也不可以聞  
聞也得其解者默識已證先天六經

南臯先生合編

序三

三

真我註脚矧性自性命自命置尊於  
衢行者斟酌焉冷煖甘苦人不能代  
之口也懸燭於庭四壁取照焉明昧  
遠近人不能代之目也先生諄諄然  
剖鴻濛之秘藏抉千聖之奧緒微言  
顯證旁引曲喻無非懼正學之將湮  
憂人心之長夜故閔閔皇皇若建鼓  
求亡如恐不逮第其所可窺者在語  
義中而其所不盡傳者在語義外會  
其神則語義之中有先生而先生之  
外無語義涉其跡則離語義而先生  
遠泥語義而先生益遠子不云乎吾  
無隱乎爾而他日曰予欲無言故性  
與天道子貢以爲不可得而聞先生

南臯先生合編

序三

四



亦有言凡學從言語文字入者亦從  
言語文字而悟從言語文字悟者亦  
從言語文字而止至哉斯言學者能  
直前承當契先生所不盡傳之秘當  
知是編如筏喻者迷關既渡無筏可  
執庶幾先生振世覺民之諄諄爲不  
孤乎華愚何知則於及門諸友生切

南阜先生合編

序三

五

切然惟日望之矣

戊午夏五日眷門生李邦華頓首書

讀

南阜先生語義合編賦五言古寄贈  
兼別高第孝宗子啓文學

中天已云遠精一誰與傳重光在珠  
泗萬古搃一肩其意經秦火不絕僅  
餘煙聚奎屬宗室文成接真詮猗俞  
鄒夫子興起垂光天因銜當增益何

南阜先生合編

序四

一

異遭古田有如波掘井九韌斯及泉  
又如陟五岳靡不窮厥巔面滲千古  
骨袒派的不慙青原執牛耳從者勝  
雲連臯推數千載金石直可穿易簡  
乾坤得中平道豈偏傳習並垂世日  
月暗重園匪獨刺城子禰定出同年  
伊余個中鑄兌得我同然試懸五都



市槐掛北斗邊曾揖我濱海叨遊鄒

魯前世沐君子澤先大夫居賜墓表乃云千里

敢以肩高第者誰子吾宗根久延一

旦揭相示令我頓遇儻鄙吝不復生

敢不奉周旋庶幾歸陶範七尺非棄

捐羨塲儼如見堯舜矣遠焉其心至

今在得魚可忘筌歸告尔夫子多道

南臯先生合編 序四

師合編滿三風雨後二曜滿前川

萬曆四十五年歲德丁巳五月念九

日南樵源天風子李向芳伯東

甫頌書

小作題

鄒南臯先生講堂請

郢政

宣聖去已遠正學多荆榛嗟哉世儒

生空與糟粕親涓川在懷中舍檝問

鮫人咲彼愚公山老昧襄城津鄒生

起吉水矢志効先民探討入無間與

南臯先生合編 序五

旨得其真筮仕正人綱慷慨以批鱗

全生天地德居夷歲月新家青衿

子執贄河紛續講席遠塵囂堂構傍

城闐睥睨千峯合臺隍一水瀕旦夕

聚羣英至理得而陳無欲堪作聖扶

機在求仁君子用變夷誦法以書紳

勝蹟匹龍塲千載若比隣 戴燦



刻鄒南臯先生語義合編序

士君子立言亦甚難矣夫言以詮道而多言亦所以晦道尼父曰為不厭誨不倦而先之曰默識既以學之不講為愛而終之又曰予欲無言言可玩已夫惟善學者得其言而悟其所以言後悟其所以不能盡言亦是術也文

南臯先生合編序

江鄒南臯先生名傾中外養高衡泌一切名位世味俱澹然不以櫻念矜惟是直承正學闡道淑人以教執強不難者屢涉戶外而先生闡析疑義扶翳救覆人皆虛往實歸說者謂今之青原文水不殊昔之吉壤化而豐其庶歟其澁學諸論大都具碩學集

南臯鄒先生語義合編 序

中而此之語義合編則先生心與及門士各問濶濶義彙而成帙者今一卒業間廣大悉備大抵先生之學以透性為宗以宗為教故無教非宗即體即用即下學即上達其宗隨實澄無一不歸之曰用倫常而其活潑之元本之無間淡神化扶性命即隨若與

南臯先生合編序

深微多警歎人若與隸物若飛潛言一不歸之天則明命如意隨言徹則如斐旻之義劍遇刃便斫歎也冕詔令人意失或意起言表則如由基之善息引矢不友而巧力躍如其在善悟者指指識得為探曰虞淵洗光咸他聞曾出深之六舉為之昭蘇昂不

五七七



善悟者亦由庶幾扣之際如開門見  
 山渡河得岸馮其階級可循序趨斯  
 真後學司南哉維庶先生以振世覺  
 民之深心固不得已相迫而有言顧以  
 透性傳宗之奧語又豈徒以言字  
 子輿氏曰梓匠輪輿子輿人規詎不  
 能使人以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乎位行則在乎讀先生言者之自悟  
 耳概執近談學亦多歧矣騁玄虛者  
 非不高極多如佃入無倫而按之如蒙  
 霧觀花隔鞞搔癢及之身心性情多  
 而玷闢其矣也蕩即有實脩行持者  
 而見地未超每多支離粘縛之苦其  
 矣也西至於以得解自鳴者又漫意

南阜先生合編 序六

三

見橫生有所問後有所執未免沮賦  
 僅子歧路云羊之弊其失也錮法繹  
 先生與友人論學曰吾儒無素位外  
 性命又曰道與學一有名相終隔千  
 山萬山其教宗儒濶畧曰學者由  
 茲宗傳直泐本心頓息法見揖唐虞  
 周孔在斯須間若漫辨儒釋較同異  
 意之為害去道愈遠味斯訓也固信  
 學之頂針而未派之砥柱也要之意  
 見害道為毒更烈蓋自姚江以良知  
 一脈提醒人群及門哉半天下乃未窺  
 閩與者或不免以伸陸次朱為疑城  
 獨我吉州先輩多鄒歐兩文莊羅文  
 恭等以信姚江宗旨不疑顧每以躬

南阜先生合編 序六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體為符證文恭有曰世那有見成良  
 知須從收攝保聚中來先生妙契象  
 山獨澄良知精詣至如雲陽移物窮  
 理之訓為後儒異同者亦又直窮其  
 海人無己之心而並伸之於皇姚江  
 之傳始盡人尊信無疑故人謂我吉  
 州之學有功姚江而先生合澄橫放  
 觸處靈通四為翼聖真振乾學其  
 厥功更偉不啻與姚江爭烈矣學其以  
 由先生言以悟其所以言與其所以盡  
 言斯刻以玄珠珠象罔不照其與買續  
 還珠者何異余刻先生願學集並翻  
 刻是編以廣同志且祈交相勗焉  
 己未春仲月暮晚生龍遇奇拜手書

南臯先生合編

序六

五

南臯鄒先生語義合編目錄

會語上卷

龍華密證

燕臺會紀

龍華會紀

玄潭會紀

求仁會紀

鐵佛會紀

觀瀾會紀

太樸會紀

同仁會紀

玄潭再紀

青原會紀

問仁會錄

會語下卷

南臯先生合編 目錄

鷺洲會紀

萃和會紀

仁文會紀

鐵佛再紀

講義上卷

上論 六十九章

下論 十八章

講義下卷

大學 九章

中庸 二十二章

孟子 二十三章



南臯鄒先生會語合編上卷

龍華密證

水有源木有根學有宗學不通宗者終身無道遠人之于事有欲則繁無欲則簡人之處事有欲則難無欲則易人之觀人有欲則昏無欲則明人之處人有欲則偽無欲則真欲之利害介然如此

反問學要積累如天行健先生曰天行健却不是積累得來生生化化只是自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以情識與人混者情識散時如湯沃雪以性真為世游者性天融後如漆固膠

天無心以人為心外人而言天者不知天者也善事人即善事天心無體以倫物為體遺倫物而語心不知心者也盡倫物即所以盡心

五倫是真性命詞氣是真涵養交接是真心髓家庭是真政事父母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奴僕就是朋友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愚民可行古禮貧窮可認真心疲

瘥皆我同胞四海皆我族類魚鳥皆我天機要荒皆我種性

問為之不厭是何事鄒子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迹上學夫形迹聖人之蘧廬也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所以厭聖人獨從天地生機處學生機自生不已日日此生機時時此生機歲歲此生機不知老之將至安得厭

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脩身不嚴脩身媚世者也予不善處世總之脩身未嚴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古之人有事親小心翼翼純一不已者予學之未能也古之人有從兄不二白髮如赤子者予學之未能也古之人有惻隱惟恐一物有傷即僕厮不慢者予學之未能也更說甚讀書博古學者有志于道須要鍊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

人在仕途如入淫房酒肆有能不醉不亂者吾願



與之爲友

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閣舉業不知學問明  
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濶無  
才不知真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  
持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真從假中  
出彼既假矣我棄其真是因噎廢食也謂之  
躍然  
今人得一器曰何代器得一画曰何代画以是博  
古乎咲之古聖傳來混沌心任其澆漓上祖傳  
來忠厚風任其斷削是所謂反古之道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三

問尊德性一節功夫句句要做鄒子曰做了尊德  
性又做道問學一日之間了得東丟却西終是  
沒頭學問

問佛家輪迴信否曰柰去者不回無從討實信予  
只信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日間無襟念夜間夢  
亦清日間憧憧夜來擾擾舍生前輪迴譚死後  
輪迴愚矣先正云縱使有地獄不應吾輩入信  
然

問儒佛同異先生曰且理會儒家極致處佛家同

異不用我告汝不然隨人口下說同說異何益  
有歌胸中一點分明處者問如何得分明先生曰  
要胸中分明愈不分明須知昏昏亦是分明不  
可任清明一邊昭昭是天冥冥亦天  
人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最初一念便是終身結果  
吾輩不能成立只是未有真志  
馬上最好用功未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  
逐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四

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閑避  
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諸俗相似中間間不  
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且害人

說清者便不清言躬行者必未躬行言知性命便  
未知性命終日說一便是不一終日說合便是  
不合但有心求求不着便着

人只說要收斂須是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  
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外面是  
個寶裡面是包草

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毀言之



集不肖以為罪府賢者以為福地小人相處矜

已者以為荆棘取人者以為砥礪滿界黃金

浪子揮百金為草芥富人護粒米如性命饑者得

一糗若梁肉貴家以海錯當常餐嗟嗟物之不

得其平如此

天生賢者所以教愚者賢者而自私其善子孫必

愚昧更甚天與富者所以周貧者富者而自私

其財子孫必饑餓而死予遙觀世界徃徃在觀

賢且富者可思思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五

十分縱談時不盡十分縱談話十分順意時不作

十分順意想十分得為時不幹十分得為事此

是大福氣的人大德量的人

為祖宗養窮人為祖宗教愚人為祖宗化惡人為

祖宗容橫人為祖宗培善人自家而外皆若是

天地是我大祖宗天下人是我一家大眾子弟

此是何等心腸  
乃見真學問

目無青白則目明耳無邪正則耳聰心無愛憎則

心正置身天地間平平鋪鋪不見崖異方真是

為己之學

世學者好說嚴毅方正予思與造物者游春風習

習猶恐物之與我拂也忍襲嚴毅方正之迹哉

苟未有嚴毅方正之實而徒襲其跡與人隔絕

何啻胡越

未知學人却要知學既知學人却要不知有學未

脩行人却要脩行既脩行人却要不知有脩予

見世之稍學脩者嘵嘵自別于人其病與不知

學脩者一般有甚差別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六

予閒居別無得力處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

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

識得本分更有何事

道無揀擇學無精粗

下學便是上達非是下學了纔上達若下學後上

達是作兩層事了

予觀世上人受用長遠者未有不是心田寬平有

一分心田自有一分受用如鼓應桴不爽

為病而設方者病已方可除執方而病增矣為津



而設筏者津渡筏可舍執筏而津迷矣聖賢之言教人類如是

四鄰日日見有死者常于此做省自無歇手處耳人生世間如草上露有若多光景善謀生者萬古流芳一日不善謀生者一日遺臭千載

今世所謂高明者發揚莽蕩而已所謂沉潛者包瞞柔媚而已發揚莽蕩者一收拾便可回頭入道若包瞞柔媚者其骨髓率難抽故聖人取狂取陽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七

學問原是家常茶飯醲醲不得有一毫醲醲與學爭遠

氣勿浮浮者如萍之浮蕩無根勿露露者如根之暴露難成勿揚揚者如塵之飛揚無止君子欲沉欲深欲渾欲密欲邃欲斂欲定

人苟能改過遷善昨日地獄今日天堂昨朝屠估今日佛子故曰雖有惡人可祀上帝吾輩不可以舊惡棄人夫人不可以舊過自棄

衣煖而不慙寒者文繡而土木也食飽而不念饑

者禽畜而嚙啄也天與人五官五常土木耶禽畜耶

道無對待有對待者非道也學無等待有等待者非學也

今之大老動云後生浮躁無前輩風範不知前輩老者作事可觀立朝有法居鄉有度見後輩多少接引誘掖心腸今却不免忌嫉心在挾長扶貴要後進依附爲用有志之士寧甘踈遠之嫌耻作趨炎之態正好自責未可歸後輩罪也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八

康五峰老而聾請曰不得聞先生教奈何先生啓手曰不聞亦式

學人最患無志猶最患無知與無志人言難與無知人言猶難之難無志人一旦發念如稿木得雨發生有自無知人終身自是臃腫朽木雨露之潤不得成材

吾儕須作升手升脚學問今人瞋了目合了口拱了手齊了足自以收斂之極不知中藏多少不好在有道者視之祇是作偽



燕臺會記

呂新吾云四勿功夫亦時時少不得先生詰之曰  
兄此時與吾輩言亦與吾輩應酬目又視我耳  
又聽我視聽言動一時齊發豈是做了非禮勿  
視又做了非禮勿聽做了非禮勿聽又做了非  
禮勿言動此時不可不省察

呂又一夜過先生曰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若錯了便不是先生曰  
與上大夫言有時侃侃亦是誾誾與下大夫言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九

亦有時誾誾亦是侃侃須要識得此意若一味  
侃侃誾誾上至于畏下至于陵了所以斟酌其  
間者是箇甚

呂云知行還是兩箇先生曰是一試言之呂云我  
携盒來兄這裡初然意思要來後偶有羈絆未  
得來畢竟是未行先生曰畢竟是未知呂云如  
何是未知先生曰畢竟是當初來這意思未真  
若意思來得真縱有天大事必要來了是知即  
為行若來這裡是為何事無非彼此商量學脉

非為商量學脉來這裡做甚是行即為知若知  
是知行是行知是想行是冥周子曰來固是行  
有事不得來止亦

孟我疆曰如何是道心人心先生曰不由人力純  
乎自然者道心也由思勉而得者人心也

我疆問孔子云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視于無形聽于無  
聲子思發之為不覩不聞陽明又云若覩聞一  
于理即不覩不聞也果從孔子之言乎抑從陽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十

明之言乎先生曰孔子懼人看得大粗了指隱  
處與人看陽明恐人看得大細了指顯處與人  
看其實合內外之道也

近日有一二人彼此相仇借予短之以助其焰予  
見一大老不覺發誓既退自悔曰予自待其身  
之薄如此予果無是事即彼疑我予受之已矣  
此還在世情上毀譽間起念非老父仁子也猛  
省猛省

孟我疆問何以做為善功夫先生曰有幾樣有一



樣錮蔽深重將平夙習氣從平日猛省是學者  
爲善有一樣直養平日之氣無害是大賢爲善  
若舜之爲善直是通乎晝夜耳

南都會紀

一友曰予口雖與先生話余心下在做工夫先生  
曰然則兄心口不相應了

友問吾有知乎哉叩其兩端而竭焉先生曰鄙夫  
只爲有這兩端所以未能廓然聖人將他那兩  
端都空盡無餘了同歸于空空曰然則致知之  
功如何曰聖人致之無知而已曰然則格物之  
說如何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真格物也

龍華會紀

楊如石問格物之說有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久則自然貫通者有云格其不正以歸于正  
者有云格式者有云格者通也通吾心宇宙之  
故物者其說不一將何所從先生曰學在識仁  
識仁則無之非是不識仁則無之而是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十一

劉開卿問夫子時言仁又曰子罕言仁何也先生  
曰子且識仁生曰何曰夫子發揮仁再無過仁  
者人也一語透洩殆盡當時我看仁做箇幽深  
玄遠是奇特的東西如今看來我輩在一堂之  
上卽是仁再無虧欠切莫錯過

解見仲問夫子只言仁之用何以不言仁之體先  
生曰今人作體用做兩件看如何明得余近來  
知體卽用用卽體離用無體離情無性離顯無  
微離已發無未發非予言也軻氏曰惻隱之心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十二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繼之曰惻隱之心仁  
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諸君體會自見

曾生問日間生機時有開發柰不接續斷何先生  
曰無斷續者體也有斷續者見也曰功將何處  
曰識得病處卽是藥識得斷處就是續  
諸君歌請君隨事反身觀之句先生曰先賢詩不  
是漫作的諸君要自體會一堂之上有問卽答



茶到即接此處還添得些否此理不須湊泊不須幫貼

先生曰此學不是漫說的如平素不能處家庭里閉却會處家庭里閉平素不能忍耐從容却能忍耐從容此便是講學之益不然與不學人奚別學先變化氣質為第一義

劉懷運論心性有不同先生曰只一無二曰有謂心在性先者有謂性在心先者曰性在心先此祖天命之謂性而言也心在性先此祖生之謂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十三

性而言也予竊謂先在知性軻氏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盡者了無一物渾然大虛之謂心性亦是強名諸君聞之躍然

玄潭會紀

邑學諭劉君問曰日間苦心出入不得停住先生曰心體本無出入而意則有生滅復告之曰公知仁即是存知出便是入

瑞金朱英儒問曰孔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曾點童冠偕春其樂何如

先生曰昔人云欲知孔顏樂處樂先知孔顏憂處憂見臺公云蔬食飲水即是樂非是蔬食飲水外尋討一箇樂先生曰然

廬陵胡瑀重問曰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空空如也又曰屢空如今心中紛紛念頭如何得空先生曰公日間吃飯飲酒不礙胸中却以意念為礙胸中乎且有酒于此盃中不空矣纔飲乾便空是酒自乾乎是子飲而空乎畢竟子飲而空口說不得空為仁由已可不體認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十四

求仁會紀

康五峯問曰先生師門之光宜何以教我先生曰先生年七十餘孜孜矻矻斯會即不開口一字有餘師矣

康生問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何所分別先生曰公適走上來問豈有帶了一個心又帶了一個仁來公且退

康生問克已復禮為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二已字同否先生曰明道已詳言之矣克已復禮乾



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爲先天之學坤是後天之學孔門惟顏子領悟得先天然乾中有坤坤中有乾分不得

胡生問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以忠恕發之語云忠恕違道不遠則忠恕似未足盡一貫先生曰我昔日不能無此疑近看來曾子見得條條是道故近取以言之雖然諸公不要去標一貫且體忠恕如恕字一生受用不盡我平生覺得處人處事只是不恕恕者如心之謂人只是要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十五

如已之心不思如人之心如已如人均齊方正更說甚一貫孟軻氏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先生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二則對不二則無對須知生物不測卽是爲物不二離了生物不測別無爲物不二篤菴以爲然

青原問予會約內三悟語何所別先生曰總只是一悟予當時無奈何說此三段使人深思自得耳又問曰脩與悟有別乎曰離悟無脩離脩無悟大段只是不奮故曰不憤不啓憤則自悟自

脩

蕭生問曰學不長進有三憂憂似憂懶憂非似是而非若精神懶散世間譏訕有此三憂如何制先生曰總只是一憂總只是憂非非與是對不見學之是只是不信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若信我身便是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自然不肯安于似是而非自然精神振作自然一家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十六

有布衣曾廬墓敦古行聞先生言來聽教請曰脩已以安人有脩已之心便有安人之心我里中人不安者甚多如何笑得脩已先生曰我二十年前熱中亦欲安人今安不得且歸來我與公且論脩已脩已之方在思不出其位在素位而行公且素位老實以行誼表于鄉便是安人不然你欲安人別人安了你先生知其欲犯里中豪勢故教之以安身之道如此貽爲善錄一冊其人欣然而去

蕭生問學貴磨練請問磨練之方先生曰公身上



有痛否蕭生曰將手去撫有癢將何處蕭生曰將手去搔先生啓手曰陽明先生云自家痛癢自家知痛癢何須更問爲君要磨練還請自磨練

塘南先生問佛法只是一死生動人故學佛者在了生死遍問諸人未荅先生曰人只是意在作崇有意則有生死無意則無生死

鐵佛會紀

歐陽明卿問曰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先生曰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十七

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拋了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吃釋亦會吃既能吃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子謂釋樣樣拋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儒者樣樣不拋又何獨不能治天下國家

問今人如何心與孔孟不同先生曰公若以心與孔孟不同只恐心來告冤予試問公孩提下地來叫一聲孔孟此叫今人亦此叫見父母知愛戀孔孟此愛戀今人亦此愛戀見兄愛敬孔孟

此愛敬今人亦此愛敬如何不同曰然則卒不同何耶曰庶民去之孔孟存之曰何以去何以存曰去者迷也存者悟也

又問曰王味菴教人只是靜坐日間苦思慮不了私欲不斷先生曰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若靜到心明我亦無以告子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

觀瀾會紀

安成豐成卿曰門生昨赴會舟行遲暮夜斲寄酒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十八

肆遇有演傳奇者心極欲看旋思曰本來入道德之門柰何置身紛雜之場克制之而欲看之心未已果欲看爲真心乎抑不看爲真心乎將以欲看者爲真則已馳其心于無益之觀將以不看者爲真何此念竟不能釋先生曰子初入門宜以不看爲是若論真心如蓮花出水淤泥不染不看亦無加看亦無損

又問曰學未有不師傳者然見師日少別師日多若以心爲嚴師師心自得又恐流入曲徑求



一指歸先生曰爲仁由己心爲嚴師此語千古的訣孟氏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此語不是誑曹交若肯學則家中童僕皆師也矧曰父母兄弟

又問曰心何以謂之盡性何以謂之知釋何以謂之明見道何以謂之脩鍊同乎異乎先生曰我說與子何以謂之盡謂之明謂之鍊是我的明與盡與鍊與子無干子且今從何以盡何以明何以鍊實落做去必有歸一之路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十九

問覺與悟有淺深否同異否先生曰小覺則小悟大覺則大悟又問曰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以有乾坤之別先生曰乾道是率性之謂道坤道是脩道之謂教究竟眼明後實無分別又問曰明道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何以能與物同體先生曰子且從恕處行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近仁則自然與物同體矣又問曰會約先悟從何處悟起先生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

免爲鄉人也悟彼獨何聖而我獨何愚便當發一箇憤又問曰會約重脩不知從逐事逐物上脩亦不知以心宰制萬物謂之脩先生曰心與事物無間除却事物外無心以一心宰制萬物亦不是將心與事物湊合是卽心卽事卽事卽心非二之也

### 大樸會紀

江起潛問亦足以發先生曰聖人之學無意之學也不違如愚無意之教也亦足以發無意之發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二十

也人只在已發處學誰向未發處學

江生問盡心知性知天先生曰今人以胸中爲心子且胸中乾淨得來我與爾說知性性從生日視此性也耳聽此性也手足運動此性也子于此處時時體貼有日自知性知性則心自盡卽心卽天

江生問生之謂性先生曰此章書告子說得不錯只是當時欠一承當如以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白羽之白子謂有異乎無異乎將物打在身上



牛此痛犬羊此痛人亦此痛但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先正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物豈無性常熟秦子澤問天下歸仁先生曰子無得看歸仁是奇特事胸中有油麻大外面有天天子齋中有諸友與諸友相處無一毫間隔即是歸仁與妻子僮僕無一毫間隔便是歸仁若舍見在境界說天下歸仁越遠越不着身學問不是大奇特事聖賢設教不是玄遠的說子且從日間現境看起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三十一

江起潛問堯舜其猶病諸先生曰此非夫子不能道夫子不曾居堯舜之位却能透堯舜之心堯舜心實是有病且道堯舜在今日心有盡時若他人則便以堯舜驚倒了

歐陽念中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庶乎還有着落否先生曰若庶乎有着落即是子貢貨殖安能得屢空

歐陽憲明問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一節先生曰不由聞見直任知體此聖人之知也因聞見而有

者知之次也

同仁會紀

辛丑冬同仁書院落成大會先生偕同年羅給諫至席間親曾見老條件有不得護門面相心喜因請教諸君曰余輩當作樂天學問近日只要人畏天自家再不肖樂天樂天者有保天下之氣象何等廣大畏天者只是保一國之規模何等局促若自家不肖樂天久之天威至不怕你不畏時演泉周先生在坐欣然曰良然良然吾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三十二

鄉近日處事有科第人家無科第人家故家及非故家人衆寡力盛衰大體截然分別斷削元氣先生曰吾輩若不作主張人寡力弱之家有事不幸遭強盛之家處得無轉身地同黨又欲從而加威恐怕得罪於天吾輩今日在此講學學此仁仁視天下皆吾一家一隅之地大段以扶弱恤小為主學從此路使鄉邦實受其福方為真會真是同仁即仁即聖不然縱說心性入微眇總是閒語愧彼自好不為者爭遠矣



玄潭會紀

壬寅春金山人安一在座述粵中大會吾友楊復所數日只是講學而時習一句再無奇特語先生曰君薄此數字耶孔子聖只是一時字易每卦必贊曰某之時義大矣哉無論此兩日說經年說不盡終生說不盡千生說不盡天高地下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鳥語花香魚躍鳶飛說不盡堯兢兢舜業業禹孜孜夫子發憤俱爲此一字不得親切學而時習首章至末曰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三五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噫其義微矣

青原會紀

壬寅秋先生赴青原會偕門人謝生邦梅周布衣在中同舟艤永和遲諸邑同志數日無一至者問之則以青原疫盛諸僧病不能起者衆遂止劉野儒指竹林間茅屋曰此故宋丞相益國故宅遺像儼然予偕三四人晉謁貌古剝落殘垣敗壁不足妥先賢靈因與二三君言曰大凡人

生多才之地往往爲人所掩益國在宋亦謚文

忠今人多知歐文忠以文忠勲文出益國上益

國亦爲丞相人多知文丞相以文丞大節出益

國上若益國在他郡其隆祀不知何如然予讀

益國籍在宋無有留心出世之學者此老于此

學獨深近諸君既搜其遺言剗刷以傳亦安知

無專祠以祀豈精靈秘久始洩耶譚罷各歸舟

欲返先生告謝生曰君豈謂以赴會來不會便

卽索然耶此道不以一人損不以多人加不以

言有不以不言無當知無人無我無會無不會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三五

方爲不可須臾離如此則時時必有事焉周布

衣曰卽此會至矣書之以告同盟

癸卯秋先生偕陳繹曾劉汝一解士儀董淑脩赴

青原繹曾問曰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又曰持志

無暴其氣功夫何似先生曰此有兩項有因持

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

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

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功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

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



可用雖然此是調停大音希聲不調自合能直透心體不必言持志亦不必見無暴矣如告子不得于言四句功夫亦細此是休役法未可盡訕亦須事領畧士儀又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章先生曰此不必別看道卽五達道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無道德卽三達德除知仁勇無德仁卽德中之生意處游藝卽道全德備仁熟之至除道德仁無藝邵子弄丸安樂窩中卽此意董叔脩問吾道一以貫之義先生曰子未便悟一貫且一味從忠恕做去子貢問一言可終身行只在一恕我輩只是一恕則天地民物打成一片何者不貫得

問仁會錄

問明明德有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有云卽良知者有云乃行道而有得于心如智仁聖義中和之類若虛靈乃心體良知乃知體俱難名德必正之致之乃可明德者有云明德者顯道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所謂君臣之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三五

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叙朋友之信天叙天秩燦然而彰明者是也諸說孰是先生曰諸說俱是旣謂之德自然虛靈不昧自然良知卽知卽仁卽聖卽義卽中卽和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義在夫婦則別在朋友則信在長幼則序致之正之明德之功行道而有得于心此語要善看若心中有得不謂之自得自得而後謂之明德

問明明德之訓朱子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羅近溪先生却云氣稟不能拘物欲不能蔽無時而昏二說孰是先生曰氣稟不能拘物欲不能蔽語體也然有時而蔽有時而拘者非本然之體學在識此體融則爲水凝則爲冰水與冰有二哉識此則更不必以明德明德矣儒者頭上安頭樓上架樓二之也

問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二語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則爲物欲所蔽者有之若云氣稟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三六



所拘則孩提稍長無不知愛親敬兄孺子入井無不有怵惕惻隱呼楚之與雖行道乞人所弗屑受何嘗有氣稟之拘乎先生曰孩提愛親敬兄孟子指其天然不費人力處要人認怵惕惻隱及行道乞人弗屑此如水上浮萍忽被風吹見水從風吹見水處不蔽始不能拘不然混入識浪去

問必慎其獨有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近遂有以念頭初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二十七

動處當之者又有云誠意之功須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若待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果若此則慎獨之功從何下手先生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無敵真慎獨也人所不知已所獨知多流入識神去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愚謂既云未動誠將何下手莫若易誠而識之即伯子識仁之謂未發前觀何氣象意思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此爲老學者言初學者既發後肯致力亦佳

問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與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不知同否先生曰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此凡人也聖人三月不知肉味愚謂不知有肉味也如人一心齋蔬那知有葷味意若肉到口不知聖人與逐物者奚異

問子思子云天命之謂性性命本來一孟子却云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又似乎有二若何先生曰性有以生生言者有以寂然不動言者命有以主宰言者有以流行言者性命原無兩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二十八

子思與孟子言有先後或各有所歸子思所謂即寂然不動之旨孟子則以流行中言性此即別得明白亦是閑說話身上體貼得受用得是真性命

問未發之中陽明先生以爲常人未必有此語然否先生曰常人未必有非無也常人有而未必覺也平旦夜氣即未發之中

問鬼神之說經傳所載甚備故古聖制爲祀典亦甚詳今學者多言無鬼神輒以司馬氏形既朽



滅神亦飄散之說為辨若然則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之說非與先生曰學者言無鬼神此是擔板漢不知自己即是活鬼神一言一動一闔一闢即是鬼神肯信得身是鬼神自不肯虛生浪死

問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心盡心與盡性同否先生曰盡心由于知性知性方能盡心性無形氣心有知覺世有知心者知性者少知性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二十九

問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然則四十以前乃在惑中立耶先生曰不惑即不惑所立者耳若未到知命耳順不踰矩地步即七十亦有惑但聖人所謂惑微細惑為入道之地吾輩不得進只是不肯疑疑到死方謂之聖人再無有自足時節

問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敢問何如謂之聞道先生曰請問君喫飯問我何以為飽予實未聞道無可奉告待聞而與君言有叩鐘于此君聞

聲乎是時作鐘想作聞想作非鍾非聞想

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却云忠恕違道不遠忠恕與道是一是二先生曰一莖草多少生意謂忠恕不是道乎違道不遠學者之忠恕也聖人忠恕即道無二見

問三月不違仁與日月至焉其心從何分辨先生曰吾輩果百日精神疑聚即知顏子如今精神散亂即日至有歉矧日月至即辯得明如貧子說金不若從一息處即能通萬古理會則不必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三十

較計歲時久近矣

問夫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所樂何事先生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此尋孔顏樂處真功我亦不知所樂何事

問夫子不夢周公莫已造無夢境界否先生曰縱與爾說得明終是說夢在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聖人



前此尚猶有大過否先生曰易之體剛柔剛柔  
惟趨時時過剛過柔者其常也而剛中柔中者  
少聖人之過衆人不知過知過所以學易夫子  
聖之時學易得來

問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果有二乎先生曰德性  
之知本體也見聞之知識神也迷則將賊爲子  
悟則波卽是水

問泰伯仲雍俱托爲採藥之行而仲雍斷髮文身  
與後世出家脩行者何異乃夫子一稱之爲至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三十一

德一稱之爲中清中權何今之儒者于二氏者  
流獨闢之先生曰子不闢便是

問博文約禮敢問所以博之約之者安在先生曰  
博是誰博約是誰約能知博約者自知所在矣

問可與共學矣何以不可與適道先生曰可與共  
學者意也不可與適道者意見橫于胸中也共  
學者如毛聞道者如角

問割不正不食近有解作割宰之割曰君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

而殺謂之不正此說殊有深意乃今有戒殺者

輒目以爲異豈習俗固難變與先生曰割不正  
不食此解亦好世間有好生者有好殺者亦氣  
化使然不足異也君子只救得幾分予初登第

思自己無功德何以有此旣思之想是不曾遍  
開剝狀世俗一中舉便爲人所迷椎牛開剝上  
官不能禁開鄉里賊盜之端吾吉近中諸君子

皆有善根所以異于他郡邑者此亦其一端  
問未知生焉知死何以謂之知生先生曰今有人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三十二

于此問知生死予告之曰子死乎曰未死曰何  
未死曰吾胸中耳目聰明色色如赤子時曰子  
知生矣知生則知死不必問我

問克已復禮爲仁朱子謂必克已而後復禮近有  
謂克能也已自也謂能自復禮便爲仁二說孰  
是先生曰能自復禮者可以語上也千百里得

一人如此肩焉必克已而後復禮者初學授此  
拄杖便不跌倒無着落

問非禮固當勿視固當勿聽然亦有非禮之色非



禮之聲當前將視之聽之則非禮將不視不聽則當前其如之何先生曰視而未嘗視聽而未嘗聽過即化存即神此聖人事奸聲亂色不留聰明學者且循着規矩去能日與賢師良友處何有非禮之聲色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先生曰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子作麼生不必問我我不能告之子猶子不能告之我自家痛癢自家知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三三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必如何而後可以無怨先生曰只在學學則西銘一章在身上那更有怨在

問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學必如何而後可以消去名利之心先生曰名利之心下地即有如童子得一搏黍即喜稱其好即喜此即名利種子欲消消不得必有所以勝之者看破是已看破則自淡淡得下方見得定此樣寶告子語

問夫子繫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乃語子貢則以多學而識為非何與先生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此大學也故曰大蓄多學而識此小蓄也識在前言往行之先則有默默如猫捕鼠之意識在多學之後則有貧子暴富之意

問夫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敢問其不移者性與習與先生曰不以習而增不習而減此性體之不移也語之善不信語之惡不警此習之不移也今人能移不移之習後能透不移之體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三四

問六言皆美德不學則各有所蔽乃今反有以講學為非者何與先生曰以講學為非者開目如是請問其自少至老自朝至暮還作何事若是庸人則其言不足聞矣蛟龍不與魚鱉蚍蜉同作生計壁立首出始得承當

問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兩難矣哉同否先生曰無所用心至寶在匱未為



失也言不及義則取寶而焚之矣

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夫子云五十而知天命敢問其所知者在先生曰日間問子以時義子必曰知問子以家宅鄉里事子必曰知此知之所在即命即陰陽五行之數亦天命說到知徹地少一件不得

問讀書而不明理豈非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乎先生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告子煞不在言下理會儘入細微矣不肖亦不曾得告子心姑且置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三五

若讀書不明理說甚讀書

問氣體之充也直養無害何以遂塞乎天地先生曰試與子自朝至暮直養氣塞天地否不必設譚此是實事

問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其善言者安在先生曰仰鑽瞻忽博文約禮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儘善言德行在

問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孟子亦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者也乃陽明子謂堯

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豈堯舜猶賢于文王孔子乎先生曰陽明先生亦是偶言未嘗以聖賢分優劣聖賢分量充滿各隨其時若論時唐虞與夫子爭遠

問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何由周而來王者之興不符其期而名世者亦不數數見也先生曰名世不係名位每一代必有司此道之柄者即名世也孟子看得到故自任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三六

問孟子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敢問所以幾希者謂何先生曰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子謂然否是否與禽獸異

問楊氏為我是一于自私固不足道若墨氏兼愛亦庶幾與物同體之意何孟子闢之之深如此先生曰與物同體非以己合彼之謂原自與物同體曰愛則着情矣然楊氏為我非如人自私自利之謂是藏身之意



問自暴者不可與言自棄者不可與為若今人之不樂講學與講學而不能實踐者豈非自暴自棄之甚乎敢問其病處安在先生曰不樂講學與講學不能實踐病痛亦只是自暴自棄試看近來笑講學者那箇不是氣粗暴的人那箇不是氣暴露的人如陽貨夫子遇只是遜不必與之言自棄總只是混過一生連父母都不想如人拋妻棄子流浪在外所以可哀說到此予輩學不歸根此暴棄二字少不得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三七

問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若聞義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豈非下愚不移 先生曰齋戒可事上帝惡無根也下愚不移信不篤也

問子產使校人畜之池與高柴之啓螿不殺同一意否先生曰柴啓螿不殺一生是如此子產偶然如此生機則一

問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與不遷怒不貳過者同否先生曰知有怒與怨則自藏與宿聖人所過即

化顏子卓爾幾化矣

問先覺之覺與正覺之覺同否先生曰先覺而後入正覺正覺而後証先覺功無先後証有偏全問事有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讀書者反為之其病安在先生曰病在不明理既明理自無為其所不為

問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與後世無善無惡之旨亦自暗合孟子辨之何與先生曰無善無惡從太虛一段元初說來告子學入于悟孟子性善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三八

之論使學者有所持循

問孟子云求其放心邵子却云心要放明道先生曰既得後便須放開此意如何先生曰求其放心者使人知有心之可求也心要放者使人知無心之可守也

問盡心知性朱子未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其意謂盡心必本于知性近儒謂能盡心者自能知性二說孰是先生曰心性二義隨人指點只要本地風



光明白

問 夭壽不二脩身以俟之何以便能立命先生曰  
夭壽不二脩身以俟自有立命來相待子

問 孟子云不媿不忤又云耻之于人大矣敢問必  
如何方謂之有耻必如何方可以無媿忤先生

曰知學則知耻知耻而後可無媿忤

問 成章後達與下學上達之義同否先生曰姑下  
學下學而成章即是上達無兩義

問 形色天性之旨何如先生曰學者透此一語學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三十九

無餘事卑者認着形色一邊高者認着天性一  
邊誰知形色即是天性天性不外形色即仁者  
人也宗旨

問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朱子云即凡物之表裏精  
粗無不各致其極豈非徧物以為知與先生曰  
堯舜所謂物即曆象日月星辰治水土教稼穡  
人倫之類不在徧物惟在得人朱子所謂凡物  
却與堯舜之物爭遠

問 陽明先生云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口這粗

些敢問其粗處安在先生曰予亦嘗疑象山悟  
宇宙即吾心語後未見大進總之西江人本色  
無委婉一味直致如孟氏巖巖亦是粗處

問 近世儒者有專祖儒者本天釋氏本心之說以  
明宗者其旨然否先生曰天外無心心外無天  
不敢異同

問 孟子云由堯舜至于孔子中間若湯若文皆五  
百餘歲由孔孟至周子中間若楊子雲王文中  
其年數亦畧相符可謂得道統之傳否先生曰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四十

須要曉得自堯舜至今日道統人人有分箇箇  
具足但有覺有不覺即覺者亦有分數不可謂  
此知彼非知此覺彼非覺

問 潛見惕躍之旨在人身何如用先生曰昔已酉  
予在南都魏敬吾大理常提潛心于淵美厥靈  
根等語向予勉予當時只忽過自以為潛不知  
日日時時發露人身日間受用只有一潛字能  
潛則見與惕躍不言而悟

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亦因果感應之理何今之學者于此則忽之于彼則否之何與先生曰否者自否吾不能必之信信者自信吾不能必之否關繫人夙因慶殃何自予歸山十五年只信得感應二字

問蒙以養正聖功也養蒙者必何道而可先生曰養蒙在正正在先擇儀形之人易初六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已說盡無餘

問易惟謙卦六爻皆吉若今之有德而遽欲上人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四十一

有才而遽欲凌人者其病痛安在先生曰有德遽欲上人不謂之德有才遽欲凌人不謂之才昔予里有萬石翁者予美其富渠即欲然驚曰予敢望某翁萬一渠真知某翁富于彼若真知性海無窮堯舜而上有聖人那得不謙

問賁于丘園註云陰性吝嗇故有束帛箋箋之象又云陽主義陰主利同一性也何有陰性陽性之殊先生曰得先天性多者屬陽後天性多者屬陰陽主發散如斗墟是也

問七日來復之義何如先生曰七日來復此為中根人說有人于此所為不善開心告語之渠法然泣下即刻來復矣

問人皆有知何有頻復迷復之殊先生曰頻復者講學先生迷復者不講學先生共一知也在人蔽錮多與少

問敦復之與敦艮是同是異先生曰今主祭者曰復位艮則如陪祭者止其所也

問對時育物與傍花隨柳之意同否先生曰同與不同明道先生知之子且傍花隨柳時看如何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上 四十二

作主

問無妄即真若欲存真則為無妄之藥得毋無病而自創否先生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身有之故如無病人不可服藥若滿身麻木不藉此語問咸感也感字從咸從心知咸之義者其知性之體乎然否先生曰知咸之義者未知性之體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始知性之體咸感也予章與人未和平說甚知性體



問初之閑有家與蒙之養以正其義同否先生曰  
未有閑家而不養蒙者養蒙閑家一道

問君子維有解有孚于小人乃有去佞如拔山者  
其故何也先生曰欲去佞所以如拔君子惟有  
解解者悟也悟則不以小人待小人所以孚小  
人

問懲忿窒慾與遷善改過其用功同否先生曰且  
問是誰人用功有何不同

問居德何以則忌先生曰居官有德上之功也居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四十三

里有德人之功也大德不德是以無忌居德則  
忌有已也有已則忌今講學先生不自知與愚  
夫愚婦同體只要居德所以取忌

問處困則有言不信若遇宗社之變親朋之失亦  
可以無言否先生曰有言不信在自信何如自  
信則遇大變自能斟酌

問良其背何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何以不見其人  
先生曰此死功夫也若時止時行其道光明何  
止無咎

問頻巽之人與頻復者有優劣否先生曰巽而後  
入復小心謹慎之人從此復有機

問豚魚無知之物尚猶可以信感乃有人而有知  
反不可以誠動其故何也先生曰畢竟未誠在  
不然不動之一時而動之千萬世

問乾知大始註云知猶主也若然何不云乾主大  
始而必曰知者何先生曰舍知無主知而曰乾  
豈尋常知識之知一畫即六畫一卦即六十四  
卦非知大始如何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四十四  
問原始反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之說與相氏輪  
迴之旨同否先生曰信者自同

問繼之者善註云繼言其發也若然則本來非惟  
無惡亦且無善此正所謂至善無善者也乃後  
學紛紛是非何如先生曰今人曰繼于善而曰  
繼即落二義有後與前自然紛紛亦少不得怪  
不得他若從空山下走過豈肯謗正道理

問著本無知何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先生曰若  
著無知何以使得人筮物無體以人爲體



問洗心藏密其旨何如先生曰有學可循是曰洗心無心可洗是曰藏密

問卽上卽下卽器卽道曰形而上形而下是一是二先生曰在人信得及豈口頭說得是一是二信得者說二是一信不得者說一卽二

問天地之大德曰生伏羲氏何以教民犧性教民網罟先生曰須知天地之德殺亦生也聖賢落地各各有因而來

問天下何思何慮君子何以有九思大學何以曰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四五

慮而後能得先生曰思思此不思也慮慮此不慮也未能九思與慮坐無事牢中等待何思何慮如農夫臥床手弄鋤頭待有秋也

問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先生曰學從淡中入幾從淡中見故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心介如石上交不知有上下交不知有下各各還他本等非知幾不能曰諂與瀆世人從情上逐不諂不瀆君子從性中應

問復以自知與慎獨之功同否先生曰除知無獨

除自知無慎獨

問聖一也何以有乾健坤順之殊先生曰有自少從生知安行者卽乾健也從學知利行者卽坤順也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各從所入至則一也問易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乃世之學道者專主脩命則云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專主脩性則云鍊氣精粹壽可千歲不明正覺切盡還來二說然否先生曰若真見性決不做陰靈做陰靈不謂之見性吾輩且從見性徹去切盡還來語姑置之何如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上 四六

問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旣已喪良心矣見君子猶知揜且著則良知似未盡泯也不知此等人意念尚可移易否先生曰閑居不善非是習氣就是意念此俱是可恕惟是揜其不善則以人爲可欺而著其善則以己爲可欺重重包掩蔽錮日甚真可畏矣厭然予謂卽厭倦之意見君子一味天真消阻閑藏都遮掩不得此處肯一識認色色現成



問大學云絜矩中庸云忠恕其旨合一否先生曰忠恕猶有忠恕可名狀到絜矩則從心所欲矣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今之孳孳爲利樹怨招尤者皆高明之士豈真自居于不仁者哉先生曰卽孳孳爲利樹怨招尤必是污下世間人盲誤以爲高明耳

問旣謂之不睹不聞又何容其戒慎恐懼初學于此必得真正入手處願夫子明言其旨先生曰真正入手時時覩不睹不聞是甚物識得此物真戒懼不必言矣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四七

問傳不習乎習所傳也若于傳處有未悟則習從何用功先生曰如未悟且從傳處走劉元城得司馬不妄語便從不妄語入古人得一傳卽從師傳實落走悟到末後始開問未若貧而樂所樂何事先生曰三碗菜粥一領敝袍所樂卽樂此昔有人日日燒香謝天地其妻怒而謝曰三碗菜粥何謝爲其夫曰此清福政恐承受不來孔顏承受此清福千古

問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誠如是則匡善救失之義責之何人先生曰看數字則匡善救失未始無人只是不宜頻數予仁文講義另解問孔子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孟子云伯夷隘二說果相發明否先生曰不念舊惡猶有不念在所以爲隘聖人如天形容不得

問孔子不絕互鄉之童子而辭欲見之孺悲其意何如先生曰聖人不爲己甚不屑教中真教誨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知四十以後人尚可爲善否先生曰八十尚可爲善况四十乎此俱從軀殼上起念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上 四八

問孟子四十不動心與孔子四十而不惑何如先生曰不惑極難此惟孔孟知之我說得透恐未必然問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同否先生曰亦不敢妄擬惟伯夷孔子知之看自家身子何如問如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爲犧牲亦



可謂能節用矣斷死刑必為之涕泣亦可謂能  
愛人矣而猶曰不被其澤則何如而後謂之行  
先生之道先生曰終日蔬食以麩為犧牲此不  
過一物得所先王之道家給人足即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一節

問今之講學先生議論微有不合輒忿詞怒色豈  
辨之弗明弗措耶先生曰忿詞怒色受者借以  
為德山棒而施者則裝村甚矣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上

四九

南臯鄒先生會語合編上卷

南臯鄒先生會語合編下卷

鷺洲會紀

問大學言止至善註謂明德親民皆欲正於至善  
之地近儒則又謂至善者明德親民之原本乃  
觀瞻彼之詩則謂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夫民之  
不能忘乃親民之極也斯謂止於至善矣不知  
三說以何為當先生曰至善者明德之體親民  
者明德之用至善者性也學以復性為宗故大  
學以知止為始學第一義若以民不忘為至善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一

是以功效言矣說明明德即說齊治均平說學  
即說悅說克復即說歸仁說敬恕即說無怨真  
正復性自然民不能忘若忘畢竟復性未至此  
聖賢自考考人實語三說即一說第一義即第  
二義第二義即第一義

問格致之說不下數十種石經以物有本末一條  
置之格物之下似謂格物者窮物之本也窮物  
之本則知所先而致知矣詞不費而意自明往  
疑陽明先生未見此本故費分疏乃今見石經



者或駁其僞不知何說也請示其旨先生曰格物之說古來多端常有言如人人都門東西南北皆有路頭可入學者做得工夫片段到知止地步實與先聖家風不殊石本可也朱本可也

不必拘拘然較同說異  
問未發之中陽明先生以爲常人未必有竊疑此語尚未穩當夫本文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因上文言天下莫顯于不覩不聞故指喜怒哀樂之發與未發者明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二

之若謂未發之中常人未必有則喜怒哀樂亦常人未必有乎請示其旨先生曰未發之中性也然必學而性始存常人不學則喜怒哀樂不免妄發然妄發亦存濁水亦卽清水特人不悟故言所性不存陽明先生之語蓋如此非謂常人無也未發之中常人未必有此陽明先生有激語夜氣幾希與夫噓蹴不受卽未發之中竊謂常人穿衣吃飯時時未發之中在若無未發那得已發除已發亦無未發看未發不必過深

過高常人箇箇有但人未必覺耳

問學貴辨體近時學問似覺混淆耽內養者好談玄遂以玄爲聖學溺高妙者好談佛又以佛爲聖學故昔之二氏皎皎然在吾儒之外今之二氏墨墨然在吾儒之中又不但二氏卽孔孟之學與宋儒之學亦似別有蹊徑今遂以儒者之學卽爲孔孟之學矣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請教如何先生曰二氏之學當別論若宋儒周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旨非別有蹊徑也真二氏之學功行亦細密與世之真儒體用功夫實無大異卽欲出語著書闢彼亦不過闢得其僞禪耳然又非僞儒能闢也彼未必心服道路各別養家一般存而不論可也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三

問中庸曰擇乎中庸又曰擇善夫擇者推擇揀擇之謂曰擇中庸必有非中庸者曰擇善必有未善者舜之好問好察顏之若亡若虛是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處邇日學者始學先要個存守是未擇中庸而先服膺未明善而先固執証之



博學審問之說無當也請教何如先生曰學貴存守但存守之方不一故問辨以擇之蓋學而後有問學卽存守也不學何問之有如行者遇岐路卽問問了又行原非二事若謂不待存守而先擇則是未出門而空談路徑也不待擇而先服膺服膺何物必待存守而先擇請問以何存守若不先擇恐存守亦是入魔路去

問孟子教人若與後世儒者不同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是一充之足以保四海言孩提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下

四

愛敬只是一達之天下言不爲不欲只是一無爲無欲如此而已都是從本心充拓將去後儒却要涵養端倪靜觀動察瞬息養似若更進一步愈覺精密視孟子之學反爲粗淺不知學者將從孟子乎抑當從後儒乎請明示之先生曰孟子之學以盡性爲宗故言知性養性此理微矣若不忍愛敬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者此處當精研擴克是克其所養者養是養其所克者端倪卽此不忍人之心也擴克息養瞬

存不昧此真心也善觀之後先儒者一樣無兩樣同此直達同此精密

問孟子教人求其放心註謂放者昏昧放逸又曰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若謂心要收在腔子裏然攷孟子他日言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總是旦晝之所爲牯亡之耳知其所以放則知其所以求矣又觀上章疇蹴不受本心也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正是放其本心求其放心只是賢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下

五

者能勿喪耳其自爲註解可謂分明不知將從儒者之說耶抑從孟子自註耶請示何如先生曰孔子言敬以直內則程子謂約之入身亦直內之旨也不能直內卽是牯亡約之使反覆入身來此教學者真切語由真切而後能識心體識心體而後能求心心體彌漫天地古今能收能放能大能小不是儒者拘拘然以一腔血肉爲心以一腔爲心如春蠶作繭爲求失放與求之義遠矣



問主敬之說後儒言之詳矣然觀孔子言脩己以敬卽說安人安百姓言見賓承祭卽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言敬卽說敬人者人恒敬之易言敬以直內卽說義以方外皆有着落處儒者謂涵養須用敬便覺着在內邊證之安人安百姓邦家無怨與人恒敬之等語覺不相應請示其義先生曰孔子脩己以敬一語已道盡若子路不問則安人安百姓不必言總不出敬之一字也易言敬以直內孟子言義在內程子言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下

六

莫非已也何必諱于言內乎學者果透本性則知克塞宇宙皆此理也何內外之可言內外者體用之謂也體用不二而學貴透體故不得已言內卽大學知本之旨此正學之有着落也若執形骸而分內外至謂涵養着在內邊似疑其遺外得無見之未融乎先生又曰調甫首尾疑體用未言人已蓋調甫從用處得力卽用卽體愚謂此聖人光天化日語除人與百姓別無已除安人與安百姓別無敬若拘拘然守着一腔

光景爲性爲存爲敬于人漫不相涉此後儒之失也曰至愚至賤將何爲人與百姓曰一家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一生多少在何謂無人與百姓敬字還當體貼安字安是彼此相安相樂無怨無猶之義能到處相安相樂卽謂之敬切莫錯認善俗媚世爲安爲樂

### 萃和會紀

先生歸耕十五年卽鷺洲會常以病淹蹇不得赴冬約憲副斗墟劉公過泰和弔歐詹錄拜徐邑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下

七

候餘姚人曰仁先生之後暨同邑諸縉紳人士相期過萃和書院竟日先生請于邑侯及諸縉紳多士曰今人家有家之箕裘國有國之箕裘此道此學吾鄉之箕裘也豈可坐視任其隕墜不必它求太宰整菴羅公宗伯南野歐公少卿晴川劉公吾師廬山胡公皆一時大儒其視身矩範一觀法夢寐自有餘師邑侯徐公豁達開霽余自入境人人誦其慈祥清粹元標常有言曰學道必愛人愛人卽是學道除愛人別無學



道如明公身有之故得民心如是

一友問子在川上一節并引莊子諸語意以夫子言體而莊子言用先生曰且不必從夫子莊子身上體貼君且試設身自家在川上果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否此不已之機自不舍吾輩吾輩自舍耳過此有省不必言體不必言用

一友問中人以上一節意疑近皆語上世不必皆中人以上教似躡等先生曰道本無分上下語云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巧即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下

八

所謂上也然必有規矩入規矩莫過聖門聖門學問稱顏曾顏子有四條繩墨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四條繩墨故至卓爾地步曾子有三條繩墨三省吾身是三條繩墨故聞一貫之傳今貴邑先輩規矩自在且以吾鄉先輩規矩與諸君言先輩多忠厚不見人之過樸實一毫無外飾澹泊無外好此入道之規矩也從此規矩入不必語上不必語下有一日入悟到巧地上下一致

一友問無所不用其極此章言親民下章又言明德則極似有兩致力處先生曰無兩致力也明德到極處則親民亦到極處體極其粹則用自極其神也

### 仁文會紀

問慎獨即明心明心即慎獨否先生曰獨即心也心即獨也慎即明也明即慎也當下敬謹罔有昏惰非即慎獨乎非即明心乎要之曰獨曰心皆後天不得已而強名之也如人立名立字立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下

九

號雖有許多名色總在認面目而已若徒執名字而求人之本來面目是猶指月在手也愚矣反而求之隨處皆獨皆心矣

問格物之說何如先生曰謂為善去惡為格者果屬誠意之說也謂如格眼之格者果屬正心之說也以有苗來格為格者果屬齊治均平之說也蓋有物必有則格物即所以窮理也窮理則盡性以至命矣如行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個轉頭時又如貼體汗衫俱脫却單衣一領即禪



空是也卽當下一問一答日用一斟一酌何莫非格物乎人顧不反而求之是謂騎驢覓驢也問乾之六爻先生曰潛見惕躍而飛隨時隨處有之不必拘拘以仕進言也如眼前收斂精神卽潛也言動發揮卽見也謹廩毋惰卽惕也淵蛰機勃卽躍也神化不測卽飛也彼不潛而見不惕而躍未躍而飛俱亢已

問盡心章先生曰此章兼天命心性與身而備言之性學始終全功也蓋以命爲天之脉天爲性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下

十一

之原性爲心之體心爲身之主身爲天命心性凝成之軀能盡此心之分量毫無欠缺是卽悟性矣悟性非卽悟天乎能以其所盡者而存之于至久非卽養性事天乎能以其所存者而不一于至變惟知存養以脩以俟非卽立命乎其實一以貫之無知行先後之分也

問不遠復與敦復如何先生曰幾希之微或亡故地卽覺而歸原是謂復于不遠也復言不遠蓋在念慮微芒間卽照還原所矣此惟顏氏知幾

者得之知幾則元善不違故曰元吉敦復者卽其所復而敦固不失不啻三月無違永無離元之悔吉不待言矣曰敦復與敦良如何曰復者失而復還良者還而不遷復如人之甦離故土而輒回良如人之未復故土而不移良復二卦皆爲功夫而造有淺深也品級亦有優劣矣

新安翟程二生同謁而問曰向慕大教未覩親領今不遠數千里而求先生何以教二子乎先生曰何教之有卽今寒天向火便是大都學問原

南臯先生合編會語下

十一

是家常茶飯其中難着一毫意思

翟生曰人之靈性在生時靈靈明明死後靈靈明明何以沒有先生曰靈性原無生死只爲人認着個靈靈明明就有個不靈不明妄爲生死耳且此等語是閒話不切身未曾死何以知得靈靈明明沒有

程生曰有脩有証恐落人爲無脩無証又屬茫蕩將如之何先生曰脩者脩其所無脩證者證其所無證今時譚有者沒歸宿譚無者落茫蕩



程生曰夫婦之與知與能與聖人之不知不能有同異否先生曰有何同異翟生曰若以為異聖凡原無兩個若以為同又何有聖人愚夫之名先生曰與知與能處正着不得一個知能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惟其知愚夫愚婦同體愚夫愚婦之所以不如聖人者惟其不知已即聖人翟生曰明明德一句已包括盡矣又曰在止于至善所謂至善者何物也止至善者用何功也先生曰若非止于至善何謂明明德這一個止字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下

十二

不可輕易放過德者得此止也明明德者明此止也若非一止則明德漫無歸着故緊緊的說知止二字孔子一生不肯以禽獸比人在止于至善章則曰于止知其所以人而不如鳥乎只欲人知此一止耳翟生曰大學之要在知止其實無可止處先生曰止原無處所止無可止則知止矣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光明此止而無止之義也

程生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有作三段說者先生

曰何謂三段說程生曰謂盡心一章首節為窮理次節為盡性末節為至命何如先生曰只是一盡心則性與天與命都在其中矣更不必復有事與立也翟生曰心如何為盡先生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大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

先生語二子曰昔貴鄉有來問學者論喜怒哀樂之未發二句余啓曰自我言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發而皆中節謂之中二子之意若何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下

十三

二子答曰此先生本體即工夫徹內徹外之學但中和之體着不得一毫人為故曰致翟生曰人致也先生曰惟其不加人為故曰致翟生曰人亦有不中和時否先生曰知得不中和便中和矣此一知外別無致也

程生曰萬古學脉不容一息泯滅先生身任斯道覺世之責無容辭矣先生曰萬古學脉人人所公共的漁樵耕牧均是覺世之人即童子之一斟酒處俱是道之所在若曰我是道而人非道



則喪天地之元氣矣

新安王文軫冒雨雪渡番湖千餘里而造先生之門先生問汪君疇彼時來意軫答以在饒作四郡大會祝師主教有一友歌水盡山窮孔孟鄉祝師問如何是水盡山窮君疇答語稍涉支離祝師逼之因憤泣而別以造先生之門先生因詰軫曰父母未生前天地未生時山水在那裏軫曰請先生指點先生曰若有指點便不是水盡山窮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十四

先生問軫何時進步何師開示軫曰丁西南都叅訪祝師認心不真無可撈摸坐間日影正照祝師指曰爾認此日影爲真日不知彼陰暗處也是真日因此有醒先生因點軫曰爾道認心不真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真心問吾人學問不勾手者正以有所把捉有好工夫做故此有把捉時便有不把捉時有好工夫時便有不好工夫時先生曰此可與透身貼體有工夫來的商量若是初學茫茫蕩蕩且與說去

把捉做工夫不妨

問顏子四勿顏子當時如何受用先生曰禮者體也視聽言動無非此體也若與下根人說遇非禮且禁止勿視聽言動軫曰禁止勿視聽言動亦是此體先生曰如此方是克己已克復禮禮復不落邊見

先生問軫平日日用如何用工軫曰軫把書冊放開萬緣齊斷反觀實際裏地反而又反叅而又叅不敢放鬆直須親証先生曰如此方是實學不然只徒口耳說空頭話不惟悞人亦且悞己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十五

問世人講學叅究不到機緣未熟動輒以罪性本空煩惱卽菩提以至流而爲無忌憚先生曰煩惱卽菩提是點人尋菩提非教人一任煩惱去也軫曰煩惱性空真菩提路非知罪性空而故犯之謂也先生曰菩提性空煩惱亦性空故曰煩惱卽菩提

問軫未能齊得家使風移俗轉還是反已欠真先生曰你要轉移他作麼你要去齊便多了一件



事軫曰雖然如此不能悅親信友根于不能明善誠身是以未孚于家邦也先生曰學問只是家常茶飯只是如此去便自是孚信自是默默轉移

軫述南都一日楊老師召飲席間楊師問曰載伸一飲一食是工夫否軫曰也是工夫楊師曰多了也字你還信不過無不是工夫先生曰此處須要有個理會若放飯流歎恐于聖賢動之以禮工夫又欠此飯食時無一毫飲食意方才是工夫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下

十六

問屠兒立地成佛先生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叫人回頭話不說拏着屠刀立地成佛也今時流弊剽竊兩句話頭屠兒立成佛煩惱即菩提甚至姪房酒肆俱是道場軫曰有箇笑話與先生道之昔有一妓喜談禪人笑之曰爾既禪仍何耽于花柳妓全無慚色笑而答曰我色身與交我法身未嘗與交也今之學者即此之類先生大笑曰此笑話極有警醒依愚見不拿屠刀

更好若只管殺人放下立地成佛還是半路脩行與不殺者有間此是提醒人轉殺機為生機軫問曰若離塵絕俗却非吾儒在世出世正學幾流于二氏居塵不染方是出塵先生曰超得世然後經得世若不能經世而曰出世是壞世間相也且爾猶有個二氏見在

友人曰顏子三月不違其餘日月一至今人日月一至也難得先生曰欲仁仁至此至即一息萬年若究竟大休歇地我且無又安有不仁我且無至又安有不至此可與知者道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下

十七

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教仲弓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家邦無怨今人放于禮法之外任家邦人怨都不管軫問吾人在一家不能發生一家在一邦不能生發一邦還是自家生機不曾透露先生曰易經自強不息即繼之以厚德載物若非厚德載物便非自強不息若能乾坤合德隨處自是春生軫曰首出乃可統天統天方是首出天且在範



圍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先生曰究竟到此天即我我即天範圍曲成一齊俱到方是首出庶物萬國自是咸寧

問學須是不離知見亦不立知見先生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聖地故仁知之見知百姓之不知均爲失之故曰君子之道鮮矣顏子卓爾而未由孔子有知而無知始得

問告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真乘上語先生曰知之爲知人固易知而不知不知之知爲真知也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下

十八

先生問陳光庭善點人軫曰以至簡至易點人從之者衆先生曰聖人示人以易知易從人尚不肯信况示人以煩難乎引人入門不可不簡易上根之人得之自不肯放過下根之人既已入門必使之鑽研持循鞭策向裏自得則可不然茫蕩無從拘檢不幾于放浪也耶

問世間形形色色俱是天性何以又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似學者不得輕易冒認先生曰今

人說學者只講上一句便了再不譚下一句孔子教顏子一日復禮天下歸仁而即曰四勿有四勿工夫然後踐耳目口鼻之形非孟浪語也學須着實理會體貼求踐形方有少分相應若徒曰形色天性以虛見解承當而不求踐形是爲行屍走肉活死人故孔子曰罔生奚可

問易曰百慮而又曰何慮如何會合先生曰思即何思慮即何慮本爲一致爾若會合則二之矣侍先生夜坐先生示軫曰子生無包藏掩覆長短隨人自見只是一生一世無論做一官即盡一官之職而不敢有位外之妄想隨時隨地不敢放倒至于事事一切無礙余無世人此大手段也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下

十九

先生問軫近來日用何所用工對曰軫向學十餘年志頗豎立拚下生死併歸一路雖早聞師友上乘之教而未嘗不做下下乘工夫先生曰予知載仲用過工夫來

問時習工夫日間是時習夜間如何時習醒時是



時習睡時如何時習夢時是時習不夢時如何  
時習先生曰晝時即晝是時習夜時即夜是時  
習醒時即醒是時習睡時即睡是時習夢時即  
夢是時習不夢時即不夢是時習通乎晝夜而  
知至為直截至為明白載仲于此無疑否曰信  
問佛家何以謂不思善不思惡先生曰今人胡亂  
做去一切善惡都莫管此儻侗學問也而佛家  
之意以惡念不起善亦不可得而名如吾儒渾  
然至善于此坐斷路頭即吾儒知止而定靜安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下

慮得非求灰斷果亦非儻侗佛性

先生問到不得措手處還有工夫也無軫曰無工  
夫先生曰仍須要退轉來軫曰有工夫而不落  
常無工夫而非落斷為而無為謂之無工夫也  
可先生曰就說有工夫又何不可

劉卉生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何物  
先生適見門杠指以示卉生此是何物答云是  
門杠師曰伊幼時認得是門杠今日亦認得是  
門杠即此大人與赤子心何異人人有赤子之

心人人是不失的惟大人認得是赤子之心故  
有工夫說不得無功夫說不得必有功夫後始  
曉得無功夫曰何謂大人曰即上章言不必信  
不必果只一義通透千了萬當只便是不失下  
章養生送死可以當大事只此便了生死大事  
只便是自得故上下章說俱可玩

汪君疇問仁與文有同異否先生曰仁者人也能  
知人即仁仁即人則所謂文者自不言而喻矣  
君疇問學問要虛而後能受先生曰是則是然虛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下

非易得到必有見而後能虛昔人之都下者寫  
家書曰之都門見宮闕崔嵬百官之富一則曰

我家大不如也彼見都下故真知家之不如如  
今人有百石之貯見萬石之儲者却氣便欲然  
至于吾輩說到道理却便胸中虛不得總之不  
悟

問不孝有五章先生曰此一章我看來個個蹈此  
章只是匡章不曾予所謂隋者是不莊敬嚴肅  
子輩不莊敬嚴肅即是隋其四肢好貨財私妻



子子四十以後因畱在吾母身邊出入不便故  
吾母亦有不得知者非好貨財私妻子如何從  
耳目之欲無論好古董日日在從耳目之欲好  
勇鬪狠不受人言卽是鬪狠體貼在身時時是  
不孝

問四時行焉如寒暑災祥亦可謂之行乎枯稿殘  
落亦可謂之生乎先生曰無寒暑災祥不謂之  
行無枯稿凋落不謂之生此其所以爲天之大  
順要知寒暑災祥枯稿凋落罔非天意而後爲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二十二

天之大

問西銘先生曰張子此書千聖心傳總在于此余  
近日于尊高年所以長其長註曰長其長所以  
尊吾父也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註曰幼其幼所  
以愛吾子也卽此是老安少懷之旨學者身體  
此章更有何事或問曰昔人云此張子見道未  
能了得道先生曰予性鈍舍此無了法

先生曰予是日有悟朱夫子格物之旨朱子云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朱夫

子蓋世聰明豈不能先從身上悟萬物備我之  
旨而乃從諸物下手至如陽明以格竹子數日  
幾至嘔血而剝剝格物之語似朱夫子抱冤千  
古

君疇歌無有作好尊王之道至會其有極因請問  
其旨先生曰人只是一箇好惡橫于胸中只是  
作再不是尊曰何以爲尊曰只在會其有極自  
然歸其有極會者會通之謂不會又安能尊

季夏念六日先生集于書院曰諸友適間有何商  
量軫對曰軫適歌時人不識予心樂諸友商量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二十三

樂字未竟其義請先生教之先生曰若識古人  
樂處先于古人憂處有真樂者必有真憂少頃  
汪君疇歌學到嬰兒學不休天機滾滾自川流  
先生指詩示之曰此詩形容極妙諸君透得此  
詩學問盡之矣君疇曰學問本自簡易而人不  
肯承當反加許多作爲望先生仍要加鞭策先  
生曰學問要人自信自得若平居精神不真今  
日在會堂逞一番議論終屬傀儡全要在自家



信曰自信明曰自明得曰自得成曰自成先生又曰學者仍未有進門者在如何就說上乘處且于平常體貼家庭向日處不來今日覺處得來向日拋不下今日稍拋得下向日執着今日稍不執着以漸入佳境所以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只是常常會會朋友自有進步

鍊佛會語

先生坐間目趙生曰學問要信君最是穎悟高底只是欠一段信處不要自負聰明不信講學即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下 二十四

天命之謂性一句亦不能領畧據子資性高處作何理會趙生未答諸友亦不能發先生隨占詩二首示之其一天命由來自渾成無思無慮亦無營諸君欲解其中意請聽杖頭蟬噪聲其二無奈時人只浪驚杖頭傳語最分明千秋只在目前了凡聖何曾有重輕先生顧君疇與軫曰漏泄殆盡矣諸友時時會會自有無窮妙處非是我作會不加鞭策中間幾友便有幾樣不同今日只可與知者道中間有不知者如痴人

面前說夢此上乘語難與人道又恐怕窮人之短我日日與朋會只是說家常茶飯只是且將笑談親俗子諸君日後纔曉得我今日話說少頃又示諸生曰若果上根之人悟得透信得及隨時隨處搬柴運水無非道場窩屎撒尿都是佛法信手拈來頭頭皆是又有甚麼說得

樂安朱家相問性無可名奈何名中有中可名即發也何又曰未發先生曰性無可名名之曰中予謂中無名還名性人又曰性與中俱無名還

南阜先生合編

會語下 二十五

之大虛請觀大虛是未發已發

家相曰至善太極也請問太極上容得止字否先生曰太極上容得止字是頭上可安頭矣既悟太極浪子還家何必思鄉要說甚止

家相問未發已前寂然無象一着于觀便屬發矣欲不着象更何措手先生曰發在何處誰為觀者兩手觀脉請君自診是寒是熱更不必問我措手

問格物為窮理朱子之言何如先生曰天下古今



惟有此一物此一物未格以意知屬泡影天下  
國家屬泡影朱子窮理豈肯遺此一大物

問寬裕溫柔四句一時俱到豈無妨乎工夫自有  
調適細發以示先生曰有盛饌于此酒肉百味  
一齊俱下有歌者于此宮商角徵一時俱發彼  
豈味味而調一一而適下面曰溥溥淵泉而時  
出之可見此義矣

問不覩不聞性也微有戒懼卽落覩聞矣先生曰  
有落覩聞之戒懼有不落覩聞之戒懼真透不  
覩不聞之體卽落戒懼亦不落戒懼若嫌戒懼  
之跡一味任情豈有此理

先生謂胡荥昌曰看汝若走些道路來試言之昌  
曰始以病學玄是有爲法旣而得方養陽無爲  
語近禪近儒覺若心中停當然終不濟事至從  
事王塘師始知從前俱錯用工先生吟曰一副  
臭骨頭猶自作功課我只裏如今動也如是靜  
也如是人來問學隨口應答絕無擬議然可與  
言者不時集只是坐臥此屋下金不向人浪開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二十六

口且學問無奇異你看我日用物來順應何曾  
有纖毫意思你若自家沒頭腦只管悟奇悟妙  
去何處尋反擔閣了一生昌曰如師所言亦是  
煅煉得來三折肱方是良醫先生曰然復嘆曰  
當今學問如王塘翁時時轉手老而彌篤真人  
所難及

先生一日又曰你如今自家欲對病用藥作些甚  
麼課程曰只是蠢子作蠢事念起時則忘之散  
亂時則存之不自知可否曰或應事何如曰昨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二十七

師所云絕無擬議此語甚妙願師指教師示以  
新刻學庸商求曰卽此便是更無有可指受處  
趙友問可與立未可與權執中無權同否先生曰  
夫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是掃上面階級孟子  
云執中無權是掃楊墨人我階級聖賢言語俱  
是權立教無實義與人若又執一說來比擬同  
否是以權字爲實矣

問孔子不言輪迴否先生曰夫子學而時習之卽  
言輪迴說時習卽說悅說中和卽說位育何言



夫子不說輪廻

問顏子卓爾地位卽鳶飛魚躍境界否先生曰顏子卓爾地步卽鳶飛魚躍意至末由且并鳶魚高堅前後忘之矣

問定靜安慮畢竟自家不見得爲是先生曰定靜安慮若以不見得爲是見得非是畢竟落一邊學無見無不見

問誠者自成也欲自成不得不誠先生曰誠者物之終始今欲自成不得不誠此語有病誠者自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下

二十八

成也知自成而後能誠

問未發時言極深研幾何如先生曰旣說研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與未發似不可同日語

戊申六月珩昌懷疑重躋復過師門先生一見大喜曰吾子于所學何似吾念子甚于子之念我吾近來全無別事只是此一件緊切研磨時刻不容已丈夫生世間具耳目口鼻之形所以異于物者以有此學耳學莫先于立志千古聖人

具是一箇肉身漢子只是志不肯作凡夫單刀疋馬所向無前何聖域之難臻唐人語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吾以爲不至聖死不休也昌爲惕然

先生曰學人皆有方便路脚跟到處勝境可言子一一告我昌啓曰處處是路舉目茫然政向師門求指南耳但常多以見解承當而習氣難化事理兩障功夫難用學問只是怕犯手才下手時難調停先生曰我數年頗悟得真信本來面目直是撒手懸巖曰所謂不須防檢窮索未嘗

南阜先生合編會語下

二十九

致纖毫之力乎曰卽有時防檢窮索亦謂未嘗致纖毫力也爾若不悟真性失枝落節未有不犯手者爾以爲耳目手足是爾形骸不知有超于形骸者是爾本體是爾真性此處如何措得手然日用間必有事焉是事也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耳

習氣難化此語極細熏染自夙劫中來卽千古聖賢難于頓消我輩惟洗心退藏于密二六時中



一語一默證得莫非真性妙用是所謂純乾首  
出羣陰銷落縱不能淨純然旋迷旋覺旋覺旋  
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漸次鎔化漸自清明  
何爲我累然此內消息自家探討愛莫能助爾  
學者多湊泊知見播弄機神猜想本體擺布事爲  
安排道理以此不得出頭不知于無倚着處參  
透得會虛而靈寂而妙事理兩忘順帝之則安  
有爲所障者

天地萬物皆生于無而歸于無一切蠢動含靈之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三十一

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體本空  
我輩學問切不可形器上布置無根而插花  
竹一時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  
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  
吾惟信其空空之體而不爲變幻所轉是以天  
地在手萬化生身  
性無體真無體妄亦無體悟性者逐妄妄也尋真  
亦妄也悟真妄了不可得則見性矣蓋性無爲  
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故曰極深研幾

極深研幾是克復以從乾則無妄矣無妄之卦  
乾在上也乾元資始統天純乾首出豈有妄哉  
乾坤之轉旋星辰之躔度時運之推遷萬物之生  
死以及一念之起滅變幻皆氣也故孟子道性  
善必曰善養氣養氣寧有大異只是直養無害  
故自克塞宇宙常愛屈子云一氣渾成兮于中  
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是善養引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氣機之流  
行也故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然孰運旋是  
推行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之所以常  
流也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三十一

學問要出頭自家一條性命自家尋向上去只被  
世情埋沒了置此身于窠臼中硬着脊梁鬧着  
脚步昌曰必先能舍得性命方能脩得性命先  
生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高明之士多薄倫常爲粗迹不知此無虧欠可云  
粗迹一有破綻是爲罪業  
學須徹底一悟乃能一悟便了此體無聲無臭乃



無證無脩末學以知見爲悟悟後脩不容已以此透體入微自當離筴登岸所謂知之一也所謂成功一也

問學問一識心焉盡之矣先生曰識箇何物視而未嘗視也聽而未嘗聽也觸而未嘗觸也不必離根只不逐根是卽謂之收視返聽離形去智同于大空

問未發性也已發情也然遍滿乾坤是發則終日見情念遷流卽聖人以至途人一乎曰非然也

南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三十二

聖人真性湛然有情而無情故情契于天則衆人爲情生爲情死生死相續只是塵情不斷

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成纔說克治防檢便云紐捏造作日用穿衣吃飯卽同聖人妙用我切以爲不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遠千里哉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何證得學問只是不起意便自一體便自渾然所以乍見非有爲而爲齊王有不知其心之所然也

性如有毀則天地何以有古今性如有漏則木石

未嘗無知覺故我盡性則萬古常存萬物一體蓋一性裂爲七情情盡而性盡則薪盡火傳歷萬劫而不磨性盡則物性亦盡任元化之推遷與品彙而同春

未得道高着眼既得道平着眼今人眼孔小少得爲多目白無人可爲大戒

凡人言致虛是落虛境言守靜是落靜境言不落則又落不落之境故古之立教者旋言旋掃

問佛氏輪迴因果之說先生曰欲躲輪迴亦是輪

南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三十三

迴欲除習氣亦是習氣若悟此真性則輪迴習氣一時俱淨雖日出離生死本自無來何曾有生亦自無去何曾有死此是實語豈欺我哉

聖學不言無生只言知生恐槩引人出世滅視倫常不成世界耳以天下歸仁卽太和元氣之在天地便是極樂國土故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以死生爲常事其旨微矣

學問功夫綿密光景炯然現前要常含光弢頻嚴加保護倘未穩證陰魔潛伏損智奪慧道眼開



而復翳故往往超悟易得而成就者難

南臯先生會語合編下卷

南臯先生合編

會語下

三十四

南臯先生講義合編上卷

論語

學而時習之章

今人讀盡萬卷書口裏說得筆下寫得問他學甚却忙無以對若以讀書作文即學則孔子時何曾教諸弟子何以作文是時五經未出則學斷不在讀書作文若說着講學却又彼此嬉笑間有知向學者又不着謹貼身來惟學說着一時字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無針縫空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習習此一時不學便是醉生夢死肌膚不會筋骨不束形神土木若時時學天地與配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豈不悅學到檢自成自道與人說不得有朋自遠方來是吾學通天下豈不樂人不知而不愠是吾學通之萬世益不必愠如是始為真學予嘗試心量通一分則外面通一分心量隔一分則外面隔十分此處真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力學者始信此一透時字天下更有何事



有子曰其爲人也章

爲仁仁字當作人卽上節爲人之人

此一章書有子說今人不守本分在下的要犯上世界不治只是要作亂若是其爲人也孝弟那有犯上作亂之事蓋犯上是于人有不愛敬愛親者自不敢惡于人敬親者自不敢慢于人一毫不肯犯上作亂是不念其家若孝弟自不敢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所以君子只務此孝弟爲本孝弟而立則爲臣而忠是實實的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二

忠臣交友而信是實實的信友萬善百行皆從此出如富商大賈本錢既多利錢自倍不然孝弟不立縱有他善豈能算得數然則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可見學只學此爲人也爲人只是此孝弟也聖賢豈有奇特的事學而時習章卽繼以孝弟可見當時孔門宗旨再不越此二字予最愛朱晦翁云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和心不乖也順心不逆也我輩若在家孝父母敬兄弟一團和氣便是位育氣象若一毫不孝順

父母不敬兄弟胸中就是昏天黑地不但人不得安卽已亦惱怒了此等去處實落做工夫始知和順二字晦翁說得極妙或曰爲仁仁字子以爲人字何耶先生曰古人以仁字作人字甚多如此則與上面人字相呼應或曰仁道至大恐此讀不廣曰仁也者人也夫子有言矣謂仁字讀不廣者是不知仁也不肖常體貼自身犯上事不知幾次總只是當時不曾體貼故今悔之無及讀此常自愧慚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三

巧言令色章

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語最細惟講學做工夫者方才有此仁心德也如果仁桃仁杏仁真機在中生生條達自不容已人若真仁直心而言爲德言根心而發爲生色不然強排道理遮飾有得皆巧言也危冠危服一面笑容皆令色也惟明眼者一見卽知彼方自負道統自認涵養不知去仁何啻千山萬水到不如鄉里樸實老農老圃可與之入道



吾日三省章

曾子未唯之先三省是三省既唯之後一貫卽三省曰然則唯後不必三省耶曰未唯之先三省由于一貫既唯之後三省無礙一貫蓋嘗譬未悟一貫時如脩行者恐睡布珠于地黑夜遍地尋珠既悟一貫時如以繩穿珠千珠萬珠不亂人在世界耳目眼鼻如傀儡然有一條線梭在得此一條線梭百般自由自提自放曾子臨終說吾知免夫蓋線梭一齊放下矣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

弟子入則孝章

此一章書夫子教三千之徒七十二賢俱不越此說道弟子再無別學人誰無入入焉則孝在家庭除孝親外別無功課人誰無出出焉則弟在外面除敬長外別無功課後生多放蕩却要謹慎謹慎者一言不敢輕發後生多會說謊却要信實信者一語不敢涉虛此却是持身之道至于接人天地間人品不齊我若有分別心自己門前地步不廣如何容得人宜泛愛衆一個不

敢慢他天地間有仁者是衆出類的人我却要親他自然有益如此則大行克端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句宜想夫子是活語行此數事一生到死再無有餘時節可見文藝乃有餘事耳舊說此係教小弟子事不肖思此章書大聖大賢再不越此如何是小弟子事若以爲非關性命除却孝弟言行別無性命除却孝弟言行別無神化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不肖于此甚愧謹字初意甚廓落廣大如今覺得不謹是個放蕩之人甚愧泛愛衆語初意只是親仁不知愛衆胸中荆棘與人爭遠今悔之無及矣讀斯節無謂小弟子事也若以爲小弟子事恐譚性命譚神化說入玄微如白日青天說夢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五

禮之用章

學者將有子孝弟并此章卽曉得夫子學問與有子學問天淵懸隔言者心之聲心體明白學問自不零碎有子說和又必以禮節是看和自和禮自禮子思子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中



節何以謂之和真和何必以禮節有子所謂和者是從世間人一種情識處認和惡在其為和禮履也樂和也至和自心中流出無節而無不節必如是為至禮至和

貧而樂富而好禮

門人問曰貧而樂樂甚先生曰貧而憂憂甚曰仰事俯育空乏其身不足那得不憂曰仰事俯育空乏其身聖人那得免只是聖人處置得宜便不憂曰何為處置得宜曰聖人當士便士當農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六

便農當商賈便商賈各敬其業敬業則便不餓死未嘗分外去生枝節所以不憂曰然則未可與樂樂豈樂道耶曰昔人云有道可樂便是辜負顏子必不樂道曰未達曰孟軻氏言之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且反身而誠自然會樂曲云有甚麼不足處只管唧唧噥噥不放懷子以此去參則知樂矣曰請問好禮之義曰子言之而吾擇焉曰世間富者多粗鄙禮致飾家庭曰此近世門面相世間人能之曰禮禮賢下士曰此

禮中之一節也曰賑濟貧窮曰此禮中之一事也未達請究其終曰子知禮從起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禮從地起地體博厚故曰卑法地世間富者多刻薄以刻薄致富以刻薄守富視世間宗族饑寒困苦貧者流離澹然一毫不動心一介一豆護若性命若好禮則如地無所不載自然敬賢下士自然賑族周貧卽以此致貧亦富也德厚福亦厚又以長保富豈止無驕蓋世間無驕者亦只是守富一念豈彼自然不驕小子識之過此貧富一關可與共學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七

不患人章

學說到知人天大的事今天下不太平總只是不知人顛倒錯亂不當司風憲者司風憲不當鎮撫者鎮撫不當要路者要路不當用者用不當退者退不當閒散者閒散不當舉劾者舉劾以致民生不安社稷不寧若真知人如置棋子車馬相士各安其位善奕者當出車馬則出車馬當用相士則用相士一着不差所以人不知



不過一人否泰若不知人關係世間否泰如何  
不患歐陽六一世間聰明漢子說爲臣不易以  
知人爲第一義嗟乎歷試而知知人之難也門  
人曰奈何以知人爲天大的事乎先生曰小子  
誣矣夫子說脩身推到知人知人推到知天惟  
知天後能知人豈不是天大的事子謂今古幾  
人能知天耶曰世間亦有望面目而知其人心  
術者何曰此聰明小慧筭不得大知  
爲政以德章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近時看爲政以德爲人君看作箇木偶人再不看  
箇以字是將心思運到虛無裏面去真是糊塗  
門人曰然則與北辰居其所不相似北辰一味  
居其所何曾見它動所以將來譬人君曰子謂  
北辰不動乎夜看斗柄東指天下皆春矣斗柄  
南指天下皆夏矣斗柄西指天下皆秋矣斗柄  
北指天下皆冬矣北辰也將斗柄指一指如何  
說不動曰請問如何以德曰唐虞有三德六德  
臣工之德卽君上之德意卽君之斗柄也古有

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類如今吏禮二部知道  
是君指春矣戶部知道是君指夏矣兵刑部知  
道是君指秋矣工部知道是君指冬矣一指而  
四氣咸備是謂法天無爲而治其舜也歟卽此  
指

### 詩三百章

讀書要會讀會讀千卷萬卷只是這等不會讀千  
卷萬卷觸處成礙夫子約詩三百于思無邪此  
非開千古之眼者不能而儒者比擬擴克曰時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九

之一字足以文易敬之一字足以文禮中之一  
字足以文書正之一字足以文春秋不知時與  
敬中與正俱從何處來從無思處來從思無邪  
處來卽此一言足以讀五經何止三百夫子是  
有丹頭點鐵成金豈止說詩學者會讀書一眼  
貫穿千古

### 道之以政章

天下百姓有三心頑民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是沒  
恥心寧爲刑罰所加無爲清議所短此恥心也



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日遷善不知為之此格心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聖人為政直從人真精神心術握其把柄故轉移得深若以規模條教鋪張粉飾民亦以粉飾應之蓋上用耳則民以耳應上用目則民以目應上用手足則民以手足應上用口則民以口應惟德禮則上以心感下以心應上下只有此一格格如此以格格物物不出此格我王霸之分只是此格子印証曰請問如今德禮作何厝注曰省刑罰薄稅歛深耕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十

易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即此為厝注聖人復生寧有別奇特舍此別無德禮

吾十有五章

此章全要看得學字矩字親切學字何即大學之道學字大學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即在絜矩矩字在孝弟慈夫子十五歲即曉得志此大學三十而立者立于孝弟慈不遷也四十不惑者明于孝弟慈不淆也五十而知天命者知此孝弟

即天命之性除此別無天命也六十耳順者合內外之道入于圓通不滯也七十從心所欲者無之非孝弟慈也即此是精義入神即此是利用安身即此是窮神知化別此而學則為禩學為曲學為異端舍此為治則為五伯為功利夫子一生孜孜矻矻言志惟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更有何事更有何學學者明得此却與天地同體

孟懿子問孝章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十一

學問在崇禮禮均齊方正無違者是欲懿子以禮持身無纖毫玷缺之謂子嘗玩味此章無違是理一生事之以禮三句是分殊處須當理會無違是經生事是傳愚嘗玩敘書者上面敘不踰矩此即敘禮矩即禮也近世學者謂從心所欲更不思量矩字欲起能越矩越矩即非心體矣

孟武伯問孝章

子讀此章常思淚下子幼時有大臙病予父時時守子視臙入始安又有吐紅病予父每以涼藥



灌子及上好細茶灌之故嘗謂父母罔極之恩  
千百世報不得卽舜亦報不得何者與性罔極  
故也今世間人情情而生再不思報父母所以  
未覺此言有味予思疾字所包者大人皆可以  
爲堯舜諉不肖爲是犯虛怯疾此身不知檢束  
任其放縱得罪鄉黨宗族是犯顛狂疾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是犯飽脹疾推此類最廣仁人孝  
子讀此能不思脩身萬一報父母深恩講疾字  
透骨徹  
竦然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十二

### 子游問孝子夏問孝二章

此二章書吾輩人仕者最當玩味世上榮顯者得  
一王言以爲褒崇其親養親九鼎以爲奉養其  
親如是人子之道足矣然却不肯立身行道甚  
至爲權門鷹犬夫子爲鷹犬卽父母亦鷹犬矣  
不敬何以別乎孟子論孝在守身故曰立身行  
道以顯其親揚名于後世孝之至也立身行道  
不期于揚名而名自隨之有心立名則身且不  
守何道之能行

### 吾與回言章

先生曰癸未予在掖垣蕭希之在水部譚及此章  
予曰聖人盛德容貌若愚一切聰明才知剗而  
不章一切華藻辨駁屏而勿有鬼神不得而窺  
其際學學此教教此惟回深潛純粹可傳此一  
路而回常覺在發露一邊故曰回也不愚希之  
曰但覺亦足二字未安予姑記之以似同志蓋  
當是時予以少年入朝精神一味發舒無復退  
藏收斂意思先正常數數教予收斂予是時覺  
自已以爲收斂今思之淺露之極其解雖未知  
合聖意否然初學聞道者留意此一步未必無  
小補云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十三

### 視其所以章

此章不是觀人之法是自觀之法人在天地間此  
身目視必有所以視耳聽必有所以聽口言必  
有所以言四肢動必有所以動視聽言動者形  
也後天也所以視聽言動者宰形者也先天也  
能視其所以然而又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功



夫本體一齊到手由者由仁義而行之安者安而行之之謂也知所以而由仁義安而行之吾之所以為人者寧有遁情哉不然視情情然不知所以視聽不知所以聽言動情情不知所以言動渾是與草木榛榛鹿豕豕一飽膿血行屍走肉惡乎人惡乎人此章書旨愚見偶同聖人只求諸已斷不在人身上

溫故而知新章

門人問曰何以謂之故先生曰子讀孟子乎曰天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十四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率性之謂道利之謂也曰未達請詳之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非性乎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禮之于賓主智之于賢者聖人之于天道非性之故物乎曰溫之義何若曰子浴乎曰浴曰水熱則炙冷則冰子必命司湯者水宜溫曰然曰子知溫之義矣人用心大緊則迫切無所用心則蕪蕩惟勿忘勿助即知溫之義矣曰可以為師豈即世之

所謂曰師曰弟子云者乎曰世之所謂師與弟子云者名也師法也學問如是以為世法能如是學無一弟子足為千百世師法不如是學即千百弟子亦是口角上先生學到知新如春花年年秀茂豈是守窠臼的學問

君子周而不比章

人只管向周比上分別予則在君子小人上分別光明正大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渙忽固互隱伏者必小人也君子一味只盡其在我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十五

不求人知小人一味徇人惟恐人不我信是君子比亦周是小人周亦比不在一時形跡上看在平素精神心術上看若在一時形跡上小人停停當當與君子無別小人只是過後忘記了本相又出來試觀立朝居鄉可見試觀交朋友存亡可見它如和同泰驕為己為人之類並當在君子平素上觀若以一時形跡上觀小人有做得停當過君子處而君子反覺露形跡此非明眼者不能觀



學而不思章

於此見脩悟合一之旨學何學大人之學也思何思大學之道也大人學便欲明明德于天下便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不得與天下同的與天地萬物一樣的如何能學惟思同的一樣的覩破始所學不罔世間聰明覩見同的一樣的又會放曠放曠豈不是危殆不安人能帖帖地樸樸實地却便穩當世間人伶俐漢卽學卽思卽思卽學然思非落識神非落生滅不得混入識神去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十六

攻乎異端章

門人問曰何以謂之端先生曰子讀孟子乎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同乎此則謂之仁義禮智信異乎此則謂之異端曰近世儒者以佛老爲異端著論闢之然否曰是時佛教未入中國若猶龍氏夫子且從問禮以是爲異端恐未然近時大儒學從慈嶺路來又欲著書

闕之分明是竊盜外面作富家翁相鄰人知其爲竊盜盜財猶可盜其道而又欲獨攘其名則吾不知

由誨女知之章

此夫子正教子路不在知上求知之爲知之不獨子路凡人亦然若知便以爲知豈待夫子而提之全在不知爲不知是知一句點撥天下道理知之淺也不知深也知之外也不知內也目得之爲視而所以視者不知何以耳得之爲聽所以聽者不知何以心思言動亦然學者能從不知處得一翻身轉地便自開眼近世良知一提學者冒以知是知非爲良知夫是非熾然且從流于情識而不自覺惡在其爲良知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張學于祿章

子張于祿與今人于祿不同畧有求人知之心卽于祿矣故夫子教以闕疑慎餘四字子張好爲苟難原是多聞多見的人夫子只約其精神于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十七



內闕疑者空諸所有也慎餘者即有餘不敢盡也若教之多聞多見是又教之干祿矣聞見是學者一助却是學者一病不墮聞見者今古幾人故曰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知之次也

子奚不為政章

吾輩或仕或退無兩道理或出或處無兩學術出也是這個孝友處也是這個孝友徹天徹地是這孝友故曰孝友之至通于神明或人疑夫子不為政而夫子引書孝友為政告之可見仕學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十八

一道隱顯一心舊說奚必居位乃為為政若以孝友代政事請觀大明律幾百條犯者那個不是不孝友人做出來設着這科條那一條不是待不孝友的試舉其大者如鬪毆是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是鬪毆者因不孝友方纔鬪毆人命是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人命因不孝友方纔打死人千種萬病俱由不孝不弟來夫子此言真是握為政把柄千古帝王大經大法更不越此若曰居位別有政事托辭以答或人

則視政事孝弟為兩事矣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禮即孝弟之謂也

先生曰予一日同堪輿登山其人說人之禍福吉凶盡由地理予退而思之世有士縉之家彼必指某風水以神其說然今日寒儒明日為士縉末聞其先云某風水有驗且無根蒂之輩往往驟起將何說之歸予思之地理其一也有天時有人事天時如天運流行適值旺相則其人多福澤天時不可必地利難強求惟有人事可以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十九

參天可以兩地人事豈能外孝友予見士縉家多孝友無不昌熾即墮牖繩樞之家其人孝友必有與者予難一二縷數諸君不信請歷稽之以驗予言不誑嗟呼孝友之家慶澤悠長不孝不友立見滅亡

人而無信章

此章須要認得信字親切信是信得天地間有一種生身道理信得及始肯學肯學始可行若人而無信如何可行與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



以行之哉夫子極提醒人令人敬神者齋戒焚香如神在上只爲它信得有鬼神學佛者舍父母棄母子只爲它信得有輪迴吾輩欲明此無上妙道如何可無信心或相處師友之間若不信就是師友精神全不理會當面錯過了如何得長進當時顏子只爲信得孔子所以孔子千誘萬誘誘到盡處始得末由地步若使顏子不信孔子一誘顏子如何得到此地步伊川明道信濂溪誘所以初得吟風弄月之趣後來二公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二十

學問大成慈湖亦以信得象山所以一點卽悟故曰信是功德母又曰朋友有信嗚呼始而信人信人卽是自信若不信人便不自信今能信者誰天下未有無輓無軌之車却有不信之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此章書言世之強勉以爲禮聲容以爲樂者說道仁人方是禮不仁之人縱禮亦彌文耳仁人方是樂不仁之人縱樂亦聲容耳夫子他日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所

以提人者甚切然仁與禮樂雖是三字分晰不得須臾離不得只在識仁識仁則不必言禮禮在其中不必言樂樂在其中然識仁又本諸身知人則知仁故曰仁也者人也世之以學自命有謂必崇禮者致飾儀文之表縱做得周旋中禮終是作僞有謂必先樂者脫畧形跡之表縱說生惡可已終是縱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終是根宗孝弟來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二十一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聖人仕學一本諸天其學曰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其仕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聖人畏天事天如此其謹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夫子斷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聖人看得天一定的道理故毀譽自由進退自由一切世態若浮靄往來太虛初無加損繼孔子者惟孟子處臧倉之沮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吾之不遇魯侯



天也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孔孟家法一本于天吾輩既是儒者仕止上若不看得天分曉藉口納約自牖委曲行道之說所得者小所喪者大一失泥塗遺恨千古孔孟之罪人也儒者與郡邑相處自正禮外毫不苟為秀才時如媚郡邑居官未有不媚權要一星之火種子蔓延燎原莫遏慎諸慎諸

先生又曰予嘗思媚竈者固非而為人所媚者亦非若真竈即媚亦不能得其心何者竈獨不畏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三十一

天

國初蕭山魏冢宰門生為留官曰此事在門生輩魏退而嘆曰彼欲偷天乎嗟乎能不為偷天者所使是知達天

知天則自畏天知學然後知天

惟仁者章

昔先師廬山先生常念吾里歐陽文莊發揮此章大旨謂能好能惡旨極省人予未聞其旨請以事証昔先正有通家子求官教之曰予非忘情

賢姪賢姪才不能為此官子敢謂之能好人一証先正有世家子敗度絕弗與通既而聞其悔改百方引掖敢謂之能惡人一証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而夫子以賊夫人之子教之是能好子羔也孺悲欲見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原壤夷俟以杖叩脛是能惡孺悲原壤也故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又曰仲尼不為己甚近世據權要者與人官爵不顧其所安其人身名俱毀猶感其恩愛不知好之實賊之也擯斥人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三十二

不極不止其人無復天日之想不知惡字與惡字相對充惡之量陷惡之極已自不仁可畏哉子讀鄒子此章之解真信其為仁人何也非身有之身能體認至此善訓能好能惡只完得自己事不過自了漢耳仁者萬物一體無不委曲成全如天道滋培肅殺皆是生生以此治天下何憂萬物不得所

朝聞道章

道非意識揣摩之道徹生徹死之道原始反終之道聞非聲聞之聞徹內徹外之聞一聞萬了之聞死非形骸之死即生即死千休千處得之死



世學者輒以是爲了死生一大功案然粗言之  
卽如今人好色的若得遂卽死也于休如此言  
亦可細言之了死生亦可

或問曰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亦可謂了死生乎先  
生曰此可謂得當而死從一而死若以爲便了  
死生恐未盡然

### 士志於道章

先生曰予幼讀好衣不上節士體梁肉恐礙腹中  
書又讀欲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污四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上

二四

向有醒少年惡衣惡食能甘長而入仕途漸漸  
浸淫如油入麵因嘆夫子此章極庸常極微細  
予入朝見吾師朱鑿塘先生尚寶孟我疆先生  
大宰陳心穀先生忠介海剛峯先生文潔邵定  
宇先生衣冠樸陋如古人四公皆一心暮古不  
假外飾故卒爲世大儒爲世名臣世間人亦有  
惡衣惡食者其微在官上起念人眼最毒先正  
聞人省穿白直裰者吉水人今吉水素風不能  
盡如昔無怪人才不盡如昔讀此章願以身體

貼恥乎不恥乎無忝爲士透得此一關方好撐  
着肩頭來擔此道

先生又曰甲戌予入青原同曠中岑年兄飯曠兄  
曰子輩做一衣要幾兩銀置者予思輕鬆可置  
數衣分其餘可以周昆弟之貧者予聞其言下  
拜

又曰癸未予在掖垣身穿大小木棉襖二後上馬  
不能打躬庶覺累隊遂以杭細置二襖上馬打  
躬始便又越十年予以綿襖爲當然不復知木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上

二五

棉氣味予常曰富貴不能淫淫字以漸而浸淫  
之謂世以絲綿作內褻衣者何心忠介在南都  
半年後滿身光華人曰海先生近日像箇樣子  
予謂海先生心與惡衣惡食一般學人當飲食  
不要有飲食意思當衣服不要有衣服意思一  
味率真去

### 放於利章

此節書要認得放字放卽莊子云放道而行之意  
蓋其人心只知有利再不知有義若知有義自



不肯放於利如入市攫金目中豈復有人這樣人害人多矣夫子曰多怨還是渾厚夫子立教教仲弓為仁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口口要人避怨可見怨亦當避吾輩居鄉固不能使人德亦豈可使人怨匹夫匹婦之怨上通于天今人曰我不怕人怨總只是利字昏了心利字昏了心想只是不肯安貧不肯安貧總只是不知命若知命菜根蔬食皆已前定明朝一飯先已書籍即多取悖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二十六

出徒自取怨耳或曰做官不得避怨予曰做官固不當避怨然有不宜于人者亦當曲為之體察其心而委曲安全之只管說不避怨民不得其所多矣于國家無益也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此二句學者只謾讀過說立字淡然無味不知此立字是特立之立挺立之立獨立之立特立如羣木萬卉蒼松特秀挺立如駕一葦洪濤不隨波逐流獨立如孤峯獨聳近世學者讀書只一

味隨眾及至作官前後傳教曰不要得罪人又教之奉承人夫以下敬上以卑承尊豈可傲慢不知今之所謂奉承者奔走耳阿諛耳上司要人人罪不敢充視古不殺人以媚人者不為矣上司要行不義甘心行之視古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者以為迂矣一則曰從權一則曰隨時不知一隨隨到老官大權重四面逢迎者眾彼自以為真正不知隨波眾流當大變故曰首鼠私竄必此人這樣人濟得甚事學者有位更硬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二十七

着肩頭定着脚根遺佚不怨阨窮不閔萬死不悔始成立字不然如敗絮舞風寧有了期

參乎章

夫道一而已矣以為有一却又是萬以為有萬却又是一一即萬萬即一如學者云以一貫萬是一是一萬是萬豈不是兩件曾子至此疑情盡釋蓋真積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不覺直領無疑至門人問即以忠恕盡之蓋隨地成金無異同無是非精即粗粗即精而後世便以忠基



乎怨怨本乎忠豈不是成一場話柄學者未能信此風光一味怨將去自有好消息應

君子喻於義章

此章書陸象山講得令人泣下予思喻字未透徹上面曾子曰唯唯即可解此喻字矣虞廷都俞吁咈俞即唯人呼即應曰唯此一唯命脉貫徹髮膚君子喻義流貫無一處不到如子龍一身都是膽有一處不到便成痿痺不仁小人喻利亦無處不到雖然未悟曾子一唯縱事事合宜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二八

見賢思齊

此夫子教人任道之勇希聖之功待人之恕今人見賢輒患虛怯症若能思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耳目口鼻手足我亦此耳目口鼻手足因甚不同思到同處始勇猛發憤色色具足仁爲己任舊說思與之齊是從他人身上比擬一團世俗心腸思與之齊必不能齊思元齊則無不齊此

希聖要謹人有不賢輒內自省曰彼亦人也說他好處他喜說他不好處他羞愧只是一念差了我自省不賴此學一念而差與渠爭多少待人自無不恕羅近溪先生每見人作不好事只說怪不得予友楊復所提掇在所藏乎身不恕章發揮予受此三字益常常思怪不得三字有味能實體貼自然不過求于人而同於人

父母之年章

父母之年不但是父母之年即人子身上亦皆父母之年夫子一生不虛父母之年十五便志學三十便立四十便不惑五十便知天命六十便耳順七十便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到此可懼既到此可喜孟子四十不動心古人決不虛過時光予回思在父母膝下總角時如一日一入仕途轉眼三十又四十又五十做得甚人學得甚學幹得甚事天地間一廢人人安心自足無日不喜人若欲無忝父母無日不懼

此真孝子之  
言讀之  
墮淚

二九



德不孤章

借問何以謂之德若以為有得于心則不謂之德矣此夫子為初根學道之士而發今人初向學于世不便怕人取笑沮撓多少不得自由即如講學之士在仕途極是不便人向道不篤的便令退轉若真信千古而得一知者猶比肩也便能自立便能自信便能一家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蹤孤立與天地同流與萬物同游衍何孤立之有不能自立東挨西靠口嘴上討得箇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三十

好字眼前容易過誤却平生事業矣自立者而後能立德至大德地步人皆吾與豈止有鄰

事君數章

此章書聖人說人臣事君宜一味忠誠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辱矣為人交友宜一味樸實不可參權謀術數一參權謀術數就取疏矣何者天地間只有一個誠實若誠實天地可動而况人乎蓋君之爵祿乎臣友之締交

乎我只在此心此心映照如定盤針偏于左人認得左偏于右人認得右臣若事君以仁義君知得是仁義友若交友以道德友知得是道德雖當時未必如魚水之懽金蘭之契久久跌打不破若懷詐飾知以事君懷詐飾知以交友當時造膝之懽刎頸之交久久有破綻夫子當春秋時若看破戰國這一班押問之流故先預說此病你看戰國之時蘇秦張儀孫子龐涓輩事君交友那個不以數成竟以數敗聖賢之言誠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三十一

萬世良藥若教事君不可數則古人臣折檻攀裾補牘尸諫之流皆辱矣雖一時之辱實仁則榮也君子不以為辱

賜也何如章

道在天下執之不可舍之不可賜在聖門是個達才豈不是器是瑚璉然于至道上却用不着伯夷是清伊尹是任柳下惠是和孔子不由先正曰何曾說聖人清聖人廉聖人孝即此可觀聖學矣其先儒又曰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又曰玉屑雖貴不能置之目中孔子空空如也所以爲聖之時顏子庶乎屢空所以未由也已夫以瑚璉美器聖學且不載若小有得而小有才欲以自鳴者其器誠小矣故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一有有之心卽係驕吝故曰君子不器又曰大道不器

孟武伯問子路章

仁非外事而爲仁卽事卽仁此惟在自信而後知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上

三十一

仁非人所能言也武伯問諸子而夫子但許治兵治賦與賓客言蓋就所長處言謂仁該治兵治賦與賓客言則可謂治兵治賦與賓客言不是仁亦不可予嘗謂令尹子文之忠忠卽仁陳文子之清清卽仁惟在自信得過疑情未斷忠與清未得爲仁疑情斷卽忠卽清卽仁所以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此是千古真正語畢竟何以爲之仁曰謂之仁鬼神不得窺其端倪夫子所以一則曰不知二則曰不知諸子只爲有

才可見有忠與清在

吾未見剛章

夫子所謂剛非今世以血氣爲剛之謂自心自性能惴惴寬博亦能萬人吾往能潛能惕能飛能亢而世人以悻悻爲剛不知正北宮黝之謂矣申棖之欲亦非如世人沉沒利欲之謂一有意焉卽謂之慾何謂無欲一而已知一者可與語聖學夫子畏陽貨避匡人却能墮三都却萊夷切莫錯認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上

三十二

或曰近時諸君子正直亦可稱剛乎曰不可謂非剛不學則化爲繞指柔能學亦化爲繞指柔能學化爲繞指柔者非柔也和和不流于訐不學化爲繞指柔者非柔也有所求也求遂流于失本心

夫子之文章章

夫道一而已矣以爲顯却又微性與天道是也以爲微却又顯文章是也微卽顯顯卽微故曰顯微無間學不見體動輒落顯微二邊夫子文章



即是性與天道若以為文章外別有性與天道則性與天道與文章有二矣道果有二乎哉若以為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無行不與二三子夫子是虛語矣夫子欲無言子貢以無言則小子何述夫子以時行物生告之夫時行物生即天命於穆不已別從時行物生求天命即造化有時而窮矣先儒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愚故曰文章即性與天道性與天道不外文章道無精粗學無顯微方是一貫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三十四

子路有聞章

道不以聞而有不聞而無以聞而有則以不聞而無不以行而著不行而隱以行而著則以不行而隱故凡有所待于外皆義襲也能信道體無聞無不聞則萬物皆備能信無行不行則萬古不息子路任道之勇雖可嘉而信夫子不自性信耳不信心求多不求少求益不求損與顏子默默自聞自行者隔一步在此

晏平仲章

平仲交道全在與人為善與人為善所以亘始亘終不移不重在敬上若單單在敬上不過禮貌致飾今人有一善言訓誨人者終其身久要不忘為一鄉之善士一鄉人久而敬之為國與天下善士者國與天下人久而敬之予故曰善則久久則敬或問曰予輩除却平仲不論今何以與人為善曰此非言語意氣所能辦也與人為善在自已真精神對越天地感格鬼神見者如春風披拂飲人以和人不自知豈湊辦能到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三五

伯夷叔齊章

伯夷叔齊聖之清者也地步又高眼界又濶宜下視塵寰皆腐鼠狗彘輩却不念舊惡此是何等心腸何等胸襟蓋二公學在求仁求仁則明明則知人未有惡根迺是意根作祟學不得力未有不動于意者求仁則恕恕則人既有惡其善根依舊萌芽苟得明師未有不反邪為正者此所以不念也伯夷叔齊學造到無念始能不念若空空說不念舊惡終是不得力予近見居官



在朝以清節著名者見小人一陷邪路攻擊不  
已不知當時一念只是要作官心腸蓋此等皆  
縉紳之流自少讀書執筆父母師友鄉黨只是  
富貴心腸也怪他不得不過求見小官一毫  
過取深刻不已不知你官大俸厚小官受多少  
苦楚口說不得不苛刻曰體羣臣體字有味  
味有清節者貴有容德知此則可與語仁

顏淵季路侍章

先生曰庚寅予在都下樂安詹侍御同董少卿請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三六

予酒坐問問予是章大意予曰二賢只爲多了  
願字願一起起爐作竈夫子隨地成金帝王也  
做得聖賢也做得中下平常人也做得那箇人  
無老者無朋友無少者如此歡歡喜喜過日子  
徹天徹地亘古亘今千百世也做得無願無不  
願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故曰無意無  
必無固無我一起願即動意動意即昏然顏子  
所謂伐善施勞却又入細若矜伐其善與功聖  
門諸大賢皆不爲此顏子見善自天性順天之

便不用人力脚撈手擾此謂伐善此謂施勞化  
之與夫子老安少懷信友同肯若矜伐即子路  
亦未必如此豈顏子地位侍御首肯與予交拜  
而別

雍也可使南面章

南面者即今郡邑南面臨民皆然朱子謂有人君  
之度大凡君一邑君一郡即謂之君若以爲天  
下主夫子從周爲人臣致敬盡禮是教仲弓悖  
叛不臣矣豈得爲居敬仲弓曰居敬行簡居敬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三七

即事上也敬行簡即使民也義以忠君之心臨  
民然後可居南面以臨民之心臨民則爲大簡  
居民上者要須天鑒在茲神聖臨爾無虐糞獨  
而畏高明一民不敢慢爲敬若以敬爲端莊嚴  
肅之容則臨朝莊嚴如神者亦居敬耶

哀公問弟子章

或問曰不遷怒不二過朱晦翁言怒於甲不後於  
乙過於前不復於後而近儒以爲心常止故不  
遷心常一故不二先生曰朱晦翁所言在效驗



而近儒所言則本體惟止故怒於甲不移於乙  
惟一故過於前不復於後然怒於甲不移於乙  
而心愈止過於前不復於後而心愈一此二說  
固無間也但中間尚有功夫未曾說出就是心  
常止心常一如何得心常止心常一非竭才仰  
鑽不能到此地步與癡人前亦似說夢若未識  
心常止心常一即造到怒於甲不移於乙過于  
前不復於後亦美不得聖學還是義襲而取

賢哉回也章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三六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此孔子之學也  
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顏子之學也此是一  
宗公案昔程子受學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周茂叔以此鉤鑄二程二程歸  
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愚于此處尋究二  
十餘年求其樂竟不可得世之儒者又強為之  
說曰顏子樂道伊川却又說曰若道顏子有道  
可樂辜負顏子此言殊尖聳初學士未得孔顏  
之樂請先看破世人之憂知世人之憂則知孔

顏之樂世人之憂憂在富貴孔子視不義富貴  
若浮雲吾輩直能浮雲富貴不患不到孔顏樂  
處若希心世途妄談樂地是口恬而心苦也去  
樂何啻千里萬里

非不悅子之道章

冉求以夫子求夫子不反諸身所以不足反身以  
求夫子則萬物皆備何不足之有以力求道不  
以心悟道則有不足若以心悟道欲仁仁至何  
不足之有故夫子以畫告之畫地自限障蔽性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三五

靈東向望不見西墻南向望不見北方孔子登  
東山便小魯登泰山便小天下所見益高視下  
益小地豈得而限之吾輩欲希聖若畫定樣子  
做人日見不足海闊天空日見有餘如畫定做  
狂做狷即狂狷不能到畫定做聖人即聖人不  
能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誠者有諸已之謂也

子游為武城宰章

此一章見聖門取人自治之法全備子游宰武城



夫子就問人才可見聖賢經世之畧只在求賢自輔賢才得則天下可治也矧一邑乎子游即以澹臺滅明對曰吾邑其人有澹臺滅明者其心術正大光明絕不行蹊徑小路之事何以見之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世間有一種養高的人眎邑民生利病若秦越人不相關彼則惟公事則見偃得以除利去害是滅明之力也世間有一種奔競的人終日以私事見惟彼則私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邑得以風廉振懦滅明之力也子游取滅明之意如此予嘗思滅明其行不少概見獨不請謁一事即見稱聖門予輩自待者重無以公堂為坦途無眎邑民利病如秦越吾邑風俗勝於天下只是士競競自守一件不減先輩風度前後輩相承確當謹守勿得踰越以重鄉邦以不愧父母兄弟妻子雖然子游亦有足多非子游則以公事相商量者謂為多事不至偃室者謂為簡傲矣吾輩寧得罪今人無得罪聖門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十

誰能出不由戶章

此章書夫子極提醒人說道今人那個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蓋就人日間無頃刻離者提醒人其實由戶即是由道非是由戶與由道有分別不但此也予謂日間個個穿衣穿衣即道個個吃飯吃飯即道個個說話說話即道人於此信不及所以不知即不知個個在由道道不會離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今人不肯信道任道只緣當時任道諸儒將道做天大的事講學做極難的事過于張皇所以萎靡之徒望之心驚若反求諸身實有諸已這個道個個有的個個日間在由無甚奇特是家常茶飯孟子發揮人皆可為堯舜者徐行後長何等簡易何等親切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十一

人之生也直章

人生跌地來頭象天足象地目象日月口象山四肢象四時當哭便哭不是思了去哭當食便食不是思了去食當睡便睡不是思了去睡當惻



隱辭讓羞惡是非便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不是  
思了去惻隱辭讓羞惡是非試觀孺子入井人  
皆有惻隱之心便可見端倪若不直即罔生耳  
故惠字從直從心易曰直其正惟直斯正斯方  
斯敬斯義晦翁云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  
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  
此若纔去這裏着些屈曲支離  
便是不直晦翁之解亦如此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此直  
也萬鍾則不辦禮義而受之為宮室之美妻妾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十一

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此罔也此之謂  
失其本心聖人點人直處罔處何等苦心

或曰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得保全然則直  
何居先生曰直非悻悻之直也君子義以為質  
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此所謂直也若  
以倖倖為直是之謂罔

知者樂水章

有孝廉問是章大旨先生曰須要曉得箇仁知合  
一處方才知得是知便樂水便動便樂是仁便

樂山便靜便壽若仁知合一山也好水也好動  
也好靜也好樂也是壽也是故曰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曰何以造得仁知合一  
曰仁知本合一只為有了見在一落動見便落  
知邊一落靜見便落仁邊息機忘見仁知現前  
曰然則何以息機忘見曰公食焉能俾吾飽  
默而識之章

識音釋

此一章書千聖心傳總在於此夫子一生發憤忘  
食只此一章說道道本無言識道以言所得者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十二

淺也有默而識之者焉以心得之超然自得書  
言象意之表是所謂默而識之者也學此於已  
則日新又新罔有厭心誨此於人則俱立俱達  
罔有倦心何有于我哉夫子非謙辭也不知老  
之將至正是此一生功課請問識是識個甚吾  
人自下地來必有一件與生俱生認得這一件  
真不虛生不虛死不認這一件生是醉生死是  
夢死既認得方纔好學如食蔗相似轉入佳境



豈得有厭方纔會誨人如叩鐘相似越叩越鳴  
豈得有倦舊說以識爲記問之學如何能自得  
既無自得則資之不深學就便厭資之不深則  
取之左右必不逢原誨就會倦明道曰學者先  
須識仁子曰知及之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  
也皆默識之謂欲理會默識境界請觀猫之捕  
鼠又看陰捕之捕賊事怕有心人一年二年三  
年併心搏精識不得愚生認失言之咎

德之不脩章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四

此章不是四開看是句句相承德之不脩由于學  
之不講學之不講由于義之不徒聞義不能徒  
由不善不能改只重在改不善改不善卽是徒  
義卽是脩德學者學此講者講此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卽此是德卽此是義顏子大賢且不越此况聖  
人乎真正從改不善起脚不愁不廣大不愁不  
高明不愁不精微不愁不到聖賢佳處予生平  
有大疑團在胸中未决孔子一個大聖且以不

講學爲憂後世天縱豈能如孔子動輒不信講  
學是自絕善根也疑一講學人不得力亦有務  
名者然其人善根猶在世人作惡排斥不遺餘  
力然則必不講學始可同流合污耶疑二嗟乎  
天與之五常之性聰明睿知堂堂大道千古正  
學不一開眼置身其中是謂之溺民是謂之喪  
心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五

道在天壤間天自高地自下日月自明星辰自燦  
山自峙水自流花自香鳥自飛魚自躍只緣人  
不肯識取肯識取者又索之隱微二三子亦疑  
夫子有隱故夫子以無行不與二三子示之夫  
子之教二三子可謂竭盡無餘矣豈但二三子  
卽原壤夫子以杖叩之是無隱原壤也孺悲取  
瑟而歌使之聞之是無隱孺悲也夫子豈於二  
三子有與而于他人有不與耶識得此無隱真  
是縱橫自在當時及門之士惟顏曾直領此不  
惑一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曰請事斯語曾



子一聞即曰唯視聽言動莫非吾行除却一唯亦無一貫學者請開千古之眼無曰道體至隱入幽趣而不振也

詩云戰戰兢兢章

曾子臨終才說出宗門一著吾知免夫蓋傀儡之技已窮線穿木索一齊休之謂非無遺恨之謂也學問到此一步才曉得性自吾性命自吾命萬法皆由心作心既不作法何處有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耍了時無了時先儒言之矣學者不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十六

透此以心運法以法自縛真所謂將鍼刺骨血淋淋不知悔也曾子豈不欲早拈此一步蓋懼學者玩弄放肆流無忌憚故曰聖門曾氏之學獨得其宗又曰篤信謹守故傳之無弊欲透此學必自戰戰兢兢來

民可使由之章

往古來今知愚賢不肖無一人不由道千百人中得一知者千里如比肩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知豈容易得的使

父而可使子知則夫子當先使伯鯉知矣使師而可使弟子知則知孔門不必顏子一人得其宗矣然則終不可使知即悟曰自悟脩曰自脩求曰自求得曰自得反曰自反故曰為仁由己又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曰然則何以為知之曰子食瓜乎恬也苦也爾自知之子飲水乎寒也温也爾自知之非人所能說即子欲形容苦恬温寒之味子亦不能說矣然則既知之後若何曰既知如同未知人即欲求異凡民不可得斯之謂真知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十七

吾有知乎哉章

南都興善寺大理弘陽王公論及此章先生曰聖人之無知以空空故鄙夫之來問以兩端故兩端不過是非之謂將鄙夫是非竭盡無餘鄙夫亦空空矣諸聞者未能盡信一日舉以似羅給諫公廓公廓曰此即自空空他利根如是今天下學者終日是非紛然異同熾然只為此兩端在其去空空之體日遠矣聖人無知衆人多知



賢人有知聖學只求日損不求日益

先生又曰予一日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下面即繼此章可見夫子之聖只是空空不在多能求多能愈不能空空無所不能未信此關此世之所以多鄙夫也

顏淵喟然章

道高乎曰高矣不盡於高也道堅乎曰堅矣不盡於堅也在前後乎曰在前後矣不滯于前後也卓爾乎曰卓爾矣不可以形象求也未由乎曰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六

末由矣非身親如顏者不能到末由之域也仰鑽瞻忽何等竭才不竭才則不卓爾不卓則不到末由顏子數語形容道體千古再無人如此親切祇緣夫子善誘顏子能為夫子所誘誘者即今誘人逝之它鄉到水盡山窮處走過一遍忽得還家也文禮除了高堅前後無文禮除了仰鑽瞻忽無博約善學者即文即禮即博即約岐文禮博約而二之者陋儒之見也  
有美玉於斯章

夫子此章不但行道即明道亦然學問一明何啻美玉我求童蒙則美玉按劍童蒙求我則大璞可斲世間學者稍窺一斑見人輒售不知美玉求售人以為頑石矣真正求美玉者望氣而知其為良玉重價何惜真正欲聞道者望眉宇而知其為開士性命可舍

苗而不秀章

世間有一種資美人不肯學學則變化氣質如草木之秀茂學到秀伶儷乾淨然道却又平實亦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四十九

有畧見些道理頭面又不肯着實千古惟夫子秀而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何等切實吾輩學惟一實字照映千古今學謂惟一悟便了即至縱恣放蕩亦所不顧彼自以為嘉穀吾則謂之莠稗矣孟氏願學孔子者發揮實字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更於實字提出孝弟



來學者便有路走必如此方謂務實之學

後生可畏章

夫子說後生固可畏然焉知來者不如今不可畏也何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到四十道明德立却不聞道人到五十血氣將衰又不聞道這樣人生是虛生死是虛死與草木鳥獸一樣何足畏哉予竊謂此夫子屬望後生之意說到五十猶是放寬一步予歷觀前古大聖大賢無不自二十歲後大立根脚明道

南華先生合編講義上

五十

作定性書時年二十餘歲陸象山自少即悟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白沙二十七即見聘君兀座陽春陽明三十餘歲即於龍場有聞萬里聖途行一步有一步光景轉一處有一處履歷非一歲月所能聞也須早辨行程始能涉遠人而真有志自三十歲覺與二十歲不同自四十歲覺與五十歲不同常若泣下則自不容不發憤自不容歇手或曰近世前輩見後生有聞者輒以其生平經歷自忖不加許可何耶予曰此

在人自聞者何若若真有聞終日與庸人俗子無異何以人知不知為言前輩不許可者亦彼眼未光耳先輩見人下樓去便云此理已呈露此先輩鍾爐不同予嘗戲云有二十歲而登仕路者有五十而登仕路者老者曰我入仕遲早者不是在人悟否耳大道茫茫至理無象聞道無先後立志無難易無恃紅顏轉瞬成翁神枯隨竭思之涕零

衣敝緼袍章

南華先生合編講義上

五十

飲食極微細事孟子舉之以揚曾子之孝衣服極微細事夫子舉之以彰子路之守此二事雖極微細事那個不以是損志不以是動念惟聖賢觀人于微方能看得真人不足便有求求而不得則有害于人有害何減之有子路終身誦之即南容三復白圭之意蓋懼其終身猶有所求猶有所害非自足意也夫子進之蓋欲其若無若虛也夫不求不害子路看得大夫子看得細夫子蓋有見于性體知性則知天天體至虛金



玉雖寶繫之則墜未知性體而妄以善自持是  
繫金玉於空也學者未能透此且以自守爲先  
自守能於飲食衣服澹泊得耐得定看得破則  
可以省事可以寡欲可以宜家宜鄉一無所求  
不然多欲多營多害相須而成吾未見其可也

### 歲寒章

夫子意爲世之用人者發時危而得一賢臣則亦  
晚矣唐安祿山之亂州縣望風而靡止得一顏  
真卿不知真卿作何面目宋季之亡止得一文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五十一

文山當時假有聖君賢相用二臣二臣以類而  
進宗社不屋旣亂而二臣以節著亦無及矣松  
栢亭亭直立不屈不撓豈如蔦蘿附喬蓬蒿附  
麻千纏萬繞左挨右靠非欲植明堂棟大厦者  
其孰能材之嗟乎今之蔦蘿輒自附于松栢自  
以爲松栢無隻眼者亦從而松栢之匪直歲寒  
彼亦以無凋自托然終不能逃其隱處予詩曰  
松栢有直性有味哉有味哉用人者當求松栢  
而知人者亦當不爲附松栢混濁始可以扶世

道

### 知者不惑章

一日予過一親看渠新屋予曰某于陰陽家不宜  
親曰知者不惑予隨應曰公曾惑過了不曾若  
不曾惑過恐于知尚遠予退而喜此言之有當  
于學也吾輩聞學胸中必有大疑團作楚疑團  
日損月融方才入知人知而後能不惑未能惑  
決不進于知進于知而後能進于仁仁方能樂  
天知命故不憂進于仁而後能進于勇勇內省  
不疚夫何懼知知憂而後能進不憂知懼而後  
能進不懼然進學以知爲先以惑爲入知之門  
可與共學章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五十一

夫道無行不與無可無不可有可便有不可夫子  
層層爲學者掃階級學者悟得此直須承領當  
下或曰然則可與權之義何居予曰權如拳合  
卽爲拳開卽爲手時開時合時亦是由人夫子  
言仁言性言孝弟亦只是權教無實法與人悟  
得無實法始可與權或曰可與權亦有層級否



曰若執定有權亦是有層級故夫子下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正是掃可與權

孔子於鄉黨章

先生曰先正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予竊謂莫如此章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廷便便即所求乎子臣弟友未能也不能言惟謹爾即有餘不敢盡也予嘗謂聖人別無奇特學術只是在鄉黨謹厚樸實之至而欲學孔子者輒危冠危服異言異動以自別于鄉黨則孔子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不當恂恂矣此後儒之誤也便便惟謹者不敢輕傷一人害一物之謂也後儒慕孔子便便再不體貼惟謹心腸蓋恐便便中或未免傷人害物故不敢不謹而後儒又輒附誅少正卯之事以自比擬近時吾友楊復所辨之甚悉予竊謂誅或以言誅之如誅宰予之誅然亦萬不得已蓋孔子在當時如麒麟不踐生草學孔者當如麒麟鳳凰不當為鷹鷂猛獸

又曰近一同志被誣而一大理面審欲入重比之

科曰誰請他講學該殺吾里王養初在比部正郎執筆不允大理怒而投筆曰孔子也誅少正卯王曰只怕不是孔子便會妄誅了予聞此言欲下拜千古之龜鑑

回也其庶乎章

屢空所以為顏子空空則夫子矣貨殖所以為子貢屢空則顏子矣子貢學已成章只是不從性命上顯見流行沿門持鉢雖有億度亦是意識世之儒者分更分漏若何為天理若何為人欲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若何為性為命自以為學問成章譬之貧儒暴富終不脫暴富相嗟乎後世為億中之學者十而九而有譚及屢空之說者則以佛闢之彼蓋逐影隨聲掠人口吻以克殘腹若直從自家風光一透始知學除此無歸宿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天下事不可以有意為亦不可以無意弛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三子之志必于有為者也有為則有所待點言志隨位而行者也隨位而行則無



所待夫子志在用世而獨取點者蓋遺天下而後能任天下出世而後能經世彼規規于專功之未者其器誠小矣雖然曾點見地非容易到先儒云舞雩三三兩兩自乾乾惕勵中來若無苦功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似癡人前說夢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夫子約諸賢于內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夫子實學三子以事功爲以去達天之學尚遠曾點隨地成金其于達天之學也可入何以之義甚細卽吾斯之義點所指者何知斯則知以矣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五十六

### 顏淵問仁章

朱晦翁謂克己復禮必克己而後能復禮世儒謂克能也已我也謂能使吾身復禮便是仁兩者互相秦越然予竊謂爲學如道路然不問遲速惟期到爲是學不論頓漸惟身有受用便是果能無人無己通天下之志卽先克己而後能復禮亦可若不免有人我相一膜之外皆吾秦越卽言能使吾身復禮說得明用不著何益之有

曰然則子何說之歸予曰先儒言之矣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己認得爲己何所不至吾儒認得己字親切則且無己無己而後能通天下在人發心學便欲明明德于天下天下不歸仁如何笑得仁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仁乎哉此當仁不讓之決辭也曰然則四勿之旨何如曰世儒悟得天地萬物爲己者多高明高明者知崇四勿之旨禮卑之實功也禮卑而知益崇夫子徹上徹下語如是它日顏子自敘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先儒乾道坤道之旨何如曰乾坤合德匪離乾爲坤離坤爲乾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上

五十七

### 仲弓問仁章

仲弓問仁夫子告曰人心易忽畧出門如大賓之見使民如大祭之承大賓大祭敬之至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至也在邦無取怨之道在家無取怨之道和之至也卽此是仁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便是仁爲己任所以列聖門德行之科愚嘗謂此節書出門使民舊說



主敬然敬不是作一個嚴肅之狀功夫全在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纔有下手吾輩出門未有不與人接時如大賓之見又敢以所不欲加于人使民多以百姓易與如大祭之承又安敢以所不欲者加于民如是則我無取怨之道人孰得而怨我卽此是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旨先正云無忠做怨不出愚謂無怨則敬不行使不怨卽作一敬肅之狀是文綉而土木也其實一也雖然世間有一種寬緩的人自以爲恕去怨之

南軒先生合編 講義上

五八

旨遠矣夫子告子貢終身之行盡于一恕孟氏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知恕而後知敬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政體在用人人雖聖賢不能無過在寬而容之故赦小過人多中才不可無激勵在舉賢才小過賢才卽有司中之小過賢才推賢讓能我有是心人皆有是心我偕之于先不患人不隨之于後聖人御世大權卽此可見不但爲宰已也帝用之則帝王用之則王世世可率由之君相可

率由之然聖人所謂知者非以意氣爲知灼見其心術才猷然後爲知所謂舉者非如近世循資以官人傳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仇可舉盜賊可舉遠可舉近可舉親可舉此古盛王氣象不能不望于今之世矣

無欲速章

此雖是說政夫子實告以治心之學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流水之爲物也

南軒先生合編 講義上

五九

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不成章不達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如何欲得速如何見得小利二者病常相因欲速必見小利見小利多至欲速學者欲明心地必涵泳從容寬以居之若未得汲汲求得未悟汲汲求悟越求得越不得越求悟越不悟豈不是欲速不達若少有得便自以爲得少有悟便自以爲悟此人終身不大豈不是大事不成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茫



茫然歸謂其人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此見小欲速之弊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無欲速無見小利之實也悟此于爲政也何有

克伐怨慾不行章

天之健天之體化化無窮生生之謂易人之心生生不已夫仁之體卽心心生生不已那有不行時候原憲識其所以不已者則自無怨尤卽有怨尤而亦仁也廼以克伐爲功以不行爲驗是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上

六十一

硬把作心而與心之本然之則天然之妙者懸殊矣故夫子許其難不許其仁夫子以忠許令尹子文以清許陳文子以治賦許子路以爲宰許冉求以對賓客許賜並不許其仁仁之難言也如此曰請問何以爲仁曰夫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曰請問爲何事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說爲人那一事不是仁那一念不是仁後儒謂心者遺事重事者遺心豈得爲仁

子路問成人章

人之生也自知自廉自勇自藝自禮自樂色色具足不須從他人身上湊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不是說不必如此若以爲不必如此是聖人薄待天下矣聖人云得若人焉吾之幸也然未必得若人得見利思義見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之人亦可以成人矣夫聖人曰可者猶有所未盡之辭然則成人外若何爲至學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可與語上矣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上

六十二

君子上達章

或問曰何以爲上達予曰夫子言之矣曰不怨不尤曰下學卽此是上達反是卽下達矣下學卽君子之道四一節盡之舍子臣弟友言行無學學在此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非達如何若小人不務根本上求厭常喜新厭平務奇自以爲達流于聞矣上下二字只在求已與求人看出來曰達之義終未明白予曰孟氏言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



達水足此而後通彼非能一蹴而至者道必知所先後非能泛濫而入成章與達即下學足以盡之矣曰成章義畢竟未暢曰夫子道之矣斐然成章斐然者有條理之謂有條理即知所先後脉絡分明也究竟只是循循下學

不逆詐章

人人渾是一團至誠天性只是自小或父母不善教導或交遊不善漸靡遂流于詐流于不信今人伶俐者亦能先覺世情熟者亦能先覺何足為賢夫子所謂先覺者以斯道覺斯民也詐者吾以道覺之不流于詐不信者吾以道覺之不流于不信此非大賢不能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六十一

韓魏公曰覺人詐不形于言自有餘味此語容則有矣覺則未也大凡處詐與不信人先有心逆億則純白不備大聖大賢何物不容能覺吾之覺者轉于至誠是為善矣不然彼自詐彼自不信安害人徒自害耳

羣居終日章

此一節書識得小慧字慧字原不是不好字眼因是小所以不好了請將大智對小慧字小慧如燈燭之光大智如日月之明人世羣居所言者不及義止是好行小慧這樣人自私用知難矣哉難矣哉聖人意傷之而猶渾厚不露今有志于學者若不從大光明藏磨勘露出精彩為已有羣居終日雖說若何為心若何為性若何為孔門之旨若何為宋儒之旨是言不及義也終日依傍名節之跡彷彿義理之事便是好行小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六十二

慧也何者說性說心者墮道理障依傍名節者墮鄉愿窟

師冕見章

予讀書至師冕章知聖門傳道極平實極尖峻而今學者只是一口讀過覺無滋味你看冕一見孔子孔子告之階即登階告之席即坐席告之某在斯即知某在斯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曰這即是道此處再不必商量何等平實何等尖峻師冕一瞽者夫子一提便是聲入心通何以



故師冕不著見如今以至道語學者千疑萬疑不肯承當千退萬縮不肯現前揔之是著見一樣今作文章讀書的人曰我今讀書作文卽此是學彼講者是虛說一樣修行的人曰我如今不愧先賢何處非學何必講有一種講學做過功夫的人曰我胸中受過多少苦楚我的是揔只着見以講爲虛說者是當登堂而入曲徑也以何必講者是逆旅中不問家室而以逆旅爲久安也以我的的是者是入席不問某在斯某在斯而只曉得自家尊大也到不如師冕一瞽者無見以夫子之見爲見自有真見今人以已之見爲見到成黑漆漆地去枉過一生也盲者極明明者却盲可嘆昔宋儒留門人晚食罷曰好却與賢說一部論語其人曰天晚何以說得這一部論語從容抹棹飲茶罷卽講此章已而曰一部論語俱是如此予細玩宋儒其所以告門人者猶未甚指點痛快學者悟得及不以明自恃豈但論語六經亦如是觀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六十四

君子有三畏章

此章書看知字要緊君子三畏揔只一畏只是畏天命旣畏天命自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三不畏揔是一不畏一不畏只是不畏天命旣不畏天命自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君子知所以能畏小人不知所以不畏天命何謂天命不必別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君子未知性却去求知性旣知性自然不敢不畏何以見其當畏這點性異于禽獸者只爭這些子生天生地生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六十五



畏天命着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  
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  
心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吾少年時在青原當  
時吾邦濟濟大人在席今皆物化蹈狎大人之  
弊今猶愧汗又記得一友將四書諸論互相比  
擬一先正荅曰揔只是非禮之言予受此語益  
不淺非禮之言侮聖言也諸君亦必有同予病  
者

生而知之者章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六十六

困而學之困字是境象之困當困苦之境肯學是  
又其次當困苦之境不肯學是天與之拂逆之  
境以堅志而彼則自墮其志天與之熟仁之境  
以忍性而彼則自迷其性民斯為下矣若言困  
勉學而知之即括困勉意矣

此之字先儒以為無頭說話不知所指何事非義  
理非聞見非詩書又非非義理非非聞見非非  
詩書吾欲言而無可言欲下手無可下手奈何  
得活計為轉身地學者須要猛參

見善如不及章

此夫子卒老于行不得其志而發也見善如不及  
見不善如探湯隱居以求其志見其人聞其語  
只是未見行義達道之人夫曰行義達道是不  
負所學民不失望春秋之時皆是曲學阿世夫  
子栖栖列國轍環天下正欲行義故所如不合  
然古今如此等人亦不多得吾輩且無論行義  
達道只在隱居求志何謂求志鷄鳴而起孳孳  
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除却  
見善如不及更何處討志在世固可求志而未  
必行義達道者未有不求志而能行義達道者  
借曰行義富貴爵祿耳矣古之人得志澤加於  
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士不如此終身無志

子之武城章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上

六十七

這一章書只要看得學道二字親切這個道君子  
也有小人也有這個學君子也該學小人也該  
學大邦也是此道此學小邦也是此道此學那



個所在離得那箇人離得何以見得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至武城就聞弦歌之聲是聲也胡爲乎來哉子游在那邑田里無愁嘆之聲百姓蒙至治之澤家給人足民安物阜所以有弦歌之聲聞其聲其化可想也想其化君子小人得其所可知也所以夫子不覺莞爾而笑說着割雞焉用牛刀蓋辟說小邑安用大道夫子是試子游信道之篤何如子游遂以正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六六

則易使也蓋君子不學道難乎其爲上也小人不學道難乎其爲下也偃方幸得尊所聞于萬一今如夫子之言是小邑可以廢學道夫子遂呼二三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夫子豈真有戲非戲不能發子游信道之篤心何如耳聖門師第一問答間千古學道之功昭若日星我輩遐想子游當時在聖門不過在文學之科也這樣說得學道親切武城在春秋不是文明之邑得子游猶不變今之士不止于文學今之

邦又不但武城不知所學何事看起來只在學道上之人口說學道無處見得只是愛人見得就是學道禹思天下有溺者是禹之學道愛人稷思天下有饑者是稷之學道愛人除愛人別無學道工夫下之人口說學道也無處見得只是易使處見得靈臺子來是文王小民易使其棠勿剪是召伯小民易使除易使外別無學道總之上下只是一個真心流貫上之人有個愛下真心下之人自然易使下之人有個愛上真心上之人自然愛下可見學道之功亘古亘今亘聖亘賢只是這件了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上

六五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天下無不可與之人無不可爲之事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鳥獸不可與同羣此夫子欲往公山弗擾之召而非子路所能知也當時天下不宗周久矣爲東周者夫子欲教之宗周天威不遠顏咫尺之意也若教之興文武之道于國是教之逆矣夫子生周末一念不敢忘其宗



室一曰憲章文武一曰吾從周不然豫讓張良一義士惓惓不忘其本國以夫子至聖而欲使叛臣重造周室非其旨矣雖然公山之召可赴南子可見夫子亦恃堅白在故不能磷淄故曰可與權權非聖人不能用善學夫子者寧方毋員寧經無權斯為善學聖人者

鄉愿德之賊也章

人在天地間一副真精神盜賊是盜賊精神聖人是聖人精神賢人是賢人精神善人是善人精神庸人是庸人精神惡人是惡人精神再假一毫不得譬之銀八成是八成九成是九成難溷於足色之列鄉愿是以假銀而溷足色故曰德之賊也何也鄉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東也好西也好全在毀譽是非之中聖人精神不顧東不顧西惟安吾心之本然超出毀譽是非利害之外予嘗譬鄉愿如毒在膏肓又如入骨疔瘡雖有盧扁不能療已昔陽明先生多謗問門人門人各言其所以先生曰不然門人問其故先

南華先生合編 講義上

七

生曰予往時猶有些鄉愿意思故謗少此惟先生自知亦惟密於自知者能觀人世間好鄉愿者不少而鄉愿得便宜處亦不少吾輩入道落此坑臼如入九重地獄故聖人思狂狷鄉愿屬陰狂狷屬陽

南華先生合編 講義上

七



南臯鄒先生講義合編下卷

大學

大學之道首章

學說着一箇大便是徹天地亘古今無有對待的

明明德德本明也人只爭一箇覺耳儒者不識

此義以明明德明明德樓上架樓頭上安頭說甚

明德

親民更不必作新字看親字更有味看書曰百姓

不親吾輩舍親民更無明德忠告云未親民時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下

上言明德頭腦已在不須更用安頭明德只在

親民如巧只在規矩孔門言仁是頭腦夫子

告之只在視聽言動上出門使民處指示用力

止至善須要知人人具有至善只是不止一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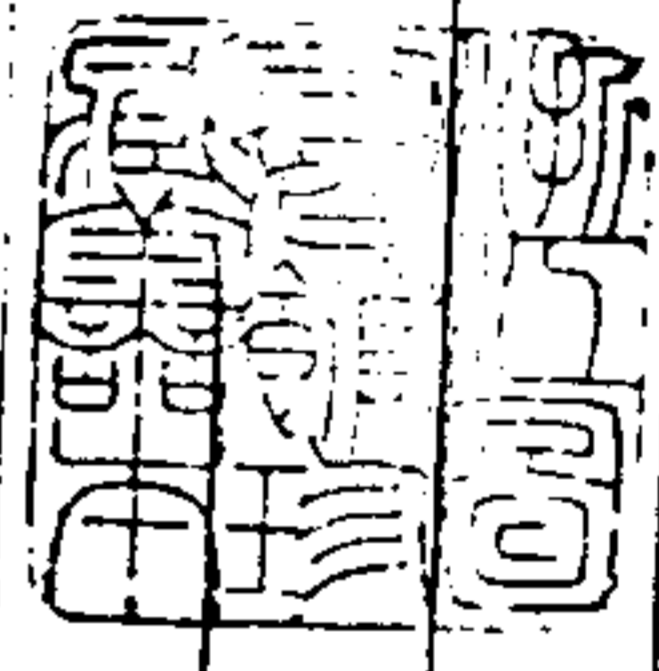
至善在是曰何以止無意必固我是已忠告云

法向上更有止法分止修爲二已是大錯况言

一知止定靜安慮自然而非落階級非有次第

可言陳子安問晦翁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

否曰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



止處便是工夫黃去私亦問知止至能得晦翁  
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然如此由此  
觀之晦翁已掃却階級非特邵子之言也忠告  
謂非一蹴而至且云知止者一悟即至佛地但  
眼清耳更須踐履始得夫云至佛地則踐履矣  
而又言更須踐履始得夫云至佛地則踐履矣  
明則或攝養務盡調治之方或求醫不遠秦楚  
之路或多或少踐履眼始得清若待清後踐履晚矣  
本末終始是一串事語未即是本語終即是始分

別不得忠告云果如尊見聖經應云物無本末

之失也夫聖經所謂先後者如下文先治其國

以至先致其知而后知至以至而后天下平但

令知箇頭腦非真有箇界限節侯可分天下國

家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物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只是一時事所以謂之無始終無本末若執

泥其詞以爲先做了本而後及末先完了始而

後畧終則無末之本本將何頭無終之始始能

孤懸殊失聖經之旨矣

古人志願便大發心便欲明明德天下國家除了

身說甚天下國家所以說修身除了心意知物

說甚身所以說誠正格致人知誠意之意不知

無意之意人知正心之心不知無心之心人知

有知之知不知無知之知人知有物之物不知

無物之物能知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

或問曰明德親民止至善有先後乎先生曰無先



後舍親民更無明德更無止至善曰如何不只說親民又說明明德曰子試體之日間那有不親民時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內則對妻子奴僕外則對朋友皆親民也惟親民而後明德不為虛浮曰如何是止至善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止至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文王止至善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無思也無為

南學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知止之實也知止能得有次第乎曰無次第一知止即是能得更別無所得若先止而後得不知所止者何事有心求得先已不止矣曰然則本末始終先後之說非乎曰本末一條始終一貫如環之無端晰本末始終而二之者此後儒之支離也

經只言知止忠告云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添上幾字便有多少病在

或曰格物之說其義不一有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事物之理者有云格其不正以歸于

正者有云格去其物欲之私者有云格式也又云格通也彼執一說則非此此執一說則非彼其拒而非之也若筑河堤以障百川然子何說之從先生曰道而曰大學而曰大譬之海然百川為流不同同歸于海百家為說不同同歸于學使盡依其說而有得其為明明德一也曰然則子何說之歸曰予不敢外先賢以為之歸萬物皆備于我矣何物而非我也能反身而誠何我而非物也執一說以槩格物者諸儒之陋也

南學先生合編 講義下

四

或曰修身為本近儒提此四字如救命靈符然乎否乎先生曰聖賢之言隨地見玆說到修身為本可關他說不是惟是說修身是說箇郭郭如今人說做屋定要去做財料去請工匠磚瓦之類自少不得學真要修身便自去理會必到知止而後已學不知止漫言修身如農人運石為糞力愈勤而愈遠矣

所謂誠其意章

大學之要無意而已無意入門誠意而已然徒知



誠意不知意之面目未有能誠意者故教人以  
觀意之所自來何處看得只在無自欺無自欺  
何處體貼你看人聞惡臭那箇不掩鼻見好色  
那箇不喜懼好色不專是女色如穿件好衣服  
顏色之類便是好色這箇好惡就是意根那箇  
人不求自慊又小人爲不善見君子厭然厭然  
處亦是真意這箇真意發根處至尊無對所以  
謂之獨君子慎獨慎字從心從真只是認得此  
真心不爲意所掩故通天通地指示莫違心廣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五

體胖所以真慎獨後儒之所謂慎獨者則以身

爲桎梏如何得廣與胖無意之旨荒矣

忠告云  
單言無

意而不提出至善則學無主腦何所歸宿夫既  
無意則真矣而又求主腦又求歸宿猶有意在  
頭上不可安頭到家莫更思家忠告又曰無意  
猶落有無邊事果爾則無聲無臭亦未至矣

### 瞻彼淇澳二節

切磋琢磨恂慄威儀賢賢親親樂樂利利此誠意  
入門求真心功夫也何以謂之切磋與朋友切  
切偲偲何以謂之琢磨就明師琢磨磨練世間  
未有無良友而能切磋琢磨者恂慄威儀非指

效驗卽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之意功既  
如是密矣于君子見可賢者吾賢之可親者吾  
親之小人彼樂矣吾從而樂之彼利矣吾亦從  
而利之在天壤間一團太和元氣盎然方是真  
明德親民之學切磋琢磨恂慄威儀亦是親民  
賢賢親親樂樂利利亦是明德親民中有明德  
明德中有親民分析不得

### 康誥曰克明德二章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六

明峻德終結言曰皆自明也自然而然是明的

豈容一毫人力參和得

盤銘日新又新若不從明德本來家風參透縱說

猛進土木形骸如何得新

### 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合聽訟章

這四節書括盡大學一部大學之功全在知止故  
引詩以結之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今人往  
帝都未到帝都千蹊萬徑不肯休既到帝都則  
心便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鳥到丘隅便止詩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摠是寫文王一段止的氣象爲人君止於仁止卽仁也爲人臣止於敬止卽敬也爲人子止於孝止卽孝也爲人父止於慈止卽慈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止卽信也文王旣知所止遇爲君便仁爲臣便敬爲父便慈爲子便孝與國人交便信如天之萬物並育非一一而雕刻之也聽訟吾猶人也極形容止的一段精神今人兩訟則必設爲詞說以哄上官上官有明白的它膽落心驚眼看天手扒地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下

七

身心俱忘平素打點的話都不中用了吾儒學者一向說明德說親民說止至善說格物千言萬語旁引曲譬那個是宋儒說那個是我明大儒說縱說得伶俐與自家身心無干一到知止則水盡山窮無復可言說如此方謂之致知方謂之格物此謂知本致知與格物原分不得故先賢合爲一說者以爲格物致知未有傳義千古究矣

所謂修身章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人心只有忿悻恐懼好樂憂患諸事此皆意也這有所不是尋常人有所世界上儒者多落此坑臼肯做功夫的人方纔謂之有所所以聖人復提醒也不得有所愚故曰人知正心之心而不知無心之心知無心之心而後謂之正心

所謂齊其家章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蓋人身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諸情皆意也之其所亦不是尋常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下

八

的人有世間有一種稱解悟人說道理無處不是欲也是理任其情之所之或親愛或賤惡或畏敬或哀矜或敖惰再不當乎天則如何說得脩身這辟字不要看得輕辟則爲天下僂矣學問如何一悟便了得正心修身二章宜合看正心章是箇有所的人故先賢教他不要有所見學問執着不得修身章是個無所的人先賢教他之其所也不得見學問放蕩也不得無所與之其所俱不濟事如何是好急宜透此一段



所謂治國章

治國不越孝弟慈可見聖人未嘗說法制禁令孝弟慈皆本天然可見未嘗費些氣力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先賢形容天然處何等親切一家仁一國興仁須要看興字與字有生生不已之意堯舜帥天下以仁要看帥字有只在自家爲主之意後面引詩宜其家人宜其兄弟其儀不忒只是說到自家身上來揔之以身爲國帥不自國求也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九

問一人貪戾貪字易見戾字何義先生曰貪字其人多係污下戾字多係高明的人如已有技能視人之技能不已若者皆戾也而持正守節視世皆無足以容身者亦戾也今之講學號爲真人而不免於戾者幾何人

所謂平天下章

平天下亦只是人人孝弟慈而已要天下孝弟慈又只在自家絜矩矩未絜只是好惡兩端有天

下之責又只有此數樣人如樂只君子今郡縣

官之類是也要端好惡而後爲民父母赫赫師

尹今方面巡撫之類是也要慎好惡而後爲民具瞻好惡一辟則爲天下儆矣一个臣今宰相是也要端好惡而後保子孫黎民嫉賢妬能好惡不端卽子孫黎民且殆此能好惡仁人必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之同中國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今爲人君是也爲人君好惡端得衆則得國好惡不端失衆則失國人君好惡惟進退間見之若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爲惡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十

人之所好拂天之命而菑必逮夫身矣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謂好人之所惡過於昏昧而菑亦逮夫身矣康誥不云乎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甚哉爲君之當絜矩也按自具瞻至爲君皆有儆詞獨於樂只君子惟說民之父母何耶蓋大臣民之表也人君大臣之表也守令好惡不端其去之也易大臣人君好惡不端其禍也長故戒之也深然此諸樣人人人有秉彜个个有良心彼好惡之偏豈肯自說是



偏畢竟是有個蔽處蔽處安在只在是一個財字財利一蔽了心所以為大臣為人君將定盤針錯了所以極言財利之不當好外本內未爭民施奪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不仁者以身發財提醒人臣財利之不當好也生財有大道引楚書舅犯畜馬乘長國家者提醒人君不當用好財之臣也為人臣為人君而能不好財則心中澹然無欲無欲則其好惡也如妍媸在彼已何與焉是故平天下在絜矩而絜矩之要在無欲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十一

有天下責者無以為厄言

治國平天下章要合看可見大學治平亦不越孝弟慈即不越老安少懷之旨家常茶飯却與天地同流平字要玩味王道平平霸者則驩虞矣問斷斷休休有同異乎先生曰斷字與續字對人當大任於平素計較心恩仇心毀譽心名利心一齊斬斷方能休休如今人當大任一心思量美田宅堆貨財招權納賄恐人不附已者多係賢才假恩威以屏斥之禁錮之心中如何得休

休所以社稷不蒙其恩未轉盼而子孫亦零落矣趙普半部論語佐太平豈未曾讀大學耶

問大學有三本果孰為宗先生曰若能知止石本可也古本可也朱本可也學不知止無一而可先生曰予嘗見漢儒以下著迷惓惓于古書一字一句竭力辨正甚厭之只于自身上全不干涉自身上做不去即將古聖人書磨勘十分明白又添百分障蔽大學之書紛紛辨正在近儒尤甚真為可厭反之自身真是頂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十一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天命之謂性括盡一部中庸率性之謂道是合下悟道的人不煩擬議所以隨處是道此句是宗門然天下不皆能通宗的人所以又說教門修道之謂教正是教他去修道何以謂之修道你看那一條路原平平坦坦堆了荆棘污泥便不謂之道惟去了這些污泥斬了這些荆棘就謂之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節是單指



修道之功夫莫見莫顯正申上面工夫之當用  
這個又謂之中又謂之和又謂之獨隨處異名  
俱是強名識得性連那三名字都沒有了致中  
和天地位萬物育即是修已安百姓更無別奇  
特忠告解修道之謂教為教人則自  
明誠謂之教教字豈亦教人耶

問何以謂之性先生曰可得而言者非性也終不  
可得而言乎九經三達德五達道皆性之散見  
也費隱一章鬼神之為德一章大哉聖人之道  
一章則已全拖出性與人看只在人自悟何如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下  
十一

耳不必言何以謂之性也  
問何以造得率性曰子早間起來梳頭乎曰梳頭  
子還想了去梳亦不想去了去梳曰這何須想早  
間自然梳曰子亦有率性時節只是子不肯承  
認耳曰然則率性君子戒慎恐懼之功可廢耶  
曰何可廢但率性君子戒慎恐懼即不覩不聞  
不覩不聞是戒慎恐懼  
問道不可須臾離還是人不離道道不離人先生  
曰合成一家離人無道離道無人

問先輩有云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其說何  
似先生曰若看便屬已發矣曰然則何似曰離  
已發求未發即孔子復生不能子且觀中節之  
和即知未發之中

問中與和有分乎先生曰離和無中離達道無大  
本曰中有定所乎曰若有定所則子莫之執中  
也去中遠矣

問堯舜孔子不致中和乎當時洪水滔天春秋之  
時政柄不一如何笑得天地位萬物育先生曰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下  
十二

子謂堯舜孔子不位育乎予與子靜曠久矣安  
得有今日這個位育且天地亘古今無了期  
問天地位萬物育註云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  
正吾之氣順則萬物之氣亦順其說何如先生  
曰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氣即萬物之氣故  
曰天地萬物莫非我也若心屬天地氣屬萬物  
吾無心氣矣造化與我原是合一的  
君子中庸二章

此章要看得君子不是大奇異的人只是庸德庸



言小人亦不是尋常的小人亦是入細但不明中庸所以為小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不必又別生枝節解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孔子正是君子中庸除了子臣弟友庸德庸言更何處討中庸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亦不必別生枝節解下面知者過愚者不及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正是反中庸其至矣乎是詠上節

問註云君子而時中是兩截解然否先生曰說着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十五

君子就能隨時處中不是兩截說着小人就是無忌憚不是有小人之心又無所忌憚

道之不行二章

後儒只管分知分行聖人說道不行由知者過遇者不及說道不明由賢者過不肖者不及分明是合知行論如何却分得人人終日在道中却不知所以即飲食鮮能知味來即說到知上如今人與人相處他好處只是不知豈有知他好處又不肯學鮮能知味是聖人冷語甚醒人眼

目註云不明故不行此語得之

舜其大知也與四章

舜之知不是玄虛只在好問好察隱惡揚善用于於民上此所以為大知後世之所謂知者驅而納諸罟獲陷穿之中耳惟納諸罟獲陷穿之中彼自以為中庸而不知不能期月守耳回之為人也擇中庸拳拳服膺勿失亦回之知也虞庭只有一舜孔門只有一顏子可見中庸之不可能也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十六

問何以為納諸罟獲陷穿之中先生曰不在好問好察隱惡揚善用于於民上即為罟獲陷穿如今人只管在五陰識神中沉潛思索自以為有得不知落了陰界非罟獲陷穿如何

問既擇乎中庸矣何以不能期月守先生曰只恐所擇者非中庸耳既曰中曰庸不必守而自無不守

問回之拳拳服膺勿失註云捧而著之心胸之間然否先生曰若捧而著之心胸之間正夫子所



謂吾獲陷窮之中非回之爲人回之爲人惟在擇乎中庸得一善既得一回無守拳拳服膺者其竭才擇善之間乎

問中庸何以不可能先生曰不是不可能只是鮮能知味既知味則聖人成能百姓與能何不能之有

### 子路問強二章

中庸道理極平淡無奇可見子路問強蓋欲以所長自見而夫子告之只是約向自己身上來曰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七

和不流曰中立不倚曰不變塞此豈尋常可能惟明中庸者能之不曉得中庸只管去弄恠關奇不見得中庸滋味未免半途而廢惟聖人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世上人知而不悔好名者容能之若既遯世連那名都沒了而不悔此聖人能之聖人卽中庸也

問何以曰不變塞先生曰塞字與通字對國有道亦有行不通時節何謂行不通或見於權奸而不變所守豈不是強曰既謂之有也何以尚

有權奸曰你道青天無雲在

和而不流將明道先生來看中立不倚將伊川先生來看國有道不變塞將柳下惠看國無道至死不變將文山先生來看更親切然則和者不中中者不和不變有道又變于無道耶各有所勝耳孔子如太和元氣流行無跡

問何以謂之索隱先生曰今講學士外倫理日用說心性入牛毛者是已何以謂之行恠曰今服堯服冠伊川冠之類是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八

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孔子汲汲皇皇求人知既而不知能無悔耶先生曰此初九潛龍也若孔子羣龍無首

君子之道費而隱五章

這四大段書說君子之道卽是中庸之道以道必說君子正是君子中庸費而隱至察乎天地正是形容道之廣大精微道不遠人至胡不慥慥形容道之在人至君子素其位至反求諸身形容道之樸素平坦君子之道至父母其順矣



乎形容道之卑近鬼神之爲德至誠之不可掩  
結果只是一誠何謂費而隱儒者云放之彌六  
合卷之退藏于密是也你看那夫婦至愚不肖  
却能知却可行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天  
地亦有餘憾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道何如  
其費隱然亦無處不可見鳶飛天魚躍淵造端  
夫婦察乎天地何處非道道何嘗遠人人自遠  
耳執柯伐柯猶有彼此之分以人治人實各足  
之理人孰不嚴以望人恕以待己惟恕心待人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十九

嚴以及己真覺子臣弟友有未盡分處言行有  
未盡謹信處則慥慥篤實而還吾太素矣可以  
富貴可以貧賤可以夷狄患難可以和家室樂  
妻孥順父母無入不自得矣然實友求諸身來  
只在一誠誠不可掩

問旣云索隱矣茲又曰隱何耶先生曰隱字啓後  
儒思索懸想之端世儒求隱于隱白日青天說  
夢不知求隱於費所以聖人將五倫獻出與人  
看

問夫婦與知與能是男女事乎謂不是亦不然謂  
是亦不然你看夫婦在室中父母在知奉承父  
母亡知哀痛子女知慈愛見乞丐知施舍人說  
道不好知惶恐豈不是與知與能

問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旣曰聖人何亦有所  
不能知不能行乎先生曰惟聖人亦有所不知  
所不能而後爲聖人蓋至於不知不能而後爲  
神化曰問禮問官農圃之類以此爲不知不能  
然乎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此聖人亦有所不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二十

知焉大段着力不得此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問語云君子載道而行茲曰莫能載何也先生曰  
人能弘道仁也者人也謂君子不載道非也然  
則何以載曰以莫載爲載

問鳶魚何與於道先生曰庭草何與於道周子曰  
與自家意思一般知庭草與自家意思一般則  
鳶魚亦自家意思急開眼莫思量

問造端夫婦察乎天地然則必先始于夫婦而後  
及乎天地耶先生曰造端與其至亦語辭耳



須知夫婦小天地也天地大夫婦也若看天地  
夫婦作兩件亦不得

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茲又曰忠恕道  
道不遠然則忠恕尚與道畧有相遠處先生曰  
反身而誠忠恕卽道強恕而行違道不遠曰無  
忠做恕不出其說何似曰以忠作恕先已不忠  
何能做恕此後儒之支離也

問子臣弟友如何曰求曰未能先生曰此正聖人  
忠恕處世人爲父只責子孝及爲子却不能以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十一

之處兄弟朋友皆然世人只管求人聖人只管  
反已此與所惡於下一節並看聖人未能正是  
絜矩處問于五倫中夫婦居一聖人何不說未  
能先生曰前段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  
不肖可以能行已言之矣

問不敢盡不敢不勉聖人得無勉強先生曰聖人  
心極大亦極小聖人心小所以不敢世人膽粗  
所以敢

夫子說君子有四道丘未能一焉何四道爲人子

事父在孝某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爲人臣事  
君在忠某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弟事兄以恭  
某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交友在信某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四者在德爲庸德在言爲  
庸言某于庸德庸言處不足不勉有餘不敢盡  
求言顧行行顧言抵于慥慥之君子然其實未  
之能原夫子之言人人都說夫子是謙辭今日  
看來不是謙辭夫子只是學而不厭何處看得  
只將求字未能字不敢字看得今人只管求諸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十一

人惟求諸人件件都說是已能所以敢持一敢  
心何事不有餘夫子只是求諸已惟求諸已件  
件都是未能所以不敢持一不敢心事事是不  
足可見堯舜而上無盡夫子止是祖述堯舜豈  
有盡時不是夫子謙是夫子實話我輩今日在  
一堂之上只省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交朋友  
何如纔算得學一有未能正好孜孜講究明道  
先生云天地萬物各有不足之理常思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有多少不盡處吾輩聖不如



孔子大賢不如明道正好在五倫上着力外此為學者不是庸德庸言是異端中庸這章書與大學相貫串大學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穆穆即是慥慥止仁止敬止慈止信即未能之意又所惡于上一節即所求乎子一節之意學庸一書無非要人在自己身上體出五倫來如此方謂之大學方謂之中庸

問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何者謂遠與高先生曰邇即遠卑即高分高卑遠邇作兩截看無惑乎愈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三十三

高愈遠須信當下即是終身目前即是天堂故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問中庸何以說到鬼神邊先生曰外人身而言鬼神者此荒唐之見也你看人即鬼神則鬼神即是中庸鬼即隱也神即費也於此見中庸廣大又神妙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中庸亦是如此未知中庸之無方而以有方求之未知中庸之無體而以有體求之皆射思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八章

舜之大孝武王達孝夫子告哀公為政亦只是盡中庸之道却又歸重一誠來聖人至誠所以與天地合德此是數章大主意

問舜之大孝次即說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世之不尊富者將不得為孝乎先生曰只在德為聖人聖人不必索之玄遠一個瞽瞍大舜忘了他家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封他處置得宜象又不得肆其虐已又不薄其弟豈不是聖人如何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三十四

問宜民宜人如何謂之宜先生曰謹庸德庸言無一毫聲色者即謂之宜大學曰宜兄宜弟宜其家人中庸曰宜民宜人今之欲處一官者曰某事不宜曰與地方不相宜嗚呼宜之一字難言久矣予一生遜于山林不得行志只學欠個宜字世之以隨俗求容者却又與宜不相似

問達孝與大孝其旨同否先生曰大者如天之無不包達者如路之無所阻達道由大本而生此可見矣



問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聖人之意言表可見先生曰不  
知也吾與爾闕疑可矣

問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一治國如何卽反掌先生

曰你無看明字大輕一事明百事明

問修道以仁仁者人也又說出一個義理等殺然

則有次第乎先生曰只是識得仁者人也一語

盡之尊賢親親等殺分殊處自理會得

問五達道三達德俱云所以行之者一也至凡爲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下

二五

國家有九經又說所以行之者一也這一字還

當作誠字看否先生曰既說到知仁勇五倫那

一件事不誠若不誠且笑不得知况說其它這

一字卽吾道一以貫之一卽凡爲國家有九

經所以行之者一亦是一貫之一聖人說道理

零碎了恐人從零碎處尋道理說天德也說到

一來說王道也說到一來正如地之行龍到緊

關處一束精神便不散亂曰如何子知爲一貫

之一曰予以聖人言之曰何言曰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盡也曰其爲物不二而學問中事又  
貳得

問先正云物物是生知個個是生知茲又曰學知

困知然則知有不同先生曰試問子學知困知

與生知者性有異否曰無異曰性既無異學知

學此生知也困知困此生知也故曰及其知之

一也

聖人說九經如四時行運如七政旋轉一字少不

得立萬世爲人君爲人臣之極打頭卽說修身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下

二六

握了經世的把柄大臣曰敬羣臣曰體不曾說

敬重大臣把羣臣丟了說着體字有滋味

問敬大臣今有之乎先生曰寵則有矣敬未之見

曰何以謂之敬曰必有所不召之臣是也曰何

以謂之大臣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是也

問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得無致飾于外乎先生曰

聖人說齊明二字其義不淺湛然純一之謂齊

明者虛靈不昧如何說他致飾于外

問凡事豫則立還是前定乎誠否先生曰誠是件



東西物件可前定誠不是物件如何豫定得曰然則豫字何義曰易言之矣豫順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順者順性而行之謂也言行事道亦順而行如何得踏與效與窮在下位諸語正發明豫立之義又歸在順親順親又歸本明善來若不明善縱說個前定是個假的

問誠者擇善還是將天理人欲中擇個善來固執還執個善字否先生曰善不落思勉天地間只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二十七

有一善再無二擇者擇此不思勉也固執者執此從容中道也若落思勉算不得善若固執算不得中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求不思勉的道理

問明誠還兩事否先生曰天生人個個是誠明的惟迷了所以因其明處而設教其實誠明無兩件

問至誠盡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先生曰性原是通天地民物一貫外人物天地而言性者不知

性者也至誠明了性惟有盡人物之性一事更無別事惟有徹性地者自不容已先師廬山先生云吾儒與佛氏異者全在盡字上謹識以俟同志

問何以爲盡人物之性先生曰盡人之性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已聖人只是孝弟慈豈有奇特盡物之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鳥獸咸熙魚鱉咸若是已

問盡人物贊天地化育惟達而在上者能之若不遇而窮者不能先生曰天生人有耳目口鼻個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二十八

個做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夜無隔宿之糧亦做得日這樣人如何盡得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曰一念不敢傷天地之和即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也豈但這等人即如強盜劫了一顆人中間有子代母死者或貸其母與子又以物償他又如乞丐乞了飯食奉母又唱囉哩連與母聽亦是它一事盡人物之性在

問致曲之旨何如先生曰盡性人之生也直直道



而行不直則曲所以須致曲曰請發其旨曰見孺子入井自然有怵惕惻隱之心直也納交要譽惡聲斯曲矣然則何以致之曰程子云人須是識其真心此致曲之旨也曰形著動變化何如曰卽善信美大聖神是已

問前知還假億度否先生曰明鏡當空妍媸畢照大陽一出魍魎悉消不知明鏡大陽還假億度否

問自成自道請發其義先生曰公適來問我還是否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二十九

有人來叫公來問亦是來問曰此自己發心腸如何人使得曰爾之問卽自是自成自道除此一問更無處去討自成自道公透此曰仁曰知曰合外內之道曰物之終始更不煩我告

問至誠無息至純一不已還是以人合天否先生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識得天是人人是天則博厚高明悠久載物覆物成物豈是奇特事純一不已不二是也不二則自不息

大哉聖人之道六章

聖人之道卽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卽中庸之道這

中庸之道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是道君子尊德性一節虛說體道之功爲上不驕爲下不倍正是功夫實落處愚而好自用王天下有三重又發明爲下之不宜倍仲尼祖述堯舜是不倍之証唯天下至誠至其孰能知之見聖人之道亦不可倍也發育萬物萬物發育卽道也非有道發育之也峻極于天天之高皆道也非有道以峻極之也禮儀三百三百皆道也威儀三千三千皆道也可見道無一毫空隙破綻凝字寂當玩味如下面不顯篤恭無聲無臭卽是凝之意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十一

問尊德性道問學有次第乎先生曰無次第這一尊德性便了曰如何不止說尊德性下面說出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語曰既說德性說尊豈能加得一毫再無着手處有着手處只在道問學廣大高明諸語俱是道問學中事如世間學者覺狹隘則致廣大覺粗



疎則盡精微覺卑暗則極高明覺偏僻則道中  
庸溫故者時時傲惰也知新者日有開發也敦  
厚者矯輕也崇禮者見天則也惚只是求見德  
性體段則廣大高明一齊俱到匪是做了尊德  
性又做道問學做了致廣大又做盡精微心神  
應接不暇卽堯舜周孔亦所不能  
尊德性者崇效天也崇禮者卑法地也今世以悟  
便了者是知止知崇不知禮卑

問居上不驕一節先正以爲効驗子獨以爲功夫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十一

何耶先生曰人不曾實實地做尊德性功夫則  
隨人說以爲効驗若實落做尊德性功夫始知  
人非居上便居下除了不驕不倍無處去做尊  
性功夫

問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興還是興起在位否先生  
曰若興起在位是與今執筆求官者一也興還  
當作興起看有道之世又逢有道君子聞其言  
自然令人感發曰容不幾于持祿保位乎曰容  
當作容衆看雖無道之世而端默自持目無雌

黃口無毀譽心無是非此非明哲如何

問愚而好自用三段子俱以爲發明爲下不倍是  
矣然則居上不驕聖人何以不言先生曰聖人  
生於周末妄言居上何以不驕則是教人以倍  
何得爲中庸聖人從周只光光心腸安愚安賤  
不敢反周之道真見周之聖人具三重六事之  
善配天配地中國蠻貊率土尊親大經大法聰  
明睿知故惟祖述憲章也曰然則今非周矣當  
何如爲不倍爲中庸曰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十二

高皇帝繼天立極列聖浴日回天大經大法與堯  
舜文武同余輩惟確守六諭大義卽是中庸卽  
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除了六諭更何處討中  
庸除了

高皇帝及列聖何處見堯舜文武嗟乎今之高明  
者求其知爲下不倍之義鮮矣譚學妄標新奇  
安邦妄更制作倍亦甚矣車書文是王天下禮  
樂非三重不能作不敢作惟仁人爲能作故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祖述堯舜仲尼得堯舜之心如祖述之也憲章文武仲尼得文武之意如憲章之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千古聖賢只有一脈若祖其陳跡襲其彌文卽今之熟誦讀典制者亦爲祖述憲章乎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一再無兩大德敦化爲物不貳也小德川流生物不測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人人具有只是不肯承當故獨歸之至聖曰何先生曰子觀世上人自幼穉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三十一

所經歷事不知其幾却一一記得某人某事豈不溥博豈不淵泉曰而時出之難道人人皆有曰子之所問者果時出乎曰筭不得時出曰然則子日間所言所問俱是至聖爲子問爲子言子且待時出之聖謂爾語我則不能加子矣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則聰明聖知與天德是同是異先生曰達天德則無聰明聖知可言矣然則固之義若何曰不有其聰明聖知卽無所倚之謂也

詩曰衣錦尚絅章

衣錦尚絅章與首章相照應首章言不覩不聞莫見莫顯此言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聖人發揮此一段中庸可謂苦心之極無柰後世儒者從顯見言動聲色上求越着聲色中庸愈遠無惑乎天命之謂性千古無人識得

問闇然的然其指何似先生曰子知射乎曰知曰子知射之有的乎曰知曰既有的則人得命而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三十四

中之便非闇然若闇然卽鬼神不得而竊其秘造化不得而窺其似矣竊惟今世儒或標宗旨不知有宗卽有的有的豈不曰亡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三者有工夫乎先生曰既說知則已靈明若犯手勢則知反塞而不通虛則知知則遠近風自微顯一一皆具此處言報應亦細矣世人止說佛氏言報應而不及儒者豈不冤哉



孟子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子路聞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則字一聞即喜聞即拜看他何等胸襟何等氣象再不容一毫想像不容一毫擬議若想像擬議起來聞過是昭我過善言是來教我便喜不成拜不成大舜則再不知有己一味從人樂取諸人爲善此其所以爲大看得善是天下所共的人與己再無纖毫隔此處便上下與天地同流吾輩學子路聞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五

過則喜便爲百世師學禹聞善言則拜便無間然從此希舜之大有機矣

一日先生問劉吉卿曰子近何功曰見過先生曰此千聖心傳且無論聖經賢傳今儒者好闢佛壇經云常見自己過與道即相當曰護短心內非嫌曰若真修行人不見世間過與吾儒有纖毫不同否子若真見過則心自涼心涼非真臻改過境界不能知能見已過則必不見世間過先生曰丁丑羅近溪先生入

賀予輩會于寺中時大衆中先生聞東溟兄言即叩首曰我兄說的是予嘗想此老一叩首平素傲心習氣一時消盡此等受益吾旁窺者知之畢竟此老學得力

又曰孟我疆昔在都中問予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何以作孳孳爲善功夫予當時以意告之近覺除善與人同更何處討孳孳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有箇箇圓成魚遊于水鳥翔于淵無一物能間之也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六

孟子道性善章

真正欲聞道不從性體上透一下又不從諸大聖風光對一下終日言說終日力行如蟻子推磨又如蒼蠅鑽窓永無轉身出頭日你看成瞞顏淵公明儀諸大賢便將大舜文王對一下何等力量何等志氣對過一下方才知道本一無古今無賢愚不加不損不增不減爲之即是何也同此耳目同此手足動靜因是不同處彼爲聖



人我爲鄉人見到此自然退縮不得自然推諉  
不得終日叅因是不同四字叅來叅去不煩告  
語見舜羨牆几席間也

又曰予輩有不善處見人面紅賊去偷盜處便心  
跳卽此可見性善之一端信得性善又走惡路  
是不記性的人生亦死也

### 人之易其言章

此一節書舊說以人之怪責爲責愚思卽言責之  
責如論更改制度不思祖宗聰明睿知千思萬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七

想方成制度豈容輕議卽好爲更改者是也如  
論人賢否詆毀賢者不知賢者自有本領一語  
嫉賢終身埋沒如論朱晦翁程伊川之類是也  
如身在局外動言局中是未嘗以身爲試也登  
塲一舞舞袖更長故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  
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吾輩欲易其言寧易  
其心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易平易也樂易也  
心平易不責人以難得之事心樂易不加入以  
忿狠之詞敢以是告司言責者

### 孟子謂樂正子章

樂正子在孟氏之門是高弟子其人善人也信人  
也然見却不定却又從子敖遊子敖是個美知  
見的人樂正子從子敖是爲其知見所動故孟  
子曉之曰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蓋  
不從自己性靈上受用空沿門乞食卽舖啜之  
意若以孟子爲口食責樂正子則亦或人竊屨  
之疑矣雖然樂正子能受此鞭策若他人教亦  
無所施受教者亦無地所以責之日子亦來見  
我乎蓋無非責望之意彼受教無地者孟氏去  
而不追矣

### 人有不爲章

此是千古真正道理予各樣試來當時蘇子極聰  
明說伊尹辨天下之大事有天下之大節予寂  
愛此二語說着伊尹心事伊尹耕莘時天下弗  
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不與故卒能伐夏救民  
以其中無所欲中無所欲則人信之吾輩做秀  
才中舉中進士做官若世界上醜醜欣艷去處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三十八



一毫沾不着這樣人豈不是不為即未能有為  
却是有為之根基若小小的利害人也欲我也  
欲人也取我也取甚或踰閑越矩恬不為怪縱  
能有為誰則信之天惟不為故能大生地惟不  
為故能廣生聖惟不為故能合德天地嗟乎誰  
知不為之為哉

言人之不善章

世上只言二氏說報應此即孟子說報應處論言  
人之不善必有後患何者人性本善其有不善

南皇先生合編講義下

三十九

偶一念之差吾既不能使之無不善却又宣揚  
于人不知所宣揚者還是欲其聞而改乎亦還  
自己有所忌嫉而故露其短乎此等心腸即天  
地鬼神且陰加譴責必有後患故夫子以樂道  
人之善為益者三樂之一子嘗謂言人不善不  
但有後患言時即有患當言時惟恐人知心中  
便自有患言後心中猶恐其人之傳之也心便  
不得安逸患再無已時吾輩能從不言人不善  
心轉到樂道人之善一味懽欣和暢即是超鬼

趣入仙路矣

大人者不失章

這一章書孟子指着真心與人看辟如今人說到  
大人那個不震驚何者是大人為法于天下可  
傳于後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大人不知道  
大人只是不失其赤子之真心者也赤子之心  
真心也見着父母一團親愛見着兄弟一團懽  
欣何曾費些須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  
只是不失這個真心便是如今不得為大人何

南皇先生合編講義下

四十一

處見得且就孝親一段看孟子云人少則慕父  
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不得于君則熱中獨大孝終身慕父母即此  
可見人之不得為大人肯在父母身上體貼得  
不失了赤子之心若就在親心上渾全赤子真  
心這便是大人了大人是難做的孟子說得這  
樣親切容易真是令人快活孟子生孔子之後  
亦認得心透故說得如此分明我輩想來聖學  
不明愁赤子之心空虛把聞見填實厭赤子之



心真率把禮文遮飾儒者以爲希聖要務不知  
議論日繁去真心日遠無惟乎大人不多見也  
孟子後有象山陸子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他  
堂堂大人此語與孟子千載同符欲學爲大人  
者勿忽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鄰有富人之子索錢于父靳而不與索于母母問  
與之又索之妻妻特多于母耳而未慊志廼躬  
耕辛苦居積與父等隨其所出入而莫之禁因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四十一

嘆曰夫父至親也予索而不與母妻雖與而少  
何如我之自蓄乎夫君子學而可不貴自得也  
學至自得則不假言說不須安排不須布置溥  
博淵泉而時出之何等居安何等資深左之左  
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所以君子學  
貴自得同一洙泗源流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  
惟顏子深潛純粹妙契聖人之旨不違如愚繼  
顏子而後惟孟子七篇仁義之旨性善之說如  
揖讓孔顏一堂繼孟子而後惟周子程子陸子

周子曰聖學一爲要程子曰廓然大公陸子曰  
宇宙卽吾心此等去處非自得何以見得親切  
如此世之安排道理撐持意見以爲自得明眼  
者知其爲義襲去自得之旨益深矣

仲尼亟稱於水章

水一也有源泉之水則混混不舍晝夜何者有本  
故也有七八月間之水則溝澮皆盈涸可立待  
何者無本故也學之有本者由仁義行任天之  
便率性之真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此源泉之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四十二

水也無本者是行仁義藻績以自飾枝葉以自  
矜的然而日亡此溝澮之水也溝澮之水其來  
也忽然譬彼枝葉藻績之流非不驚世駭俗然  
卒致日亡故君子耻之所以先正教學者吾輩  
只求日減豈宜日增減盡則無事矣昔先正同  
門人坐于池邊曰寧爲有源之井無爲無源之  
池卽此章大意又有詩曰如今年老無筋力獨  
坐江槎看水流此語須當自理會

西子蒙不潔章



此章書孟子極誘人向善說道至美者是西子一蒙不潔个个掩鼻則真不潔可知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夫惡人且可改未必惡可知上帝且欣享人豈能沮抑他何以故此機最活惡性無根一念消除當時即得本心今人見人或幼時少年氣盛稍幹差事後來去悔便作惡他不知其當時所差者其習其意其氣非其性也而今真改方是真性不得沮抑他此章可與伯夷叔齊餓死首陽章互看一個極富的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下

四十三

不傳一個饑餓死的却傳一個美的却令人惡一個極惡的上帝可享賢聖為人分割何等界限親切不自家別辨路頭非眼黑則心昏予見邑有為隸者其行杖甚酷後歸依釋氏嘗念罪過予心喜之然人有竊笑者不知我輩不回頭愧此隸多矣故曰煩惱無邊回頭是岸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此章書見君子一味只是自存自反自憂所以異于人自存者何世間人有慘刻者君子以仁存

心法天地生生之心不敢一毫刻薄世間人有傲亢者君子以禮存心法天地秩序之常不敢一毫輕放仁存心則自愛人不愛人非仁也禮存心則自敬人不敬人非禮也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自然之理也其不能者必仁禮之未至也君子必自反未嘗尤人又不然者必吾誠之未至也君子益自反未嘗尤人終不然者必吾與禽獸無異仁與敬忠之未至也敢歸咎尤人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

南臯先生合編講義下

四十四

朝之患終身之憂即上面自反之功也無一朝之患即上面橫逆之謂也君子所以憂不已者君子只是學舜蓋舜見識大在天下後世必如舜而後已再無有尤人時節所以無一朝之患君子異于人者正在此心一也善用之則為仁禮之君子不善用之則為橫逆之小人可不慎哉然一味反已則其待已也大且重一味尤人則其待人也大且重

問仁以存心是將仁存心否先生曰將仁存心



愈不仁矣將禮存心心愈不敬矣仁人心也即  
心即仁即禮不是湊泊得的予輩在鄉遇  
橫逆時即將此章熟讀不已怒不解或讀至旬  
日直至怒忘時始歇方見真異于人處與鄉人  
作敵不如與舜為敵  
楊龜山云舜在父子則盡父子之倫君臣盡君臣  
之倫以為友則盡友道以為臣盡臣道此所以  
為法天下可傳後世

儲子曰章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四五

觀此一章書可見人人可為堯舜再不必退縮當  
時孟子在戰國人疑其有異所以王使人問之  
孟子曰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孟氏非  
願學堯舜苦盡心力心中有灼見安能如此說  
得伶俐直截人信得身是堯舜自然不容已它  
日曰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亦類也是  
與人同出于其類却又與人異既說同是人人  
可為既說異又聖人獨為請思所以出於其類  
者是甚能參得出於其類處方纔同得易曰首

出庶物萬國咸寧吾輩未能首出且將身子跳  
出世俗圈套內振衣千仞方纔有商量

仁之勝不仁也章

此章書孟氏示人以為仁之的說道仁之勝不仁  
也猶水勝火何者仁存則不仁自無今之為仁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比不仁更甚夫  
既曰為仁是有志于仁矣何謂以一杯水救一  
車薪之火蓋緣有一種人不想仁是陽明的却  
去黑漆漆地或去私私愈增去欲欲愈熾或去

南阜先生合編講義下 四六

制念不知念愈制而心愈紛到不如無事的人  
到得個安淨可見聖學之宗只是為仁為仁只  
在復禮今諸君初入門工夫在先識仁識仁則  
仁自無對盈天地無一處非仁無一息不仁無  
一念不仁如元氣周流不少間隔如精神貫決  
不少痿痺那處更討不仁在

羿之教人射章

吾儒規矩毅率安在夫子吾十有五有一章便是吾  
儒規矩毅率十五便志於學學便是明德親民



十五志此三十立此四十不惑此五十知天命此六十耳順此七十從心不踰矩不踰此舍此便謂異端便謂權謀便謂功利學說到明德便不是影響支離擬議註疏了得此真明天之所以與我者始算得明德說到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國家天下國家有一人不明明德不笑得親民然其實一事明德必親民親民必明德孔孟一生汲汲皇皇到老不得了到近時以一悟便了至薄一切倫常以為于性體無礙吾不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下

四七

知於規矩穀率安在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必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吾道外人倫無規矩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堯舜大聖人也個個可為可為又只在孝弟教者教此學者學此何等簡易何等直截曹交以形跡求堯舜不知已身自有堯舜以形跡師孟子不知家庭自有餘師先生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予於孟子亦云先儒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予曰儻果不得其傳則漢唐以

來人俱在昏天黑地過日子那個不依着這孝弟堯舜其心至今在此孝弟也軻之傳於今者此孝弟也故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吾輩外此是為異學

莫非命也章

此章書孟子示人以立命之學命不是吉凶禍福之命即天命之謂性之命這個命無古無今無聖無愚無賢無哲無中國無夷狄通是這個命人當但順受其正便了何為順受其正禹之行

南阜先生合編

講義下

四八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知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何謂巖墻巖墻是幽陰之地正所謂陰山鬼窟人不知命却去幽陰地作生涯既知命便向陽明地享現成盡其道而死者是正命桎梏而死者非正命盡其道而死者順受之理也桎梏死者巖墻之下作生涯之謂也孟氏教人立命之學極顯極透徹人信不得莫非命便謂有處是命有處不是命是天有所覆有所不覆何得謂天命



又不肯順受却要逆做以人力勝天功以聞見勝德性縱做得成個家當拋舍不下明眼者比之桎梏其不能正命可哀矣

耻之於人大矣章

爲機變之巧者非只污下之流卽從道理上裝點之類亦是機變之巧不耻不若人人道也惻隱之心人也無惻隱之心不若人人道矣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人也無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不若人人道矣于此不用其耻惡乎用其耻從此擬它人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四十九

起念者則有止有進惟從自己人道上起念則愧奮自生一事不如人往古來今只有此一事此一事卽人道也此一事不真則事事不真更何論做得個人眇然一身參天兩地耻非真耻日淪卑汚人耶禽獸耶是在自擇爾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興起也性吾性也進吾往也止吾止也不以人而有不以人而無以有人而興必以無人而廢夫豪傑凡民之特立者豈以人爲進止哉孟子興

於戰國私淑願學孔子周子興於春陵皆生於聖教凌替之後我朝文清薛子興於晉吳聘君興於豫章白沙陳子興於南海文莊文恭文毅興于吉洲賢間興於遼東布衣陳子興於閩王子興於太洲皆如凌霄之峯四無倚靠挺然特立究諸君子所至豪傑不足以盡之雖然此非鄉愿所能也豪傑其性多猛烈多剛氣不圓習俗不隨衆脚一變至道如馬之蹄齧者必善走若柔懦善人其性多畏縮一有慕古之心左顧右盼東怕人笑西怕人議這樣人一生有甚長進吾輩今日生逢聖明之世薪蘆之化不減文王再不興起真無良心矣嗟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苗有生機可以人而無生機乎哉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

良知之說自孟氏已傳至陽明子復拈出示人後世學陽明子者遞相祖傳其功愈密其說愈晦予請再不必別看卽看此章良知宛然在前說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五十



道學而能可謂之能不謂之良能惟不學而能謂之良能慮而知可謂之知不謂之良知惟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試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這親親就是仁敬長就是義再不必它求通之東海此仁義同南海北海西海亦此仁義同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亦同此仁義再無有不同的吾輩欲體認良知之教再不必別用心思在家愛親推親親者以親天下在家敬長推敬長者以敬天下一團和順藹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五十一

然無間孩提時節即此是良知良能現前若以此為庸行別有妙道靜坐而思稍見靜中境界執以詫於人曰吾有所得連篇累牘斐然可聽不知白日青天見鬼縱歷千劫永無見道之期此非大開巨眼者不能拔此沉淪之苦

楊子取為我章

孟子此章正不欲學有駐脚處說道楊子只是為我墨子一於為人子莫一於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其賊道更甚何者舉一而廢百也孟子

極見性的人東也掃西也掃只是不要人執一曰然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說非乎曰堯舜之惟一者一貫之一矣道一而已矣非執一之謂也堯舜之允執厥中中本自中執而無執即中者天下之大本之中非量人已之間而執之為中之謂也雖然論執一之害後儒比比皆然其師偶說敬則遂執敬言誠則遂執誠偶言仁則遂執仁偶言靜則遂執靜偶言良知則遂執良知以所耳聞者即殉至老死不變不知聖賢千言萬語皆是權說皆是引人之道不思走路一聽柱杖縱跛驚不止難望其一日千里也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五十二

饑者甘食章

口腹之害饑渴害之也人心亦皆有害孟氏只指饑渴不知其所饑渴何事說者謂為昏夜乞哀之富貴然世之不必乞哀亦有富貴害心者予竊謂此易見也孟子指點不為此一班人說竊嘗論饑渴害心惟講學之人方有亦惟講學之人知之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聖心同太



虛固不必言下此聖門惟屢空顏子方才無此其餘或以多聞多見或以才辨況其他乎今學者動輒勦襲先人陳跡以爲自己寶藏又最微細者認意見憑神識曰吾學在是只求多不求少只求益不求損其害豈有窮嗟乎口腹之害害不過軀體人心之害更屢劫而無出頭之日世之不自害心者有幾耶

堯舜性之也章

由仁義行堯舜性之也反身而成湯武身之也行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五十三

仁義五霸假之也五伯仁義亦是假得十分好處惟孟子知其久假不歸故嚴王霸之辨然吾道中亦有霸儒亦有霸學假仁而處自以爲仁矣不知吾性自有仁也假義而行自以爲義矣不知吾性自有義也甚至把持意見妄認緣氣自以爲有得有見俱是惡知其非有也能知其非有者可以語性矣久假不歸然則吾儒必有所歸逃墨者必歸於楊以楊爲歸逃楊者必歸於儒以儒爲歸歸者若家舍然仁義先王之遺

蘆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世之久假不歸者是以蘆蘆爲家舍也吾儒歸在何處天地之性存焉爾

道則高矣美矣章

道在天地間說是高却又平實說是美却又平淡不能引之使高不能降之使卑這就是吾儒繩墨發率君子淡能引得人向這邊表不能使人啓發雖不能使人啓發其躍如見前也非難也非易善悟者從之耳這樣去處不能爲顏子增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五十四

高不能爲公孫丑少貶蓋緣公孫丑以形體求道不以身求道以言求道不以精神求道以玩弄把捉求道不以平淡朴實求道若以身求道則萬物皆備于我何勞孟子說破若以精神求道則心堅石穿若以平淡朴實求道則觸境現前故曰能者從之能者知身卽是道無待外求知精神在我不庸玩弄知道本樸實何事張皇久久自是躍如卽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與顏子一樣諸賢勉之無負予苦口曰請問中道而立





ZW 21101000772528

2121.5  
156 (942)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曰善哉子問世儒所謂中道而立者如一堂如  
一邑一都一國之中不知以天視之皆非中也  
予所謂中者懸崖峭壁不許人挨傍不許人模  
捉不許人倚着謂之中噫鴛鴦綉出從君看不  
把金針度與人一堂之上千古之下誰是能者  
吾爲刮目

南臯先生合編

講義下

五十五

南臯鄒先生講義合編下卷終

六八四